

患特甚而其性避高就下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  
可力勝也弘治以前河下潼關即分三大支二支俱  
出汴城之東南行由泗經淮以入於海一支出汴之  
北東行至兗分二小支一出沛之飛雲橋一出徐之  
小浮橋俱入運河經下邳州會淮入海正德以來汴  
南二支湮塞併入汴北一支於是全河東下至於徐  
沛俱入運河自此汴河無患而徐與豐沛適當其衝  
近年河漸北徙小浮橋亦已湮塞曹單城武諸縣楊  
家梁諸諸口奔潰四出經趨沛縣漕河橫流出于昭  
陽湖之東泥沙壅遏勢緩則碍遇坎則滯致淤運道

今非改鑿新河不可蓋上流不殺則決口不可塞長  
隄不可築而河防不可成河防不成則淤不可濬而  
故道不可復此今之漕河所以不容不改也廷議  
是之詔以春和興後公先命郎中茅官分治舊河  
使通漕舟而堅築隄岸以障黃河之衝別濬趙皮寨  
孫家渡諸處以殺上流之勢於是蒞屬吏之賢有才  
者以任新河之後躬履其地量地授工分程布役時  
其食作工其勸懲聯絡相維統攝有叙甫四閱月工  
完十九旦夕告成而讒言遽興有旨罷後而公去  
國矣時諸老大臣爭言其在而戶部尚書鄒文盛刑

部尚書胡世寧言之尤力蓋斯役之罷起於一二同事之人以細故更相責望坐失事幾故當時公論如此公家居七年更赦復職致仕既而大臣言官相繼論薦海內士大夫方冀其復用而遽疾不起嗚乎惜哉公為人修正彊執遇事直前不為利害回折奉公憂國之念寤寐不忘體貌嚴重進止有恒居家整肅如臨官府而與賓客談笑雍然有情待諸弟妹甥姪有恩族人孤嫠有給婚喪患難有助於倫誼甚篤也生成化甲午八月廿有一日享年六十有二娶沈氏繼顧氏俱贈淑人子男二人長之材郡學生娶王氏次之榮娶王氏繼沈氏女一人適前工科給事中陸聚孫男六人茂勳郡學生茂熙茂廉茂燾茂然孫女一人許適吳治以卒之又明年丁酉十二月十六日塋吳縣橫山感慈隔微時晚辱公游知公為詳及是塋二子以治命屬銘不可辭銘曰 恒 亡 威宗立氏以國孰其微之曰有成伯有顯者吉在漢則良曰苞孝章奕世其揚別籍於杭爰有文肅燁其家聲不忝維穀有展中丞德音則繼于千斯年有行弗替行之維何道則有光行則有方政業其章履貞用嚴侃言維直歷險以夷維正而克我循維良我武維揚豈不有

庸讒言孔傷彼讒則傷我行維烈道有險夷不易其  
轍置其有馳迺端厥綏或失之眈而名匪虧有展中  
丞維吳之淑豈不雲亡公其莫贖

盛氏先塋之碑

王 鏊

盛故餘杭聞家然自宋丞相文肅公始大其徙吳中  
則自判平江府君諱岫始其塋黃山自寓翁府君始  
黃山在吳縣西南數里而近望之隱然如舟蓋吳山  
之小者而山水環合草木鬱然青烏家謂其秀當有  
所屬而盛氏墓在其巽隅寓翁曾孫備言于鏊曰先  
墓在吳中者九九而黃山歸歟焉存水木本源之義

在焉何可忘也蓋自元季兵興所謂九九者多蕪沒  
而莫尋則無表識故也先大夫蓋嘗恨之他日世益  
遠人益衆族益散則又安能保斯之不蕪沒也乎備  
用是懇爰用增蒔松柏立享臺樹華表大書盛氏之  
所示後人以不忘也唯執事賜之言以昭世德以詔  
來裔於無窮使盛之子孫繼之承之永有徵焉孝敬  
其無衰乎予惟盛氏在吳中科第登任籍者 繁  
有焉其餘又各以醫名家通藉于 朝官于鄉累世  
而不絕也何其甚哉信其先之積累深且長乎固不  
獨青烏家所謂山水之秀而山水之秀亦或不可誣

水木本源之義則自不可忘也予故為著之蓋營域  
之延袤九若干畝中為繚垣七之正中為備曾祖寓  
翁諱似祖府君之兆其西為伯祖諱賢府君之兆又  
西為伯考宣諱伯府君之兆其東為祖考諱棣府君  
之兆又東為御醫諱寅府君之兆又東為泰醫院士  
諱灑暨醫學正科諱侃府君之兆高祖諱宗仁高伯  
祖諱忠二兆遷自齊門今在垣之外北上諸殤穴在  
垣之外東西坡下其西南隅為翰林待詔李先生貞  
臣之兆先生楊州人寓翁故人也老於吳中無所歸  
遂以葬焉春秋祔享之其諸世系行歷刻之碑陰

咸應期都憲墓在吳縣橫山感慈臨其王鏊盛氏  
先塋碑乃在黃山祖墓之上今附其文於此其

太子少保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贈  
太子太保謚文端吳公神道碑

賜進士及第吏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前  
經筵官國史副總裁泰和羅欽順撰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壬子泰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  
致仕吳公卒於里第之正寢訃聞 詔贈泰子泰保  
賜謚文端遣官諭祭者四命禮部員外郎王楠護塋  
事其孤子孝遂以是年十月壬寅塋公吳縣陽山之

原事既畢將樹碑隧道以余為公知己忝來謁文余  
實知公雖年老力衰短於揚厲然於誼不得辭也公  
諱一鵬字南夫號白樓世居蘇之長洲山塘里曾祖  
敬祖琮考行俱隱德不仕以公貴祖贈南京恭常卿  
祖妣周氏贈淑人考封翰林編修累贈泰子少保南  
京吏部尚書妣司氏繼趙氏俱累贈夫人公天資秀  
穎年十六七即慕為古文詞化成丙午以辟庠生中  
鄉試弘治癸丑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乙卯擢編  
修預修大明會典大臣有遭讒去位者疏請留之以  
全國體人知其有匡時之志焉丁父憂服除仍舊職  
預纂資治通鑑 要及脩玉牒正德丁卯陞侍講尋  
兼經筵官同修 孝宗實錄成例當進秩時逆瑾竊  
柄公與諸同官見之無加禮瑾銜之因矯詔以擴充  
政事為名凡與纂修者多改官部屬公去為南京刑  
部廣東司員外郎明年陞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瑾  
即伏誅 詔還舊職尋陞侍讀學士癸酉南京國子  
缺祭酒以公補之乙亥陞南京恭常寺卿丁繼母憂  
去位嘉靖改元始入為禮部右侍郎尋轉左奉使安  
陸改題 獻皇帝神主迎致京師事竣有白金文綺  
之賚以內閣薦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專管誥敕

充武宗實錄副總裁乙酉實錄成進禮部尚書賜  
賚尤腆其年冬乞假展墓詔給驛以行丙戌還  
朝時江南亢旱江北大水公具狀以聞請蠲租發廩  
以濟民艱復請疏導江流以便糧運上嘉納之下  
其事於戶工二部詔舉堪任內閣者僉以公名上  
爭進者忌之或謂公可無援乎公笑謝之日娶婦老  
而變節亦可醜也俄被旨出理部事居數月復改  
掌南銓嘉泰子少保辭嘉官不允遂行再踰年懇乞  
休致時年蓋七十矣前此乞休者數四皆被溫旨  
慰留至是始得請重有褒諭仍命有司月給廩米

三石歲給輿夫四名蓋異數也公在翰林累與纂修  
恒極精審三充會試同考官一主順天鄉試所得多  
知名士每進講義必稽古而音吐洪亮足以發之在  
南都累年未嘗以留滯為意師範嚴整享祀精潔率  
於前政有光間值雷變嘗陳修德禳災之道今上  
初即位進說尤詳要在開悟聖心為宗社生民無  
窮計也在禮部與尚書汪公協心秉正上欲為  
獻皇帝建室大內汪公執不可既去而公攝篆乃會  
議於廷授古證今詞氣侃然上意已有主議意不  
合公因自劾求去上亦不聽僉事陳浣冒舊銜入

疏假大禮以布寵公劾其無耻干進請罷黜之沈竟  
得罪而去出自東閣桂文襄方為侍郎遇事時有異  
同亦不能奪公所守歲貢生就教職者奏乞仍與鄉  
試公議奏以為可許 上從之遂著為令任南銓  
務持大體品藻人物每留意焉既歸首建崇正書院  
鄉人子弟來學者無弗受仍割田百畝贍之其傍為  
真趣園亭館山池清邃幽雅公既有以自適而子孝  
遠居官次恒思之不寔既而得請歸養所以曲致公  
之樂者率在斯園高人韻士往來不絕也然公尤以  
表章先賢風厲風俗為事嘗言於有司即尹和靖先  
生三畏齋遺址作三賢書院并祝安定胡公文正范  
公陸宣公墓在齊門外頗為居民所侵亦復其故蠹  
口陳孝子興立祠祀率眾修葺并海虞周孝子容祠  
之故劉丞翰遺愛在民為葺其衣冠之藏而立門署  
牘以從民志民間耳目為之一新其前後義舉尤多  
惠利所及蓋不止於親故鄉鄰而已公生天順庚辰  
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三蓋家居十有四年  
而卒平素篤於事親居喪有禮於故舊有始終之義  
與物無競雖間遭排抑處之裕如口未嘗道人過惡  
而妍媸高下中自了了和厚之氣盎然可掬望之知

為吉人君子也為文劾歐陽子平正豐潤詩宗盛唐  
有風骨耐咀嚙字亦清勁原配宣氏繼姚氏薛氏宣  
薛皆累贈淑人二男子一忠早夭次即子孝勤學善  
屬文嘗 庶吉士之選既皆中罷循次外補以南京  
吏部主事歸養於家四女子皆有歸孫男五人尚朴  
蔭國子生尚儉郡庠生尚默尚遜尚潔女五人其行  
狀甚詳乃公里姻光祿卿王君履約所述碑蓋不能  
盡載也銘曰 仰止蘇山其高曷稱魁傑嗣興于  
斯為盛文定文端矧惟同性厚德清文前輝後映官  
高望著彼此一時或安於近同志相維或睽而遠誰  
實間之密雲不雨有識嗟咨允懿文端輪轅信美載  
北載南徐驅直指歸以義榮優游故里亦既有年而  
又有子寬樂令終寔多受祉惟 皇念舊卹典嘉隆  
續之生氣慰及臣工穹碑在望有歸其封我銘曷以  
惟德之恭貽孫有裕流聞無窮

吳一鵬尚書墓在陽山

大明禮曹郎楊君生礦碑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八月望日循吉自撰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  
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殮於世



八十有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廬右有  
立焉我之永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  
乃自為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循吉字君謙於  
望弘農郡周宣王子楊侯之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  
唐丞相綰清德著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于國  
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  
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場高祖子中性忠勇策  
名霸府戰歿妣陶守節娶居洪武中選為內廷姪  
供執事未年放歸今光陰首次配塋衣冠者是已陶  
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

仲氏蘭閨尤富廬屋跨里叔亦眉壽從居同稱淑士  
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  
非顯融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母劉封安人女  
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偶自此始  
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 憲祖御天成化甲辰  
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為京官未職幘簡青袍入參  
朔望人生之極榮弘治初逮事 孝廟時 五玉冊  
封徭負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覲 龍顏事竣  
賜宴直房并賞羅綺福薄命蹇痞癖內攻日食未止  
三合恐曠職致尤上奏乞換校官不果遂乞歸蒙

息准放次年貶封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二親莫  
報劬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己未歲清寧宮災  
下詔求直言不揣應詔上疏復請建文君尊號以禮  
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表欲允大宗伯以事  
體重大弗敢覆存為文案傳聞收入太史氏未知然  
不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默性偶好  
書結廬天峰院折松枝為籌課麟葩經稍通章句徇  
涉子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游或為  
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止德初嚴慈既歿寢苦先隴頌  
資修築靡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特齋誦經一百日  
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 武宗在南都蒙呼  
試樂府三次扈 駕九九易冀英告歸是冬復取如  
京墓辭趨命歲齋廢不明年夏南歸別業築室支硎  
山下修葺舊聞名雲峰廣要檢書既多稍語典故然  
以筆畊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  
此又十年 皇上龍飛十五年田野間樂聞盛事時  
則恭逢 九廟肇興上頌文一篇蒙 頌史館薄表葵  
藿之敬諒無補益也外華陽求嗣齋儀十卷同進亦  
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福之拜屢  
見于室竒哉山農共覩非敢妄道是年冬自山西還

歸故鄉埋頭隱伏終日維與古聖賢相對輪蹄絕迹  
亦不尤人自是年益老耳曠目昏龍鍾強步起拜况  
俟扶自知去死不遠肯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  
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惑僕遨外未歸一喪京  
口舟中今得柩在殯所庶生二胤尚幼頗賴應門不  
得隸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谿後城亦是偃臥文  
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  
欲勞地人之筆所貴以自述為不誣故撰其碑雲爾  
誅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茲耄年久寄逆旅歸  
休何時宜有告語凡人之生口體為主如何到子無

一克舉彼炫文繡浣衣我處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靜  
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身日卑無財可悅親益  
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飢原憲長  
貧李廣數奇命也柰何莫為而為抑別有道非時所  
知景公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嘗虞早墓豈意還  
存雪鬢霜髭一壽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  
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况其不然掩骸之後悉付于  
天畊犁表樹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神仙廣成千  
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充  
填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體乃生變

化陰陽互遷前際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  
憐古多達士裸莖未度從容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  
編有文未鐫無非糴糶不希流傳且夫生也憂歿則  
否遠耻辱平仇讐萬若干辛一筆都勾以還造物與  
鴻濛遊錫汝長眠艸綠仍秋所以佚我惟此樂丘自  
古有歿聖謨垂休曾啟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叨  
利瀛洲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要儒家者流時  
未委順至歿彌修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負息國消  
埃靡酬亦負罔極自同蟬蛻烏乎傷哉嗟斯人之在  
世無一日得志遭讒履厄人百避弃夫亦何愆坐不

富貴終當舉手永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者  
來觀莫厭辭費

公生天順戊寅十一月五日

辛嘉靖丙午七月二日享年八十有九卒之年十

二月十九日墓吳縣至德鄉碣字圩之新阡

### 楊氏修墓記

朱存理

楊氏墓在十一都雁蕩村某字園氏之先德鄉吳縣  
府君由崑山徙郡中入洪武初以富民久居京師歸  
營墓地僅四畝卒塋焉子某府君孫某府君咸祔嘗  
有過其地者曰後其有文而顯哉迨封承德府君始  
拓之積券凡四十帝為地通二十畝有奇正德戊辰

承德洎劉夫人以高年相繼壽終子禮部主事循吉  
喪次中日走墓所經營墓事以舊土稍下高之四入  
五寸許躬操量度殫心畢力有司遣人助之後悉謝  
却厥制前立石坊二環市垣墻坊前有池臨池有屋  
池之陽將規以樹植而未遑也明年己酉閏九月三  
日合葬承德夫婦于斯自公卿大夫而下遠近會葬  
者千人既葬禮部君益葺治不懈謂前制未稱訪于  
堪輿家數人厥議弗協項易隣廬半區倍其值而返  
其材遂更輟之向東有扉逶迤經自左坊歷祖塋至  
考妣冢前隆阜檜植覆亭明堂中設香燈几案

摘 封誥中語扁曰樂善慈惠旁構屋三楹塑高曾  
祖德卿府君而下三像於左考妣像於右妣之設尊  
所出著有功也若池之廣袤減昔千之幾樹植嘉焉  
撤去池後屋鑿塹三圍環植柳墓之背積土為崇  
丘旁築金星二其平地壘土處開置田五畝兼供祀  
事別建蓼莪亭以為宗人享餼所規模宏博於制弗  
越楊氏之墓於是乎大脩矣竊惟吳中士大夫家率  
於風水之說往往棄祖塋不憚數十里以求山地思  
為子孫利益亦惑矣夫祖宗之心其為後人計於吾  
豈異哉獨君不混流俗一意先墓而加治焉且其墓

去家半里而近朝暮謁拜無防樵牧其為利不既多乎君之識見則過人遠矣余受知於君謂不可無述爰為詳書 制歲月以勵其後昆俾毋怠焉

秋崖壙志

秋崖病夫朱純自撰

此蘇長洲第一都之原邑人朱純歸藏之地枕先塋趾射瀆獅山導其前陽山澗墅墮其後都會通津經其左虎丘峙焉純字子純號秋崖生於弘治甲寅九月朔時父圭菴府君以景寧教諭遭誣罷歸之二載嫡兄衣作亂出走下邳之二月也生母太宜人施坐蓐中毒不歿三日保純就邑禁仲兄冠奪哺者信

宿賴伯父益輝伯兄清爭回冠復過太宜人餉賴巾網糊口不歿居百有十日死禁百歿之身太宜人以百歿全之孩提識趨髻齒經史得於府居諄嚴太宜人左右以底柱成內難歲作歷涉艱險皆口不可言者正德庚午入群庠壬申遭嫡母馬宜人喪乙亥遭府君喪服闋已卯領鄉薦庚辰會舉辛巳對大廷賜進士出身觀工部政乞差歸省天曾懲其初預列外選嘉靖壬午除知景州癸未改開州三年考績進階奉直大夫 賜誥命丁亥陞南刑部員外郎司浙江已丑陞郎中改南兵部司職方庚寅改南吏部司考

功三年考績進階奉議大夫壬辰陞江西布政司右  
叅議甲午八 賀不承當軸治第之委陞四川按察  
司副使整飭威茂兵備寔竄之也丙申平溝深諸賊  
部院上其功 賜白金三彩幣三丁酉遭太且人喪  
尋陞貴州左叅政不拜服闋辛丑補山東左叅政癸  
卯陞雲南按察使甲辰陞山東右布政使乙巳陞廣  
東左布政司時封川奏捷附名薦章 賜白金一丙  
午提調鄉試將入 覲過家遭人倫之變父子幾不  
免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丁未改浙江巡撫兼福建海道提  
督軍務時以海寇猖獗創建此官而禁奸除寇勢利  
家所深害急與忘者乘之十月入漳州平同安山寇  
按閩者信讒追論前任之遺得以功贖平生辱薦二  
十一章至是始一被論然同安非任所轄也十二前  
月拜 敕歷閱海防請以重典刑亂 賜軍令旗牌  
八戊申三月至寧波撫海島倭夷六百餘人入城悉  
受約束四月襲破雙嶼賊巢五月寧波詐傳 詔旨  
教夷作亂以殺巡撫為辭于時駐定海以鎮群勢渡  
炎海入雙嶼以定不拔之基計賊失其巢往來外洋  
者一千二百九十餘艘上下連戰皆捷六月閩入周

亮奏革巡撫既而漳囚逸入於海大担嶼天步門大江諸警繹騷時疾甚呻吟規畫無敗績九月兵部錄雙嶼之功奏旌之賜白金一彩幣一十月拜 敕改命巡視遂輿疾督兵追賊下溫盤南麕諸洋十二月大捷處州礦賊起衢州告急亦平之時 經年建白多見阻撓任愈怨讎盈耳聞人林懋和倡狡夷現我之說 命下遣還業就約束者寧波趙文華唱以南京侍郎脅以身後之禍說以市舶之利與屠僑屠大山内外交煽尤力乃連疏請嚴旨申辦蹇已酉自溫進駐福寧漳海大捷擒佛郎機名王及黑白諸番喇噠諸賊甚衆度其必變乃傳令軍前執訊斬其渠魁安其反側先後以聞浙閩悉定五月得請生還困卧蕭寺屠僑喉御史陳九德論以殘橫專擅衆欲殺之賴 聖明在上姑褫職候勘群非大來竊自嘆一介書生叨冒至此靜思稱塞不過數事在開州恤里甲均戶役在職方革協守之橫在江西定安福均糧之籍剖東鄉安仁割圖之訟在威茂平番寨處邊餉在山東奪守陟之議在廣東在贛州平政刮垢而已然未如今日之自慊也人情如此果貴耳邪遂力疾取所集覽餘各卷刊定之著孤臣孽子之槩作俟命



辭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負君子吉  
凶旣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  
國非之人孰無死維成吾是治後事囑諸子以登第  
三十年府君未霑一命之榮不華送死不訃不受弔  
不祈碑銘配徐氏封宜人子男六貞元郡庠生貞介  
貞則貞固貞孚貞訓邑庠生女一適盛之繼孫男七  
篆符簡簽簾篇籍女六家世劬勞載永感錄自撰壙  
誌庶卒葬月日如左

此誌甫就不意竟卒亡之日乃己酉冬十二月十  
六日辛亥也姪男貞元等遵遺命不敢久停遂以

明年庚戌正月癸酉日葬兄紹校淚署尾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四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宋龍洲先生劉公墓表

先生名過字改之廬陵人宋南渡後以詩俠名湖海  
間陳亮陸游辛弃疾世稱人豪皆折氣岸與之交宰  
相周必大聞其人欲容之門下不就故人潘友文宰  
崑山縣延致先生<sub>乙</sub>雅志欲航海回抵縣宿留焉  
先生卒縣主簿趙希楹以友文所贖錢三十萬買地  
馬鞍山以葬遂立祠東齋久而墓與祠皆廢更一百  
四十餘年為至正十三年州人顧瑛秦約盧熊等聞

之卅七下其事徵諸圖籍正其屬域表大石其上題  
曰宋龍洲先生劉公之墓越六年寺僧主塔其所今  
知州費侯復初令下僧遷骸復其墓且表樹焉遣客  
殷奎謁予求表墓辭予昔往來婁間屢詢其遺墓弗  
得今幸墓復予何辭於言或謂公一窮詩流耳其詩  
又局於季宋陋習僅如五季羅昭諫爾何以表樹後  
人哉予曰不然取人以辭不若以節裁公嘗抗疏光  
宗請過宮屢與時宰陳恢復方略請甲兵謂中原  
可一戰而取不用去正類昭諫力勸錢尚父以春秋  
討賊之義士為之激立可以辭客少之乎吾以是

復奎使歸告費侯刻石為表 大元至正二十一年

冬十月五日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  
撰將仕郎杭州路海寧州判官褚煥書復墓之明  
年費侯去官石不果立今守高昌僕侯既拜墓遂取  
其文刻而樹之廿三年夏五月十有一日儒學教授  
蔡基識平江路崑山佛斯判官丁復初儒學教授卅  
蔡基提控案牘趙從周都目謝宏道卅人朱珪刻

復劉龍洲墓

蘇大年

平生四海劉龍洲高卧百尺元龍樓置酒載花過黃  
鶴江山依舊風雲愁區區禮樂嗟南渡江水奔流自

東去英雄潦倒竟何成  
留得當年舊遊處  
墓頭無石寫征西  
墓中無金孤夜啼  
走入荆棘不見路  
傷心未  
黍秋凄々浮雲夢境翻  
今古子孫散落歸何所  
有酒如澆醉世人一滴曾澆墳  
上土斯文契誼千載同  
驅除樵牧封玄宮  
蒼苔朽骨亦解語  
何以報德酬諸公  
梨花寒食東風曉  
野烟蒼莽迷芳艸  
行人來經讀殘碑  
仰天共嘆英雄老  
君不見五陵無樹起  
秋風消沉萬古斜陽紅  
何如馬鞍山邊三尺墓  
多謝諸公肯垂顧

又

潘純

夷門王氣橫江來  
秋風落盡梁宮槐  
鳳皇山頭駐青蓋  
海門樓閣空中開  
五國城荒雪如席  
寒擁旃裘兩宮泣  
帛書不繫雁南飛  
草哀黃雲淡無色  
君臣自謂虞重華  
不識何如司馬家  
鳳笙龍管將進酒  
玉闌羯鼓方催花  
白頭遺老空惆悵  
鐵鎖長江幸無恙  
獄中誰掾岳將軍  
人間知有秦丞相  
搢紳之士皆汗顏  
山林氣壓居庸關  
那知義膽忠肝者  
弗任蜩蟬玉珮間  
何人好事高千古  
愛此淳風似鄒魯  
咸陽寂寞漢諸陵  
慚愧劉郎一杯土

生從詩酒過時光到處間遊半帶狂今日馬鞍山莖  
處一叢枯棘在殘陽

沈周

龍洲先生非腐儒膏中義氣存壯圖重華請過補缺  
典一疏抗天肝膽麓中原表失國破碎終日憤懣夜  
起呼徃籌恢復諸公衮論牙聽盾事大殊芒鞋破襪  
世塗溢劑緹短劍利風孤登高聊且賦感慨江山故  
在英雄無權門欲招脚板硬願遂詩困魚酒徒尋常  
一飲空百壺賣文贖券黃公壚酒甕便欲踏東海故  
人留峴亦須更玉山固是埋玉地歲惟三百骨已枯  
三朝封樹再起廢人重風節非人驅嗚乎人重風節  
非人驅龍洲之真丈夫

大明正議大夫資治尹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  
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及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知制誥同知經  
筵事國史總裁安成彭時撰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為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  
博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熱劫為鄉里害秀實  
即圖上其事于官捕斬之時稱為葉義士曾祖茂林

此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西右叅政嘉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遊邑庠遂駁口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邸成監國公率同列刻將巨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興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天綱以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三四日間九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心力于事功恥無不雪讎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鏗歿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閔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

言今日之事邊閔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  
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  
此而觀邊閔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  
而已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乎其如田里之民  
荼毒乎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  
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即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飢寒  
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為  
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  
生乞議寬恤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  
八月北虜送駕還京將入閔矣有隱名具帖言迎

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  
言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  
之有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論正有不泯  
焉是冬公以北虜南蠻為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  
武要職各陳邊濟時之策二年六月天象垂異公安  
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  
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  
形於疏每疏不下百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奸  
佞恤民生禦外患為主其有裨于時政為多三年遷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尋命協獨石贊

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  
公劉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  
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學以濟疾病立義  
冢以瘞疫亡設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  
度品武職悉脩其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  
犒戍卒不任戰者俾事佃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  
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自是邊人  
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冬以外艱去  
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公固辭不可天順  
二年 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嘉獎諭尋擢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  
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  
積商困徃亡賂守閔津者越過廣西市利公以為聽  
之則法壞而利歸於商禁之則商滯而利歸於閔津  
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邊餉而後出境於是公  
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為害而兩廣守將顏  
頤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  
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疑其策而不果行  
公不得已請益兵 英宗命督<sup>都</sup>顏彪率兵 赴之公  
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



殺降誘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賊也天順八年今  
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官牛官田  
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易補戰馬千八百  
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  
兵民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忻戴焉在宣府屢  
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于邊褒恤已往賢臣為方  
來勸上嘉納之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  
是冬持節封潘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飢命公巡視  
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  
京民之飢者全活甚衆八年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  
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  
城堡抵東勝徙民紆守其中公受命往議方略奏言  
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  
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  
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効而亦足為  
長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  
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焉  
至若是非部分而閑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  
卿况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  
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

年五十有五 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謚為  
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于邑之  
積善鄉湓瀆之原公為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  
言動思踐古人居家敦孝友莅官清慎勤恪設施不  
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有若其取人先行  
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寤門  
無襍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  
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為文師歐陽  
而功業有期於范韓以范公為鄉先正尤景慕焉惜  
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  
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尚書耿清惠  
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  
女三人一適貢生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尚幼公之卒  
也晨不在側家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既又  
狀公行畀晨奉以徵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幸  
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而請因據狀  
言著其槩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  
短用各一編優於政矣其文巨傳文或工矣政譽弗  
宣達觀於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為賢惟公問  
學有本有原公之履操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

前檢身約已猶恐或愆教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  
民心寔勤拳言推婉切用適方圓惠浹于民臧行于  
邊緬懷鄉衮我道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  
遠而去之適位不滿德繫命于天墓門有碑德烈是  
鵠於乎文莊百世不謬 先民有言林宗不媿

蔡邑文子讀文莊公碑亦識無媿彭公所著也何  
則同鄉稔知其德業景仰之餘不能不為之感歎  
歲乙未仲夏梓林識

葉盛侍郎墓在崑山縣之積善湓瀆之原

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張先生墓志銘

葉盛

英宗皇帝復大位之五年庶政時叙悉知其初於是  
詔在廷舉文學行誼士仍理學政廷臣合辭以南京  
刑部郎中張和等名上 上特陞浙江按察司副使  
餘陞權有差皆畀之璽書以行蓋今天下藩臬十有  
三浙江固其一雲今年夏盛自廣赴 闕過浙江浙  
江之三司言張先生病矣先生能仰祇 德意蒞事  
甫期巡行遍屬學者且至再勞憊過甚病矣既而見  
屬學官弟子皆如三司言未幾先生竟卒于其家其  
郡邑之賢皆奔走哭弔里巷之民多咨嗟悼惜浙之

諸司亦皆致奠其門人學子相與會哭者數郡畢集  
間作為文詞以致哀傷之意公卿士大詞苑名流聞  
其訃莫不嘆息曰哲人亡矣噫先生果何為而能得  
此于人也哉蓋先生資穎敏絕人成童讀書數行天  
俱下尤績學不息至忘寢食稍長即知謹義利賢否  
之辨為文章立就已鏗鏘有奇語聞先生長者有賢  
名即趨詣請益同邑張伯緒華亭陳文壁翰林尹鳳  
岐皆器重焉正統己未偕弟穆同登進士第廷對  
之文稿無竄林讀卷者奇其才請寘首選以病目創  
不果擢第二甲第一人不久移疾家居一時碑版之  
請戶外之屨恒滿執經問業學徒踵至先生率語以  
科場易事學者務治身心他日當有益國家耳有  
以程文請者舉題多百餘言少二三字先生兀坐數  
誦經傳次牋釋一無所遺言出成文諸生泚筆左右  
伸緘疾書至迫速不及書雖數十人各不同莫不  
滿意而出後頗厭若之諸生屢却不可去歲庚午主  
考江西鄉試五經文字得士為多辛未授南京刑部  
山東司主事三法司有重獄就咨決所上奏牘皆經  
詳定尚書侍郎不以即曾禮稱以先生遣子從之學  
俄膺召入翰林與分館修纂宋元史事翰林素艷

先生名既從事皆以同事得人自慶天順還南京陞  
署浙江司員外郎明年實授又明年陞陝西司郎中  
未及書考而提學之命下矣今之士夫君子經先  
生指授者內而近侍外而藩臬州郡稱能官者皆有  
人假使處先生養士儲材之地其所就不既多矣乎  
提學之任亦重矣天與之年其又可量乎蓋先生之  
不盡其用殆非人力矣雖然士之見重於世用不用  
其何足校也夫先生性孝友治父母喪一遵朱氏禮  
以家無厚產懼嘗節俸給製衣帛寄其兄以及其弟  
莫全名節鄉先輩漢陽守章士希老無所于歸嘉興

朱鹵菴其校師也皆為之倡醵金以圖其後事廉潔  
自將權貴之門不一濡足聞忠賢節義之為喜躍如  
自己出直無他腸有所知必以語人不問交處久進  
朋友有過舉必面折之是非不少容貴近臣嘗  
有事懷金過先生者雖怒劬之然猶委曲揜護之不  
顯言于人以是人多憚服之歿之日家無一金之資  
而遠近敬愛先生者多致賻以畢其喪先生諱和字  
節之號蓀菴張氏崑山名家相傳為唐燕國公說之  
後世有令德其生邑橫塘里曾大父道昇大父文裕  
皆豪士父用禮贅至和塘北何遂家氏北塘又家妙

經之南後以穆貴贈其父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  
司郎中母胡氏宜人先生之妻丁氏封宜人子男二  
懋甫直甫邑庠生女三長適諸天叙次受聘配懋甫  
葉晨皆出丁宜人次尚幼側出也先生永樂壬辰四  
月廿六日生卒天順甲申六月九日卜是年十二月  
十八日葬馬鞍山南城隍廟西之先塋先生之平生  
見其友吳劉昌華亭夏寅所為傳蓋於史館秋臺之  
事嘉詳其於歐累世通家其相視異姓兄弟也南都  
之會剪燭劇談有互表祖塋之約而今已矣蓋先生  
之所厚宜莫如歐雖不忍銘而義宜銘之曰 南時

惟崐姜江泮奔代產豪賢匪獨機雲倚嗟先生超前  
軼群百氏揚瀾六籍窮源昌言 王廷載筆詞垣粵  
有文衡式臨大藩兩贊刑書賢多平反豈無他人或  
深以繁士行公方君子之存五色光晶亦大而殷浙  
俗熙之童冠詵之朝勤夕勞輜車軒之往而不來引  
領含顰若人雲亡天胡弗仁高墳鬱如一丘序如後  
欲求之于我斯文

張和副使墓在馬鞍山南城隍廟西

明故恭中大夫浙江右叅政張公墓志銘

楊循吉

崑山有二張先生公諱穆字敬之於行為季與其兄  
提刑公同名于時人尊之故並以先生稱公家世居  
崑山之橫塘後徙娄上正統己未公與提刑公並登  
進士第當是時提刑公進士出身第一而公又在會  
試第二天下榮之公初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繼移此  
田以憂歸與其兄服喪有禮鄉黨稱之以為孝起復  
改刑剖主事陞負外郎中中公曉暢法律持以仁恕  
其所斷無以冤稱者蓋在景泰甲戌之歲公以負外  
郎為會試考官凡會即得遇此選者非學行超絕者  
不能有也公之陞郎中也進階奉政大夫而公之考  
諱禮亦以先贈主事進郎中妣何氏以安人進封且  
人天順改元英宗皇帝御極銳於圖治親擢在朝  
之臣任以法官布之天下使繩刺奸弊而公得山東  
按察副使陞辭上親御文華殿諭遣兼有寶楮  
之賚所以倚任公等者重公感上知遇思有甚  
以為報稱至官奉法不阿直聲著聞蓋在山東者九  
年用已正物人以為無負詔旨成化元年考績書  
最例得正三品執政者以公之久伺也舉為浙江右  
叅政惟得一級便公也而以公專清軍事軍曾補伍  
久不勾補者例解丁查徃口多成道路間公獨以移

文行查不解丁人大便之雖違例不顧也嘉興知府  
楊公剛勁人也有疑獄不決公為立剖之楊公不覺  
下拜公至浙江之二年進表八朝時曹州李公秉  
在吏部雅知公山東之政欲薦公都憲臺適有劾奏  
李公者連及公公遂解官歸其橐蕭然幾無為生門  
生故人相與買田松江之澣助之公始得濟焉提刑  
公之卒也公事寡嫂最有禮濮州判官者公季弟也  
亦先卒公撫其孤尤甚厚在山東所至境內則必求  
先賢之家卹之及表葺其墓不以為倦而公之少時  
所事學師與其舉主皆浙人公在浙時已歿公為之  
或莖或祭無不報者蓋公之天性忠厚如此公好讀  
書平生暇時書未嘗去手又喜汲引後進而為人性  
剛直不假人至評古人亦然荏苒平之修志也收華借  
韻馬周公曰歆漢賊也何可存亡周可耳亟命去之  
而責怒修者故尚書劉公言于葉文莊公曰歆之好  
直不揜人瑕垢至品量篇翰亦然可憂也後竟以直  
致謗不容于時而歸公以既歸之年為成化二十三  
年丁未三月二十五日卒其生蓋永樂十三年乙未  
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年七十三配宜人周氏宜人  
之父為鄭府長史側室有子者鄒氏子男一人平甫娶



知武安縣鍾君女。二長適吳縣顧禧。故禮部主事顧君叔謙子也。次適江陰薛章憲。縣學生平甫。將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日。葬橫塘之原。與其兄進賢。教諭寅甫。鄉貢進士安甫。奉吾友黃君應龍狀來乞銘。應龍文。宜銘公而以讓循吉。則循吉何當也。然循吉先舅氏太中劉府君。與公兄弟之間甚厚。今提刑公談笑容止。吾吾家猶能說之。蓋府君與提刑公同在南京。以古學相友。提刑公讀漢書一傳必三過。其文雄一時。然獨重府君。人有就乞文者。則辭曰。何不詣劉虞部。然則循吉雖未嘗得親公。亦公文之子弟也。銘其得辭乎。提刑公名重一時。公與之頡頏。上下人並稱為先生。提刑公入任。遲享年少。而公之年任皆多。且久。故其閱歷施設著述之事。于提刑公為尤多焉。公屹然為鄉耆德。今已矣。典章故實。孰而質之也。此鄉後進之不幸也。公所著有勿齋集二十卷。勿齋公所號也。未盡之志。其在茲乎。後來者盍以求之。提刑公諱和。字節之者也。銘曰。崑山之二張人傑。雄文章政事。美略同公。其季也。碩而忠。芥然其名。配長公。多寸練。達智。疏道早。以治獄。聲譽克平。不撓法。仁不容于時。英皇再御龍簡。拔賢後。皆登庸。公當

此時首進榮匪人達之由 帝衷報之難矣誓畢躬  
煌 亡旌節貴山東泰山日觀兩日空奸頑避走寂無  
蹤惟彼浙藩壯且雄公所宜有日治戎以民養兵慮  
其終乃公於此為有功公官日進才顯榮德修毀來  
衆口攻飄然拂袖還里中膏車遠邁川津逢公略不  
以存心膏知時委命樂以雍愚有幸會賢有窮慷慨  
好論諍之叢于公何恨何忤 惟公伯子時所宗文  
章擊撞間筮鑄公實佐之森前鋒不朽奚假乎鼎鍾  
橫塘之原伊夜宮三品之塋崇厥封其下多土上多  
松得失何有拙與工且以元氣還鴻濛樂哉地下兄  
之從

明故祁州知州封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張  
公墓志銘 文徵明

祁州知州崑山張公致任家居九三十有五年七八  
十有四嘉靖十六年丁酉三月廿又四日以疾終先  
是公以進士釋褐守祁甫四載以母喪去官既免喪  
遂不復仕時公年艾服吏部尚書馬端肅公嘉其靜  
退奏 錫四品章服階朝列大夫致仕越二十有八  
年子寰升 朝推 恩封刑部員外郎階奉直大夫  
章服如故公始罷官退居橫塘即故廬為圃鑿方池

構亭其上曰天方自稱天方子曰從親友文酒燕遊  
間有佳山水雖遠必至或洽旬累月忘返三吳勝迹  
登覽殆遍良辰今日未始虛擲壺觴在前圖史四列  
握槊呼盧悠然自適或語及時事輒起避去若將免  
焉戊辰己巳之間群幸用事士夫間居者或攀附驟  
貴時當路適公同年故人有意羅致之且寓書問訊  
公亟搖手謝不與通蓋其素性間曠不樂與時微逐  
如此其在官乃能勤慎自將不少鯁曠初故鄙壤民  
貧而健訟俗喜巫禳公設為科條傳以古訓俾誦以  
自守民信而格訟用哀鮮不事追呼而民又以安閒  
出省耕因遂鈞撫民隱民咸得以自實卒歲踐更用  
為徵調斟酌下上式允以均尤勤於賑恤明慎周審  
不為虛文以若弭盜緝奸摘伏省微悉中綮節凡公  
所為未始翫法徇民亦不肯苛法以為民病推誠任  
真軌迹夷易又能歸以儒術故雖不久而文治雍然  
為一路之冠行部使臣列公治狀薦諸朝會去不果  
用而公亦既倦遊矣公諱安甫字汝勉其先唐宰相  
燕公之後東南渡自洛徙吳世居崑山之蕭墅元以  
武胄顯國朝有諱道昇者稍徙橫塘道昇生文裕  
文裕生贈刑部郎中用禮始徙今婁上用禮生四子

稹和穆种而和與穆聯舉進士和任終淞江提學副  
使穆淞江參政並有聲跡為時名臣公則稹之子也  
母金氏以景泰甲戌十一月七日生公娶徐氏先卒  
贈宜人子男一人即寰以家學取進士連守濟寧濮  
開三卅召為刑部員外郎方侍養在告女一人適臨  
府安經歷趙禧孫男四人恒慕恒純恒思恒學孫女  
二人公少以舉子知名始為鄉校即為部使者識拔  
比試應天生試者奇其文用為舉首會得他卷偶詞  
氣相類遂兩黜之已而發封得君名而同黜者為同  
邑才岳亦知名士乃甚惜之然次舉公竟與方同薦  
庚戌試禮部遂登上第有司錄其文以傳一時譽聞  
甚籍謂且繼踵先烈而孤立寡援竟就外補浮湛常  
調迄以不振嗚呼惜哉公為人亦立厓異不事矜待  
舉與人處無少長戚疏貴賤一是以誠而入信之亦  
莫有謬之者平生操家有制教子弟以而勗之以學  
獨不能治生入官數年先世田廬乃損於舊悉心在  
運曾不置懷顧能舉羸急義中外族屬以及鄉黨鄰  
里緩急有求无委曲赴之其尤可書者副使公和叅  
政公穆歿皆無後為構特祠置祀田俾群從子孫世  
享之蓋張氏文獻實始於二公也此舉非獨繼絕而

已公生臞瘠纖疎貌古而神清被服蕭散舉止踈慢  
對客恂<sub>レ</sub>不能劇談高論望若憤耗而內蘊精明雖  
以經術名家而博綜群籍不遺餘力竒情逸思發於  
古文歌詩精警溫腴足稱合作所著有天方集二十  
卷雅善攝生而不為沒溺既病却藥待盡及葦手書  
遺令呼子孫示之泊然而逝嗚呼斯可為達也已哀  
以是歲四月十三日葬公橫塘祖塋之次距卒才十  
有九日從治命也於是寔<sub>寰</sub>手具事狀屬予銘<sub>レ</sub>曰  
有攸維羸繫祿之微願言則貞維德之凝豈有不崇  
迺心維烈彼啜其腴我行其潔有賢張公德懿維冲  
既騫有庸亦飭其躬秩<sub>レ</sub>方冊有民有社弗擾維循  
爰德以化匪無榮圖我攸有適舍旃來歸以宴以息  
憲<sub>レ</sub>名宗德聲孔耀孰其承之乃賢有紹不紹其祿  
紹其忠貞有賢張公矢其英<sub>レ</sub>出正於邦處敷於族  
既忠亦貞不忝維穀橫塘之墟鬱茲新阡生斯藏斯  
以永無訾

張穆叅政及其姪安甫知州墓並在橫塘

明故嘉議大夫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

政吳公墓誌銘

文徵明

公姓吳氏諱愈字惟謙晚號遜翁世家蘇之崑山曾

大父子才大父公式 皇贈承德郎刑部主事父凱  
字相虞仕終禮部主客司主事修正彊執事母篤孝  
年四十棄官歸養以高年令終鄉人私謚貞孝先生  
母安人陳氏生正統癸亥八月一日成化戊子以縣  
學生舉應天鄉試乙未舉禮部會試 廷試賜進士  
出身戊戌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己亥丁母憂甲  
辰復除本司主事歷負外郎七中弘治庚戌陞四川  
叙州府知府癸亥進河南右叅政明年甲子致仕嘉  
靖元年壬午以 登極息進階嘉議大夫五年丙戌  
五月十有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四公自少開朗書  
過目不忘嘗詣外舅夏仲昭閱壁間文累數百言閱  
已取筆書之不遺一字資既穎異又敏學彊解不遺  
餘力既連舉得雋益精進不懈初官法比即思明法  
以達于政每退自公輒取故獄詞翻閱探覈凡事始  
章程傳爰論報悉究而通之事至迎解不煩檢會所  
部兼理畿輔事尤苛劇公省決敏利廷無留獄析律  
詳明所當必允苟得其情雖貴勢不避時留守中官  
驕不奉法會有事當按公持之急中官使入宣言款  
公且懼以甌公酬對間整語直而遜卒竟其獄不少  
甌敲然不為深文內庫火事連中司坐歿者數人

公具獄以此請尚書言情罪既得奚以比為公曰法  
如是不可踰也尚書執不從獄上何文肅公當讞閱  
其牘稱善曰此吳即中筆也但所坐非正律宜以此  
言每卒改用比律奏之尚書乃悔不用公言由是益任  
公每公當遷輒奏留之凡一再進官皆不離故署會  
詔大臣舉屬吏尚書鄭時侍郎徐懷聯章薦公堪  
長蕃臬奏上而叙州之命已下叙去京師萬里俗獷  
喜訐吏多並緣為奸公始至判牘日以百數吏故矯  
列數事嘗之公且判且閱徐謫所矯數事訊吏下即  
叩頭具伏公既精緻善發譴而濟以嚴重有犯必繩  
以法吏畏民懷訟用衰鮮尤慎荆獄每行縣錄囚尤  
有平反慶符盜正畫劫縣下誣執二十七人皆抵死  
公審鞠左驗惟二人真盜乃悉縱遣二十五人其後  
果獲餘盜貴州都勻用兵叙當轉餉而道險遠公路  
調遣節適民不勞而事集出諸群上有 詔錫楮繼  
文幣旌之所屬長寧筠珙夷獠襟居尤剽悍易動公  
撫以恩信示之禮法久皆懷附然無故不輕調集會  
撫臣稜文發其渠率至省閱習公執不遣曰犬羊之  
性未易擾伏萬一奔迸不可安輯撫臣不以為然先  
欲致之已而推剽鹵掠旋不可制公手書片楮諭之

即復弭帖蓋公推誠待物素為夷獠信向如此土官  
安鰲以馬湖叛有 詔擒捕而叙實比壤藩臬重臣  
咸會於叙公言鰲輕剽無遠謀然器甲精利兵亦躡  
捷未易攻取不若重圍困之彼中無水不一月可坐  
而降也議未決鰲而奔城走將糾諸夷為亂泉相顧  
不知所為公徐曰鰲在吾殼中矣問故曰彼以郡守  
將兵接戰勝負未可知既離巢穴不過一窮虜耳所  
轄諸酋長皆其深讐彼且無以自容又何能為困遣  
入囊而執之曾不血刃而元凶授首及改設流官其  
醜類不復嘯境上叙郡印為亂衆益惟擾公親叩服  
其壘好言諭之曰若等情有欲言亡之朝當處分何  
以印為且印出 朝廷失一印復制一印於我無損  
若持出特一敗銅耳吾憐若以無用之物自蹈罪辟  
故為若言若無以印為也衆即委印解散自首事至  
敘寧公皆在行間謀畫多自公出比奏報而賞不及  
公衆為不平公曰叙與虜接師或不競叙實先受禍  
此守臣責也今得無恙幸矣敢觀賞乎在郡九年劬  
農振業興學教民亡靖化洽歲亦比登乃平糶更賦  
勾考邊諸之役於民者得四十餘萬輸將轉調亦數  
十萬廩庾既充以時賑發流庸來歸戶口增羨郡以



大治在河南兼理屯田時田多為藩府乾沒及勢家  
漁取或假中官茫覆揜抑詆譎莫敢致詰公嘗省釣  
枝多所緒正在省一年展采錯事方將有為而臺評  
出矣會蜀士有不悅公者復從中醞釀之而公亦已  
倦遊遂致仕去公識慮精審舉動詳緩每計事冗要  
其終斟酌度分劑不少滲漏一時雖若迂遠而積久考  
成徃亡有餘沿牒徃來非公事不輒乘官舫雖遠不  
給過所官中餽遺一不受亦不以官物遺人嘗自言  
在官經費一錢以上皆注籍令皆可覆其所為必視  
法所在故歷官中外未嘗一桂吏議其待屬吏特  
嚴雖所喜不少假色辭所不喜者亦不輒回詆挫不  
立科條不收聲譽而實行履方徃亡出名上故所在  
政事卓亡而人鮮復稱之尤不欲有所附離初登第  
觀政兵部亡僚有與當路交比者雅喜公故為引重  
欲<sup>授</sup>兵致要地公謝曰某忝列進士入官自有本末因  
緣進取非所志也其人媿謝後當路敗所引咸坐廢  
黜而公無與時已躋公卓識其後益厲不變浮沉常  
調者垂三十年晚始解后一奮而竟以讒罷烏乎此  
足以占公之所立矣家居尤事檢持出入起居咸有  
常度接人和而有辨故雖燕笑融洽而人莫敢慢易

人有過不面嘉謂護惟對之不言而已其待子弟亦然之人每以是候之顏色所嘉甚於質也故諸子責若孫咸了之自將無少縱弛閨庭雍睦訾毀不聞邑中稱詩禮家必首及之雅喜賓客燕設精鑿禮文詳雅周旋尊祖間終日忘倦晚歲聰明不衰音吐洪暢理言遺事記憶歷之每對客舉似必深竟願末風流雅尚奕之照人蓋以高年令德為鄉邑之望者二十有二年烏乎今則已矣有如公者可復得耶公娶夏氏太常卿仲昭女封安人有賢行先公三十年卒無子側室姚氏生子四人長東浦江縣丞次南國子生為仲兄惟明後次西次守中國子生東西皆先卒夏安人生女三人長適王銀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次陳伸戊辰進士歿逆瑾時追贈大理評事次文徵明翰林院待詔側室趙氏生女三人適陸潔朱希韓餘一人尚幼孫男四人詩訪許詠詩國子生訪縣學生女五人曾孫男二人女三人塋以卒之又明年戊子十二月甲申墓在邑東積善鄉興仁里夏安人祔銘曰顯允吳公既貞既實有言庚之亦順其德侃之貞孝為時令臣弗天厥施發于嗣人憲之邦刑翼之盛業豈曰世踐光于有烈維烈如何肅之在公入守郎

曹出疇民庸維此叙服獠夷易虜有緩弗設式柔永  
懷豈民則懷亦貞厥履穆之收之納于仁軌道隆罔  
赫功成不言 天子有詔往奠中原有攸王臣既貞  
亦蹇時弗我違身則既倦菟裘既營式適其歸公歸  
維何鄉人有依顯允吳公維民之則出建邦猷處範  
鄉國之則殄彝斯人雲亡後千萬年以兄有光人亦  
有言維德則久我作銘詞尚詔厥後

吳愈參政墓在吾邑之積善鄉興仁里

瞿郎中行狀

方孝孺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  
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  
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力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  
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  
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  
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也 可官也青曰吾不  
如弟達遂求旗號俾招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  
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憐  
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

從其徒射獵飲酒為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真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紈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母嘗病癰時天熱癰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牀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穢剔腐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母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內可瘳乃置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顛顛於地顛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忍不憫我邪我縱以身易母犹母之內何暇惜乎知刃卒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孟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羹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羹喜為之握筋食一怀幾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遍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母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為盡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伏出資財俾買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時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有囊楮帛

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  
之有遺田宅契書於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  
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  
死叩頭謝曰公活我瓊玉氏大雪凍餒不能起灶突  
無烟府君憫之天明携錢二十緡潛投窓隙而去歎  
歲出糶有窶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  
忘曰汝糶十千邪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  
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  
餘錢裨我鬻者笑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  
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

皆此類凡負販者尤多給其直家人恠問其故府君  
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邪歲丙申常  
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儻舍以館而食之痛氣  
發病者相枕府君親<sup>躬</sup>粥藥而時進之卒賴以生府君  
既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聞北溪陳  
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  
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  
與莊服父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為禮部員外郎  
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  
恐念慮或亂畫紙為圈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

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成等道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息我歎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索請於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任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安人二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日新婦誠可怒顧念諸孫代其罪舅姑意不辭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卒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兆女三人一夫二適其孫男四人紹緒紳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歿明年莊自負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嘉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雲

瞿嗣興孝子墓在吳縣橫山梅家灣

故柳州府通判秦公墓誌銘

楊循吉

吳郡思玄先生秦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揚雄以其長擅各一時至為他文章皆卒是凡為集十卷既而力探群經自易春秋周禮皆有義釋又數十卷合家總二十餘萬言弘治癸亥六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于故邑常燕之寫館年五十七邑令計君柳進士也盡發其書觀之為具歛嘉厚其將葬也其從弟

鄉貢進士翹以遺言請銘於我烏乎先生之道裕而  
能容介而不群充其辨可美於將使極其用宜大於  
匡國胡獨以一枝名邪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舉  
齋公者在元為都水庸田副使傳六世至廷貢塔子  
穿山周氏生先生年十九領鄉薦累試禮部不第負  
才游京師無所屈竟以乙賜授泰和訓導三為考官  
皆大省號能得士秩滿冢宰三原公方執政將薦用  
之不果以資拜長沙府通判又以催科無績調柳州  
府柳邊氓襍居多竊發先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  
信來附者萬家柳人至為繪像以祀然由是名聞于  
會府因得名致幕下待以賓禮俾司謀畫道方行會  
父喪歸遂不起以至于沒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若  
此先是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  
車擁入玄冥云與屈子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  
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大於事業以有蓄焉不  
一旦以歿其不遜之為常鬼亦明矣夢所見殆將然  
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瑞女男一人阜先卒  
女二人長適吳樟吳文恪公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  
州衛授例指揮僉事孫男二人內曰接外曰溥皆嗣  
阜為後幼未克立夫人實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

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涓溪之原從其先君兆禮也在太倉卅南四十里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今屬卅故先生又為卅人銘曰有才不售澤不大施滇粵縱奇以昌厥詞休之三原非不已知疏直以交始孚終遺黃髮龜耆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德之富髡彼兩童而既榭後祭祀克紹在禮不繆歸終于寫邑令是至返葬涓原爰拊父母遺書滿家蟻珠琳琅聲光若新不腐以亡百世有考尚于銘章

桑悅通判墓在太倉卅涓溪

明故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太子少保石

城李公墓志銘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康南海梁儲撰

昔成化戊戌常燕季石城先生始自翰林院編修遷侍講又九年丁酉遷侍讀學士後 孝宗登極以先生有青宮講讀舊勞稍遷左春坊左庶子學士如故既而 憲廟實錄成與先生同職纂修者遷少詹事或太常少卿仍兼學士惟先生遷南京國子祭酒以去雖燕賚嘉祿之禮不缺焉然出入遠近之間禮意不侔矣說者謂當道厭人好直故用意沮屈於其中



豈其然乎既而先生連遭內外艱俱特賜祭塋洎服  
闋起為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遂遷南京禮部右侍  
郎轉左侍郎拜南京吏部尚書復召為禮部尚書時  
中官劉瑾亂政受某府親藩重賂欲以鎮國將軍為  
郡王怒先生執成法議之將中以危法賴上心垂  
察正令其致事以歸劉瑾既誅詔吏部疏起舊臣  
有才識為瑾所擯劾者先生雖名在首列然雅意林  
泉無復有仕進意矣為平當道者能屈入於祭酒之  
時而不能屈人於宗伯之日劉瑾能怒人於議禮之  
際而不能怒人於疏起之時况先生幼學壯行克全

晚節名遂身退貽福無疆是固平生好直之報天定  
固能勝人也豈瓊輩所干與哉先生諱傑字世賢以  
世居常熟石城里別號石城雪樵生統正癸亥卒正  
德丁丑家譜遭元季喪失無所考今以曾大父屋仁  
府君為始祖雲既貴獲贈大父濟父希潤俱禮部左  
侍郎祖妣徐氏郭氏妣徐氏元配章氏俱淑人側室  
曾氏生長子曰而達應例授七品散官繼配戈氏生  
次子曰而進授光祿寺署丞日而遇授中書舍人皆  
先生蔭也女五入錢奎趙原錫劉夢錫顧滌華翰其  
壻也孫男四元紹元貴元顯元望初先生為編修侍

講時嘗充經筵及青宮講讀官三為會試同考官兩  
同兵部侍郎及都察院副僉都御史為清理武職貼  
黃為學士時嘗主考順天府鄉試及為殿試讀卷又  
為纂修實錄兼校正官為少卿學士時經筵講讀以  
舊臣仍首為青宮講讀人為纂修大明會典副總裁  
官後闕里孔廟災命奉香帛往祭告為禮部侍郎時  
因夏旱命祭禱天壽山而雨又為泰陵山陵使  
既沒蒙賜諭祭二壇有司為造墳安葬凡此皆閔  
係朝政大體故並書之公自幼穎悟至老猶手不  
釋卷在任路四十年歸田又十餘年有文集若干卷  
藏於家今其子某等皆淳雅有文行足以增光而裕  
後先生之澤固未艾也銘曰惟公尚直匪徐與亟  
雖為當路所抑晚而際遇出入皆崇宗伯歸來道若  
可行虎豹九閔莫達鴻飛竟爾冥工予之斯言亦豈  
足以槩公之平生也耶

李傑尚書墓在興福寺北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思菴吳公  
神道碑

徐有貞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政吳公之卒也有  
司以聞賜之葬祭如制於是其外孫中順大夫知荆

卅府事錢所狀公之事行使來請銘于墓道之碑有  
貞之少也蓋嘗從遊于公而荷公之知重斯文之誼  
惟永弗忘如公之德之學之官政有貞實皆知之雖  
不文也其何敢辭乃哭拜受狀序其事而銘之公諱  
訥字敏德別號思菴吳之士大夫皆稱之為思菴先  
生而不名後公雖貴不以官稱乃所重在其德學焉  
海虞之吳蓋仲雍之苗裔也公之曾大考諱清大考  
諱天佑考諱遵道遵道仕國初為沅陵簿卒以公  
貴贈僉御史妣王氏繼陳氏俱贈恭人公之生也  
早失所恃而遠所怙然天賦高能有樹立甫七歲  
讀五經之文誦之不訛出語有章老成長者已識其  
偉器時沅陵方遠宦公獨侍其祖母繼母居海虞且  
學且養不以憂遺其親沅陵君被誣繫京師公匍匐  
訴于廷乞以身代事未白而沅陵君沒公扶柩歸葬  
未幾而祖母及母亦相繼設哀毀幾不能存雖在窮  
約而襄事一毫不苟且歛定虞祥之禮一依朱子書  
遠近觀禮焉鄉人化之治喪乃不用浮屠法母族王  
陳二氏皆徒遠方迎養兩祖外母於家供養如一公  
其齒益長學益富大江之東稱德義者必首及公而  
稱學術者亦必首及公永樂中菊邑之大夫交辟為

校官不就乃薦之。朝召試翰林優等且授官或言其善醫將使教醫生公不願舍儒從醫上疏懇辭焉。時仁廟監國因是知公命之即南宮教六卿子弟有薦公行在者。文皇召見齋宮奏對稱旨命日侍仁廟登樞翰林學士沈度秋官郎中王傳交薦之吏部尚書蹇義以聞。上曰是嘗教六卿子弟者耶母使外任即日擢監察御史公素自重又感。上知遇過事直遂知無不言。朝野憚之其出巡所至以扶持綱常為已事在浙江則立高宗九經語孟碑而削秦檜記刺群賢之文表宣公之奏議褒岳王之精忠。忠而於貴州則以蠻夷襟處務持大體不苟以擾恩威著焉及代還民不遠萬里詣闕乞留先是使貢還者率厚所賚而公獨無。宣宗時以南都留臺為重求可任者僉以公應。詔進右僉都御史尋陞左副都御史階通議大夫公執法體剛而用正侃之。言卓之之行論者謂其得大臣體未幾有興不合者懇之。朝公遂以疾求去吏部方奏留之而其辭益力不可奪。上宴勞而遣之公既歸家事一不問日惟著述以終所志閉門絕掃而士益歸嚮焉初未嘗寢疾及易簀無一語之亂是惟天順元年三月既望

也公兩娶皆張氏贈封皆恭人有丈夫子二曰欽曰  
銓女子三長歸錢公建次歸嚴顯又次歸俞昱皆善  
士孫男四長溥受經于公第進士為御史克肖其風  
哉不幸早歿鄉邦惜之次洵浚沫孫女一曾孫男三  
女一公生洪武壬子享年八十有六塋邑之虞山從先  
兆也公為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  
其學務遵儒先闡經訓以淑人心正士習故凡為文  
章鑿々焉斷々焉根據義理有裨世教不徒作也所  
著有思菴前後讀詩文集小學集解性理羣書補注  
文章辨體詳刑要覽晦菴詩鈔文鈔草廬文粹諸書

悉粹行於世於乎以吾觀乎斯世其功名如公爵列  
如公者蓋多有之矣至求其立心如公制行如公者  
則未之見焉故少師文貞楊公賞贊其像曰道古人  
之道心古入之心君子以為篤論然則有貞之為公  
大書特書而不讓者豈門人之私哉蓋天下之公也  
銘曰 吳出姬姓實惟周宗海虞之裔祖於仲雍  
後迄今綿歷百代々不乏人及公而大孰不為學公  
學惟正刊落文詞直窮理性孰不為任公任惟時進  
禮退義動合其宜公病士習躡等无序乃訓小學為  
之章句公患官邪淫刑以逞乃著詳刑俾之警省晦

菴我師草廬我友力踵前修以覺於後三品之貴八  
衰之年世謂達尊公其脩焉我為斯文揭於墓道尚  
俾來者於公有攷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何公墓表

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蕭山魏驥撰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吳江何公年八十又  
六以景泰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于正寢將以又明  
年九月十五日墓于里之長山之原先塋之次前期  
其子珩以兄璿主喪不敢離於殯側乃獨不遠數百  
里踰湖涉江哀麻踏余門泣拜曰先君沒矣當屬續  
時呼珩輩於前囑之懇乞願永執事數語述其平生  
刻於墓道今墓有日珩謹奉遺命而來惟執事不靳  
以副先君臨沒之言是望復出公生行平實見示又

泣而再拜余念公故人也不相見者幾二十年風辰  
月及未嘗不往來於懷以重其為人今而已矣以所  
千載不朽者為托且憫珥考誠切至余何可以不文  
辭惟公實出吳江望族世以詩禮相傳名源字幼澄  
九歲通四書大義十二能賦詩作文十三讀毛詩氏  
十七讀蔡氏書膺推擇為郡庠弟子負遊於春坊贊  
善謚文靖王先生之門而又以周易是明先生見其  
言行卓卓乃曰是子公輔器也十九失怙獨於母居  
事母朝夕不離其側且不廢所學洪武甲戌膺貢入  
太學又明年以易領京闈鄉薦名在第七主司刻其  
文以示後學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名在第一授山  
西太原之德保州學正文行昭彰克稱師表膺薦陞  
山東德州知州乙當南北要衝供給浩穰且罹旱蝗  
民多乏食公於其間晝夜極力營為致事克濟暇則  
問民所疾苦於利即興於害即除致民仰之如神明  
賴之如父母明年蝗生隣境公率父老齋戒禱于祀  
典神祇曰蝗將入境神其止之守者有過神其罪之  
民無所告神其恤之告畢蝗果不入境於是闔州之  
民號公曰賽包家蓋以公之設心制行通於神明得  
於黎庶似來包孝肅公焉耳迨丁母憂民扶老携幼

告于部使者留公勿行公日聞父母之喪當見星而  
行見星而止豈可留而勿行耶部使者以公違大體  
及出郊土馬父老脫公履懸於州門以示去思服闋  
復膺薦陞梧州府知府值山水驟至入民廬舍漂沒  
無算民見存者無以聊生衆議欲其奏發倉賑濟公  
曰具奏必俟報俟報而發廩民則盡為餓殍矣即首  
出已俸為襦屬倡及官立券借其粟於富民遂得粟  
若干石由是民獲免飢而弗死者甚衆毀闔郡之淫  
祠以耗民財者祠凡若干所革沿江競沒之戲免民  
沉溺之患者船凡若干艘至今民不敢變尋以誑誤

被謫赴交趾英國張公少保戶部尚書黃公所聽調  
發公於二公一見之頃二公重公辭氣動止不允曰  
此儒者也面委署文州府學事公嚴立教條用夏變  
夷致諸生析然從教未幾選貢得士十有餘人至今  
有位至才岳者焉還朝除吏部考功員外郎時 仁  
廟御極擇賢以輔導親王膺少師蹇公薦擢任鄭王  
府右長史公繪歌器圖以進上言其畧曰 臣欲殿下  
以盜滿為戒王嘉納其言 上聞之時賜誥褒美及  
侑以白金彩段仍推 恩贈及父母久之改除吏部  
文選郎中膺近臣薦陞江西右布政使時江西民所



患者勾補遠東大寧萬全各衛所軍<sup>役</sup>為公即具  
奏江西之民去北數千里且不禁其地之嚴寒至則  
成亡者多乞於見勾數內存留幼弱者三千餘名於  
南昌衛操練上允其奏民甚便之行則橫民其者  
多類此在江西三年己七十即上章乞致仕朝  
廷以公輿論所推老於從故不許踰年詔許入覲  
既見上憫其果老遂獲賜歸既歸鶴髮烏紗優游  
林下者十又六年足跡未嘗入城府終日閉門惟焚  
香手不釋卷以適其所適而已卒之前二日覺四肢  
微倦呼諸子於前曰術者謂我命止八十大歲昨得

一夢測之相協我死後毋作佛事但得蕭山魏尚書  
公數語述我平生刻於墓道足矣恐路遠不可致耳  
言訖夷然而逝三日大斂神色如生哭弔者盈門咸  
曰福德人也福德人也曾祖慶遠祖正卿父信之贈  
奉議大夫鄭王府右長史母顧氏贈宜人配陳氏  
先卒贈宜人繼室苗氏封宜人側室劉氏子男四曰  
璠曰璵陳氏所出曰坪苗氏所出曰瑞劉氏所出女  
兩姚信張震其婿也孫男九人曰果曰旭曰昇曰晟  
曰果曰昭曰暹曰暉曰昂昇補邑庠生孫女五鄒致  
章貴生顧宏季憲皆孫璠也一在室曾孫男三日復

秦晉平生著述有澄菴稿若干卷藏於家烏乎公於  
書無所不讀於政無所不達其所操所履一以廉介  
正直是務誠勢有所不能怵利有所不能誣者歷事  
五朝始終一節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傳有高壽得  
正而斃况又善教其子孫如璫輩說詩禮是以襲  
珪組續虱聲是則公尤可謂之不沒也其視彼逞智  
自私以僥倖一世迨沒身名俱泯不異與州木同腐  
者相去為何如哉故余烏得不表其墓以為公鄉邦  
之士勸噫豈特為公之鄉邦之士勸哉

承節即趙君墓志

淳祐十又二年良月既望友人陳鑒來訪余輦轂下  
發囊啟緘謂余曰此我故東道主之子之書嗚誌姑  
此鑒義弗忍辭故請於執事曰公諱應龍字子雲曾  
祖瑄祖華父朝後世居吳之嘉定望族也公幼從吳  
之名士游四舉子業瑞平間鶴山魏公督視江淮荆  
湖四州軍馬公以兵機進攝濠州定遠尉以平寇勞  
補承節即嘉熙三年大丞相史公復往視師公詔長  
子涇曰機會之來間不容髮吾與若可以拔樹功名  
遂隨軍轉運李公曾伯尾督議將軍呂文德奔走兵

間差餉勵師迄相其捷特轉承節郎子涇補進義校尉李公方委采石鎮寄細倉以示優擢公抱疾嘉熙四年九月之癸亥卒于正寢年四十有六娶同邑婆陸之陸氏微猷之後通判之孫名妙智書公姑和親族慈孤弱惠貧窮指廩入菴溲茶湯供鄉人多德之卒時淳祐辛亥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八長子涇命諸弟卜用壬午十一月壬寅全寔于蕭水之上四男長男涇進義校尉新兩浙轉運司准使次曰厚發曰英發曰厚昌二女長適國學進士龔天定次適通州進士顧應環用述片誌余聞之哀而感嘗慨

汝墳遵祀之弗行而孝子之潔白世亦鮮儷古意寥寥今行於趙氏之家矣故為之歌大車之卒章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美其有是夫而有是婦也又為之歌既醉之五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美其有其父而有是子也 承議郎知處州龍泉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楊煥撰

明故大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同右參政陸公墓碑銘

吳寬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一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十二月庚申葬於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

疾革已不能言若有所囑其子者惟是其子伸以治命泣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公同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公才操當大用於時一旦顧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不足為公重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復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弱歲穎敏篤學遊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又太常少卿陸禹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

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外司權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遠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賈胡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寧不貽笑天下後世邪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鄰邦有欲嘉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

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異以兵嘉之恐遺禍  
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請宣  
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為功公言于尚書且疏請下  
法司鞠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  
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或  
者無幾公請除其例獄遂哀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  
騰衝叅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  
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為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  
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  
舉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

都督大官必積功始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  
息專擅尤宜寘之于法以為後戒疏凡再上言甚切  
直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犯者必罪著  
為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勲  
戚受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止均平鈔  
法慎重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究察民隱振作士  
風行縣至桐廬且嘗發漁家兄弟殺枯潛者夫婦  
事人傳以為神明之政焉既乃條例浙中便宜十事  
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病語劬權貴  
沮事窮言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刑

水利老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見於用雲公  
父母甚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  
歸母不樂自是飲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禮三  
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嘻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重  
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書政事之餘  
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為詩文凡若干卷  
外記錄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為蘇之崑山人公之  
曾祖諱福祖諱繼宗皆不任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  
直大夫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  
張氏河間通判璵之女弟封宜人子男一人即伸府

卿貴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張漢次適鎮  
海衛指揮使武勳皆封淑人孫男二人復陽游陽女  
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茲良玉之匪可貴人秀而  
毓有美陸公白哲而豐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  
邊惟大司馬我佐其勞操縱用舍朝有成憲儉人妾  
干以身障之我力桓桓力所可為夷險一視何以為  
之國有弊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焉我職在是位卑亦  
言彼愚不知指為沽直知者與之則為盡職為上為  
德不寧惟斯出恭政事惠澤益施未究厥才歸與則  
速道還海濱進退不谷白日自頽焉身獨全下而歸

之暇九泉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五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銘 范仲淹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為  
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蘓臺曾祖諱某事  
錢氏為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  
官終于秘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  
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  
生于京師幼孤還蘓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  
悌于門中景祐二年第後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



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  
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  
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泊牧守咸有表  
薦除海寧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岩縣慶曆七年海  
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為  
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既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聚  
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于慮事衆議築土為城  
用甃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  
甃何能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  
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能動其城八門皆設  
設之開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  
歲飢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取窮民而  
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  
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反衆皆悅從飢者獲  
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  
君慮問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  
恕其死黃岩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  
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為  
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章  
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遊曰吾樂矣何用官為

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  
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  
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歎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  
門以束臯所入日為雞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願隣里  
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  
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  
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要丁氏夫人  
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  
長適進士李泌次適進士沈克二女在室以其年十  
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某從事

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  
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洒毫不能成文銘曰  
烏乎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  
遊焉我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滅我其教之俾從  
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仲温中舍墓在天平山三讓原

宋故左朝請大夫直龍圖閣章公墓志銘

孫 覲

達安章氏自郇公以文學道德仕仁宗為宰相毅號  
顯宗族大以蕃異人輩出事五朝踵相躡為將相寵

祿光大為世聞人宋初徙平江者尤稱天下大丞相  
申公家州南樞密秦公家州北而第此然輪奐相望  
為一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秦公生七子多  
知名公第三子諱綜字子上為北章氏通亮英敏有  
大志讀書不治章句局文詞典麗有古風秦公任子  
次及公、推與其弟而束書詣太學受業食淡攻苦  
窮日夜不息然後挾所有從諸生校于有司元祐二  
年試國子監中第一遂收其科舉者尊其文傳誦以  
為法調河南府洛陽縣主簿范宣忠公尹洛一見遂  
待以國士賓禮尉薦僚吏莫敢望于是故相韓公汝

玉中書侍郎范公子功李公邦直皆以文行薦於朝  
就除京兆府、學教授秦公帥涇原奏充主管机宜  
文字用舉者改宣德郎太上皇即位推恩遷奉議郎  
通判鎮戎軍秦公治兵號名將守邊四年城兩州築  
九砦生致兩大酋斥地數千里威名隱然戎虜出塞  
遠遁將吏極一時之遠復多為顯人而幕府簿尺籍  
伍符檄書請奏皆自公手出秦公薨太上皇臨其喪  
敕中書人錄嘗為机宜者姓名以進免喪召對上頤  
而喜曰名臣子是嘗佐其父者他日謀帥無以易卿  
也除秘書省校書郎居止何以為陝西路轉運判官

會五路漕臣分總邊計而公適當秦公舊治手疏便  
目數十條鈎考財用為出入之要窒奸偷罷不急以  
紆縣官餽挽之費皆有法書上而宰相方除不附己  
者召公還言者隨攻之出知湖州言者不已差主晉  
西京崇福宮未幾公弟綖以飛語聞而章氏一劄書  
吳崇寧中蔡京用事久權震中外彗出竟天上感悟  
免就第凡京所建為天下害亟趣中書罷之中書侍  
郎劉達秦公壻也京懷之未發定日京復用諷御史  
誣奏縱盜鑄為奸利以併中達于是詔聞開封尹李  
孝壽即吳中署獄連逮千餘人敕州縣發卒護送鉅

鼓之散連晝夜不息捕繫累月瘦死數百人考驗無  
所得京怒逐孝壽以嘗建言御史蕭服沈錡代往獄  
益急卒不驗又逐御史更用孫傑必煨鍊如章乃止  
綖坐是除籍為徙民海上兄弟皆坐非有理得罪公  
又免官羈台州歲餘上辯其誣罷者皆復、公故官  
官通判秀州嘗大觀三年也已而又坐陝西漕事奪  
三官公移書當路詆京曰朋黨交舉相謂伊周蠢直  
不平斥為莽卓天下聞而壯之四年復召為校書郎  
遷倉部員外郎再遷起居舍人宰相張商英言蔡京  
紹復熙寧元豐法度率矯誣為奸回非先帝本建意

請置局號皇宋政典擇近官范鏗劉拯纂集為點書  
其志詔公為編修官御府出筆墨端端溪研以賜後嘗  
秦事上追懷秦公且問秦國夫人起居狀公頓首言  
臣等幸因先臣策記識不幸屢遭謬戾以見困躓自  
先臣餘教幼弟續臣母怜之未嘗一日相舍中被誣  
陷屏伏田里母子無聊幸陛下哀怜孤老舐犢之愛  
加惠續等復還仕籍臣昧死自言罪萬死上為動容  
即日詔復續官而公終無一言自及秦國過疾移告  
馳省而蔡京復相同列有繳進者逢京之怒又中公  
以危語會遭秦國喪、除吏部直注岷州長道縣而  
公亦病矣以政和四年守本官致仕逾年病間即舍  
旁營一堂號美蔭聚書萬卷凡國子中秘所有皆具  
集古今石刻千卷編秦公遺文四十卷奏議三十卷  
奏議者涇原山川要害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公  
以類分卷每一事為序文識篇首可備一覽而不累  
上有所感遇則為歌詩音節平緩無戚嗟流落不偶  
之嘆八年落致仕以朝散郎知解州朝轉請郎朝奉  
大夫宣和二年遷部使者去為均州提舉兩浙常平  
未至改提點刑獄遷朝散大夫妖人方臘稱亂東南  
新蹂於兵詔陞越州為安撫進公直龍圖閣知越州

兼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公樂職嗜事所蒞有名迹束縛奸吏重足而立愛養百姓則惟恐後之解州神宗宮成廉訪使者劉煒病其隘有改築之意公曰吾民不可以重困即擇日齋戒設壇場召官屬行事祠一會其徒入居之事訖驛聞煒意亦已房陵婦人越所部訴其子於均公謝曰房非吾治也又訴于轉運使以屬公、召詣庭下不以屬吏戮論開曉母子感悔再拜稱謝而去秀州嘉興富人高安與陳氏故有怨問方臘之亂誣之為盜聚群惡操兵入其室盡殪之以捕盜徼賞平江長洲陸氏姑富橫閭里殺人應捕輒求吏執平人代己公一閱盡得其情狀取二人寘諸法衆謹以為神明越新去亂人情危懼日三四驚旁郡守將往、益兵自衛公至則延問吏民燕集賓佐如平時于是勇敢卒謀變飭將吏指取無一人脫者一府大震左丞王安中帥燕山求文武士于幕下欲請公俱宰相以公方撫越人不聽五年中貴人譚穎為宣撫使又請公於上朝廷不能奪除公河東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司叅謀官磨勘轉朝請大夫加右文殿修撰賜三品服松亭閔戍卒二千人號食糧軍四軍之變遂從奚人破景州楨怒欲盡戮其孥公

曰若爾則人不復思漢矣禎悟而止時金人納夏羌之請割昇拓跋故地雲中以北二千餘里遺之止以朔武歸我夏人駸、向朔州境上禎次河東詔禎發兵討之公言兩國通行囊橐色藏甚深未可輕動第檄問金人可也而太上皇親筆督戰至八九不已公益持不可曰金人以我納叛渝盟藉為爭端若奉詔出師誤傷金人邊隙一開則齟齬用首事者墳墓矣今困竭天下盡于燕山訖無善後之策况議雲中乎退而疏燕雲決不可守之狀反復數千言皆社稷安危之決趣禎上之禎讀奏大驚曰安得此不祥之言

公曰擇禍莫若輕盍以微罪行乎為禎極論數日禎不得已撫取一二上之書奏禎罷公落職送吏部更命宣撫使童貫出師遂敗績師再出而燕山七郡與朔武皆不守如公言其年會恩上書告老復直龍閣閣致仕七年正月乙未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四公少年負所學不由勲闕以文章自奮一出試吏部為范忠宣所器天子記姓名禁中以為可脩將帥繼秦公後公亦慨然自任以當世之重而孤立一意衆媚不容將起輒休遂弃官老于家宣和末天下多故詔起公再任而大將爭欲引公自助屆時久安軍政

大壞而貪功生事之人方欲徒手搏數百萬虎狼之  
衆以僥倖于一試公于是幡然投劾以歸卒亦無所  
就命矣夫諸孤其年葬公于臨安縣橫谿塘頭塢之  
原公所自卜也曾祖頻故任尚書刑部郎中侍御史  
知雜事贈司徒祖訪故任禮賓副使贈太尉父梁故  
改任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太一宮使贈太師秦國  
公謚莊敏母秦國太夫人和氏公再娶皆王氏文康  
公之曾孫元配河南縣君今配太碩人四子男曰堯  
曰荷並右朝奉郎曰萊右迪功郎添差監臨安府浙  
江稅女嫁晉陵孫觀孫男女十七人男曰潭曰潛曰  
澗曰沔曰澮曰渚曰汧曰洋曰淖曰泖曰洞曰滂曰  
澧潭潛並右迪功郎汧右將仕郎女適右宣義郎新  
秀州嘉興縣丞陳文尉進士何顯祖處者二人公性  
剛果胷中無留事與人交明白洞達樂為之盡一言  
之出終身可復視財如糗土赴人之急不以在亡為  
辭居官矯、然見義勇為不計禍福必達其志乃已  
家無叢技之奉未嘗一日去書不讀尤尊王氏學著  
書三十卷醇深雅奧發明經術居多烏乎公之女擇  
所從而歸覲四年而公歿矣又七年而公之女亦止  
又八年而覲銘公之墓公之事可紀者衆矣非搢紳



取士大夫所共聞者皆所論著故所止於如此銘曰  
韜、章宗維宗巨室秦公有子千夫之特驥墮地走  
不可係羈籟雲追風一抹萬蹄視天尺五可階而上  
發論慨然帝悅而向權門衆趨操簪倚旁矯、介居  
君子之剛踐艱乘危初終若一方債而振又以諫出  
孰愠孰慙匪神孰尸謂當乘除以訖耄期命也不祥  
蓋棺永已魁名揚厲表、愈偉天定勝人遠德而興  
薇蒂如林視此孫曾

章鯨龍圖墓在臨安縣乃吳人也

宋故中奉大夫致仕柳公墓誌

孫觀

紹興六年五月丁亥左中奉大夫德清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致仕柳公諱瑊字伯玉以疾卒于衢州江  
山縣之寓舍明年其孤右從事郎濟載其柩歸平江  
以十二月庚申葬于閭闔門外同涇原上既葬三年  
左朝散大夫權發遣信州軍事州張公彥狀公爵里  
行治局余銘以闡諸幽烏乎余故人也遂次其語序  
而志之而系以銘柳氏自河東節度使綽以功德顯  
于唐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于京兆唐末子孫散處  
河岱之間故仍世為魏郡人曾祖灝故任宣德郎累  
贈通奉大夫自開府公三世皆葬于廬州合肥今又

為合肥人公英妙駿發記誦過絕人屬文辭方布帑  
抒思而數千百言已就與李釜俱馳毅場屋間舉崇  
寧五年進士第調淄州淄川縣主簿秩滿授蕪州觀  
察推官知州事盛章去為開封戶而宋康年代為州  
頗變更章故時約束其僚不悅公者陰怵章以康年  
所為多公助之章怒懇于上有旨移公泰州司儀曹  
事朝廷城四輔徙康年拱州又以公為幹當公事尋  
差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奉議即除陝府西路  
轉運判官故時關陝以解鹽鈔權鈇錢輕重百賈欣  
賴芻糧集塞下如山積而縣官無饋師勞民之費自

博折務增收鈔價以為羨餘權貨務漁奪解鹽之入  
共京師幣輕貨重商旅不至於是始鑄大錢又更為  
夾錫宣撫使童貫又劄平貨務法益密而物賈日以  
騰湧公私病之公語貫曰祖宗之法故在公第請于  
上出片帑行之轉敗為功如反覆手耳不然徒紛、  
無益也貫不悅會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且入對貫始  
怒俄有旨送吏部久之授在京西抵當所宣和四年  
除知澧州河朔盜起洺州不治詔公代之公至則繕  
治戎器增浚城隍料兵美食弥月而辨名賊張迪者  
聚眾數萬人掠雞澤進洺城度不可攻遂共引去手

詔嘉之進公兩官而中貴人陳宥遣小校于演部勝  
捷兵次雞澤而盜已去輒入青城柵執殺社人數百  
級以擅聞老幼隨之號呼系道群噪譙門下公大驚  
恚歛所納級付其家給棺衾瘞之盡拘群惡以屬吏  
勝捷者童貫所部也獄具方上而貫馳騎檄還所隸  
軍籍公曰殺人者死又何待焉即日論殺之貫怒劾  
公專殺朝廷不得已奪所進兩官自是官軍過州境  
歛迹無敢犯者有頃公被疾司錄事李承勳權州事  
州兵聞公病倡言倉粟惡逐庾官嗾衆為亂公聞憂  
力疾披衣出譙門坐宣詔意飭二校率其屬捕殺首  
亂者而釋其餘已而復臥承勳逢貫之怒以公病不  
任移書馳告貫而自為功居無幾公黜三官免歸承  
勳進五官而郡豪納粟賀就者亦進七官莫測其故  
久之始悟承勳書所薦云是歲宣和七年也明年復  
故官當靖康遂告老以朝奉大夫致仕建炎二年詔  
起公知蔡州稱疾不拜三年落致仕召赴行在又以  
疾辭差主管台州太平觀紹興元年除福建路提點  
刑獄未赴改兩浙東路尋提舉台州明道觀於是積  
官至中奉大夫六年感疾又請致仕遂不起享年六  
十有六公邁爽開濟知世務之要尤長於議論計一

時利害論人物臧否詞辯蜂起聽者竦立居官任職  
有所施舍問義何如未嘗顧望少貶以求合既屢觸  
童貫被斥朝廷避其諒而曾方用事權震天下雖宰  
相亦憚其為公所至又輒與之過故終徽宗朝流落  
不偶命矣夫娶章氏故相申公焯之孫奉議郎持之  
女封令人恭儉守家法生一男子即潞也監饒州商  
稅務滋幼時令人手抄孝經語孟授之解悟過人不  
自標顯年五十六以紹興九年十二月己未卒十年  
正月甲申祔于中奉公之墓孫男一人曰楹右登仕  
郎公弟斌家淮陽建炎之亂盜據其城挺身南走歸  
公、時方上書以郊祀恩任子斌至遂改薦斌今為  
文林郎徽州軍事判官公好古博雅於傳記無不通  
達遇古法書圖畫至解衣輟食求之嘗登慈恩寺塔  
願見唐進士題名人物風流筆迹奇麗慨然懷想至  
徘徊其下不能去遂捐素金命工刻石扁隱士王待  
第其歲月釐為十卷書出一時賢士大夫爭得之建  
炎南渡圖書燔滅公所刻又在長安數千里兵火戰  
場中祇今一二尚存者尤為世所寶云銘曰 烏乎  
世衰道喪子閭人用事指鹿為馬予欺君之不思譽  
譽柳公兮孤立一意孰擠之于險兮又推之于將墮

懷奇負氣者百不一試埋玉樹于土中兮齋恨永已  
萬木如茨兮闔門之趾是為公藏子子孫受祉  
柳瑛中奉及其子監務泚墓在闔門外同涇內

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志銘 孫 覲

紹聖初新宰相用事首按元祐諸臣變更法度和戎  
弃地之罪生者削籍流竄頡海死者追貶禁錮子孫  
不用赦除以示永廢已而蔡京當國盡疏名氏為四  
等立石朝堂黜奸党碑嗟乎立法本以使民當適與  
通之宜禦戎本以安邊欲紓戰鬪之禍而權臣侈怨  
建為紹述脅制上下凡議論之臣疆場之吏輒有一

言議令便民解仇安邊皆以陰懷異意動搖國是沮  
壞先烈入元祐党以故士大夫避諛畏禍便文自免  
終蔡京之世二十六年猶有儉佞中傷文致疑似為  
害紹述而觸大罪者靖康之變金擁騎數萬馬驅河  
朔直犯京闕于時臺諫爭請和戎以脩倉卒不測之  
難皆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徼幸起  
於小吏驟擢將相試之一擲卒至悞國二帝蒙塵中  
原陷沒億萬生靈肝腦塗地太上皇狩維陽移蹕臨  
安國步阽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尚循紹述之利  
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以投閒置散至于老

死不用固其理也靖康元年十一月粘罕自河東來  
頓兵州南青城阿离不自河北來頓兵州北劉家寺  
遣使請淵聖會盟復三關故地時公以翰林學士為  
館伴又命防禦使高世賞副公報聘公抵粘罕帳中  
或折以義理或諭以逆順禍福甚辯凡四反粘罕始  
改請宰相議和親王割地何臬以執政宗室代行粘  
罕大怒不交一談攻圍日急馴致城陷臬始遣李若  
水司馬朴王倫等告知扈淵聖幸青城予三鎮外又  
割河中府十數州粘罕致酒端誠殿面約土地人民  
還南宋盡歛城內金銀犒軍而去酒罷淵聖還內而  
富室大家占各寶貨莫肯赴國家之急虜中移書皇  
帝卜日再會何臬入見請行群臣力爭謂金銀不厭  
其意故邀天子為盾且云卜日設有期會尚當辭行  
虜情叵測詎可再乎不聽詰朝淵聖再幸青胡有獻  
計者曰天子弗取反受其咎廢立之義盍啓于此矣  
于是宰執侍從中音人衛士悉分置諸寨中外隔絕  
不相聞逾月張邦昌請馮澥曹輔以下五十餘人公  
亦在遣中得還邦昌進數從官于政地日詣延和殿  
後駕玉軒會議俟歸師渡河請昭慈太后御簾聽政  
訪大元帥所在勸進踐天子位外廷無知者五月太

上皇自濟州至登至尊六月李綱入相盡按邦昌共  
事者為偽命入之法除名公自述古殿直學士責授  
寧江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建炎三年遇恩北歸議  
者論徽宗皇帝北遷公與孫傅送虜檄一人之數再  
徙韶州公既就道妻淑人劉氏詣闕訟冤仍引少保  
高世則戶部侍郎王侯等十數公為証朝廷下其問  
驗實如章其年八月得旨改正自便脫然無事矣而  
言者終不置也烏乎噫嘻命矣夫公莫氏諱某字壽  
朋其先吳興人徙錢塘又徙平江今為平江吳縣人  
也曾祖迺正祖淵左侍禁贈通奉大夫考卞中元祐  
四年進士甲科以文行為當世大人所器尤為故相  
鄭公達夫知樞密院張公賓老所厚歷尚書郎衛尉  
少卿直秘閣知河中府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妣太淑  
人朱氏公為兒時英妙秀發不類童子誦書日千餘  
言操筆為文不由師授自中律呂年十八補太學生  
一年升內舍二年升上舍四年當政和三年大比試  
廷中徽宗皇帝擢為第一授承事郎越日特奏名士  
第一人適與公同姓名徽宗曰非其倫也名實混矣  
命去偏旁名壽比公入謝會正奉公以兵部外郎從  
卿貳奏事殿上、願見公謂正奉曰儔年少草數千

言文詞瞻麗皆切當世之務遂為諸儒冠鄉可謂善  
教子矣嘉嘆久之授議禮局檢討官四年除秘書  
省校書郎五年除符寶郎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  
且召試矣公自以起于書生遭逢千載之遇慷慨感  
發孤立一意不問權貴人所視天子為知己而大  
臣懟公不附己移太常少卿臺臣承望風旨又奉斥  
公罪為提點南京鴻慶宮宣和三年丁正奉公憂、  
除、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六年召試中書舍人賜  
服三品同修國史公善屬文敏而工先時詞臣草後  
宮書命莫有中上意者制詞往、多自中出徽宮進  
二婕妤公當制仍命即日進告、入對轉臣有詞垣  
得人之語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宰相  
吳敏伺公入直併下六制欲因是以危公、秉一炬  
解衣却坐一揮而就醇深典麗各得其體淵聖嘉其  
敏妙會公入對褒譽甚罷除吏部朝士聞之曰宰相  
以己望人欲養之而更進可發一大笑也俄拜翰林  
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奉大夫爵文安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未幾國有大故公亦得罪去矣公又曰虜  
人始議置署路允迪允迪不從粘罕諾怒拘留軍中  
會京城父老以張邦昌為請允迪得縱去邦昌既以



潛悼誅死而允迪大節宜見褒顯以王黼各遂不錄  
邦昌用呂好問為門下侍郎同時共政者皆坐偽命  
除名籍羸斥額外而好問以蔡攸客本中之父更進  
尚書右丞百官合為二狀詣軍前乞以土地人民還  
趙氏如初約御史臺秦檜為首尚書省誣執禮為首  
後檜論功誦言于朝位宰相執禮雖已死宜眾褒贈  
亦以黼各置不問虜人以劫寨欲覆我軍結于都欲  
滅我國歸咎淵聖以至廢辱而靖康將相違此議誤  
社稷者皆以富貴福祿哀榮終始若群臣偶以一箚  
挂吏議至終身不齒既以為功、罔有不賞者既以  
為罪、同有不罰者處白善否一出于愛憎東西黑  
白變色易位非予一夫之休戚也兄公儼字謙仲孝  
過人嘗為敕令所刪定官自公去國亦弃官不仕友  
徒寓華亭築室居焉有女弟適高氏而寡館之舍旁  
連遣數夫抵臨川趣公還營一第夾河相望度一梁  
跨其上以便往來幼弟俱宦遊四方代期至則從旁  
僦舍以俟四人者築廬一堂一味之甘未嘗獨享兄  
先弟從如孺如麓舉熙、然如是十五年謙仲下世  
公杜門却掃惟讀傳記著詩文以自娛又十年田園  
之入不足以卒歲賓客之奉晨夕之須隨所有無澹

然自足未嘗營一毛頭之利第俱臥疾崑山丞舍公  
馳小舟冒大暑往省財過旬公亦遇疾而歸臥起如  
常日無苦忽一旦自興于榻召家人至前以後事屬  
其子同者端坐而逝容貌如生里巷姻族奔走驚呼  
瞻望出涕真所謂有以善吾死者是歲隆興二年七  
月十五日也享七年十有六有內外制二十四卷四  
六集十卷真一居士集五十卷辯証証誤錄一卷藏  
于家公事親孝心意幾微輒逆得之仲弟佖早世太  
泚人哭之過時而悲生子未絕乳而母氏亦改適太  
泚人鞠養護視至勝衣猶不去側公遇郊恩當任子  
首以名聞命下太泚人喜甚由是悼念少衰太學與  
同舍生劉疇善議以從妹歸公方卜日致書幣而公  
迂唱中首遶疇蹙縮不敢復議公聞之曰吾親之命  
有前諾矣今配淑人是也其後淑人詣鼓院上書稱  
寃名動朝廷公得旨改正除罪籍還中州殆不偶然  
也泚人既沒公自為文識其事內之塘中築湖州長  
興縣嘉瑞鄉大隄之厚生二男子曰初大將仕郎蚤  
卒曰同能傳父業嘗效張哭韓吏部賦詩百韻紀次  
公行事之實詞句溫麗有家法四女適右宣教郎白  
仲言右文林郎堇隣右從仕郎張濤右迪功郎徐瑛

孫男曰岐曰道曾孫男二人其孤同學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合祔于劉淑人之墓公有治命局予銘銘曰 翰林初載文中之虎踞、群趨御于帝所奏篇甫上褰旒一覩曰大手筆可配燕許擢冠儒科鵬鸞鷁舉歷井捫參參視天尺五獨步一時教振海宇亟踐榮路徑躋冊府蚤策鳥跡汗簡編蒲盡讀平生未見之書入尚符璽廣內寶儲龍文龜畫河洛之圖北門西掖時惟帝俞演綸視草汝言代予思如涌泉沛然莫禦一揮六制噫欠之餘帝悅而嚮將貳政途大厦遽顛一柱莫扶漢厄三七炎正中圯兩地興戎雲擾糜沸將相誤朝天地崩墜一死何逃巢覆卵毀獨屏閒處待終而已過疾不葯但飭後事言笑未卒跌坐而逝死生之變亦以大矣容貌如生不見小異銘以著之歎于世：

莫儔學士墓雖不在吳乃吳人故錄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

文徵明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閏正月十有八日辛巳南京刑部尚書顧公以疾卒于金陵里第先是公以考績還自京師道聞長子嶼卒驚惋得疾抵家疾甚次之竟

文

不起烏乎惜哉公諱璘字華玉別號東橋居士世為蘇之吳縣人 國朝洪武中高祖通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數為上元人曾祖海不仕祖誠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考敘號愚逸初封承德郎而吏部主事加贈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祖母陸氏母楊氏俱贈夫人公以應天府學生領弘治乙卯鄉薦明年丙辰舉進士庚申授廣平縣知縣甲子徵入為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稽勲郎中正德庚午陞河南開封府知府癸酉謫授廣西全州知州丙子起起知浙江台州府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叅政嘉靖改元冊立中宮禮成奉表入賀道陞山西按察使以親老辭不允尋以病免庚寅起為江西按察使未行陞浙江右布政使轉左布政使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上書乞終養忤 旨落都御史以布政致仕丁酉再起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己亥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 顯陵肇工改工部左侍郎領山陵事進工部尚書事竣還朝改南京刑部尚書公于是歷任三朝閱五十年歷十九任積階自文林郎應十有一資為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公融朗濶達精於吏理能激印任事太初

蒞廣平年甫弱冠或易視之而公閔決敏利摘伏若  
神拊循道利靖而不煩而飾以文學有古循良之風  
及為開封益更練堅決會盜起燕薊流劫中原攻圍  
城邑所在絳騷兵部尚書彭公澤奉 詔疏捕領兵  
壓境上簡公自輔公亦悉心展錯練兵飾甲轉餉傳  
殄取其呼吸間而厭難折衝謀畫居多在郡期年隨  
事經理多所匡正而強執不撓鎮守中官廖堂恃逆  
瑾党援圍奪自恣公摧抑捍蔽每折其萌芽不令得  
肆瑾誅廖罷去而錢寧用事群閹方熾王宏者尤悖  
謬慄疾繼廖出鎮秉檣席寵氣焰警人一時有司或  
屈節自容公故不為禮有所徵需一不答歲時展謁  
長揖而已用是積忤宏、方持寧為援矯 詔逮赴  
錦衣獄、吏問狀公據理執誼抗言條對一無所承  
寧無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他比以意  
其獄、成鑄三階徙令、即古零陵郡越在嶺嶠僻  
遠荒陋公不鄙夷其民而翊以文教道化更革誠心  
拊綏久之民用乂安而士興于學甫三年而有台州  
之命台為東南劇郡武衛錯居俗犷而喜訐胥吏並  
緣其間縱橫饕餮更數政不治公至爬疏剔抉求得  
其弊端與利源所在次第興除之故事武衛諸城郡

為修築更費浩穰率為主守者乾沒恒一歲二築築  
輒壞公鉤者得所侵漁悉沒入為城曹檄義士經理  
而程督之故他城易墮而台所隸三城特完郡瀕海  
有鹽筴之利貧民業鹽自食苦權煩苛每迂道轉輸  
而邏卒乘是為奸利互相賊殺不可止公為弛禁俾  
得負販出郡下而薄其稅入民用便利而國課亦登  
故時軍餉不時給運軍往、稱貸以需而駟僧得肆  
侵牟公支放有期而勾稽惟審軍皆給足而奸民無  
所牟利矣郡南瀕江卑下多水患地有中津橋且壞  
公修復之因築石隄而樓其上凡數十楹人初莫喻  
其旨已而夏潦水猝至居民得依樓以避所活以千  
計乃服公先見云公既久于台悉浙中事宜繼以參  
藩遂得舉而行之雖不及久而宏規碩畫功緒為多  
及以左轄重臨益諳練宏達而意復周審展采錯事  
惟志所為而釐革積弊若賦發科謫調補吏胥皆利  
蠹蠹結前政所不敢問者公排根絕蔓振不少繼而  
畫一以守要束章程成正而校吏不得因緣以為奸  
緒雜襲文牒糾紛隨事剴裁司無留政御史按浙者  
往、劔手無所事、然積不能平秉其辭任而躡尋  
過誤一時雖橫被口語而素履明潔望實在人卒亦

不能有所行茂也起撫湖南益事振植湖湘遐曠提  
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坐理而已公不躡故迹軫  
車省徭徧歷州郡雖徧鄉下鄙莫不臨蒞跋涉險阻  
衆犯霜露不少厭却故事巡歷所在必以藩臬守臣  
自隨公悉謝遣軒車簡易僕從歛約供頓次舍才足  
周用民按堵不知為勞念荆湖沃衍而流庸墮弛地  
利有所未盡科輸煩複期會迫促民日益貧公私交  
病故所至召農振業平繇復稅而摘伏省徵軌迹夷  
易民用安集而歲亦比登在鎮逾年多所建白首言  
地瘠民貧兵食不足而藩府賦祿無限後繼為難又  
以湖湘控扼邊徼地大事繁御史按部歲一更代勢  
不得周欲乞添差御史分蒞湖南北以廣詢謀又言  
外局臣僚多有宏才碩望足充任使者比歲限以藩  
府戚屬不得內徙此非祖宗舊制乞越例推選以  
收滯才所言九數十事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雖不  
盡施行而論者莫不韙其言云 顯陵之作後大事  
繁經費不貲公既長于料簡而程省弗懈調發有制  
視他所營率損費十五而功寔倍之規制宏偉翬飛  
赫奕而民不告病有司不以為煩其經理施置有足  
多者然此特出其緒餘耳非公所用以為才也反是

雖典邦刑而百司務簡亦不足以盡其用且鄉里所  
在父老姻戚不能無望于公而公執志堅定不肖輩  
孰以徇苟罹于辜必以法繩之豪植強禦咸不得肆  
而怨讟興矣言者因得假以為詞肆言醜詆而素所  
忌嫉之人從而醞釀之公雖內省不媿而不勝浸漬  
之辱竟鬱、以歿烏乎公論不明是非失寔使瑰奇  
卓越之才不獲究于明盛之世必有執其咎者君子  
固有俟于百世之下也然則公者奚憾哉公素長者  
不虞人詆欺而直諒自信不肯脂韋于譽出入中外  
垂五十年一時新進多非曹耦公既前輩自處論議  
之間陵轆奮迅保、自將每下視諸人、多不能堪  
往、傍俛切齒而公不知也其得謗受禍殆亦以此  
平居事親孝愚逸公病疽公時已五十餘與同臥起  
吮濯扶掖舉身親之內血淋漓十指皆潰曾不肯自  
佚以委勞于人初公以親故一再辭官其後出入靡  
恒而二親之亡公適皆在告皆得受終焉殆有不偶  
然者處羣從兄弟尤極友愛從弟英玉經公起進士  
官按察副使仕歸而貧而介潔自將公雅知其志雖  
日與親接而不輒餽遺然而中心相孚不殊同胞也  
少學于李璫先生李死一子不立妻万不免飢寒公



在官每分俸資給之既又為其子植產旋植旋廢而其子卒困以死乃迎養万氏于家死為歛葬而給其孫如子終其身不衰友人胡欽死妻万氏食貧養姑公俾里中上其事請表于朝凡推核深究之牒往來咸具于公而一切更費咸自公出至于里党族扇婚喪緩急亦多倚成于公其于倫誼至重也為文不事險刺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見諧論著雄深爾雅足自名家詩尤雋永雖矩矱唐人而刪除陳爛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問學博深既有資地而才敏氣充足以發之自其少時已有名世之志既

舉進士即自免歸大肆力于學時侍講魯南王太僕欽佩皆未仕家居皆名能文與相麗澤聲望奕然時稱金陵三俊及官南曹、事甚簡益淬礪精進居六年而學益有聞自是出入中外所雅遊若李崆峒獻吉若何大復仲默若朱升之徐昌穀皆海內名流一時詩名震疊不啻李杜復出而公頡頏其間不知其孰為高孰為下也然諸公仕皆不達又皆盛年物故公仕最久官亦寵顯所歷若沅湘若天台雁宕若衡岳皆山水勝處雖簿書鞅掌而不忘觥斝所至領客燕遊感時懷古臨觀賦詩風流文雅照映林壑委蛇

弛張有古高賢特達之風及是將解白務往來吳門  
尋鄉里舊遊期予盡遊諸山以畢其平生而事左心  
違竟成乖越烏乎而今已矣尚忍言哉公所著書曰  
國寶新編曰近言曰顧氏七記詩文曰浮湘稿曰山  
中集曰息園集曰登衡小紀總若干卷其生成化丙  
申七月二日卒年七十娶沈氏封夫人子男三人嶼  
歲貢生娶羅氏時娶陳氏峻尚幼女二人適俞璉趙  
念孫男八人履祥蔭為國子生次賓祥元祥耆祥應  
祥楚祥餘幼孫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履祥等以卒之  
明年丙午三月廿七日葬公上元縣彭城山之原前

事奉公門生太常少卿許穀取為狀來乞銘、曰  
於穆 孝皇立國用明孰言翊之久惟邦楨烈、碩  
公惟時之彥爰外而中式敷用踐起家民牧弗奪弗  
違言飲之德既去而思豈德則周亦堅厥志、植靡  
移乃言有濟扶微興壞樹之風穀載蹟載奮卒偕以  
升維靖而恭乃剛弗折式適其歸峻躋華列出將使  
指入典邦刑以翼以貞以莫不經爰飾用文富茲述  
作迺古有訓任優而學其學何如亶言華國敷章帝  
帝猷詠歌明德在 孝皇日群獻英、發藻摠詞式  
章用明翺翔後先公奮曹耦德音洋、繼學之懋烈

、碩公既瓌既竒學為文宗政為吏師惟學惟政鮮  
茲兼德繫名之高斯毀之積烈、碩公連蹇在是豈  
不顯融迄屯厥施彭城之原公兆于斯尚後有考視  
此刻詞

碩璘尚書墓在上元縣公元吳人故錄

福建布政使司左參政姜公墓志銘

公姜姓諱昂字恒瀨生而端重介特不苟言笑數歲  
刻礪讀書成化辛酉占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出  
知東強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寃門無呵卒  
獄無滯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時方士李玖省得幸

公率同列疏論之

命杖于午門外以親老乞改南

京河南道出理福建我籍擢知河南府值歲大旱公  
至則雨隨之洛人作舞每晨吏白事退終日開閣觀  
書鞭筭縣之不用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扁病疏  
乞近郡便養不許疏復再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  
他日除邊遠自劾乃改知寧波寧波聞公至同官皆  
減去輿馬華飾俳優雜劇不一陳于前日本入貢過  
郡望公迎揖六年復以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  
叅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部使者奏起之  
而公以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葬郡城之官山公於

取予尤不苟在官日買肉少許奉母自食蔬菜子弟  
學書不得用官昏筆非歲首未嘗燕客不受人饋遺  
亦未嘗餽貽于人權要請托一切報罷以是人多不  
悅而亦不能毀也姜故汴人扈宋南渡衆崇明之西  
沙元時徙崑山之惠安鄉今為太倉州人高祖諱仲  
和元海運千戶曾祖諱源祖諱麓考諱敏贈文林郎  
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母曹氏封太孺人子男二長  
龍中應天甲子鄉試次淮女三孫男一女二銘曰  
抑、姜侯惟行之揭嶢然不緇為彼玉堂 皇假近  
汝其予守色養以終萬鍾奚有東海洋、終臥不起

烏乎姜侯可謂君子

姜昂恭政墓在吳縣官山

廣東按察使趙君墓志銘

王 鏊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在  
第一刻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  
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自外郎、中浙江按  
察司副使進廣東按察使蒞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  
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而警敏  
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于舉業殊不經意下筆  
即超邁老輩皆推服之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

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為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  
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贇天台王存  
敬皆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吳文定公在  
翰林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遇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  
相賡和君才尤瞻下筆數百言眾皆驚其捷服其工  
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  
獄無冤滯及董浙江學政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  
諛聞狹見之陋凡經指授為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  
動搖有所軒輕高下過人坦率不事表暴人以此愛  
而重之曾祖諱銘黃岩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  
使考賜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教  
君之幼也以為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監學正莫君  
奇之歸以其女子男二禧邑庠生餘幼禧十以正  
德元年葬君于吳橫山靈石峰之麓莫宜人祔銘曰  
孔翠祥鸞其文既騫麒麟服轅中道忽輒殆誰啟之  
卒誰尼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趙寬廉使墓在吳縣橫山靈石峰之麓

錢孔周墓志銘

文徵明

吾友錢君孔周以高明卓絕之才負陵轍奮迅之氣  
感慨激印以豪俊自命雅性闊達不任檢押所與游

完

皆一時高朗元爽之士若唐君伯虎徐君昌國其所  
善者視余拘檢齷齪若所不屑而意獨親時余三人  
與君皆在庠序故會為數時日不見輒奔走相覓見  
輒文酒燕笑評騭古今或出所為文相訂盾以為樂  
既而唐徐起高科入仕尋皆病亡而湯君子重王君  
履納履吉雖稍後出而遊好為密蓋君喜問學尤好  
結納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學亦未嘗一日忘取友  
以自益也其所友必勝己者苟不當其意雖富貴有  
勢力者恒白眼視之或取恠怒不卹也家本溫厚室  
廬靚深嘉木秀野足以進適時、肆陳圖籍招集奇  
勝滿坐酒壺列前棊局旁臨榼梨呼盧憑陵翔擲會  
醺賦詩負軒而歌邈然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烏乎  
而今已矣交遊中有如斯人可復得邪性喜蓄書每  
併金懸贖故所積甚富諸經子史之外山經地志稗  
官小說無所不有而亦無所不窺尤喜左氏及司馬  
班揚之書讀之殆遍遇有所得隨手劄記積數巨帙  
至所不喜雖世指以為切要而君未始一注目也為  
文奇掘深奧讀之棘口不能句然思立語麗足自成  
家而尺牘之妙尤其所長一行數字矢口信筆文意  
燦然如出錮煉他人沉思極意不能至也早歲思以

功名自奮稍歛鋒鏑以就文場矩矱亦惟涉獵訓故  
涵泳道腴而已于世所謂帖括關鍵皆不之省人咸  
非笑之而提學莆田陳公獨識之嘗按試第居高等  
咸以為疑公曰吾見其文有古意知其非經生常士  
也余親聞陳公語喜公能得君而又喜君之為公所  
得也自陳公去他主司惟取淺近合格者而君不復  
振矣君自弘治辛酉至正德丙子凡六試應天試輒  
不售而年日益老遂自免歸嗚乎惜哉君長身玉立  
被服鮮華而舉止軒揚人望而異之謂必有所就而  
奇窮翫陸迄于不偶嗚乎惜哉晚歲困于征徭家日

益落又得末疾行履疲曳每負杖而嬉而高懷雅致  
不殊前時文酒過從燕笑謔浪委蛇容與使人意消  
烏乎君真雄俊不羈之士哉而曾不得一試以死豈  
不痛哉君諱同爰字孔周別號野亭錢氏其先江都  
人有諱仲陽者以醫于宋事見國史六世祖益仕元  
為常州府醫學教諭避亂來吳遂占數為長洲人益  
生太醫院醫士原善原善生 晉府良醫宗道宗道  
生太醫院醫士良玉、生伯寬、生汝式自汝式以  
上世以醫顯汝式娶何氏生君兄弟二人長同仁太  
醫院御醫次即君娶張氏子男二人鶴徵太醫院醫

士娶吳氏竹徵荊州吏日出後同仁娶朱氏繼湯氏  
女二人長適余長子縣學生彭次適陳遇側室生子  
男一人復徵娶傅氏女一人適劉司衡孫男五人孫  
女三人君生成化乙未七月初二日卒嘉靖己酉六  
月初九日享年七十有五庚戌十二月初一日葬吳  
縣橫山銘曰 氣則揚亦藝而章維命不減而志弗  
昌卷而藏而卒困以卞吁其傷

故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墓志銘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二日翰林侍講王璉汝嘉卒館閣自  
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日當 國祿

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  
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為人惇寔內貞外  
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為文章和平寬厚  
一博于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  
折衷群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為悼惜之者非  
徒以寮案之故交游之私也既卒之兩月其子麗奉  
櫬歸葬其鄉以翰林修撰張洪所述事狀求葬銘余  
於汝嘉有斯文之契廿又六年義宜銘故序而銘之  
序曰 王氏其先京兆人唐大理卿藻從僖宗幸蜀  
家蜀之遂寧九世至拯事宋理宗為吏部侍郎遂家



蕪之長洲生矩之元温州路總管總管生光祖常熟  
縣尉縣尉生平孫黃嚴監場司令司令生立中松江  
府知府知府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汝玉右春坊  
右贊善兼翰林編修季汝嘉也自幼喜學問穎敏異  
群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繹義理已津、動其長  
者侍松江君官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造詣日深矣  
平居孝親敬兄一本于至性嘗坐累謫戍五開後舉  
明經為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縣學教諭所  
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永樂大典為  
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成皆受重賜  
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侍講授承直  
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一考會試禮  
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時翰林學士  
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禮遇甚厚汝  
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未嘗有所不  
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林汝玉文名  
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己有道蓋于汝嘉無間言云  
汝嘉蒙恩贈其父為翰林侍講承直郎母任生母黃  
皆為安人封其妻葛安人二男子節麓皆好學有立  
麓選永樂二十一年鄉貢二女子皆有歸一孫欽汝

嘉沒時春秋七十有二庶幾可無遺憾者歟銘曰  
介如石溫如玉嗟君子兮不可復兮

王侍講璉與其兄文靖公璉墓並在陽山鳳皇峰  
下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志銘

杜璣

君諱會姓謝氏維貞字也別號容菴世為蕪之長洲  
入曾祖祐之祖彥連父以澄三世皆隱約里閭不食  
非其力人皆以善士目之君生而奇嶷不與凡子類  
未數歲即嗜讀書母平氏怜之輒縮其膏油俾母夜  
讀君竊入密室而嘿誦焉既長益究道學歸于厥躬  
其居家奉二親以孝與其弟惟德篤友愛交朋友以  
忠信事有不安于義者雖小、不為也業進士業以  
易經中正統甲子南京秋闈明年會試春官登乙科  
選得學正職君以不能為人師乞免

故處士錢伯鉉妻張氏墓志銘 金 問

孺人諱善慶蕪之吳邑人曾大父 大父 父仲良  
俱懷才得不求聞達母周氏有懿行孺人之生性慧  
而行淑孝經列女傳通曉大義凡子女經其母嘗曰  
教而不勞組紉文繡之事族人皆曰巧莫可及既笄  
擇嫁錫山錢伯鉉氏乃吳越忠獻王十四葉之孫元  
永嘉書院山長彥春之子至正從父避兵于吳因而  
家焉孺人入門以孝敬事舅姑以寬裕待媵妾貞順  
之宜恒服于身體恂憶之色不作于容貌贊畫家政  
井、有條鄉里咸曰錢氏得佳婦而家業興矣是以

名門右族莫不以為儀範然伯鉉處士嘗遊郡庠學  
舉子業厥後以疾弃去而不見試踐履儒素有隱君  
子風不畜羨餘及卒帑無長物孺人以嫁時裝送資  
賄具棺槨盡祭葬之禮鄉俗稱之若出一口逮夫男  
女嫁娶畢悉以家務付子婦尸之孺人惟奉佛誦經  
優游自若正統辛酉十一月二十四日以疾終其生  
於元至正辛丑抵卒之年春秋八十有一子男一曰  
寶娶曹氏女二長淨迨適同郡陳常安次志迨未行  
孫男二驥娶蘇氏驥未娶孫女一適玉峰朱瑀曾孫  
男一曰澣孫女二俱幼十正統八年癸亥十月初四

日葬吳縣胥臺鄉黃山之原從夫兆也將事其姪公治  
以行狀乞銘于予既按狀次第而述之銘曰翳靈毓秀  
秀衣纓之家三從四德良玉無瑕思之古人伊誰其偶  
楊家之婦陶家之母鬣封四尺胥臺之鄉其藏其固  
彌久彌康

此七世祖母張氏墓志

錢處士墓志銘

處士名孟澣字仲廣初號漁隱裔出武肅王鏐自浙  
徙常之錫峰時號磚橋錢氏曾祖鼎贊蘓之張氏遂  
占籍為長洲人祖公隱父惟善俱潛德弗耀母蘇氏

處士生有志操知經史工繪事容肅貌端氣宇爽闊  
作詩特有警語吾祖少宗伯文恭公因以女妻之既  
挾資遊江湖遇佳山水則留連不忍去詩人學士壯  
則親炙憲慕之隱文僻字則退而考諸書必求其通  
而後已用是見聞益博器業益宏而實名籍、士夫  
間矣晚年卜築于憩橋之右開地數弓鑿池構亭蒔  
花竹培蔬果春和景明羣芳競秀秋霜氣肅橙橘紅  
黃縞雪湧空綠陰匝地處士皆披巾曳杖逍遙其間  
咏風月以適性情圖景物以玩造化客至則觴博茶  
話陶然忘其世慮又自號晚圃云最後聞 親藩

唐王能下賢乃裹足而往 王果賢之為書晚圃且  
賦詩數什以褒之至有詩宗杜甫畫法王維之句大  
司馬公安王公因為之作記蓋與其修於杜而成于  
老也生于宣德壬子二月十七日卒于正德初元九  
月二十六日享年七十有五元配即吾姑劉氏生一  
女適祝蕃皆先卒繼顧氏生一子曰桓、以才技徵  
入 京師供事內府婦張氏女一適計鳳孫男一曰  
曾娶唐氏十 年 月 日葬吳縣黃山祖塋之次  
而以墓銘請予處士內姪也敢以不文辭乃為之銘  
曰 猗維處士行達言闡鑒古書畫服古衣中遨遊

湖海見聞日新三公野叟即之昔親所親伊何厥中  
孔珍晚開小圃樂極天真秉化歸盡不亡者存刻銘  
斯石用式後人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 經筵國  
史官武邱劉棨撰并書

此曾祖晚圃府君墓志墓在吳縣黃山

陳基傳

尤義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尤善老子  
清淨之說平居常黃冠鹿裘與方古游沒時基年甫  
九歲越五年母夫又姜氏即命與兄聚從師與杭又  
四年從內翰金華黃文獻公潛受業至正仍紀元之  
元年從文獻遊京師授組筵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  
以言責謫於基、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同草諫章力  
陳其失莫君覺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  
欲寘于罪怒且不可測遂引避南歸臨海奉母夫人  
西至吳教授諸生脩養惟謹為詞章必務上法三代

下軼漢唐東南穀聞為之丕變遠近學者爭師之戶  
外之履常滿局南北用兵朝廷開以樞密府鎮撫南  
服起君為都事轉江浙行中書員外郎俄陞郎中時  
平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以本職參佐道之以正統  
有岳飛墳蕪穢弗恭久矣基追葺墓趾以狀請於朝  
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為文刻石墓上  
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無幾  
即白平章出官錢若干補綴成帙夫以天理民夷混  
亂之秋千戈相尋日不暇給基乃以贊佐餘力為其  
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于當時崇德報功無媿於

往昔雖武夫悍卒聞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興起  
擴而充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參太  
尉軍府事及太尉自王于吳群下同聲賀之而基獨  
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  
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銘傳記多  
出于基之手基每以為憂而未敢以榮也今 國家  
命將平吳、臣多見誅殺而基晏然無恙 朝論多  
基之能尋召入預修元史書成賜金而還洪武三年  
十月壬午以疾卒于常熟河陽里之寓舍得年五十  
有七娶王氏先四年卒無子以弟之子訥為後女四

人長適吳星次適車次均幼皆庶出基平居常慎重寡默與物無競家人僕隸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水東來依率養有獎勸俾各有成士有不德可用必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為買棺斂恩義過于平生方太尉僚佐強占民廬基獨以已俸買宅天心里即舊屋教楹稍加塗墍環藝花卉之屬號小丹邛休沐之暇輒與客徜徉其中啜茗清談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時有事于祖考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于朋友也吳國將亡食肉者喘：焉恐陷鼎鑊君子謂基宜保終吉而已果然噫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基者其亦可謂克全而無憾者也今藏于家有夷白齊集二十卷觀其文雄而趣高可以黼黻皇猷敷陵帝業而乃使留滯江湖之上馳驅戎行竟賫去以沒茲其可惜也夫

贈敬初并改字

陳旅

我愛天台陳敬初少日辭家即遠圖上書擬獻賈生策入閤便弃終軍繻八月官河秋水大三江親舍暮雲孤名成歸去歲未晚十鄰有約依東吳

敬初幼名無逸朋友字之曰敬初比與余同舟故游為余言曰吾名與字皆有所未安蓋無逸者吳



興陳先生之字也而敬所云者揆之尚書則近乎於  
僭久欲易之以吾父早世無所請命子宗盟之首長  
者也幸為我易之余遂易其名為基而易其字為敬  
敬初云旅拜手

石澗先生小傳

楊炳

石澗先生俞琰者吳處士也先世自河南扈宋南渡  
家洞庭之西山先生雄邁博聞經史過目成誦宋社  
既屋掃滌舊業馳施外家傳語天文地志仙書怪牒  
汪洋奇詭恍惚神會玄解不習而挈其要領好鼓琴  
嘗疑近代琴操有譜無字失古哲制作之原研究音

調述絃歌譜四十餘篇裨漢太史之遺朔南以琴名  
者歎歎之晨興焚香誦易一過暑寒弗廢四十年手  
抄諸家易說百餘卷名曰會要註易經并十翼經傳  
考證古占法纂圖等凡四十卷名曰周易集說所以  
發先儒之蘊又纂校百氏書密行細字端楷有法垂  
老不衰喜方士談玄學註周易參同契發揮三篇陰  
符經解一卷陰補空同道士鄧訢之不足易外別傳  
一卷貫融性命推衍程邵張朱言外之意宋汝元阮  
公菊存國初右丞馬公性齋皆白首北面先生自言  
遇隱者授讀易法得環中之表其闡發圖說演繹參

同陰符非苟知之蓋嘗試之者也間論蔡季通袁機  
仲雖與訂正考覈字義未免臆度夫豈無得而有是  
言哉至于丹砂化煉刀圭丸神方直造玄室靈迹  
昭著不屑為耳方聞溺嗜者蒲伏前席祈請丹旨先  
生以養心寡欲之義旁喻善誘來者外惡中伏而去  
終其身不以授人也終歲寡出葆頤精氣益昌于學  
游從無遠適飢附而飽去泰政王都中尤卓然者也  
先生風宇清峻性率机敏畧細節好賓游未嘗以有  
無計然不耐庸俗交華官巨室莫敢迨請樂躡樵嘲  
哂薄玩世尚年七十神閒心虛不累形物體氣強踰  
中人一日命侍者具湯沐浴更巾衣危坐召仲遇進  
危酒飲畢曰吾與汝訣矣諸書未脩者成之言既神  
采不移憇然而逝非達于幽明生死之故者哉先生  
字玉吾石澗其號云

葉伯昂傳

吳敏

伯昂名顯東洞庭山後人父國英倜儻豪俊元季兵  
興欲教子鄉無碩儒縱山王九萬避亂依山前葉氏  
國英遣子從游葉以富傲國英國英曰我能使兒讀  
書成器齊奴不足齒也國英與長興耿炳文為友取  
廷前應奉翰林文字國子助教字文子真主家塾國

英令子就學館穀豐腴有逾于耿宇文子撤講來國  
英家適江浙提學雲陽李一初來訪一日忽悵快國  
英前謝李曰妻子寓于邛不能不動于中國英曰已  
令人省問薪炭酒茗醢醬蔬菜之類皆與李驚喜稱  
山中宰相于是與宇文子偕訓伯昂伯昂大造就而  
卒業為後試省浙中上第為和靖書院山長不憚所  
蘊挾策走燕京俱風鹿道梗流落潦毫間皇明平一  
區宇始克來歸兵燹之餘母弟俱亡家徒四壁立無  
意于世號浮邱醉史放情詩酒高歌感慨人多憐之  
時炳文助討張士誠累功封長興侯富貴烜赫聞伯  
昂困滯遣使招延會聚通家之好欲為初第再娶薦  
于朝而用之伯昂曰時去志違年幾知非毋庸是為  
也吳興著姓姜仲剛范立德張大猷徐正敬暨聞儒  
許雪疇華仲清曹可大吳宗本丁志仁皆訂盟知己  
從游誨學由連歲餘竟旅死長興 論曰麟鳳之獲  
于魯狩歌于楚狂而不得為祥瑞非其不靈也出非  
其時也吁士亦然惜哉

蠡齋先生傳

朱存理

隱君子邢氏名量字用理號蠡齋學者稱蠡齋先生  
自少以疾不娶居一卷中蕭然室廬讀書樂道以終

存理少時從先生講孝經論語日接見先生時年及  
五十不茹葷酒蔬鹽不給其親甚矧而豐髯服垢躡  
弊混迹庸人未嘗一至城府閤門靜坐點校諸經及  
博觀子史百家坐中之客惟禪入道侶有顯者知先  
生因造門先生避去家蓄一童既死無應門之人鄰  
有代勞薪水者輒辭病草豫自為志有書數百卷卒  
後悉散去存理收其遺文數篇大史吳君序之太史  
未仕嘗與先生游者也烏乎所謂獨行不媿影獨寢  
不媿衾先生其人也弘治四年三月廿四日門人朱  
存理謹書

落魄公子傳

蔡羽

吳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暉生子名奕字嗣業元  
暉蚤喪嗣業秀而弱文定居于京師弗能從獨與母  
處讀書醫俗享年二十不以見四方之士然四方賢  
士譽吳公子者日益衆吳嗣業不鼎、以偷不劬、  
以隘不提、以柔從不子、以獨處其濁世而翩、  
者乎其有能也置之杯酒而悠、乎其不荒也故謂  
之落魄公子云文定公愛之篤每賓客南來必訪嗣  
業食飲顏色竟以心疾廢進士業方文定公居喪位  
盛門不受謁炎熱者求親于吳公子無所不用其心

嗣業則深屏宴息開影翠軒築紫筠亭日招高人高  
入至不謝而入坐定飲茶賦詩復不謝而去炎熱者  
不得閒然善文定書尤精籀學至堂無虛席常避客  
東禪竹堂東禪竹堂為開竹林煮茶熟香若不違他  
務其煮茶熟香之法吳僧無不傳感謂之茶香先生  
眉目疏秀精神亦朗望之如神仙而貴不可淫樂為  
布衣文定既沒炎熱者又去而之他嗣業則蕭然東  
庄之上美箭嘉木環渠隱岡賦詩啜茶傳來自如釣  
而歎、而歌布素之高無少貶挫可謂炎無所得涼  
無所失矣嗣業事母孝交友朋有道一時名人

與深相得弟兄婚姻咸篤恩義處家律身無或芬華  
其堂即封君之廬三世無所加正德丁卯母夫人喪  
之明年其弟祠部君暴喪連哭至親遂病不起是冬  
卒子二人球雉 贊曰泉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長  
蘭不自知其芳臭之而愈香溫其君子遁迹韜光生  
不為用死而彷徨山虛其巢水虛其釣竹無主人偕  
我言矣雲兮月兮悠、我照

平思忠傳

史 鑑

平思忠者吳江人也少為縣吏役滿歷京考選授禮  
部主客主事于時明興四十年矣中國強盛臺夷向

慕文皇帝方事招懷諸國朝貢者踣踵交于道路  
烏臺驛至不能容勞贈宴犒館餼無虛日率主客主  
之思忠有精力勤敏過人遇事皆應机立辦尚書呂  
震皆器之陞為郎中嘗以事下獄適北虜入貢新任  
主客者區畫多不稱旨上怒震因言思忠等以微  
累禁繫罪不至去官且習外國事乞宥之以收其後  
郊旨可即日殺復任初有楊弘者陝西、安府朝邑  
縣人為刑科都給事中敢直言上特擢為陝西左  
布政使來部以弘陝西人例不該除上曰非爾所  
知也後不為例弘亦以本貫辭不許蓋是時有楊太  
監者數人在陝西故上以弘往制之也他日上  
諭執政曰楊弘初去時頗有言事近日又默然矣可  
選清強有胆氣者一人往參政以察之吏部以思忠  
應詔上素識其名命之往而思忠有養子曰平安  
者私以綾羅度潼關為抱關者所發解陝西布政司  
思忠時出行部弘命收而勿籍候思忠歸私以物還  
之思忠感愧不已竟不敢有言嘗有某府一推官錄  
事至司思忠知其素貪乃發忠杖之後其人解京因  
招嘗分事內職賂思忠刑部併逮思忠就考適有例  
例凡貪贓官吏妄訴不已者問殺予市思忠乃誣服

異

誦成邊會太監劉馬兒奉 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在  
主客久多識賈胡請以自從 詔釋其戍給冠帶辦  
事隨馬兒西抵吐蕃烏思藏朵甘隴答處等赤斤蒙  
古罕東安定于闐諸國而還復免官家居以漁佃自  
給又數十年卒初蘇州知府况鍾亦以吏員起家繼  
思忠為主事及思忠參政又以嗣其郎中蔡棗交承  
情分甚密鍾來知蘓州思忠往見之鍾迎候甚恭呼  
其妻子出拜謂曰此吾舊長官也飲思忠酒時正暑  
熱命二子扇之思忠辭鍾曰某忝知貴郡非無僕隸  
可給使令但欲使小兒輩知公為吾故人耳其敬之  
如此然思忠居資自守未始以事干鍾人以此多之  
初思忠未貴時知縣蔣奎嘗迨一相者問休咎徧視  
在座者其言皆不大了、思忠時給事堂下相者數  
目奎因呼上使相、者曰此人他日當貴至三品然  
不終奎大笑相者去奎謂座客曰術士之妄如此一  
小吏安能預至三品乎後奎坐事自殺同僚無一顯  
者思忠竟如其言

###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  
為時之恠民束于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

知耻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之散而非笑之子反以  
為魏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  
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湏之散  
其可得邪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  
霜為雪水之局為滯為洳為潢汚土之散封之可崇  
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墳不可以為地  
甕不可以為孟得非散能變化局不能邪退若不散  
守名之釜進若不散孰時之權釜可守邪權可執邪  
遂為散人傳以志其散

甫里先生傳

甫里先生者不知何許人也人見其耕于甫里故云  
甫里松江上村墟名先生性野逸無羈檢好讀古聖人書探六  
籍識大義就中樂春秋扶摘微旨見文中子王仲淹

所為書云三傳作而春秋散深以為然貞元中韓晉

公嘗著春秋通例刻之于石今在潤州文宣王廟意以是學為己

己任而顛倒滂濞胡館切翳塞無一通者殆將百年人

不敢指斥疵類先生恐疑悞後學乃書撫而辨之先  
生平居以文章自悞雖幽憂疾病中落然無旬日生  
計未嘗暫輟默竄塗抹者紙札相壓者投于筐箱中  
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好事者取去後于他人家見



亦不復謂己作矣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  
輒變化不一其辭裁始則凌轢波濤穿穴險固因鎖  
性異破碎陳敵卒造平澹而後已好潔几格閣窓戶  
研席剪然無塵埃得一書詳熟然後寘于方策值本  
即校不以再三為限朱黃二毫未嘗一日去手所藏  
雖少咸精實正定相傳借人書有編簡斷壞者緝之  
文字謬誤者刊之樂聞人為學講評通論不倦有無  
賴者毀之輒抹污或藏之不及先生戚然自咎平居  
貧不言利問之對曰利者商也今既士矣奈何亂四  
人之業乎且仲尼孟某氏所不許先生之居有地數

畝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萬步吳田一畝當二百五十步有牛不

減四十蹄有耕夫百餘捐而田汙下暑雨一晝夜則

與江通無別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飢困食無升

斗蓄積乃躬負畚鍤率耕夫以為具具區具每歲波

雖在不能跳吾防溺吾祿也或訛刺之先生曰堯舜

黻明飢瘠大禹胼胝非聖人邪吾一布衣耳不勤劬

何以為妻子之天乎且與蚤虱名器雀鼠倉庾者何

如哉先生嗜薜置園於顧渚山下歲入茶山在吳興

所祖廿許薄為甌犧之寶自為品第書一篇即歲貢茶總茶經

茶訣之後茶經陸羽撰南陽張又新嘗為水說凡七

巽

等其二曰惠山寺石泉無錫縣其三曰虎邱寺石井其  
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  
致之以助其好先生始以喜酒得疾血敗氣索者二  
年而後能起有客至亦潔尊置解但不復引滿向口  
爾性不喜與俗人交雖諸門不得見也不置車馬不  
務慶弔內外姻党伏臘喪祭未嘗及時往或寒暑得  
中輒性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費一束書茶灶筆牀  
釣具櫂船即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啻雖水禽  
憂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人謂之江湖散人先生乃  
著江湖散人傳而歌詠之由是混毀譽不能入利口  
者亦不復致意先生性狷急遇事發作輟不舍惡尋  
復悔之屢改不能矣先生無大過亦無出入事不傳  
姓名無有得之者豈涪翁漁父江上丈人之流者乎

蘇州府新立義塚記

吳 寬

上世之人親死有舉而委之于壑者，瘞埋之制未有也。中古始有之，瘞於中野，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其制猶未備也。後世作為棺槨，其制始備，而熱屍之說亦起。夫上世荒遠，人穴居野處，茹毛飲血，故親死不葬，可謂薄其親矣。然卒無所謂熱屍者，人情之所不忍也。其所以不葬者，養生送死，庶事草畧，其道皆然。後世宮室飲食皆極其厚，則瘞埋之制亦原而卒有熱其屍者，豈人情獨有所忍哉？蓋西域之法，謂之荼毘，自佛入中國，中國人習見其事，以為怪而從之，愚

者惑其言之妄貧者樂其法之者省不忍之心也顧  
然與木石相類噫何惡俗之不可變也在 國朝洪  
武三年下詔禁之今天下皆立義塚其後又詔立漏  
澤園至特載之律令犯者其法甚重 聖政推仁可  
謂澤及枯骨矣蕪為郡自 國初兵荒之後戶口見  
於版冊者其數已甲于天下承平以來生齒益繁殆  
倍其數死者卜吉安居固遵禮制至于小民熬屍日  
亦不絕造飾其語謂之火葬或拾其骨于煨燼之餘  
而埋之甚者直投之水而已愚而貧者固不足論矣  
有知識而力足以葬者亦從而効之噫何俗之惡久

而不能變也弘治十年新蔡曹侯以監察御史出知  
蕪州正身率下令行禁止甫及三年俗則大變獨視  
其民不以禮葬痛切于己曰此徒禁之而無以處之  
不可也慨然有義冢之舉他日移于巡撫都御史彭  
公巡按御史王君皆曰盛舉也報使行之侯始與察  
扁擇地之高亢者營之城有六門各立一冢其廣皆  
百畝有奇周植本為限而大書門楣以表識之令初  
下民惑于義或出地以獻其購于民者則勸富家及  
益以官錢年酬其值若地之賦稅則歲以餘糧代補  
其餘事悉有區處塚成侯復下令各里有願立者亦

從其便始侯為此詢謀于眾皆曰此固盛舉也奈地有限而人無窮何難侯亦疑之既曰古之有仁心者必有仁政使已之何以守茲土以居民上亦惟盡吾心行吾政終吾任而已吾何暇計且後之繼吾者獨無吾心吾政乎當復有以處之夫禮緣人情謂人情之可緣者熱屍可以言人情乎雖然民不可以家喻也非載之文詞不可會僚友倪林二同知以公事上京師設以為請予聞歎曰此前人許不能行者何意行之于今日哉子產曰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侯之為善恐無以助敢不書乎及悉侯之意以諭

其民曰爾有父母有人捐其一指爾怒乎爾有妻子有人殘其一目爾怒乎爾必怒而訟于官以報其仇今爾父母妻子之死不以土掩覆之親置烈火中使其肢體糜爛腸胃断裂非特毀其一指一目而已旁觀者犹蹙額泚頰不忍爾固人也非木石也何獨忍乎今爾幸遇賢守為爾治葬地爾有喪其安厝于是及爾有力能自擇地則遷葬于外不禁使死者得保其骸骨生者得識其墳墓為爾之慮遠矣其功大矣爾民其知之無惑自是敢復有違其制者 朝廷法律具在將加爾身無憾凡義塚在某都其圻與畝頃

畝之數及好義之士出地若財者姓名具刻之碑陰  
義冢記

楊逢春

揜骼埋胔先王之仁也環封澤枯國之制也是故  
全而歸之夫以教孝歛形還葬亦以引阜火葬而水  
瘞斯其夷也久矣于和作泮于斯為烈抑澤國苦無  
所之匪惟民戾逢春來牧是邑耳目所及惻爾弗寧  
爰求故域未之有稽也乃自郭以東貿田九十有二  
畝自郭以西貿田五十有四畝旋坎而登土乃與民  
約良時卜兆無告者歸茲土有弗率者刑之以徇越  
再歲此風寢息歲則大稔乃作義冢記嘉靖丙申十

月之朔

東義冢九十二畝一釐二毫坐落三十保二十二  
圖姜字圩西義冢五十三畝八分坐落二保十一  
圖列字圩俱委耆民陳表填築建立墻門一所以  
嚴啟閉瓦房五間為守者君之又義冢一所九畝  
二厘坐落六保六圖警字圩俱免正糧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四十六

蘇州刺史謝上表

長洲錢穀升寶編，集

白居易

臣居易言伏奉三月四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蘇州諸  
軍事守蘇州刺史以臣某月二十九日發東都今月  
五日到州當日上訖時當明盛寵在藩僚祇命荷恩  
以感以懼臣某誠歡誠幸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嗣膺曆數重造寰區將至昇平在先政化詢求牧守  
勤恤黎元實陛下推選惟良之秋責成共理之日也  
臣以微陋早忝班行前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

幸免敗闕實無政能已蒙寵榮入改宮相今奉恩寄  
又分郡符獎飾具載於詔中慶幸實生于望外况當  
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蕪為最大兵數不少稅  
額至多土雖沃而尚勞人徒庶而未富宜擇循良之  
吏委以撫綏豈臣瑣劣之才合當任使然既奉成命  
敢不誓他必擬夕陽夙興焦心若節惟詔條是守唯  
人瘼是求論陛下憂勤之心布陛下慈和之澤則涵  
有之下疲人自當感恩而歲時之間微臣或希報政  
塵瀆皇鑒吐露赤誠寵至空驚恩深未答無任慚惶  
懇激之至謹差軍事散將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

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蕪州謝上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蕪州諸軍事守蕪州  
刺史始從即署出領即章承命若驚省躬增感伏惟  
皇帝陛下受上古之眷祐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  
慎擇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蕪臣本書生素無黨援  
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三載  
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領務遂奏錄用並聞虛名  
唯守職業實無朋附竟生飛語貶在遐藩憲宗皇帝  
後知事情却授刺史民歷外任二十餘年伏遇陛下

堯



應運童光物無廢墜收拾者舊塵未班行既幸逢時  
常思展效在集賢院四換星霜供奉新書二千餘卷  
儒臣之分甘老于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  
誠重憲關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闈之籍已去  
姓名本末可明申雪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  
面辭之日特許升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書言  
空懷誠懇謝思而出生光于九陌之間受訓而行布  
政于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六日到任上訖伏以水  
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  
之物蠹魚必生有才之人謬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  
同途了然辯之惟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  
下之人無不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霜雨露之  
恩幽遐必被而犬馬之惠親為榮

蘓州謝賑賜表

前人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敕蘓州宜賜米一十  
一萬石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流百姓伏  
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流庸尚多臣前  
月到任奉宣聖旨闔境老幼無不涕零詢訪閭里備  
知凋瘵方據事實、便奏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  
有賑卹救其災荒蒼生荷再造之恩歉歲同有年之

慶臣忝為長吏倍切常情無任感激忭躍之至

蘇州韋丞自代狀中

前人

蘇州狀上中書門下諸道監銜轉運使江淮留後朝  
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韋應物右臣蒙恩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  
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務皆有  
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預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  
當州者口賦首出諸郡况經災沴切在撫綏尚省無  
能輒敢公舉司權筦之利誠籍乎才流豈弟之風惟  
邦本非敢臆說以寒詔書今具奏聞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前人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  
劉某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潦倒  
踈濶在少壯日猶不逮人况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  
哀矜不過擢授名邦宴荷弘獎慚非令器伏以當州  
由大災之後物力蕭然飢寒殞仆相枕于野誓當悉  
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惧無聞問忝  
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

前人

某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紹之時

恭守教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具  
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  
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碩縫旌之痛儒  
披華章之貴服 有黜明之典誠招彼己之訛限以  
官守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融

蘓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前人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  
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在霄榮沾陋質虛蹟陟明之  
典恐興彼己之詩寵遇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  
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孤真在臺順宗朝

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浸知其寃特降勅書  
追赴京國緣有虛心稱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  
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伸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  
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淹滯哀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  
書殿官恭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署省重領  
郡符迎英面詳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  
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睿筭下求  
入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移漸臻完復皆承  
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  
乏親党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娛性拙無博奕之  
堯

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誣  
毀每事防虞唯托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  
聰同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  
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  
環珞以徘徊空嗟白首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蘓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范仲淹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  
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畫出高明  
殊登秘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震于舜門一第

為榮四方無効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耻泯沒以  
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  
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  
懷而虛受期鴻化以咸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丕業  
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扈  
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机之  
旤終垂葑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  
死假之一麾望已絕于青雲咎未更于滌霽俄易藩  
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渚加寵教而况闕  
圖書之府功庸于深嚴踐雲龍之應當備于顧問非

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造清曹仍居舊治輝  
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  
道遵聖賢視履之方終始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  
無任云、

知平江府謝表

孫覲

詔綬疏恩忽返南遷之役囊封避寵又分東顧之憂  
擢升內閣之華增重全吳之寄中謝伏念臣憑愚獲  
短見謂褊衷觸情妄行自作寄禍厚誣若此一死何  
避尚寬東市鈇鉞之誅永昇南海蟲蛇之侶仰止覆  
盆之照俯矜種豆之冤投豺彘屏于遠方敗履再升

於華幄豈堪老退治筆研于西垣止欲歸休挂衣冠  
於神武純誠脩罄全度務從猥分刺史之符再列從  
臣之托心勞政拙已憂魏歎之不容寢愕夢驚可見  
吳牛之尚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謨天縱盛德日  
新炎正中微肇光武興王之業小雅盡廢賡周宣撥  
亂之詩深念三吳利敝之餘改昇千里藩宣之重宛  
其老矣自惟無益于縣官臥而護之尚欲兼於獄  
市

龍圖閣學士再知平江府謝表 前人

內閣寶儲促上遂嚴之直全吳臣屏叨居方面之崇

欣逢白首之遺民還復青毡之舊物恍如昨夢祇黍  
明恩中謝伏念臣涉世濶疎空慚惜學逢辰休顯浸  
冒官榮獨荷三朝識拔之恩編塵而禁高華之選分  
符海上漸收遲暮之身改命吳中又玷藩維之重追  
尋陳迹宣布寬條千里江山不改承平之觀四陲雜  
犬一空盜賊之餘閭里呻吟田萊蕪沒板金城之柳  
衰病何以堪之訪元都之桃飄零殆無存者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官人作哲厚下施仁俯矜簪履之遺加  
惠桑榆之晚換三江之壞悼靈光之獨存矜一介之  
臣望神山而已遠擢小郡移牧通都中畫封圻撫  
綏凋瘵虎頭食肉妄意于古人馬革裹屍庶捐軀  
於異日

辭免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狀 前人

臣竇稟蠢愚數忤權要一遭誣陷遂寘嚴科負天下  
之至冤犯人臣之大惡始則州縣觀望發卒圍守至  
持梃擊柝以衛終則群盜入室指為奸細又探囊竭  
笑而趣妻子流離兄弟奔散暴露野次不知存止疾  
病呻吟日與死迫遽叨嚴詔還禁垣削罪籍于城旦  
之書收舊物于從臣之橐閭閻驚嘆弛拘維之禁交  
親改觀通問遺之書痛定之餘恍如隔世理宜扶憊

奔走造朝而積憂薰心形癯骨立負薪有疾力難強  
于馳驅俟駕而行罪不容于逋慢忱辭上扣全度矜  
從權之次對清切之塗畀以方郡承宣之寄重惟涼  
斐彌積兢皇臥漳濱之病尚未逝于鬼青冒鵜梁之  
刺心又致于人言伏望聖慈收還成命俾安田里以  
保餘生雖嘗瞻坐薪莫追往咎謬當叩轅擊壤以俟  
太平

張正甫蘓州刺史制

白居易

浙右列城吳郡為大地廣人庶舊稱難理多選他郡  
二千石之良者轉而遷焉鄧州刺史張正甫自領南  
陽僅經三載廣平清簡以臨其人安政和理行第  
一宜以大郡推而廣之用旌前勞且佇來効可蘓州  
刺史

賜工部尚書浙江西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

使知平江府文天祥詔

朕未堪多難疆圉孔棘御史固不曰艱惟時魁儒秉  
忠倡義獎率三軍入衛社稷國勢為之增重人心恃  
以為安精神折衝文武是憲卿器度才猷克邁前哲  
惟長江之險要未復畿之守備當嚴卿以太常伯兼  
領二使表裡撐拓以固吾圉東西運掉以清虜氛氛

儒帥一臨士勇百倍用保又我文祖受祉茲惟豐芑  
貽謀之意極其禡牙紆服宵旰之憂所辭宣不久正  
言曾惟奏吳門奧區今為邊地倫魁雋望忠孝勤王  
軍中喧騰小范甲兵之謠河上尚稽光世節制之命  
德祐元年八月二十七日

工部尚書兼都督府叅贊軍事浙西江東制置  
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事文祥天除

端明殿學士制

敕元戎十乘先行式倚真儒之望師中三命承寵適  
降方面之權朕若稽先朝之舊章最重承明之遽職

內以傳畿廷之彥外以褒師閫之賢王素之牧平涼  
程勣之蒞益都皆膺茲選今得其人具官文天祥寔  
學濟時英猷緯國文有武備義槩膺于神明儒知軍  
情忠忱貫于霜日傳檄召兵而志士奮纓冠赴難而  
國勢張不負素定之謀允為寡二之略予欲復江表  
之疆宇命爾攘除予欲壯浙西之翰蕃咨爾修扞威  
稜聳前茅之令夷虜折破竹之威惟任之專者位必  
崇惟名之至者功必集乃躋班規殿之峻以增華帥  
闡之嚴噫邦咸喜戎有良翰茂對陟明之渥身雖外  
心在王室成敵氣之勳

德祐元年九月十六日



賜端明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府

事文天祥手詔德祐元年十月十一日

詔曰卿秉忠忱以濟時艱倡義旅以衛王室經營四方如召虎獎率三軍如武侯爰咨常伯之英趣奮制閭之寄將士用命遂汲掃于虜氛精神折衝益振揚于勝氣有嘉體國之志亟奏攘夷之勲元戎啟行周邦咸喜載加錫賚式示眷懷今賜卿金二十兩注盃一副金十五兩盤盞一副細色二十匹緞羅二十匹龍涎香三十餅度金香盒一具十兩清復香三十帖龍茶十斤至可領也故茲札示其體吾注倚之意

胡琴婢勝兒出宋無喻嚙集

吳俗祈恩泰伯祠爭圖輿馬獻新奇文王三讓周天下翻愛胡琴寵勝兒

吳泰伯祠在閭門之西每春市人相率牲醴多圖善馬綵輿美女以獻之以金銀行以輕綃画侍婢捧胡琴以從其貌于舊繪者名其為勝兒蓋他勝獻者無以為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夢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詔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精而色麗知吾子

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曲以寵之生初未酣命酌  
人間酒一杯已醉乃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歌勝  
兒調弄邏娑撥四弦攏撚三五聲喚起邊風馳明  
月大教嘈、奔湫、浪撼波間倒漢渤小絃切、  
怨颼、鬼哭神愁秋恁率倒腕斜挑掣流電春雷  
直曷騰秋鷗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  
我聞天寶十年前梁州未作西戎窟麻女右衽皆  
漢成不省胡塵暫遲勃太平之末狂胡辭大丞奔  
騰恣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海  
內漢民皆入虜歎恨吞聲空咽嗚時看漢月望漢  
天怨氣冲星成昔幸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壘  
閉閉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車徒兀、今朝  
聞撥梁州曲使我心神暗超忽勝兒若得邊塞彈  
征人血淚應闌干吟畢以獻王召勝兒授之王之  
侍兒有妬者以金如意擊勝兒劉生驚而悟歌傳  
于吳中

王敬伯歌宛轉歌

唐詩大家宋氏

風已清月朗琴復鳴掩抑悲千態慙慙是一聲歌宛  
轉宛轉和且長願為雙鴻鵠比翼共翱翔  
日已暮長簷烏應度此時望君、不來此時思君君

矣

不願歌宛轉那轉那能異栖宿願為形與影出入恒相  
逐

同前二首

劉方平

星參差月二八燈五枝黃鶴瑤琴將別去芙蓉羽帳  
惜空垂歌宛轉宛轉恨無殺願為波與浪俱起碧流

中

曉將近黃姑織女銀河盡九華錦衾無復情千金寶  
鏡誰能引歌宛轉宛轉傷別離願作楊與柳同向玉  
窻垂

同前

陳江樞

九夕天河白露明八月濤水秋風驚樓中恒聞衣响  
曲塘上復有辛苦行不鮮何意悲秋氣直置無秋悲  
自生不怨前階促織鳴偏愁便路擣衣聲別燕差池  
自有返離蟬寂寞詎含情雲聚含情四望臺月冷相  
思九重觀欲頹芍為詩不成采采芙蓉花已散金尊  
送曲韓娥起玉柱調絃楚妃歎翠眉結恨不復開寶  
鬢迎秋度前亂湘妃拭淚洒貞筠笑為浣衣何處人  
步、香飛金薄屐盈、扇揜珊瑚唇已言採桑期陌  
上復能解珮就江濱競入華當要花枕爭開羽帳奉  
華茵不惜獨眠前下鉤欲許便作後來新後來曠々

空

同玉冰可憐顏色無比方誰能巧笑特窺井乍取新  
教學繞梁宿處留嬌墮黃珥鏡前含笑弄明璫採苑  
摘心、不盡茱萸折葉、更芳已聞能歌洞簫賦詎  
是故愛卽卽倡

宛轉行

張籍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牀遠漏微更疎薄衾中夜涼  
爐氲暗徘徊塞烟背斜光妍姿結霄態寢癖幽夢長  
宛轉復宛轉憶、更未央

王敬伯歌

李端

妾本舟中客聞君江上琴居初感忘嘆妾亦感君心

遂出合歡波同為交頸禽傳杯惟畏淺接膝猶嫌遠  
侍婢奏箜篌女郎歌宛轉怨如何中庭霜露多宛轉  
霜多葉可惜昨日非今夕徒結萬里懽終成一宵客  
王敬伯淶水青山從此隔

同前

高啓

舟初維琴始荐驛亭邊在相見歌宛轉情綢繆解環  
珮彈箜篌歌易闌情難歇江波寒墮明月綠壺再傾  
兮音欲違僻彼林鳥逢晨各飛羅衣沾霜城鳥忽起  
明月相思私棹千里

同上

周南

六

舟泊過波亭琴調離鴛散美人忽見相感此琴中情  
侍婢出瑩篋低回絃始更扣金歌宛轉意慘琴復清  
贈以白玉衣月落蓬窓明少年恠夢作端由起心兵  
王敬伯事見前集

杜蘭香下嫁張碩

宋 邕

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未經玉樹三山  
遠去隔銀河一水長怨入清塵愁錦瑟酒傾玄露醉  
瑤觴遺情更說何珍重擘破雲鬟金鳳皇

張碩寄杜蘭香

前人

碧落香銷蘭露秋星河無夢夜悠悠靈妃不降三清

駕仙鶴空成萬古愁皓月隔花追嘆別飛烟籠樹省  
淹留人間何事堪惆悵海色西風十二樓

墉城仙錄云初漁父于洞庭之岸聞兒啼散四顧  
無人惟有三歲女子在岍側漁父怜而舉之十餘  
歲天姿奇偉靈顏珠瑩殆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  
自空而下來集其衣携女而去將升天謂漁父曰  
我仙女杜蘭香也謫于人間吳建興二年復降色  
山張碩家有侍婢二人大名萱枝小名松枝贈碩  
詩曰河母處靈嶽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  
墉宮外殿輪送我來豈復處塵穢從我與福俱嫌

堯

我與既會乃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  
不畏風波能辟寒暑碩問禱祀如何香曰消摩自可  
除疾淫祀何益消摩謂茹也既成婚授以舉形飛化  
之道香便絕迹不來年餘碩游行忽見香車于山  
之際碩驚喜徃徃造香欲登其車其奴女舉扞之遂  
退聞在西洞庭莫詳其處

玉波雙冷蓮

高 啟

金風暮剪雙頭柔啼臉辭秋嬌血紫宮女三千罷笑  
喧錦雲陣冷妃央死滿江烟玉流古香尋魂予影愁  
茫、吳天墜露衰紅濕一痕波涼小泣龍

同前

周南老

涼月墜玉波露泣雙蓮冷瑣窓開洞門虛落水簾影  
美人久近好盈、素粧靚酒進珊瑚鍾神游蓬海境  
倚曲歌未終不知秋夜永折得並頭花猶思在烟艇

芷秀約華

芷即葍也香草  
出吳中者佳

高 啟

春香上羅襦暗引蘭橈渡燈散揜紅房王孫歸已暮  
斜條拂蛾髻采擷同芳杜脉、兩烟濃江皋斷腸路

前題

周南老

芷秀襟蘭佩葍華出雲房春露發芳衣晴曛散麝香  
莪、水簪晶舉、雲霓裳袖簪瑤盤擊扣節歌樂章

卒

殷勤贈素綃日射生輝光回首馮夷宮颯然風雨涼  
唐虞士李羸在遊震澤逢女郎為歌玉波冷雙蓮  
之曲曰此哀吳宮二隊長之詞又歌其所製芷秀  
葯華之曲蓋龍女云二曲世皆不傳余戲為補之

秦娘歌并引

劉禹錫

秦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為吳郡得之命  
樂工誨之琵琶使之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  
一二歲携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于是又  
捐去故技以新聲度曲而秦娘名字往、見稱于  
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于東京秦娘出居民間

久之為蘄州刺史張遜所得後遜坐事謫居武陵  
郡遜卒秦娘無所歸地荒具遠有無能知其容與  
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焦殺以悲雖客聞之  
為歌其事以足于樂府云

秦娘家本閭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粧成好天  
天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見  
停隼襖斗量明珠烏傳意酣懷迎入專城居長環如  
雲衣似霧錦茵羅荐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  
坐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  
鬟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銷歇

題劍無光履敝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松柏  
衰粒蝨蟲網厚如繭博山爐倒傾寒灰蘄州刺史張  
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墜雲中  
從此始安知鵬鳥座中飛寂寞旅魂招不歸奉嘉鏡  
有前時結韓壽香消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  
哀鴻秋雨夕朱弦已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  
目風烟非舊時夢尋歸路必參差如何將將此千行  
淚更洒瀟湘斑竹枝

與劉蕪州書

白居易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居易  
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  
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林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  
有所云續前言之戲且試為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  
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為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具集去  
辭中  
年冬夢得由禮部中集賢學士遷蕪州刺史即冰雪  
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為東道主閣下為僕  
稅駕十五日朝觴夕咏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  
草而別歲月易返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



知老醜冗長為少年者所笑然吳苑洛城相去二三千里捨此何以啓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勑者非楚得而誰前後相答欲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緩未嘗失律然得舊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前三卷題此卷為下邊前下為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楚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擬孫權答曹操書

蘇軾

權曰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

劉備以自効書詞勤款念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時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畧布之昔田橫齊之遺虜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獨能以力自到不自以身辱于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于漢而不能死于牖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愛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所持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

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  
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袁術亦僭位號汙  
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  
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為之業耳不意有荆軻舞陽之  
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率先臣之志僕受遺以  
來臥薪嘗胆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  
先臣未報之忠下忝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于  
吳權若効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墮其  
宗毅邪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官官之  
亂總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

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  
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勤天子與宗廟  
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  
有欺私志之威挾天子以今天下妄引曆數陰播符  
命昔矣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陷覆車也僕與公有  
婚姻之舊加之同氣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枿房不  
唯同志失望天下甚籍、也劉備雖云兵少然僕視  
其為人雄材大畧寬而有容拙于攻取巧于馭人有  
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  
曩昔僕以為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

正如備之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  
盡以委之而見教毅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  
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寔有唇齒相須之  
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  
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  
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于虞以伐魏夫滅魏是所以  
取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  
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擇所安孟德  
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也荀文  
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若讓九錫意便憾幸使憂  
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  
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  
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人其父兄子弟寔  
在公側怨仇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窮漢王及即位  
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肖忘  
文若于九錫其冒赦于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  
內奇士足下救之如阜隸豈復有愛于權天下之才  
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復悔邪甘言重幣  
幸勿復再

報韓維書

韓舜欽

七

叢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羈外數千里自  
取愁苦予豈無親戚之情會合之樂安官舍安逸而  
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  
隨衆上下心志蟠屈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  
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掉下吏人無敢言  
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噎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  
為快樂者往、鈞蹟言語欲以傳播故閉戶不敢見  
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  
治于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樂實亦少避机穽也况  
血屬之多資入之薄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

可開閤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之言必與之還往  
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喧布  
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都無此  
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  
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極、取辱于都城使人指  
背訛笑哀憫亦何顏面安得謂之愁苦哉此難與  
弟兄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  
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机閑以待人心安閒而体  
舒放三桑而眼高春而起靜院明憲之下羅列圖史  
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汎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

古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萑蘆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池高臺魚鳥自連不覺日暮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如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槁此亦如仕官南北安可與親戚常守和余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漣洳肉饑豺虎而後以為安所義何其忍邪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極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持國外兄弟之急難不相救又于求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乃慮吾持國也

太祖皇帝圍姑蘓諭張士誠書吳元年丁亥憂

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蠶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攷亦當草心畏天順

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寶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笑

太祖征張士誠下令至正二十五年

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于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况士誠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金連兵搆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于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無妄逃竄無廢農業已敕大將軍約束官軍無致擄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俾予至懷

代張士誠論士民榜至正二十六年

代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王聖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風憲舉親而覈讐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為慮方參冗官又改鈔法役四十萬人湮塞黃河成者枕藉於道棄苦蔽聞于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偈言之妄誕酷信彌勤之真有莫其治以甦其苦聚為燒香之靈根據汝穎蔓迤河洛妖言既行亮謀遂逞赫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

堯

無端萬收元以天下錢糧兵馬而討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而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傍觀熟慮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鄉軍之號或以私兵獨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濼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終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成功遂領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據我上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輿襯既待以不死又封以重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未及

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蘓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湖兵興則守聚山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參政趙璉因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搶襲浙西兵不滿萬數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搗于近郊首尾畏縮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其罪五也陽受元朝之詔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相其罪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江浙丞相達識帖木遜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

其罪七也誘我叛將劫我邊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  
有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堯舜禹湯文武與之同世  
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極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  
左丞徐達率領馬步官軍舟師水陸並進攻取浙西  
諸處城池嘗戒軍士征討所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凡我逋逃臣民被陷軍士咸宥其罪其爾人民果能  
復業即我良民舊有房舍田土依額納糧以供軍儲  
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家室此興師之故  
也設有千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  
宗族于五溪西廣永離鄉井以禦邊陲果有賢哲或  
全城歸附或棄力來降予所當賜非所敢吝凡予之  
言信如皓日浴爾臣庶毋或自疑故榜

送丁謂序

王禹偁

主上躬耕之歲僕自長洲宰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  
得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  
由是今之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請  
之餘歷覽忘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  
罷有終一篇而止者或詩其可采賦則無也或賦可  
稱其文則無也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宗經樹教著  
書之士乎去年得富春生孫何文數十篇格高意遠



大得六經旨趣，僕因嚴于同列間，或曰有遼陽丁生，  
謂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  
會有以生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言不誣矣。是秋何  
來訪僕，既與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且渴其惠，願  
于我也。今春生果來，益以新文二篇為書，以投我。其  
間有律詩、今體賦文，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詩效  
杜子美，深入其間，其文數章皆意不常而語不再俗。  
若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白  
是兩制間咸願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  
嘆賞，是知道之尊人也。豈位也乎哉？學之富人也。豈  
資也乎哉？今之不勤于道，不力于學，而望人知者，其  
視丁氏之道何如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

送貢公守平江序

王禕

上在宥二十有三載寤寐治道圖修太平重念天下黎元比歲失職興師討罪久無成功乃更登庸僚臣局以政柄于是綱紀洵飭衆正並進始擢南士有時望者為各道廉訪使而吾宣城貢公被命蒞閩中居無何遽召為禮部尚書而廷議以平江闕守任難其人俄復用公守平江或者以謂憲使膺耳目之司尚書處喉舌之地其權位為既要而願守于一郡於物論若有所未愜者禕竊以為不然今日郡守之遠重矣而正江為江南大郡其守視他郡為尤重以故朝

廷恒遠剛嚴碩博之材諳人情而卹民隱者記之以  
郡寄所以尊大藩重外庸也惟公以文儒名家為士  
林之冠冕歷官中外所至政績輒暴著頃為都水庸  
田使寔治平江其民之利病蓋所稔知朝廷視邦選  
侯其用公為守也固宜公之宏材無施不可亦奚彼  
此之計乎烏乎惟我祖宗統一宇內百年于茲重熙  
累洽式臻承平四方無虞烟火万里可謂盛矣夫何  
四三年間海內鼎沸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戎馬蹂躪  
已無完區而大以南列城殘毀生靈塗炭亦靡有息  
肩之所世故之艱難于是殆有不忍言者幸而平江

以地利人和之故隱然為南方之保障然餉餼之給  
比諸郡卒十七八百需供億萬計而其民亦已不勝  
夫凋瘵今公為郡以父母其民寧不有以輯綏撫摩  
之以阜其財以飭其心乎嗟乎財者民之心也不取  
諸民無以給國用取之無藝無以得民心品調消息  
之間公得無有術哉是故一城之完朝廷免一城之  
憂一民之安國家賴一民之力公也任郡寄之重上  
休宵旰思治之勤而布宣其及下之仁不久政成矣  
君且亟用之當大任矣迓者濟南韓公鏞守鄴陽南  
陽成公遵守武昌皆即其官召入參預大政庶幾漢

世即守入為三公之意朝廷今日之用公意在此豈  
非天下士大夫之所望者乎願禕草澤之人而有當  
世之志于公之行因區、一言之公平日知禕為最  
原將以其言為不佞矣

贈蕭教諭赴長洲序

王直

蕭氏吾邑故家詩書相傳也久矣而尤薦義重以鄉  
邑洪武中鵬舉先生舉賢良 太祖皇帝命賦指佞  
草應口成詩 上大喜授蘓州府同知以寬厚清慎  
得名再任山東鹽運副使潔廉之操老而彌勵至今  
人能道之彥清其孫也彥清名震以書經領薦今年

會試禮部郎中教官遂得長洲教諭彥清勤學攻文  
足以得志于有司其試禮部予寔典文衡以科額于  
是失彥清予與蕭氏有世好意甚惜之而彥清不以  
望予雖然予固惜失之而吾長州之得也夫英偉之  
才所在有之而不能不賴於師、弟子之所由成也  
辟若制器然以良才遇良工加之以規矩準繩而後  
方圓平直規矩準繩之不加欲器之方圓平直蓋難  
矣故雖有材而不得成器以適於用者不過故也今  
之為世孰無用世之心哉其材有大小不同而無不  
可用然所以成之皆于師乎望也因其才而薦為匡

直輔翼而振德之則才既成矣以是而為世用此治  
功之所以盛也然而遇良師者固有矣其不遇者蓋  
多焉不遇則無矣成其才猶未為病也苟遇而弗良  
師之以不正之習而加以非道之施中才之士隨  
而變焉豈非學校之不行歟長洲蘓之望縣其地多  
良才今其未仕泯者日望于成者不少其前所遇之  
幸不幸予不能知今而得彥清予知其為幸也彥清  
之學得于眾講于師友皆聖賢之法言仁義之達道  
率是而教之為弟子者勉而學焉其才將無不成予  
直為長洲喜之彥清克薦于是邦人父老必推本於  
同知公之賢而誦公之德不衰是彥清能成其祖之  
名亦所以為教也彥清勉之因書以贈其行

送太守况侯述職詩叙

徐有貞

大丈夫將有為于斯世必先養其氣節氣節之固則  
其中浩然以直遇事而不餒介然以正臨變而不斂  
不餒不斂而後可以任天下之至重震天下之至難  
矣彼平居悻、自好恃能舞智以為天下事無不可  
馮及事變之來反無以自守而輒餒以斂者以氣節  
之素失其養也然欲養其氣節必其天資之高脩學  
之勤而後有以致之若吾蘇守况公其庶幾乎侯豫

矣

章人也才強識明胸次磊落而傲聞乎道義故能毅然以正自立而顯于世其為即禮部也有偉望時宣宗皇帝在御以天下郡守多不得人命舉廷臣之才堪寄者得九人為特賜璽書諭勉以行蓋國朝郡守之賜璽書始此而侯以大宗伯胡公之舉寔居九人者之首故命之守蘓、畿內重郡也糧賦居天下之半國用所需多於蘓為取之土產有餘而民力不足奸吏奸豪攬其間故雖有富庶之號民常苦于他郡而為之守者亦難于他郡侯既拜命即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及下車遂修政條明禁一

以璽書從事黜汙吏檢奸豪奏減糧額之重者十之三凡諸不便于民者悉除革之蘓之人始則畏侯之威終則懷侯之惠而樂其利如出幽而明既病而甦也侯去郡者再民輒上書乞留于今七年矣治久而化孚侯坐而撫之民無不順者及論者皆白自國初以來有功于吾郡未有如侯之多者且謂侯有行必達有言必達可謂有大夫之為者余曰此侯之有為人固知之而不知侯之氣節所在也異時中謁者再使于外秉威披重以誅求乎民方岳旬宣之臣皆向風而靡部使者亦歛手避焉郡縣奉承不暇

莫免皆責于己，追恤其民乎？所在有一二輩，輒騷然失寧，而蘓之聚者常三四十輩，以其富庶也。誅求常倍於他郡，侯之至，獨挺然以義折之，使皆俛首去，不得肆乎其害。而彼之魁桀者，且服公所為，謂其人曰：「況太守清政人也，不可犯焉。」是以朝廷嘉侯之忠，而吏民賴侯之德。當是時，侯之氣節蓋已雄于天下矣。余嘗一見侯與論大丈夫之事業，侯固欣然以為其志，而余亦以是與之也。雖然，侯之為郡守亦重且難矣。然天下之事尚者重且難，于此者侯當之而不餒，以效是則予之所望于侯者也。惟侯勉之，侯以述

職赴京師，郡之搢紳會餞侯吳門之外，各賦詩一章以為侯贈。時予適預焉，因眾所強而序以弁云。

送太守况公述職序

徐有貞

太守况公之述職將行也，郡之大夫士舉餞送焉，而為之詩文以稱道其德。美余系于郡人之末，禮不可以獨已，亦既有贈矣。而醫學正科盛侃又扁言贈之，予嘆曰：「太守公政績之美，信有足稱道矣。然吾郡能言之士十百其人，極口之詞，彈筆之力，稱而道之，固已無遺矣。使余能言且無以加矧，其不能乎？敢讓于能者，侃曰：「不然，夫美功頌功，詩人之業也。屬詞比事

春秋之法也子名在詞垣而在官吏局其于叙述固  
所當然今郡有賢太守如况公者雖屢書為不為過  
也子奚辭焉余偏于侃言而額之然予竊以古之君  
子之相贈人以言也不徒美其所已能尤必贊其所  
未至故聖如大禹而益猶贊之今諸君之稱美于公  
盛矣而未有贊其所為者何耶夫以公之所自立而  
觀其志蓋不止于今日之所見而吾党之士所為稱  
說乃止而弗進豈忠告于公者哉昔黃霸治郡常為  
天下第一後為丞相乃無所建明而功名損于前時  
韓休亦善治郡、以恬和易之及既當國則直道匡

君有良相風蓋大臣之道與為郡異霸明于治民而  
惜於丞弼若休則可謂兼之矣故漢書傳霸于循吏  
而唐書叙休之相業有以也公之高才達識其必有  
見于此者使其果進而大任尚願宜以霸之所不足  
者自克以休之有為者自勉可也夫有而不自是者  
必成其大行而不自止者必至于遠古之君子惟日  
孜孜、求進乎道恒若弗及用圖其遠大之功業而已  
予不敏亦常有志于斯故喜為公道也公于是而加  
孜孜、為以求其道則雖唐虞三代岳牧卿尹之功業  
而有可致又何韓休之不可及哉遂以是言復于侃



而為公贈

答况太守問芝艸書

前人

正統戊午年九月十日太守閣下今月初三日承專使親札來慰于墓廬且以靈芝事為問良感良愧某之所以營葬于此者蓋以先人平生有鄉土之恩而某為子不肖不克奉承親志侍以還鄉不幸先人邁疾竟終于京師不孝之愆無以自追重惟宗祀在身不敢即死所不忍定于客土扶柩歸葬庶幾追承先志之萬一以自追耳豈有纖毫孝行之足言哉既幸克安厝因廬墓所終喪期亦固當爾豈敢沽名釣譽

以自附于古人者哉乃者攻堂之上偶生異艸三五莖山中人輒相聚觀識其是靈芝闕然以為祥瑞某即時明以戒止使勿造妖捏恠豈意好事者遂乃傳說入城府以誤閣下之聽耶閣下以聰明正直聞且嘗為禮官所識見遠矣山野鄙人訛言入城正賴閣下約止之奈何從而聽之顧以靈物異事為耶某雖不肖少頗讀數行書常恐墮于匪人之域今者不死方圖自立以為報親之地使天下後世不謂其為不孝子幸矣豈敢復隨人造作以自玷耶夫山中之草百數有之自非神農莫能盡識今此草之生某既不

卒

能別識亦不敢承識公又何庸問之願早約止勿復  
言至幸至幸某固愚蠢者且方在衰疾不文不次惟  
閣下諒察

又己未春正月再復書

某稽顙拜復太守閣下年前承問芝草事既以明白  
回復今者復蒙教札略其蠢愚願加獎慰且援引古  
今的然以為孝徵瑞事至欲在駕臨觀某固知感盛  
德然憂懼滋甚欲即詣府白止之緣在禫服誼不可  
入公門故不免復此 縷蓋尚古之世物無所謂祥  
瑞者若夫古今瑞圖之載皆漢世以來謬儒傳會之

言也六經豈有是哉經中之言禎祥者蓋不過吉善  
之徵云耳某竊有見于此素不信之故平日于文詞  
恥及祥瑞事今者不幸而遠羣吾親獨廬于此又不  
意而有此草生于墻所而致人之訛言紛、如此也  
然百草皆山之生也誠亦無怪其生者此山本名青  
芝豈非素生此草乎其何足為異某既以此曉于山  
林之人矣但其人好事甚又欲承奉賢府主意遂以  
為素未嘗見此草生就使果非素生亦何心為異山  
中之物生于山中固其所也不足喜也若其生于人  
之家庭則非其所矣吾且以為妖而惡之拔而去之

矣今乃在山而又當堂封之上所不敢除故遂置而  
不問豈意人之好恠乃至誼傳以誤閭下之聽如此  
耶然某竊惟閣下賢明固非可惑者也意者其將振  
起風化故假此等事以為人人之勸教然于他人則  
可以承命于某則不敢何者已既不以為異而順人  
以為異己則惡他人之造妖捏恠而復順之其過有  
加焉苟以為孝之為微則所不敢者人豈不自知如  
某者方端、慎以不孝而見譴于天又何以微乎乃  
微諸天是誣天也况此草固地之所生者豈某致之  
生耶若指地之所生以為己微是誣地也某雖不肖  
平生所學不過一誠耳方切、自勉以誠而不足安  
敢以誣天地乎或者又云閣下之意將以聞于朝  
廷朝廷又豈可誣哉某固不才無可用于朝廷然  
區、之心未嘗不以朴忠自勵者而乃使之為誣此  
又不敢之不敢者也太守一郡師表凡一舉動庶民  
民趨之倘枉駕遠臨則必閭郡响動得不大為驚恠  
耶此又不可之不可者也如舉將之則某有避遁而  
已必不能從焉哀疚之餘不事筆札為閣下所迫忍  
苦告誠閣下鑒之亮之恕其蠢而與誠不勝哀感至

送葉玄圭知吳縣詩序

前人

永嘉葉君玄圭初以名進士選為庶吉士 詔比二  
十八宿績學翰林五年而出為蕪之吳縣今至官期  
月而民大治以母憂去今年起復赴 京師得調于  
吳凡舉朝之賢士大夫之知君者咸以君之才行學  
識之茂宜列之朝著贊經綸司風化以大其用而弘  
其施乃處之一邑且久于外莫不咨嗟以惜之惟吳  
之人士聞之則私幸于得賢而為之興怍以相慶若  
余之意則又兼處乎二者之間為蓋予與葉君以聯  
科進士選入翰林同研席者累年斯文相契之情若  
兄弟然其為吳江也余送之行既而各以家艱去官  
不相見者閱五寒暑矣今予自吳之墓廬起復而來  
適與君會方之興之叙契濶展懷抱而君復有是行  
夫知之深者期之重予寧不惜之去然君之所治余  
父母之邦也君去而大惠吾民又寧不為之私喜耶  
且吳為泰伯過化之地而子游氏之所生也其民風  
素厚士習素正而又素為富庶東南財賦所出吳得  
十二焉然比歲以來民風寢變而澆薄士習浸流而  
卑陋而向所謂富庶者亦浸以凋敝寔去而名存究  
其所以致然者固有由來矣其將振起而復之者獨  
不在于賢守令乎夫欲民風之厚必本之仁化欲士

習之正必先之德教若其富則必由乎安養之而致之然長民者恒急于賦役而緩于教化故卒患其未能復也今幸得賢令如葉君其有所望而振起之矣昔子游以絃歌而治武城固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君之學于道也有素能弗推愛人之道而極其至雖天下之大可治而况為縣哉君行有日在朝所與同選諸君子相率賦詩送之而推予序其簡首

送長洲丞邵君宏啟序

前人

古之人所重者父母之邦而邦大夫尤所加敬焉孔子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又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

賢者夫有可非者未必賢也未必賢者且不非之則其賢者固在所當事矣然此時所居之邦爾非父母之邦也于所居之邦且然况父母之邦乎其礼固宜又加重焉耳矣長洲余父母之邦也凡官于是者皆予之所當敬也况其賢而愛民者哉賢而愛民者雖不吾識固亦吾之所當加敬况其賢而又有斯文交親之分者哉此予之於邵君所為眷、而不忘者也君名昕字宏啟越之餘姚人也其從兄修煥君宏譽寔余同官之良而相知之深者初君之以文學才行舉而來也予數會之修煥君所觀其儀止而聽其談

吐固已知其所存之厚矣及余丁艱歸吳君適為丞  
于長洲其持已也廉其事上也恭其處察察也和其  
駛吏也明而臨民也惠至于儒紳之士有可言者又  
必待之以禮焉由是上下之人翕然稱之皆以為賢  
予聞之良以為鄉邦斯文之休君亦以迺兄之好數  
枉顧予山中然余以衰事故不及以復也今年君以  
三載滿秩報治于朝詞林諸公以修撰君之故又  
聞其賢也莫不敬之而贈之以文章余其故可愬然  
而已耶雖然余之敬君者豈以為諂哉所以為禮也  
以禮敬人必有所忠告焉可也自今已往君其尚加

懋哉持已無斁其明也撫民無斁其惠也待士無斁  
其禮也夫如是則都高官而享厚祿當重任而臨大  
事將無往而不可豈惟佐邑之為賢乎君其加勉哉

送劉原博序

前人

草憲劉先生原博予之斯文友也原博之先世以醫  
名由宋暨元代有顯者在國朝則故良醫公彥敬  
院判公士賓相繼以醫國手擅聲于天下原博寔良  
醫公之孫而院判公之子也然厚博之學不專于醫  
自吾儒經世之學書以及諸子百氏之言靡不讀、  
之靡不探其顛而鈎其深冀于辯析物理議古論今

縷、其弗絕疊、其不厭也。至發為文章蒼然古色，有作者之風焉。原博初以賢良舉，或尼之而止。繼以文學舉，又尼而止。卒以醫舉為惠民局官，乃始得之。知原博者，原以為原博之誑，而原博安焉。其任蓋六年于此矣。原博以母夫人高年在鄉，陳情乞歸省親，既得請而治行，其與原博同官及所從游之士，謁余謀所以贈之者。予曰：嗟乎！以原博而官于醫，有不足為者矣。余其奚贈哉？雖然，原博之志殆不止乎醫而已也。余輩之所以知原博，期待原博者，亦不止乎醫而已也。原博固儒者也。儒者之事，在學與行之修焉。耳學不足以明道，不足以為學行；不足以經德，不足以為行學；行之備則以之達焉，而可以之窮焉，而可以之近焉，而可以之遠焉，而可達以施之天下，窮以守之一身，近以行之當時，遠以傳之後世，余也。謬以儒名，竊有志乎久矣。然負魯而才，下無以自副。斯志者，故願與原博言之。幸其有以相發而進我於道焉。若夫醫師濟生之術，原博固不求聞于余，亦無以告之。原博致于寧遠，致養之道，敬恭桑梓之禮，又原博之所素敦焉者。其待予言哉！其待予言哉！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七

長洲錢穀叔實編集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陳基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詔公卿輔弼  
之臣若曰朕將天下之治責成守令爾尚各舉所以  
知以稱朕意於是皆拜手稽首曰幸甚臣等不佞敢  
不慎擇其人以無負聖天子嘉惠元之意予既退  
成以四方萬國至於荒外守土之臣莫不各以其職  
宣布上恩時節貢水土百物以供郊廟社稷神明之



祀而平江為都控帶楚越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里  
海陸之產饒于右昔國家所以為奉根本所繫實地  
其他壤職師帥任保釐於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  
以西夏六十公子約之賢為言者宰相曰是故同知  
濠州有德於民者乎此長者可以復明語矣即為奏  
平江路達魯花赤時至正九年也公方持江西部使  
者即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民者方臨人以嚴而  
刀筆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撫然嘆曰此風其可  
長乎不戢將取吾改日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  
官增弟子員聘用月書季考之法程試之取名師中  
式者補郡曹吏尋飾學宮墻廣倉庾以儲原粟買學  
宮南廢園作靈星門以正廟貌公餘政隙輒呼吏屬  
履行立從容為修身理人之術出入經史上下古今  
聲：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爭自激印以明  
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焉公方務興民興利除  
害會有詔罷長生牛水深圍長蕩之屬省憲遣官與  
公循行其地而崑山嘉定瀕海事故之田病民者為  
尤甚公因自念使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二  
千石之事也今聖天子下寬大之詔苟不以斯時悉  
除民所疾苦後悔將為及因疏其害力請而免矣之

介居東南道路之咽喉有田者常賦之外又以餘苗  
供郡城與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耒之需公曰此非  
政之善者也乃以歲餘官糧變錢為子母月取其贏  
以次責郡曹吏主其費號曰祇待民大稱便海運梗  
於道盜行誣委公按兵崑山之劉家港公先身士卒  
戮力海春夏雨漕皆以時達京師淮右寇竄發攻事  
陷江東西郡縣右騷動省憲督吳郡募民大興築浙  
城之後周餘四十里費且鉅萬然皆不仰之官屬方  
盛暑公之忍其重困語及且泣下時身出入版築且  
間勞苦之海盜復犯崑山公募民為兵選官吏之家

居者分守郡地時門之啓閉以備非常初寇之入杭  
也行者徵富民引兵入後公曰蘇杭唇齒不應禍且  
及應之則民不堪命因發而募兵義五伯人赴之未  
幾寇陷常繼湖烽遂漲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相望  
資糧兵械什器之求絡繹道路人心恟々公晝則關  
決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嚴約束以死自誓民賴以  
無恐久居之朝廷除行者臣不遠數千里率蒙古僭  
禦吳都已而省臣調他省江浙行中書因檄公兼制  
軍事公鞠恭夙夜與士卒同勞苦然不動聲色而賞  
罰號令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稱之使者間奉詔

募民輸粟佐山西視軍多寡補官有差列郡承風應  
募比至吳公懇、為使者言吳民困於糶和百需米  
價湧貴斗至錢若干楮小民艱食無賴方發官倉賑  
糶之實無以應募使者感公餘言遂以所餘告身還  
朝廷時論偉之先是榷官酷止收其稅後公私譙質  
更取酒酤戶吏徒並徒乘隙甚者至破民之產公議  
立罷之征止常稅而已公學醇識正性尚寬和聽政  
決<sup>於</sup>獄本經義而參之以章程秉志忠貞律身廉恕而  
將之以勤敏起官至諸生官二十石而退然身若不  
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仰其德久之未服其能終也

民安其業宰相奏公治行最東南詔嘉之特命增公  
秩復公位三年吳人室家相慶曰聖天子以公保艾  
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詔以公私我使吾人  
有父母出有命俯仰六載夷險一節晏然不與隣  
郡之民冒俱矢石殞鋒鏑膏血塗野草者聖天子之  
賜也盍石刻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旦暮參入廊廟  
進陞臺閣勲進位崇爵與德稱其大書持書屢書不  
一書者太史氏之職也乃具狀授予俾論著公治吳  
善政刻而頌之以無忘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  
生釋褐授濠州同知調南平浦城二縣長轉南陽府

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由歸德知府  
拜監察御史又陞江西廉訪使副除今戍云頌曰明  
明天子：惠兆民孰宣上恩曰在守臣茫：疆理廣  
高薦績孰先農人布時忝稷濟：在朝奉詔拜于慎  
肅乃條旁求遠取九州五牧施及八荒各戢方物時  
節未王賸茲吳會東南與區厥土塗泥化為上腹豈  
伊人功勝於地力諄：德音斯民之側孰將明命往  
綏茲土把其嬰孩授之父母宰相薦公天子曰宜彼  
誠長者朕用弗疑始而吳政逞之刑罰始而吳吏拘  
以文法公寬理之訓之經義大者賓典小者試吏說  
說多士更化翕然飾其儒宮以表化源公教既施民  
庶斯究田疇滄胥駢摛何有公承寬詔上疏貸租使  
者來責 之吏昏海寇梗漕公成却之船粟億萬往  
實京師泰尔妖寇蠶起蟻聚蔓延江南屠州陷府公  
成郡城載高其雉公厲郡兵載奮其士吳城匪城公  
仁可憑吳兵匪兵義可秉公哺我飢公極吳溺去其  
蝨賊茲我稼穡羽檄文急以馳告公徵求調發斯萬  
不同公曰恤哉此皆王事取不鞠躬夙興夜寐有卓  
行治上達九重天子曰都予懋乃功有臣若斯宜在  
左右重慶吳人失賢太守詔增公扶詔復公位以公

私吳實天子意公之為吏如漢龔黃公嬰其變彼道  
治康公之愛民如鄭國僑始不忍斯終安其教公留  
拊我公勿去我公不我遺我忍公舍公惠在人公勲  
在右天子用公厥此茂績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紀績頌

前人

天子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  
楫舟楫之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來有天下者未  
有海道為渠轉漕東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備采  
盛祿厚軍旅之儲如今日之盛者也蓋世祖皇帝閱

規大畧所以為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始天授之  
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字平方鯨波鼓怒繫吾糧道  
堅舟利楫蒼黃失措鞠為灰燼於斯時也軍國大計  
苟非得人以濟之則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  
利將有臨流浩漢而已顧何益於事哉比海道都漕  
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所宜大書特書屢書不  
一書者也初海道之失利也聖天子圖新政漕而雜  
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臣脫因個儻喜事  
忠謹絕人讀書知古今達事變曩執法御史府謹論不  
回天下偉之臣等敬昧死請以漕事屬脫因說曰可

時至正十年 月也先以每兩漕事校漕民卒  
以漕隙備器械舟弊必先期補製謹風信也自海道  
有變糧艘湮沒者參平會公下車中嚴約束且迫漕  
期衆且凜々不知所為公乃下令併買吳楚商船往  
來江湖之願售者弁日兼工益小為大且戒曰事貴  
神速慮多決少兵家所忌此漕事吾以軍治法之敢  
有不用命者予兩漕賴之率皆以時達直沽公用事  
精勇類如此上大悅詔賜二尊酒副之東帛公曰此  
特事之權爾非經久利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令  
漕民不告病舟楫不告危道也變而通之其在斯乎

乃移文平江嘉興湖州松江諸路府選民力之勝任  
者補充漕戶是時瞭波告急新漕之利涉無虞因樂  
為之用而軍國大計所謂萬世無疆者克復舊常褒  
勸之禮視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雖任專海道然  
苟有以惠生民利社稷者知無不知去歲秋吳民租  
飢公發漕帑糴粟以賑之今年春陽民愚山竊發縱  
大剽掠鼓行趨郡西門公身先有司從數騎出萬死  
不遇一生殺獲甚衆居民安堵省憲聞之皆遣使來  
賀十五年 月 日詔拜公為江浙行中書參知政  
事總制軍民保陞東吳仍督漕事寵賚優渥昭懋績

也漕民因有作而言曰公糴粟賑民、誦之以詩公  
殄賊安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恢復海道制權  
且如裴耀卿謀經久如劉晏處身清潔仕不廢學如  
韓滉唐有三人倚為鄭侯皆以漕運致位宰相公令  
之鄭侯也三人之長公實兼之而頌聲不作非曠典  
歟且公居漕臺則公在海運位執政則志存藩省異  
日登台補秉機要則又將以德加天下區、之頌於  
公何有哉雖然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詩之善經也乃  
磐石微文論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世為蒙古  
部人頌曰 昔秦挽粟漕運乃興一石之利百斛費

并漢唐沿之陸運水行負擔操舟乘滿跨陵其或穿  
袞斜或厯底柱或鑿三門或役婦女百險備更萬夫  
疾首庸錢千計得不盈脯其大哉皇元天闢漕渠匪  
陸以阻弗川以行于廊靈海括坤之區嗷吸百源早  
以自居其維皇道之濟險以德海若駁奔馮夷戮力  
振我靈輻贊我文鶴一波不興萬里斯息其直沽之  
口折木以津糧艘會同代鼓翮、六軍騰漕萬姓交  
忻飽我糗糧樂此富殷其大畧宏規善建不拔詔謀  
無疆振古莫越孰揚鯨波百怪並發烘燔我接措梗  
我糧道出沒濤風犯我城堡彼方雷吼此寧電掃孰

平拊循致此傲優其既劫之舟復紋之粟止闕粟  
盛下虧原綠軍無見糧民食半菽憂貽當芋議諏表  
軸其事有非常得人斯濟孰寔堪之惟脫因民昔居  
諫垣抗言不諱使長漕臺庶展才智棋君命既加公  
責斯厚金符虎<sup>節</sup>銀章龜綬長袂萬夫勢崇列守公辰  
在公：退在百棋公行雷動公止山立公令一申公  
事畢集以治兵漕以權濟急勇輸軍儲往寔京邑棋  
帝命倖之寵賜有加公曰斯權經久則那法貴變通  
戶別等差損上蓋下斥寡就多棋漕民核實舟楫利  
完春餽夏餉風往浪旋轉粟如山帛危以顛傾飛在  
後湯侯在前棋昔焉效逆今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  
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吝明信伊何克廉克慎棋天  
子曰嘉事立功成受以執政升諸外庭拜命分曹督  
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其曹事衛我蒼生其  
公令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進居中  
進位台輔室有棟梁穀有甘雨棋邑傳與蒲野播民  
謠或聞鄉校或采芻蕘 歌功德嘉歎賢勞爰勒貞  
珉永繼風騷<sup>其</sup>

送張州尹序

前一人

常執言于游民之鄉也于游當春秋之季列國爭衡



而其為武城宰獨尊信孔子之言絃歌禮樂以教之  
及漢興收秦民於百戰之餘而相國曾參獨師事蓋  
公用其清淨之說以治齊而齊大治夫清淨之說與  
君子之道不同然則而致之亦足以勝殘去殺與民  
休戚則大學子游之學仕子游之御而所以近續受  
人之休烈於變易使之淳風頌不益簡且易乎然百  
戰之鋒或不戢於秦漢爭衡之勢或不殺於列國於  
斯時也欲治之以清淨  
而不先  
教之以禮樂乎則機軸其空瘡痍未復故今日之務  
莫要於教民  
莫艱於極民苟非仁足以

周撫字智是以過強禦才足以綜繁劇庶足以律頑  
貪而又將之以老成強之以精力如保定張侯庸道  
者亦烏足以守北門之管鑰莫水陸之咽喉邠翼生  
民股肱藩省者也今日用侯與侯之為今日用殆非  
徇其名而已蓋將有以收其實也吾聞之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常孰為吳大州薦紳之徒豈無忠信非公  
事不至伊之室如澹臺子明者乎斯行也吾知其不  
待蓋公而州治矣申公有云為治不至多言願力行  
何如耳侯尚勉乎哉

送虞秀才序

前人

故宋太師虞雍公以雄姿偉畧佐宋中興出入將相  
垂二十年其經國大業之著於章疏忠貞氣節之形  
於奏對太史氏所錄蓋班、馬有志之士聞其風者  
猶足以興起而况觀其全書者乎其書舊刻蜀中已  
而燬於兵四世孫通判寶慶府君將復刻之湖南弗  
果五世孫參政當國初尤篤意於此會故人眉州吏  
孝祥守興化聞黃伯固家實有之求之不能得至六  
世孫學士道逢盛際復以文章致位通靈其侍書奎  
章閣時嘗屬閩校官謝中物色之中至閩適閩武官  
有購得之者將資以見學士未幾學士歸田里尋捐  
館舍自是書之存亡無復以為意者<sub>乙</sub>與予友者曰堪  
字勝伯於公為八世孫一介布衣因宴無聊自勝伯  
以上居吳：子弟與勝伯儕輩者往：厭棄筆研不  
屑事父兄書自負以班仲叔者無慮十六七否則亦  
竊自緣飾為公孫子不成其傲猶足以舞文巧詆與  
鄉里少年爭長雄勝伯之計頗不出此獨節此以紹  
隆家學經紀遺書為己任間聞松江俞子中為吳埋  
官時得其書於魯人賈景莊氏將新往求之斯行也  
大其或者未喪於斯文乎吾聞之君子之澤五世而  
斬勝伯去公八世矣斯文也猶將賴勝伯以弗墜韓

愈氏有言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勝伯所謂善為人  
後者非邪於其行之能言者爭為詩以相之屬吳子  
序之

送張同知序

前人

張君德常由吳縣長調同知嘉定州事得行或曰德  
常為布衣時躬耕陽羨里中讀書事親足以卒歲蓋  
自以為一世之高士矣及辟祭吳縣尋由丞陞尹出  
則居官字民入則與子弟侍老先生起居訢：如也  
久之使民咸化服而縣因日以理由是治行為郡稱  
首使者循行州邑而德常遂以最官居上考蓋至此  
而德常雖得復以布衣焉一世不得可矣及調官海上  
或曰州視縣雖已崇然同知為貳職縣視州雖益卑  
然尹為長吏尹之職固專矣然自辰及酉弊、焉  
率以事隸大府雖飢渴不暇飯食者若干年僅得以  
最考稱於時由是言之為尹孰與佐州為二職亦較  
然明夫矣鞠躬州與偃蹇布衣出處固大不侔矣然  
縣然使事親讀書無或慙於心又庸知造物者非所  
以玉成德常也哉又曰夫祿所貴乎遠養者以其能  
推以及民也德常為縣治行卓然可稱其殆知所推  
乎自興兵以來為糧器械水陸戰攻之具所給於州

者不一而足而奸吏並緣為市又買為日夜侵牟版  
剝乎其間田里之民噢咻呻吟而卒未知所休息者  
田上之人不知所以推之：道也德常既知推之於  
縣矣則夫舉而錯之於州譬之醫者之用藥取其已  
驗之：方而試之則未有出痿而不起偃而不信者  
也德常勉乎哉吾恐同知之席不暇煖而有司將不  
得以尋繩尺較歲月於德常矣予與德常善故於其  
行以或者之言告之然不以頌而規者蓋知之深所  
以望之衆也

大明吳縣令鄭公遺愛之碑

祝允明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於躔者：限江湖潤物人  
皆仰沫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實存良牧至作  
安之深而三績必涉治之久而百里難淹于是恩以  
涉而始周澤由去適覺上去之下之恩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為也今夫地望莫重於江南臣工莫艱於令  
長故曰鞭蒲者：罷投亟者：酷推而究之在：東溟也  
况吳之為聚也：巍巖巨浸財賦區藪士豪商雉月旦  
紛干異時為之者：惟政愛之惠弘治癸丑天子策士  
於廷得任丘鄭公璠是廷瑞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  
聞天子曰：鄭某可公未曰是惟國家扶馮又特雄緊

非堅其操立而宏其範模者不可我知為之者矣蓋  
公天授英絕才力豪挺明有以洞閫奧智有以斡樞  
鈐勇有以弼強禦果有以懋事功而又本之以懿慎  
居之以莊靖籌焉而無弗獲擬焉而無弗中興焉而  
無弗成蓋蓋修潔其持躬也庶廢食忘寢其程力也  
勤褒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番時使其力役也隼反  
吐右握其禮才也篤予明奪公其聽訟也神飭禮舉  
義不可具捐始學宮多缺觀乃引闢正門購拓隅墜  
移廨植表昉造射圃於邑治則載新門舍祠表尤詳  
於囹圄之間嚴填周完因充非命遠近扛梁鼎立仍  
葺者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疏川滌漑不一而  
普安歸涇之復最便他如社學倉儲之建運河浮橋  
之設壇壝祠宇之飾洞屢諸山耗稅之永蠲者歲六  
千三百石有奇凡制使被朝命協有司集衆思以事  
事者往：公之裨効為多任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  
益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與吳越春秋金石新編  
養蒙大訓忠孝詩歌流布之或研精吟述音致深切  
辭華州雅延鄒召校賡載連續於是桑稼條登絃歌  
响騰民人育而魚蟹若奸盜息而鼠雀掃八年於茲  
六事交叉今歲壬戌公朝於京師天子曰邑固止不

足以羈吾世良徽上尚弗若之二佐守汝其往哉公  
乃拜命以行既往而邑之僚屬士庶懷戀迫切不能  
已、判簿踰君秉姜君亮幕吏蘇君信吏李鍾吳孝  
旅塘里老王縉徐瑛沈進陳震等十二百人思紀遺  
愛樹之風聲僉議既協委筆於僕凡公先後建置邦  
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等紀勩豐赫懋諸不刊矣惟古  
之論政孔子曰獲乎上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必  
歸之聖人亦若是耳異乎今之談者或一道焉突梯  
脂韋模稜我三尺以從女曰所以獲上也虐楚畏  
高自欺於一朝之革面曰吾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  
未敢信蓋所謂獲與歸者振古難之而今倍焉古難  
獨以己今難兼以人已可力人不可力是以曰倍然  
君子亦曰己而已矣奚人之問矧所謂己者天之理  
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遷之故聖人法天命運天機於  
此拔擢而崇進之其來未可以俟而因以知公之得  
於上下者由其合於聖言所以久而徵去而思其效  
不於他而於此故曰天也非人也噫其懋哉粵觀古  
之豪傑或列循吏或標文苑飛華汗竹千載可師今  
公之喜因繁約而求之則所以主之者循也所以行  
之者文也兼彼此而貫昔今吳士與民何幸親遭而

穰被之肆不量荒簡登之琬琰云爾烏乎翦石饒金  
永口於研霖有誠思我無偽詞弘治十五年秋七月  
吉且立石

送本縣邢令君詩序 長洲

前人

黃梅邢公出宰敝邑政明而通化久而富教方深朝  
大有期民等攀踐嘗假諸詞誦者民王錡更什數篇  
并獻行橐頌美不傷於繁申複感無嫌於猥鄙教復  
序列焉公之舍吾赤子而入朝廷公理在彼則由之  
者宜私願在哉則還之德者將何為吾儕之情哉潤  
物之兩匪專一區公在廷陞間調中酌外澄湛聖澤  
滲浹上下將吾儕終被盪沐孰曰違願侯甚升矣烟  
霄未涯悠々衆思具如章句

太守曹侯十詠詩序

楊循吉

今之郡比古諸侯國揆厥治要則必以移風為大然  
而民不易令必以身率故從政者鮮克由于是焉  
其惟正己者為能出令而移民風之風移俗美政化  
以成耳頌之不能已歟有行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  
公初以監察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日闔郡肅清得  
綏柔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為嘉惠茲土者不寧惟是  
蓋蘇為江南郡甲民物蕃庶歲賦餘三百萬繫承流

風尚鬼好奢昧喪葬之正理習博戲之鄙事其他蠹  
懷雅俗者又匪一而足公深惡之以為：國治郡當  
澄淵培根不宜使百姓重困乃先斥其一二大者而  
以毀淫祠節費絕賭博禁燒香為首號令一出民喪  
相弗敢纖毫犯既而又為蘇人有燒屍之慘則營大  
冢六區環城而列俾葬其中又盡髮女尼而廬之遂  
倡優而去之由是人知方向養生送死靡不遵道易  
洗為淳邪鄙悉去噫此所謂正人君子而能移民之  
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躬行之德者也於是少宰吳  
公首唱一詩以咏毀祠之事而殿撰狀元毛君編修

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僉事憲張公胥謂公美政尚  
多不可移則皆次第述作若節喪禁博游興建冢屏  
尼逐倡者詳矣或曰公嘗作興學校獨非績乎廉政  
正率下獨非美乎累致豐年獨德乎非既而作者即  
中黃君鄉進士浦君解元唐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  
十篇而後公之事備洋：乎其盛也傳曰君子之  
德風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實有焉蓋柄也者風  
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為能用之以美吳風  
弗惟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已而果臻實効  
古道用復此今之稱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



盛則歌頌興公之於蘇誠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  
道俗有師範之宜納飢於飽食約蕩於真素推薄於  
享厚仁隆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於無窮亦  
茂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  
首簡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之

送貳守和侯考績詩序

前人

郡別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昔晉太保實涉斯  
任以基三公君子樂之吾蘇在江南歸稱雄邦君  
而下屬於二侯二以贊治莫難於今蓋由我府主廣  
東林公之賢也惟山西和侯以名進士兩宰劇邑用

績擢陞是官始至而闡然既而翕然及今而燁然侯  
連著州縣皆庶以介有為馳聲於時其平居衣袍蔬  
食誦古人書自娛而已聲利之說不惟不啻於耳且  
不萌於心及其蒞事輒如山不移於時我公方以治  
行為南諸侯冠揆侯之道允合不戾故議則協謀則  
同事則濟用以是靖我邦人則貳於公也無難矣歲  
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於天官我公于是率諸  
大夫既郡官為詩以播之夫凡政之報也上官長察  
輒以其績書於冊將用是為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  
陟其官以俟言之其最宜然為甚公以公績之褒未

足以盡意故又著之詩歌焉蓋古者列國陳詩以備  
采錄觀民風則今之詩作其果出歟侯居官不懈持  
操甚高及是政成而往其將去是而即夫顯融也亦  
不遠矣詩不徒作矣昔棧樸之詩以得人為周室頌  
於斯有焉因公之命敢書以為序

送史縣侯考績序

前人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握銅符而令茲者厥維艱哉况  
乎百里之任在今尤重黃甲於焉歷試烏府由茲簡  
拔豈不以親民體要大化首先者也若左翊英材中  
都雋望爰釋螭班之朝未操牛刀之割自臨弊土頌

聲載途以信感人不尚朝三之術用簡禦物遂興畫  
一之謠凜兮其潔已恂兮其下士綽兮其寬溼兮其  
不可犯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考最維語無遺褒允  
矣哉愷悌之不負人也華齡既駕彩鷁將飛望五雲  
以張帆端一笏而思對若禹門過而神鯨化若丹藥  
就而金鼎開在此行也瀉酒在卮何言可復况便請  
補相臺之缺酬花縣之勞烏嗟我吳人豈不繫白駒  
於今朝固將公霖雨於天下也維時仲夏麥風清淑  
冠蓋路祖饒子序詩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即說之父

王 鑿

光

美侯恒順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浙間  
一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  
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昇之  
於是朝之士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  
得侍其大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迺獨惜  
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于朝者求予言為贖噫守令  
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  
蓋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蓋有環數城而  
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  
獄減賦稅集斯已矣其誠心撫字如古之循吏蓋無  
有也闔郡之所利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行者有矣  
闔郡之所害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故曰  
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況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  
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廉乎豈弟固有餘於河南其  
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無失  
其為老也幼者無失其為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  
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送劉吳縣考績序

蔡羽

崑長之改衍太倉常孰之瀉鹵其歲三陪於吳而吳

之境亦三陪於邑。諸以其有名山大水也。北起吳市  
南盡歸鳥東由三江四薄荆谿湖山相去恒數百里  
六鄰邑之業農不謀工。不謀賈而吳之業作不齊  
島居而六處風土阻越奸胥猾吏得蒙其上豪強之  
黨得陵其下六鄰之人亡得匿其中四裔不法之徒  
得有突而相寇擊故令得其人則湖山之間樂非其  
人則湖山之間屢吳非易為者也。正德丙寅春吉水  
劉公未為吳令道郡有崇明之警修戎器選丁壯供  
餼糧恒若救水火然而風火之候一日數至為令者  
內聽其民外禦其侮日中揮汗漲燭而不違寧如是  
數月乃已。丁卯戊辰之歲時政乖繆貪暴之徒橫索  
於上非意之變朝不謀夕吳之難為非有甚於連年  
也。劉公以進士有名首授大邑老才夙學練達之器  
故能來時奮發嬰其芒刃鎮之以靜處其艱難治之  
以本車未違首敦教化旌廉節寬民於農桑之間下  
講其賢能以勵其頑鈍不激不沮不為奇新而三年  
之間翕然稱治由是吏不敢挾其刀筆胥不敢恣其  
科豪強勸而為義以輔其上而慈其下九流之人各  
順其道逃遁亡之息志為赤子湖山間之盜賊屏息  
桴鼓不起吳民之樂乃過疇昔而六隣之中咸來則

化矣由是觀之非吳之難得其人之難也公方有滿  
於部於其為之序

送大參徐公序

前人

倚新奇以市譽禱祀設以疎衆可得於一時不可得  
於久遠順流守常無所斟酌可以得博大之名不可  
成博大之化斯二者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寬而  
不慢簡而不漏不厲不虐不巧以精始若不快人意  
終樂且居利之若無能卒成遠大孔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是得道者也江  
西大參永康徐公守蘇五年而擢河南參假左參政  
治蘇有逾年而下江西之命其刺蘇也六年有奇徐  
公不新不奇不疾於前不殆於後不巧於始不弊於  
終布之優、為之紆、但其學校化其教田里安其  
令刑無煩暴賦無苛急下無迫切之情上無廢弛之  
政而公鳴鶴聽政張燈而教不勵精圖治不自滿假  
其心若一日也夫不事新奇矯激合先生之寬不務  
博大之名勸勵不息合先生之嚴持是道行之六年  
厥化大成夫豈盡出於天資哉由公以尚書起家學  
有端委未仕為名士既仕為名臣自其嘗課諸生而  
觀之經義之精理學之淵汎濫磅礴莫得其際其度

遠其識高其取舍公要之不外乎一誠夫負公之誠  
濟以厥學於以臨政未有不合於先生之道也者夫  
士之命固懸於天亦有得于人者如羽之不肖人之  
所棄也而公錄之不置豈意其有璞中之物邪詩曰  
采芣采菲無以下体人棄我取公之情可見矣茲將  
去舊治辰大藩賢愚之徒不知所為羽也職當贈言  
故按吾邦之慶符于公者序以獻公用為他邦慶

送大參胡公序

前人

治劇者身殉業績不違肝食而已庶者無所取而已  
惠者不罰而已三者舉其一人以為難若秦安胡公  
之治蘇異于是夫政弗於庭持之不違寧御之而違  
食常情也公嬰之平撫之間不意不必論次後  
先米鹽無勞考較行焉業績無侵賦咏間焉視治劇  
莫若回郊所與戶口所輸交務所會泉布日溢于政  
公堂視之蔑如如其上供知其出入知其居首乃吏  
不敢入羨之計躬自菲薄以化舉屬視庶者若發糞  
奸擅伏以破兇儉嚴刑大罰以禦寇盜于常民有  
犯咎不見血法流於下食其利而忘其功視惠者矣  
若故頌之者無間於四方也嗚呼是可以律致哉亦  
唯心地才術而已矣夫心不虛則公不至受不過矣

求庶與惠得乎村不全則用不周政不暢矣求治劇  
得乎本之以心地輔之以才術故文章德業並先于  
時也然晚不足盡移於蘇也蘇不盡足移於藩也  
他日藩不足盡將安歸乎夫心地邑天下者也功業  
其緒餘耳詩云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又曰衮則有  
門仲山甫補之夫山甫有出將入相之望故詩人致  
意之深也公既効於南國將顯猷于東藩德望遂揚  
於中外矣於是起自藩宣用東鉤盡展公之底蘊亦  
不日事矣予拭目焉

送邑侯楊子入覲詩引

前人

古閩楊子治吳之三年嘉靖乙酉冬將朝京師諸國  
子在南雍者請為歌其行或曰楊侯於今何如人詩  
羽曰以新以奇非所以觀侯觀侯者取其可以無敗  
而已夫民奸則怨結而風偷逞則強煎而弱亡不貴  
貴則爵輕不賢則道喪不恤衣冠則庶恥不立凡  
茲皆上之人導之也江以南務新立異政者不少奇  
恐非遺之以長厚之風長久之道也無意無必順俗  
而持平守正大小成得始之以誠終之以誠治楊子  
一人而已聞牧民之道平易為先如我侯古人中求  
之可也衆曰如子言遂各賦如左

送天水胡公序

王寵

叙曰自秦郡縣天下而有郡縣吏秦吏大抵皆酷也漢良吏為盛班固氏傳循酷而吏道備矣余讀循吏傳考論其世未嘗不喟然嘆也蓋鈞奸植伏取威樹聲赫々乎若揭日月而行者世所稱良也至若風學敦禮植本培化使民回心而向道漢吏亦無幾焉夫以循名者猶然而況其下乎我皇明授命溥博疆理萬國循吏如林然窘於期會書牒者繁焉故聖人作而化室禮樂哀而風微薦紳先生所扼腕也嘉靖癸未吾師天水胡公自皖守徙吳啓于秦伯春秋時有季礼子游輩興故其民以庶讓文學相高猶有先王風也然瀕海下濕土浮民而惰卒難帖服亦其地然也公下車葺秦伯之宮崇子游之祀廣厲學宮躬帥諸生習射鄉冠祭之禮飭庖絃管祝金王之器磬折盤辟示以揖讓執經講解與相問難酬答褒其異者降為主客之儀不期月而吳之風決々矣夫吳號難治以金穀溢騰賓傳狼籍吏隸舞法謗刺農興也而教化獨闡焉豈非降本抑末顛倒無當者公超然遠覽獨追古之人而與之上下摹畫奮以秦伯子游為必可師而進我吳于三代之列故化易行而功則



倍信道不惑之驗彰明也使吏天下郡縣者皆如吏  
吳之吏王道成矣廼夫庶以遠利明以蔽獄詳以理  
賦嚴以督奸儉以節費恤以柔民皆炳然為天下稱  
首而求所以綱維鼓運回斡轉易則唯古之道也故  
略而弗著為乃丁亥之秋聖天子為擢公為山東左  
參政吳民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公去我乎民將安  
歸於是其門人王寵識公為政之大者以序其行以  
為他日傳循良者告也

贈長洲馬丞序

王 鏊

古聖王國天下列之土而專治於侯伯長至秦始皇郡  
縣之後世繼：不知改亦勢使然也然以下承上莫  
極於縣蓋由部有郡以至縣而縣之任則繁焉故邑  
之鉅者必多其官：皆賢相與協治事庶能集否則  
多集事也長洲為南輔近地民齒財賦申請縣號弗  
稱難治宜陽馬君思誠以計偕循選銓曾來丞于縣  
淳謹朴懋力於事：居官且久祿入薄其貧猶常布  
時雖資釜充俛左右君不一動心故能始終以廉稱  
凡佐肆叅令：皆賢之縣賴以益治行部使者知其  
操守檄署他縣事者三所往輒成治每代歸縣他縣  
民多愛戴不忍舍信乎能廉則公：則明：則民無

所屈抑而宜其暴之；若是也。君丞於此茲幾二考於民愈親於家愈貧而庶聲愈揚其名實固相副矣。官階之登為日不久第其民之欲其自尤甚於欲其涉則君之滯於下僚方且自樂固非他官暫來倏去升沉不同視縣若傳舍然於民之治與否無用復法者比矣噫官有貴賤其為委任則一苟責塞焉則賢矣果何貴賤之有全君如以一日視官以終身視縣隨所遷轉望治而不望擢則長洲治矣他邑治矣嘉靖二年歲以癸未季冬吉旦

贈馬丞署事崑山回任序

顧鼎臣

立賢無方官人以世二者並列於經傳凡以辨美惡而存訓戒固也。自後世觀之勲名節義之士多出於世家萬族而編廬疇隸之子孫雖或發身科第以取顯仕未幾多以賄敗者何流風餘韻無所從來而聞見者小也。如前一說豈可遽為定論也哉。在先王舉措至公至明自在權度存焉耳。嘉靖壬午崑山君以考績去上官擇可攝縣事者曰必得庶能吏乃以屬長洲縣丞馬君令真所以事；往君移治數月得代去崑之士大夫耆老吏民因弗愛敬傾慕為交謁

予文贈之予素知君名君來時予適以展掃南歸目擊一時治効矧彰善吾賤也遂樂為之序君休幹魁偉資性敦樸庶幾古之所謂惇愚無諱者且持公而繩下嚴故賦政用刑謹訛振弊雖或弗能堪然皆心服無後言屬飄風甚雨為哉壞民田廬巡撫李公命編歷四境視狀君檢覈精里胥無敢因緣為奸者既而蠲租振窮之惠漸被弗替君之力也國初科貢二途並列庶官無有軒輊自後人情向薄法意寢乖科目重而貢日輕士不偶於場屋積日需次貢禮部入胄監侍選吏部且十餘年始沾一命雖有軒揭之才莫能自奮因而頽墮者眾矣君固嘗困頓於是今觀其所立豈下於科目士哉本既正而末從之得賤百司登大寮何往而不可哉蓋君河南宜城故族厥祖諱旭者景泰中起家任內丘知縣滿九載民騰章籲苗遂得增秩再任又滿三考齒踰七十累疏乞休以去進退有禮如此其牧民持身之道又可以槩見子孫業儒不哀婦或以守節顯家世相承傳君之所聞見豈區區寒賤鄙野所可哉然則立賢官人之法可泥於古訓而不論其世哉夫丞二賤也攝事借乘也而獲上乎下如此他日為令長治專任久聲績

所就寧知不肖其乃祖哉於乎凡令之牧民者人々如馬君則民不窮民不窮則賦役有終禮義可興而天下治矣嘉靖癸未秋九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奉直大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同修國史經筵講官崑山顧鼎臣序

嘉定等處萬戶郝侯政績記

黃 潛

昔成周富軍政於鄉遂兵與民一後世折而二之為將帥者往々知有兵而不知有民善乎荀卿子之論曰兵要在於附民而已為將帥而不知所以恤民乎若平江十字路萬戶郝侯蓋知兵之要而得先王軍

政之遺意者也初予在金華聞侯奉省檄巡鹽浙東所過無秋毫擾己<sub>以</sub>志之及仕於朝往來吳下見士大夫咸言郝侯賢今年春官於儒司嘉定州父老陳銘錢等以侯政績請既于石予既知侯久重以耆老請誼不得辭因諏其詳則曰嘉定為吳要地襟帶海江每歲萬戶府分官出鎮苟非撫馭有方則士譁卒囂適以病吾民耳今郝侯之未紀律嚴賞罰信凡麾下士不得以一毫撓民<sub>台</sub>海隅晏安奸寇屏迹遇歲早澇捐俸祿為祈禱<sub>費</sub>編榮郡祀齋戒篤虔而賜屢應歲既豐則創分府築閱武場皆出資倡始民懷惠者

樂相助初未嘗以為役勞民也不寧唯是元統二年  
朝廷徵兵討廣西寇至元四年討漳寇師行多鈔掠  
每過吳侯出郊勞諭其長曰出師以靖亂也而首  
為亂可乎且師出以律令已失律後何以戰吾既以  
告若：不聽則當從軍法其長揚息戒其毋下犯侯  
令民安堵如故後省檄徵吳侯郡兵沮漳侯慮其將  
發必剽奪或來以執怨下令趣且軍資器械夜分啓  
行早旦民始知軍已發莫不感悅時處州沼海翼軍  
陳慶等戍汀之上抗以餉不給四十餘日亡去吳戌  
卒賈世兒亦在行總兵官麗之死刑侯言於行省此

等本無叛志第由主將不恤故誤餒死求苟活耳若  
當以死惧失士心行省趨其議陳慶等得不死者八  
十三人他翼之亡命者亦用是免至若建女樂堂以  
君得軍士老疾者雖官與藥物常不給侯每出俸祿  
以濟其乏其惠於卒伍大率類此侯聞望彰著行省  
每有訓練按察心檄侯以往嘗屢至浙東福建道諸  
數軍實察監禁施惠咸布所部州縣鹽場莫不侯政  
績以上聞運司憲臺帥府行省交章稱薦他如廣東  
帥府湖北憲司聞侯今名亦皆薦舉而侯退然不敢  
當性端謹好古嗜學滄貫典籍凡賢士大夫必交、

則竭誠盡禮終始若一家居延接賓客鼓琴賦詩泊  
如也昔侯之曾祖元帥公常從太祖皇帝定河南  
襄靖公平江南贈劾宣忠力功臣正奉大夫江南行  
省參知政事父明成公持踵武節勞服王家侯以屢  
世勛舊子弟而務學若醇儒為政若循吏馭兵若古  
名將無一毫貴官習以侯之賢若此矧吾州之民又  
沐侯澤苟不見諸石則不能見吾戴慕之情且無以  
勸采者予聞父老言因嘆曰兵民之叛久矣為將帥  
而急於帥民雖古善和兵者何以加此然古之名將  
有愛卒伍而驕士大夫有愛礼君子而鞭撻健兒後  
皆不能無弊今侯於卒伍既懷以恩而不能好賢下  
士不倦是又賢於古人者矣至於成其事業惟其所  
從來則雖先猷祖訓有足取法而其好古嗜學之功  
亦不可誣也昔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以說  
礼樂而教詩書也孫權之雄才大略而自云孤嘗讀  
書大有所益及呂蒙奉權教始就學魯肅過潯陽輒  
稱大才略非吳下比則侯之德業又独非好古嗜學  
之功歟侯名天麟世居宣德自元帥定河南因家皖  
丘予為既序其事如左乃為之銘其銘曰  
海澗之邦控延大江颺驚濤奔籍兵以防桓；萬夫

閩如虺虎匪師之良孰靖其旅倚以却侯孔惠孔仁  
匪維馭兵實綏吾民我有水旱惟侯斯測是禱是宗  
保我稼穡歲時豐穰海隅樂康厥馬不詳叢在矢房  
乃作大府其庭其植我出資我匪藉民力民曰宜哉  
侯宜我儒我懷侯惠曷不相請侯燕賓士淵：代敷  
有瑟有琴迎豆攸敘邦人未覩為侯覩評官第君子  
胡不采香昔尔祖父曰雅元勳功載名府裕後於人  
曾孫才恭友紹其猷匪惟四美實予民休天子明聖  
宜褒尔績維藩維宣以惠四國赫々厥声且公宜坤  
百祿是有子孫純々我匪侯思人則具德知音不忘

永觀厥辭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黃潛記

送陳忠厚秀才還姑蘇序

鄒浩

通甫少孤舉進士不偶貧甚無以養其母慨然取家  
藏地理書學焉且歷求一時名人以為師莫不妙盡  
其長而機圓智獨又是得於象數之外操以涉世其  
術顯遂今年秋為先考終大事而數日十語余曰葬  
有吉凶失得之驗捷於影响甚可畏不戒不慎差若  
毫厘則禍起泉下是集其家自誰知過歟欲自脫於  
天刑難矣或者視權勢金帛何似而移其心殆謂天  
可誣也我方陰自積德詎敢忽頃有學者憐其勤示

其大端已而省其私猶有忘情不知所持懼將以喜  
怒行吾術弗與意余聽其言而觀其行蓋君子人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  
心異於人遠矣巫人之初設心為利去矣人幾何哉  
特以術驅故卒以仁自異况君子乎通甫葬以千許  
然其年未耄游未倦其行術未艾也陰德之積自不  
可以為量數又况學於其門者必皆心同之人乎今  
江淮閩浙間其由捐授以顯者著錄愈四十人而踵  
繼之者未知人以通甫心行術於四方其所業積  
又豈可以為量數乎通甫有子方十歲知好書成誦  
日數百言天報將在此乎惟勛祿以待

送溫文州序

唐寅

寅稚冠之歲跌宕不檢約衡山文辭與寅齒一傳又  
同井開然端意自持尚好不同外相方圓而實有損  
麗之美辭家君大僕先生時以過勤居鄉一聞寅縱  
矢輒痛切督訓不為少假寅故戒栗強怒日請益座  
隅幸得遠不齒之流然後先生復贊拔譽揚畧不置  
口先後於邦閭者於有司無不極至若引跋鱉策駕  
駟然是先生於後進也盡心焉耳矣且夫周文之聖  
積累仁義詩人咏之曰得四臣而天下附孔子之教



丹籍紀焉。有顏子季路閔曾游夏之徒。而道益彰。今  
蓬巷之士。守頌先王。守國摸如。養冠素羹。葵飯脫  
粟。逶迤寬博。其異於鼓刀負販之人。若介髮耳。不先  
有所引推。後有所推戴。輔翼何其能自致於青雲之  
上傳言曰。朋友不信。不獲乎上矣。此章輩之所必以  
仰賴也。而為前輩者。道有所論授。相與優息。而無獨  
知無徒之嘆。而後輩則高山在瞻。有所標的。是上下  
相成也。今之後輩。被服皎而。仲肩高論。旁論無忌。不  
復識有有前輩之尊也。與益也。是豈長者絕之哉。世  
後進之彥。以寅觀則知前輩之用心用人矣。也。今先

生出刺溫以謝病。不報赴郡有期。既當為詩以餞。敢  
又書此以敘寅之所德。先生而無可為報者。

蔡侯平海盜叙

方鳳

昔人論弭盜之方。惟濱海難為。攻功之則風檣奔駛。  
彼利我鈍。招而殺之。信莫舍之。則威損。故陸宣公則  
真文忠公。皆以海盜弭於未發者。為上功。甚至欲擇  
守令之善武者。久其官。其曰苟非逆折其萌芽。終恐  
難圖於滋蔓。論則得矣。然亦難矣哉。吾蘇惟嘉定瀕  
海。盜出沒為患。前此若劉通。施天泰。足一搖數郡。  
震擾雖終。底擒滅。而橫羅鋒鏑。靡費驚苦。其賦虐之

禍亦慘矣嗣其惡者曰崇禮亦施姓陰蓄無賴至五  
千人巨艘五百號橫行水陸民居商艘酷肆劫奪資  
產山積乃倖達田屋雜良民中以自蓋然出入必以  
兵衛動輒與王法為抗人視之若虎翼然雖官府亦  
不敢發養成其惡者殆三十年矣今年夏河南蔡侯  
以名進士東尹茲邑部使者喜曰臣竊可別矣侯家  
承命惟謹旦夜踪跡虛實者凡三月務求不負上官  
之知而齒頰不一露雜左右信用之人莫知也崇禮  
於是縱肆法外挾惡少百餘謀汙鄰婦鄰婦度勢莫  
益支給許之娛以酒食而侯以廉得其迹密遣人火  
其舟擊其黨費十夫之力而渠賊就縛烏乎何其神  
哉人之所甚難而侯獨甚易之侯豈真所謂善武者  
歟鳳者遐遠引始即二盜者評之擒通時鳳在髻萬  
岳方不獲不得已招以不死既而磔於市擒泰時其  
費不貲官蓄告罄擁老弱之勁以赤盜办於手二盜  
起於倉卒成於數百焉合而其害至此若崇禮者逞  
數十年之積而加以數十悍勇之氣一鼓而發江淮  
審應呼紛至東南之害十倍二盜於是乎侯之功之  
大當享廟食不但上官獎借之榮而已也御史大夫  
司空蒲川龔公侍御沈君輩咸樂侯之成功且以為

地方慶也方率耆老持札獎再拜稽首頌以俟於庭  
委鳳為文以張其盛若夫厚學校刻吏奸息浮詘篤  
僚誼前無益之費薄征歛之法皆侯之政之善之可  
書者雖然侯以清才重器志期遠大怡然不以一事  
之過自侈他日高名常績當宣公文忠並稱與蓋區  
區之私望於侯者如此幸相與勉之嘉靖癸未十月  
望日後崑山方鳳撰

崇明勦海寇紀事研

楊循吉

明受中命主中國百四十年於茲豐亨豫大寇易孽  
芽我孝宗皇帝既逐北虜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千紀

者皆以次削平矣惟是東南哨聚尚甫天刑則茲不  
能無申焉蓋蘇內地也 不當有盜賊有屬邑曰崇明  
實居海中法制不及恒驕為患往時金瑤劉通輩是  
已以其渠魁既殲餘或寬而不誅故至於今茲尚弗  
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天佩鈕東山焚殺讐  
家拒官兵據半洋沙為寇亂未幾天佩來歸庚死明  
年弟天泰來潮到太倉西門燒船劫兵既而亦俱與  
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遐荒  
其兄天傑當追不至復與鈕東山煽集寇海上一時  
有名字附和者其羣者以數十曰沈岳秦彩黃雷尹

克文皆用父子兄弟相翼<sup>刊</sup>劫奪四出甚至掠運艘官  
糧肆無忌憚聞事朝廷降璽書切責賊吏跡捕甚急  
不能得正德元年正月鈕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  
器號衣出入車馬張蓋鳴金鼓為令以舟橫縱其徒  
至千人恣意殺掠汙良人子女不可勝數且謀陷其  
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匿不敢報郡守林侯世遠  
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俟亟馳白于巡撫都御史艾  
公璞巡按御史曾公有大巡江都御史張公昊備言  
宜決討狀會議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  
纂先討志不恭命奏上詔曰可艾張曾三公乃駐吳  
中調四府五衛軍壯得二萬人募船得五百艘置軍  
大器械為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屬江浙屯  
田僉事高公江偕倭都指揮王君憲<sup>使</sup>督之曰港汊要  
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又使備其遠近境  
防奔突我師既集艾公曰姑諭之使再往皆不報賊  
弼招徠作聲勢自庇大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  
陰諸縣無不絳騷久之施天常始來歸願縛群盜首  
領自贖而西山天傑果以岳雷等來獻皆羈之民舍  
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黨被首不遣且邀<sup>我</sup>歸其人  
頃之乃知出二降賊所謂艾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

遷而下天常等于獄決議建討會上敕亦至於足三公皆詣太 禍帥且申妾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沙翌日登岸擣其巢穴賊衆奔潰藏匿大縱兵追勦遍南北大洋至於三井四井歷時十日賊設間阻我師、遂西旋艾公及二公議以賊必隨至益搗士卒督其復進乃獲施安革職東山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百二十七名顆燒獲船四十九隻獲兇械四千一百四十三件金銀錢珠銅錫綺衣布服米麥等物五萬九千六百一十二觔兩錢文什石起七月十日全師凱歸

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提奏上悅敕賜褒獎仍令上諸臣功收冬十一月賊黨於閭門外伏誅徒其妻女子遠地是役也經畧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紀綱其成其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宣勞為多常守楊和二侯次之而以武進知縣余君謙參謀軍事同知丁君哲指揮使張君欽以計誘賊皆有功蓋始事至賊平甫百日改詔平洋沙為平洋沙添設巡檢司一及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為令僉曰昔高皇帝龍飛時吾蘇實先中原歸附民柔脆奉法令輸歲稅受事惟恐後不幸海濱襲為狂愚境土因

是汙峻其君子羞之非我群公侯君相與主張協贊  
底是大功則天子必將大加兵於我邦民且震恐死  
無地由是言之克清大憝以寧其人國家利賴生民  
受福焉可誣也乃請刻為歌詩以垂無窮且示其無  
良者未為鑒戒毋再罹憲而以有功官屬列之碑陰  
其辭曰聖朝建國成制中域豈惟版民要化咸賓孝  
考臨朝征伐四申請：海人願狂而信匪無斧鉞問  
其來馴卒赦不誅輕典是因帝德廣大彼冥何知負  
險怙終自同島夷海波滔天操艦若馳謂莫予迫暴  
掠以嬉絳襖裸下霜办差：有忤必刈不遺貨資村

落道逃避命流離列邑咸震訖言曰疑艾公曰嗟唯  
是當伐聞於天子我師乃發魚：我師來至城下旗揚鈴  
鳴有舟悉駕指授方畧先塞港汊飛檄往來靡息晝  
夜俱自朕執黨獻功先聲既致揚許斯從載賊招  
其餘載其功尚念黎元勒下容窮如何變土以  
勤艾公：曰尔師文武將吏皇有明詔寇在必刈  
凡予同事咸協無庸尔其慎殺毋反非庚六月既禡  
甲寅師行臨送於浙考鼓揚舲雜以桴鼙恣：旆旌  
賊則有廬或浮海居海居既除水陸並趨遂蒐大洋  
鬼交其舟去不可得平為我漁紛紜自沉十死一俘

始誰為謀得賊相縛賊有故新賊有首屬其群既洪  
厥輝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曾公在洋胥樂  
行，蕪飲海霧清廓始時敵征衆皆謂難彼徂海途  
我不習船浪簸舟欲戰於何安息主撫致式養其奸  
廷乃奏功人寂無言凡茲設施後事先謀裕以寵之  
迭用剛柔含容奮發盪平靡苗執事始終二公林侯  
二公林侯詔以狀上賞不遺細悉預旌獎赫，元功  
艾公自長石刻摛文永播遺響

江淮平亂碑

王鏊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沐養生息百

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  
皇上赫怒興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有逆豎  
盜弄朝竊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發動逆豎  
伏誅群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六與劉七齊彥相明  
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斫  
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虐  
毒僵尸被野千里蕭然甚者竊名號抗王臣截漕舸  
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馬中錫討之都御史師  
久無功乃代逮偉中錫還而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  
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

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洵言  
六七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  
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于霸州  
之平口遣評副總秦卻游擊永與戰克之又進戰破  
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  
馮副參禎以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石大  
破麾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平久民不見兵革一  
旦盜起所在或潰或死或迎服群不逞且蠢起從之  
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惧公以開  
以生路立招降幟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  
各繕城浸池清野以俟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獨率  
其衆而南九月六七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  
於曹之裴子嚴是役也賊之銳卒畧盡幾不能軍上  
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敗  
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  
餘衆至下邳淮上總增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  
北門有四首迭進輒獎之乃遠逃遁去參將李瑾又  
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過於水淺坡殺  
其衆殆盡六七彥明獨扶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  
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湖南又奔湖廣劉六隨溺水死



七與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沂江上犯南。安慶公復被壘。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枝窮矣。必且復南。又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曹泊王都憲。顏俞都憲。諫兵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據山顛。矢石兩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壘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跽行。奪其險。賊墜岩下者。死無算。七來小舟。將遁。渤海死。彥明為宣府游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群盜盪平。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衆縱橫南<sub>北</sub>。所至創殘。罪稔惡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計。圖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大夫戮力行。忠勢成。犄角諸將士。推鋒摩壘。勇賈先登。虎相與成。此膚公蓋天人協應之効。最是役也。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捷聞自節<sub>制</sub>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相與伐石紀勲。以示永久。詞曰。赫々皇明坐朝萬方。克享於天。錫祚無疆。運鍾百六。奸豎亂朝。實生屬階。

遠近駢騷盜賊挺起千萬為群血人呀、虎噬蛇吞  
咸市丘墟邑里蕩空有事招徠日奏罔功帝曰來完  
汝惟予度其往視師搃我臣戎務桓之虎臣雄邊徼  
兒授尔節鉞惟尔指偽公至會師誓清大慙受命徂  
征、無或撓退王師並奮孰我敢遏曾是螳臂而當  
車轍載扼其吭載斬其析盜始奔駭顛路北南飛走  
計窮海山之嶽狐妖憑丘虎鋌走陰天厭盜虐海作  
颶風我師來之遂殲群兇王路載夷黔黎相慶江淮  
克全惟茲天幸始盜之萌豈也當國迄盜誅夷授任  
必式治亂之萌昭哉不忒鑄詞海崖昭勳懲亂後誰

効尤視此京觀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四十八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八關齋詩三首

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月二十二日  
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辰為齋始道  
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  
朝眾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拯藥之懷遂  
便獨往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  
悟外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岩水之娛遂援羊染翰  
以慰二三之情

建意營法齋里仁契明儔相與期良辰沐浴造間丘  
穆：升堂賢皎：清心修窈窕八關客無捷自綢繆  
寂然五習真疊：勵心柔法鼓進三勸激切清訓流  
悽愴願弘濟闔堂皆同舟明：玄表聖德此童蒙求  
存誠夫室裡三界贊清似嘉祥歸宰相藹若慶雲浮

二

三悔啓前朝雙嶽暨中夕鳴禽戒朗旦備祀寢玄役  
蕭索遲賓誰飄飄隨風適踟躕岐路竭揮手謝內析  
輕軒馳中田習：陵電擊息心投伴步零：振金策  
引領望征人悵恨孤思積咄矣非形我外物固已寂

吟咏歸虛房守貞玩幽蹟雖非一往游且以間自適

三

靖一潛蓬廬惜：咏初九廣漢排林篠流飈洒隙牖  
從容避相逸采藥登崇阜崎嶇升千尋蕭條臨萬畝  
望山樂榮松瞻澤哀素柳解帶長陵岵娑娑晴川右  
冷風解煩懷寒泉濯溫手寥：神氣暢欽若盤春藪  
達度冥三才恍惚喪神偶遊觀同隱丘愧無連化肘

吳趨行

無名氏

質滿重簾唯有遠相思藕葉清朝釧何見早歸蓋一作

還時

同前

梁元帝

生裡生愁起池心恒欲飛蓮花逐水逐何時乘扁歸

伍子胥

鮑機

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魚丈人

楚墓悲猶空一作在吳門怨恨一作未申

王世容歌

王世容政無獲省徭役盜賊空

吳錄曰王鐔字世容為武城令民服德化宿忌奔

逆父老歌之

吳人歌

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節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晉書曰節侯為吳郡守載米之官俸祿之所受唯

飲吳水而已及去郡百姓數千人白牽攸船不得

進乃以小舟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吳孫亮初童謠

吁汝恪何若、蘆葦單衣篋鈎洛於何相求楊子閣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童謠按陽子閣者反語

石子洞也鈎洛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蘆葦席

裹身篋束其腰投之石子洞也後聽恪故吏收葬

求之此洞云

吳孫亮初白鼉童謠

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

同前

天欲雨有東風南谿白鼉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  
夜聞白鼉人盡起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按  
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敗恪  
弟融鎮公安亦見鼉獸刺金印服之而死是有鱗  
介甲兵之象也

孫皓初童謠

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  
宋書五行志曰吳孫皓初童謠按皓尋遷都武昌  
民沂流供給咸怨毒焉

晉吳中童謠

下湖荇不食下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  
宋書五行志曰晉庾羲在吳郡時吳中童謠無幾  
而庾羲王洽相繼亡

送李濯游江東

王昌齡

清洛日夜漲微風引孤舟離腸便千里遠夢生江樓  
楚國棖橘暗吳門烟雨愁東南俱今古歸望白雲收

送姚司法歸吳

吳掾苗觴楚郡心  
洞庭秋雨海門陰  
但令意遠扁舟  
送不道滄江百丈深

送丘為下第歸蘇州

嚴維

滄江一身客  
賦賦空十年  
明豈能好  
今人誰舉賢  
主國門  
稅征駕旅食  
謀歸旅曠日  
媚春水  
綠香客船  
頻無媒  
既不達  
余亦思歸田

書情上李蘇州

前人

東土苗人尚有殘  
皇、臣相出朝端  
手持國憲群僚  
畏口喻天慈  
百姓安  
禮教自憐  
今日絕風流  
空記往

年歡悵着青袍將十載  
忍來漁浦却垂竿

嚴子瀨東送馬處直歸蘇

劉長卿

望君舟已遠  
落日潮未退  
目送滄海帆  
人行白雲外  
江中遠回首  
波上生微靄  
秋色姑蘇臺  
寒流嚴子瀨  
相送苦易散  
動別知難會  
從此日相思  
空令減衣帶  
吳中聞潼關失守  
因奉寄河南蕭判官

前人

一雁飛吳天  
羈人傷暮律  
松江風嫋嫋  
波上片帆疾  
木落姑蘇臺  
霜收洞庭橘  
蕭條長州外  
唯見寒山出  
胡馬嘶秦雲  
漢兵亂相失  
關中因竊據  
天下共憂慄



南楚有瓊枝相思怨瑤瑟一身寄滄洲萬里看白日  
赴敵甘負戈論兵勇投筆臨風但橫臂擇木將委質  
不如歸遠山雲卧飯松粟

送李員外使還蘇州兼呈前表州李使君

別離共成怨衰老更難忘夜月留同舍秋風在遠鄉  
朱絃徐向燭白髮強臨觴歸獻西陵作誰知此路長  
却赴南邑苗別蘇臺知己

又過梅嶺上歲歲此枝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着  
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涯事唯應把釣竿  
送陸澧還吳中

瓜步寒潮送客楊柳暮雨沾衣故山南望何處秋天  
連天獨歸

使回赴蘇州道中作

春風何事遠相催路盡天涯始却迴萬里無人空楚  
水孤帆送客到魚臺

在江南贈宋五之問

駱賓王

井絡芟源濬陽侯九派長淪波通地穴委輸下歸壑  
別島籠朝原漣洲擁夕漲韜珠成績閨讓壁動浮光  
浮光疑水折積閨踈圓沁玉輪涵地開劔匣連星起  
風煙標迴秀英靈信多美壞踐遺芳端操慙謀已謀

已謬觀光牽逆強，恹惶搭拙迷三雀。勞生昧兩忘，彈  
隨空歛笑，猷楚自多傷。一朝殊默語，十里暴炎涼。炎  
涼幾透，買川陸波，臻奏積水架吳濤。連山積楚岫，風  
月雜珠，惜星河猶是舊。始蘇望南浦，卽卽通北斗。北  
斗平生親，南浦別離津。瀟湘一起，忽洞庭多苦。辛秋  
江無綠，芷寒汀有白蘋。采之將何遺，故人漳水濱。漳  
濱已遠，遠江潭未旋返。為聽短歌行，當想長洲苑。露  
金薰芻岸，風佩搖蘭坂。蟬鳴稻葉秋，雁起蘆花晚。  
秋雲日明，亭臯風霧清。獨負平生氣，空牽搖落情。占  
星非聚德，夢月詎懸名。寂寥傷楚奏，淒斷泣秦聲。秦

聲懷舊里，楚奏悲無已。郢路少叢臺，叢臺富奇士。温  
輝凌愛日，壯起驚寒水。一願重風雲，三冬足文史。文  
史盛紛紜，綸京給多風。塵猶輕五車，富未重一囊。貧  
李仙非易托，蘇鬼曲難因。不惜勞歌盡，誰為聽陽春。

夕次蕩吳

維舟皆楚服，振策下吳畿。盛德弘三讓，雄圖枕九圍。  
黃池通霸業，赤壁暢戎威。文物俄遷謝，英靈有盛衰。  
行嘆鳴鳧沒，遽惜湛盧飛。池古烟塵暗，年深館宇稀。  
山川四望是人事，一朝非懸劔。空自信亡珠，尚誠機。  
鄭風遙可托，關月眇難依。西北雲逾滯，東南氣轉微。

徒懷伯通德多謝買臣歸惟有荒臺路薄暮濕征衣  
贈萬生下第還吳  
郎士元

直道多不偏美才應息機霸陵春欲暮雲海獨言歸  
為客成白首入門嗟布衣尊羹若可憶漸出掩柴扉

送文暢上人東遊

權德輿

桑門許辯才外學接宗雷護法麻衣淨翻經貝葉開  
塵喧和不染忘想自堪哀載結西方社師遊早晚遊

送陸書還吳

武元衡

君住色山下何年入帝鄉成名歸舊業嘆別見秋光  
橘柚吳洲遠蘆花楚水長找行經此路京口向雲陽

送魏十六還蘇州

皇甫冉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虫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昆陵  
路迴首始蘇是白雲

贈吳門邕上人

皇甫曾

春山唯一室獨坐草萋萋身寂心成道花間鳥自啼  
細泉松徑裏返景竹林西晚與門人別依、出虎鷄

送陸鴻漸山人採茶迴

前人

千峯特通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美獨行  
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燃燈夜相思一磬聲

送滕元擢第歸州拜親

岑參

送尔姑蘇客滄波秋正涼  
橘懷三箇去桂折一枝香  
湖上山當舍天邊水自鄉  
江村人事少時作捕漁郎

維揚送友還蘇州

崔顥

長安南下幾程途到得邗江  
予綠燕消汗驢魚舟上  
釣羨君歸老向東吳

送褚十二藻擢第歸吳親省

錢起

林表吳山色詩人思不忘  
向家流水便懷橘採衣香  
滿酌留歸騎前程未及湯  
愴茲滄海去誰惜杜蘅芳

送陸贄還蘇州

鄉路歸何早雲間喜擅名  
思親盧橘熟帶雨客帆輕

夜火臨津驛晨鐘隔浦城  
華亭養德羽許日再飛鳴

送蘇州姚長史

戴叔倫

江城驛路長烟樹過雲陽  
舟領青絲纜人歌白玉郎  
葛衣行柳翠花草宿荷香  
別有心期處湖山滿訟堂

贈長洲何主簿

挂席遂歸流依依望虎丘  
殘春過楚縣夜雨宿吳洲  
野寺吟詩入溪橋折筍遊  
到官無一事清靜有諸侯

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吉期

莫言水國去道、白馬吳門見不遙  
風櫺中林徑楚  
西木蘭舟上躡江潮  
空山古寺千年石草色寒浸百

百橋早晚盧家蘭空外珊瑚玉佩徹青霄

奉送蘇州李十五長史文之任 杜甫

星圻台衡地曾為人所憐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傳  
食德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

壯遊

前人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  
七齡思即壯開口咏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

到令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閭丘墓荒  
劔池石壁側長洲菱荷香嵯峨闔門北清廟映迴塘  
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踐渡浙想秦皇  
蒸魚聞七首除首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  
荆谿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邦  
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墻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  
放蕩齊趙聞裘馬頗清狂春歌業臺上冬獵青丘旁  
呼鴈早樞林逐獸雲雪同射飛曾從鞞引臂落鵝鶻  
蘇侯據鞍喜忍如携葛疆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  
許與必伯賞實遊賢王曳笏置醴地奏賦入明光

天子廢食召郡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  
黑貂寧免弊斑駁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  
坐深柳黨敬日覺死生忙未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  
國馬竭粟豆官鷄輸指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畢萬里遙相望  
崕岨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  
翠華擁吳岳鳩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故兵更陸梁  
大軍載草：凋瘵滿膏肓有傳員竊補袞憂憤心飛揚  
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走靜守御林  
君辱敢受死赫怒幸無傷聖哲体仁恕寓蹠復小康

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  
鬱鬱苦不展羽融因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  
推之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散勲業歲暮有嚴霜  
吾觀鴻亥子才格出尋常群兗逆未定測行英俊翔

送張舍人之江東

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天清一雁遠海濶孤帆遲  
白日行故暮滄波杳難期吳州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送崔度還吳度故人禮部員外輔國之子

幽燕沙雪地萬里盡黃雲朝吹歸秋雁南飛日幾群  
中有孤鳳雅哀鳴九天聞我乃從此烏絲章五色分

雜胡為凡禽鷄鶩輕賤君舉手捧不足疾心若火焚  
拂羽淚滿面送之吳江濱去影忍不見躊躇日將曛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  
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城天  
去國難為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共凄然  
口號吳王美人半醉

李白

風動荷花水殿香姑蘇臺上見吳王西施醉舞嬌無力  
笑倚東風白玉牀

贈張旭

李頎

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露頂振胡牀長叫三五聲興來洒素壁揮筆如流星  
下舍風蕭條寒草滿戶庭門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  
左手持蟹螯右手執丹經瞪目視霄漢不知醉與醒  
諸賓且方坐旭日臨東城荷葉叢江魚白甌貯香杭  
微祿心不屑放神於八紘時人不識者即是安期生

春日長安送從弟尉吳尉

李嘉祐

春愁能浩蕩送別又如何人向吳臺遠鶯飛漢苑多  
見花羞白髮因爾憶滄波好是神仙尉前賢亦未過

送恂上人還吳

儲光義

洛城木天邑洛水即天池君王既行幸法子復來儀  
虛室香花滿清川楊柳垂東間道歸去遠意誰能知

送沈校書吳中校書

前人

郊外亭臯遠野中岐路分苑門臨渭水山翠雜春雲  
春閣多遺典吳臺訪閩文君王思校理莫滯清江濱

賦得館娃宮送王山人游江東 盧綸

蒼、楓樹林草合廢宮深越水風浪起吳王歌管沉  
燕歸巢已盡鶴語豕難尋旅泊彼何夜希君抽玉琴

送錄王事赴任蘇州

前人

迎拜路萬里一帆前潮作澆田雨雲成覆

吏寒惟重法俗富不憂邊西掖今宵味還須寄阿蓮

驛中望山戲贈渭南尉陸贄

前人

官微多惧事多同拙性偏無主驛功山在門前登不  
得髮毛衰盡落塵中

郡樓春宴

韋應物

衆樂雜軍鞞高樓邀上客思逐花光亂賞餘山景夕  
為郡訪凋瘵守程難損益聊假一杯歡暫忘終日迫

寄蘇州使兼示楊瓊

白居易

真娘墓頭春草碧心奴髮上秋霜白為問蘇臺酒席  
中使君歌笑與誰同就中猶有楊瓊在堪山東山伴



別蘇州

浩、蘇州民鬱、長洲城來慚荷寵命去愧無能名  
青紫行將吏班白列黎甿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  
饒筵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然竹聲  
悵望武丘路沉吟澣水亭還鄉信有興去郡能無情

答劉夢得白太守行

吏滿六百石昔賢轍之秩登二千石今我方罷歸我  
秩訝已多我歸慚已遲猶勝塵土下終老無休期卧  
乞百日告起吟五篇詩得謂罷官朝與府吏別暮與

與州民評去年到郡時麥穗黃雜、今年去郡日稻  
花白粟、為郡已周歲半歲罹旱飢襦袴兩一片甘  
棠無一枝何乃老與幼泣別盡沾衣下慚蘓人泣上  
愧劉君辭

憶舊遊寄劉蘇州

憶舊遊舊遊安在哉舊遊之人半白首舊遊之地多  
蒼苔江南舊遊凡幾處就中最憶吳江隈長安苑綠  
柳萬樹齋雲樓春酒一杯闔門曉嚴旗鼓出臯橋夕  
閤船舫迴脩蛾幔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  
年前狂爛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媿張態一夢春周

五鼓三歸夜臺虎丘月色為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  
賴得劉郎解吟咏江山氣色合歸來

媚態蘇州妓名周穀蘇州從事

蘇州李中丞以元日郡齋感懷詩寄微之及予

輒依來篇七言八韻走筆奉荅兼呈微之

白首餘杭白太守落魄拋名未已久一辭渭北故園  
春再把江南新歲酒杯前歌笑徒勉強鏡裡形容漸  
衰朽領郡漸當潦倒年鄰州喜得平安友長洲草接  
松江岸曲水荷花鏡湖口老去還能肩飲無春來曾  
作閒游否憑鶯傳語報李六倩徒將書與元九莫嗟  
一日、催人且貴一年、入手

除蘇州刺史別洛城東花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鬓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  
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伴勸酒有殘鶯

赴蘇州至常州荅賈人

杭城隔歲轉蘇臺還擁時前五馬回歎有薄書先眼  
合喜逢杯酒暫眉開未酬恩窺年空去欲立功名命  
不來一別承明三領郡甘從人道 粗才

去歲罷杭州今春領吳郡慚無善政聊寫鄙懷

兼寄三相公

為問三丞相如何東國釣那將最據郡付與苦慵人

豈有吟詩客堪為持節臣不才空飽煖無惠及飢貧  
昨卧南城月今行北境春鉛刀磨款盡銀印換何頻  
杭老遮車輒吳童掃路塵虛迎復虛送漸見州兩民

自到郡齋僅經旬日方專公務未及宴遊偷閑  
走筆題二十四韻兼寄州李舍人湖州崔郎中

仍呈吳中諸客

渭北離柳客江南守土臣涉途初及月入境已經旬  
甲郡標天下環封及海濱版圖十萬戶兵籍五千人

自願才能少何堪罷命頻肩榮慚印綬虛獎負然綸  
除蘇州制云藏於己為道義抱於初為政  
詰在公形骨體之言圖郡有襦袴之樂 侯痛須通

脉防流要塞津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削使斜條

簡攤令賦役均以茲為報効安敢不躬親襦袴提於

手常絃佩在紳敢辭稱俗吏且願活疲民常帶未微

黃霸湖州猶借寇恂愧無錯脚政河北三郡相鄰皆  
有善政時為錯脚

刺史見徒添犬牙却制語誇黃絹州美價常詩篇占白

蘋美崔吳銅符拋不得也謂瓊樹見無因警寐鍾傳

夜催衙鼓報晨唯知對昏吏未暇接親賓色變雲迎

夏聲殘鳥過春麥風逐非扇梅雨異隨輪武寺山如

故武丘玉樓月自新郡內東池塘閣長草燕竹廢生

塵暑造燒神耐晴教晒舞茵待還公事了亦擬樂吾身

寄劉蘇州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微之敦詩何堪老淚  
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泣罷幾回深自念情來一  
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蘇州更是誰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遙想賀宴以詩慶之

海內始蘇太守賢思加章綬豈徒然賀賓喜色燕杯  
酒醉妓歡聲過管絃魚佩葦鱗光照地鶴銜瑞帶勢  
冲天莫嫌鬢上些白金紫猶來杯長年

蘇州故吏

江南故吏別來久今日池邊識我無不獨使君頭似

雪華亭鶴死白蓮枯

蓮州鶴皆蘇同來

送蘇州李使君赴郡二絕句

憶拋印綬辭吳郡哀病當時已有餘今日賀君兼自

喜八迴看換舊銅魚

予自罷蘇州及茲換八刺史也

館娃宮深春日長

館娃宮今靈岩寺也

烏鵲橋

高秋夜涼

烏鵲在蘇州南

門風月不知人世變奉君直似奉吳王

感蘇州舊舫

畫梁朽折紅窓破獨立池邊盡日看守得蘇州船舫  
爛此身爭合不哀殘

送王卿使君赴任蘇州因思花迎新使君感舊

遊寄題郡中木蘭西院一別

一別蘇州十八載，時光人事隨年改。不論竹馬盡成人，亦恐桑田半為海。鶯入故宮含意思，花迎新使生光彩。為報江南風月知，至今白使君猶在。

白太守行

劉禹錫

聞有白太守，池官歸舊谿。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太守駐行舟，閭門草萋萋。袂揮謝帝者，依然兩低眉。朱戶非不崇，我心如重絙。華池水不清，意在寥廓栖。夸者窈所佐，賢者默思齊。我為太守吟，題在隱庭泥。

赴蘇州酬別樂天

吳郡魚書下，紫宸長安廐。吏送朱輪二，老風化承道。愛八來聲名，躡後塵。梁氏夫妻為寄客，陸家兄弟是州民。江城春追遊，處共憶東都舊主人。

到郡未浹日，登西樓見樂天題。因即事以寄樂天。

自比郡謝  
肩西歸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依新柳貴，池帶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來，繞身烟波洞庭路。恍彼扁舟人。

早夏郡中書事

水禽渡殘月，飛雨洒高城。華高對佳樹，簾廡含曉清。拂鏡整危冠，振衣步前楹。將吏儼成列，簿書分來榮。

言下辨曲直筆端生交爭虛懷詢病苦懷律操剝枉  
闕吏告無事歸來解簪纓高簾覆未闔忽耳聞調笙

郡齋書懷江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

謾讀圖書三十車年、為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  
力百 空為飽煖家騎李衣冠杯羹面吳公政事副  
詞華還思謝病今歸去同醉東城桃李花

訓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

久學文章含白鳳却因政事賜金魚郡人未百聞謠  
詠天子知與名詔書珍重和詩呈錦綉願言歸計並  
國廬舊來辭客無多位金紫同遊誰得知

送仁弟戴玄往蘇州

張籍

楊柳閨門路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  
夜月甘柑楸杖風白藕花江天詩景好迴日莫令賒

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

三朝出入紫薇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  
主題書今日異州人閨門柳色烟中遠茂苑鶯聲雨  
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送陸暢

共踏長安街裡塵吳州獨作未歸身貴門舊宅今誰  
位君道西塘與問人

送從弟彤東歸

雲水東南兩月程，貧歸慶節馬蹄輕。  
春嬉欲醉攀花別，野路閒吟觸雨行。  
詩價已高猶失意，禮司曾賞會成名。  
舊山風月知應好，莫過秋時不到京。

送從弟徹東歸

緱山領印知公奏，才稱同時盡不如。  
奉使賀成登冊禮，陪班看出降恩書。  
迴程去在秋塵裡，受詔辭歸曉漏初。  
早晚行為朝署拜，閒訪買宅作鄰君。

送人遊吳

李頻

楚田開霽後，草色與君看。  
積水浮春氣，深山滯雨寒。

毗陵孤月出，建業一鍾殘。  
為把鄉書去，因收別淚難。

尋陸鴻漸不遇

皎然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  
近種籬邊菊，秋來未着黃。  
扣家無犬吠，欲去問西家。  
報道山中去，歸來每日斜。

送李司直使吳

張衆父

使君方擁傳，王事遠辭家。  
震澤逢殘雪，新豐過落花。  
水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  
何處看離恨，春江無限沙。

送司空曙之蘇州

苗發

盤門吳舊地，蟬盡早秋時。  
歸國人皆久，移家君獨遲。  
廣陵經水宿，建業有僧期。  
若到栖霞寺，應看江柱碑。

戲代李恊律松江有贈

許 澤

蜀客操琴吳女歌明珠十斛是天河  
霜凝薜荔怯秋樹露滴芙蓉愁  
晚波蘭浦遠鄉應解佩柳隄殘月未  
鳴河西樓畔不散潮落洞庭洲渚多

將歸姑蘇南樓餞別送李明府

無處登臨不擊情一憑春酒醉高城  
暫移羅綺見山色終駐管絃聞水聲  
花落西亭添別夢柳陰南浦促  
歸程前期迢迢今宵短更倚朱闌待月明

宿望亭館寄蘇州一二同志

侯館人稀夜自長姑蘇城遠樹蒼蒼  
江湖水落高樓

迴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碧梧移鵲影  
露低紅花濕帶光西園詩侶應多思  
莫醉詩歌掩畫堂

送元晝上人歸蘇州兼寄張厚二首

自卜閒居荆水幽一作感時相別思悠々一尊酒盡  
青山暮千巖一作里書迴碧樹秋深蒼久貧知長一作寂

莫小詩多病尚風流晝公此去應相問  
為說雪中一作衣憶舊遊

二年無事客吳鄉南陌春園碧草長  
共平八門回畫舸猶還三徑掩書堂  
前山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枕簟涼  
經歲別離心自苦何堪黃葉落清漳



吳門送振武李從事

晚促離筵醉玉缸，伊川一曲淚雙雙。欲携刀筆從新幕，更宿烟霞別舊窓。胡馬近秋侵紫塞，吳帆乘月下清江。嫖姚若許傳書檄，坐築三城看受降。

送劉禹錫郎中赴蘇州

姚合

三十年來天下名，銜恩東守闔閭城。初驚函谷眠山驛，漸入梁園問水程。齊日滿江寒浪靜，春風繞郭白蘋生。虎丘野寺吳中少，誰伴吟詩月裡行。

吳故宫

常建

越女歌長君且聽，芙蓉香滿水邊城。豈知一日終非

主，猶自如今有怨聲。

吳苑思

陳陶

今人地藏古人骨，古人花為今人發。江南何處葬西施，謝豹空聞采月香。

送王開歸蘇州

劉商

深山窮谷没人來，邂逅相逢眼漸開。雲鶴洞宮君未到，夕陽帆影幾時來。

五湖

汪遵

已立平湖伯越功，片帆高颺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

吳姬十首

薛能

夜鎖重門畫亦監，眼波嬌利瘦岩岩。  
偏憐不怕旁人笑，自把春羅等舞衫。

龍麝熏多骨亦香，因經寒食好風光。  
何人畫得天生態，枕破施朱隔宿粧。

適、春霖透荔枝，筆題箋動垂中岳。  
天陰不得君王召，喚着青衫作小詩。

鈿合重盛繡結深，昭陽初宴賜同心。  
君知一夜恩多少，明日宣教放德音。

退紅千汗濕輕紗，高捲蚊厨獨卧斜。  
嬌淚半垂嬌不

破恨君瞋折後庭花

取次衣裳盡帶珠，別添就腦裏羅襦。  
年來寄與御中伴，殺盡春蚕稅亦無。

畫燭燒蘭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  
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

樓臺重疊滿天雲，殿、鳴鼙世上聞。  
此日桃花初似雪，女兒絃管弄參軍。

冠剪黃綃帔紫羅，薄施鉛粉畫青蛾。  
因將素手誇纖巧，從此椒房寵更多。

自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禮獨分明。  
夫容殿上中元

日水拍銀盤弄他生

西施

羅隱

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來未會子孫因底  
事解崇臺榭為西施

嘲陸暢

元和內人

十二層樓倚翠空風鸞相對並梧桐  
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覬入漢宮

解嘲

陸暢

粉面郎君選聖朝偶逢秦女學吹簫  
須教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鸞噪鵲橋

送常熟錢尉

范仲淹

姑蘇臺下水如藍天賜仙鄉奉旨甘  
梅淡柳黃春不淺王孫歸思滿江南

依韻和蘇州蔣密學

餘枕偶得借麾來山態雲情病眼開  
比藥無涯誰可共詩仙今日在蘇州

白樂天謂常蘇州為詩仙

依韻荅蔣密學見寄

南東為守慰哀顏憂事渾祛樂事還  
鼓吹夜歸湖上月樓臺晴望海中山  
奮飛每羨冥鴻遠馳騁那慚老驥閑  
此日共君方偃息是非榮辱任循環

歲寒堂三題

堯舜受命於天松栢受命於地則物之有松栢猶人之有堯舜也是故聖人觀有心而禮制體後凋以辨義丁公神遇鑿窳刑為陶相真棲風韻在焉

前言往行豈徒然哉五家西齋僅百載二松對植扶疎在軒靈根不孤本支相茂卓然有力儼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絲桐間發莫能擬其聲不出戶庭如在林壑其少長北地近還平江美先人之故廬有君子之嘉樹清陰大庇期於千年豈徒風朝月夕為為耳目之資者哉因命其西齋曰歲寒堂松曰君子

樹：之側閣焉曰松風閣美人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貽厥孫謀昆弟雲來是仰是則可以為友可以為師持松之清遠恥辱矣執松之勁無柔邪矣稟松之色義不變矣揚松之聲名彰聞矣有松之心德可長念茲在茲我族其光矣子：孫：勿剪勿伐惟吾家之物在寒歲而後知天地鄰其才而況於人乎作詩紀之以永長也

歲寒堂

我本先唐相奕世天衢行子孫四方志有家在江城雙松儼可受高臺因以名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

自有千年色耳有千年聲六月無炎光長如玉壺清  
予以聚詩書教子修誠明予以列鍾鼓邀賓樂昇平  
綠烟亦可知終日在簷樞太陽無偏照自然虛白生  
不向搖落地何憂歲咿噤勗者肯構人處之萬千榮

君子樹

二松何年植清風未嘗息天矯向庭戶隻龍思霹靂  
豈無桃李姿賤彼非正色豈無蘭菊芳貴此有清德  
萬本恣搖落獨如春山碧乃知天地成亦向歲寒惜  
有聲若江河有心若金聲雅為君子材對之每前席  
或當應自然化為補天石

松風閣

此閣宜登臨上有松風吟非絃亦匏非自起簫韶音  
明月萬里時何必開綠琴鳳皇下雲霓鏘鳴中林  
淳如葛天歌太古傳於今潔如庖犧易洗人平生心  
安得嘉賓來當之共披襟陶景若在仙通往來吳中  
成都進士杜進伯升出家名法通往來吳中

蘇軾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羶  
鎖料得如今似我能

吳中田婦歌

今年稔稻熟苦遲庶見霜風未幾時霜風來時雨如  
馮把頭出茵鑣生衣服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卧  
青泥茹苦一月甃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汗流肩頰  
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糶賣牛納稅折屋煠慮淺不  
及明年飢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糞黃  
滿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婦

吳江岸

晚色薰秋色蟬聲雜鳥聲壯懷銷鑠盡回首尚心驚  
少游醉卧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作江南斷腸

寄賀方回

黃庭堅

句只今惟有賀方回

癸亥立春日泊舟吳會亭

范成大

去年春盤浙江驛湛湛清波動浮浮石今年春盤吳  
會亭冥冥細雨濕高城天邊作客風沙裏今年去年  
成老矣客心古井冷無波過眼人情亦如水憶昔三  
生往翠微偶來平地着征衣中山故人應大笑扁舟  
坐穩何當歸

半塘

柳暗閨門逗晚開半塘，下越谿回炊煙擁托船，

過芳草綠堤步，來

晚入盤門

人語嘲喧晚吹涼萬憲燈火轉河塘兩行碧柳籠官  
渡一簇紅樓壓女牆何處采菱聞度曲誰家拜月認  
飄香輕裘駿馬嫌穿市困倚蒲團入睡鄉

白雲廟

路入十峯一線通陸離長劍立天風五年嶺客題詩  
處正在眠雲亂石中

天平先隨道中時將赴新安椽

霜倚水碓淨無塵竹瀉梅谿未放春百疊海山鄉夢

熟三年江路旅愁新松楸永寄孤窮淚泉石終收漫  
浪身好住鄰翁各安健歸來相訪說真情

丙戌閏七月九日與王必大登姑蘇臺招王浚

明陳淵叔耿時舉避暑次時舉韻

始賀火西流還嗟斗斜閏餘暑猶強顏新涼頗難進  
燥剛渴欲泚焦卷禿如燼吏官扶日轂輝赫不停運  
登臨有高臺勇往得三俊仍時王郎子飛步凌叔叔  
風從噫氣來雲作壞山陣鄉如乘頭魚忽已蠶虫振  
空明晚逾清更要孤月印書生乃易與倪仰更喜愜  
憑闌天為高舉酒山欲近寄書鐵鉤鎖麗句錦窠暈

茲在戎輦獨難挽，歎紅韉君看籠中鳥，寧識成沈韻。

上沙夜汎七月二日

因倚船窓看斗斜，起來風露滿天涯。亭中宿鷺明菰葉，閃閃涼鶯入稻花。月下片雲應夜雨，山根炬火忽人家。江湖處處無窮景，半世紅塵老歲華。

次韻孫長文泊姑蘇館

讀書窓下一燈殘，忽有詩來為煖寒。聞道扁舟春共載，雲雩雖冷不相干。

次韻答吳江周尉飲垂亭

垂虹亭上角巾傾，翫怒龍吟醉不聽。安得對君浮太

白，想應唾我汗新青。夢魂舞隄隨春草，時節賓鴻點暮汀。湖海扁舟須及健，莫教明月照星星。

壬辰天中節赴平江錫宴，因懷去年以待臣攝事，捧柳杯殿上賦二小詩。

去歲排場德壽宮，薰風披拂酒麟紅。小臣供奉金籠蓋，親到虛皇玉座東。天中繳動玉輿來，萬歲三聲徹九街。想見牙床當殿過，舜裳雲委拜堯階。

次韻平江韓子師侍郎見寄

自古四城湘水深，誰將城郭啟山林。有情碧嶂團欒



繞無數朱簾縹緲臨蚪鼓揭天驚客坐象鑿航海厭  
雲深三千客路長安遠故舊書來直萬金南人以蚪  
蛇皮作屨

靈泉杖履浙江頭經濟長懷尚典州堂上讀書朝氣

莫臺前呼月海光浮交情尺素勤雙鯉刀筆枯松挽

萬牛已把三章翻樂府為君擊節蚤變謳子師新作  
小於浙

江號靈泉讀書堂  
呼月臺皆其處也

前年衝雪過雙谿風帽泥韃騎吹隨爛醉依前逢錦

瑟好音惟是久黃鸝功名未試玉璜珮離別頻傾金

屈危疇昔北征煩言夢南征合有夢歸時頃早北使  
時朝野多

妄傳被苗不歸于師家中人怨夢余歸翌日過界報  
列故未句及之驚：子師家善歌者前年過婁券滿  
去已

### 自閭門騎馬入越城

日影穿雲亦未農夜來疎雨洗清空村前村後東風  
滿略數桃花一萬重

斷橋墮岸數家村雨少晴多淺漲痕雪白鵝兒綠楊

柳日高猶自掩柴門

### 閭門行送胡子著作守漢州

前年送君朝明光今年送君還故鄉錦官樓上一尊  
酒萬里閭門折楊柳吳波泛、蜀山蒼人生行路如

許長相送相送與如雪人生能禁幾離別房湖風月  
開春臺石湖水雲歸去來西棹東帆君未了相逢還  
向閩門道

閩門初汎二十四韻

淳熙丙午重九後十日家人輩以予久病道新修小  
舫勸扶頭一出以襪被屯滯遂至北城檢校姚花塢  
出關旁漕河望楓橋橫塘中路而還故有即事詠景  
唐律之作

好在馳烟路平生載酒行摧藏身久病契濶歲頻更  
昨日燈花曉今朝稻花晴出門新夢境觸目舊詩情

水遠推篷眩天寬倚柁驚轉灣添絳挽卷岍併篙撐  
舫後裝兒女艦前酌弟兄酷香新翅嫩茗香小春輕  
紅縐粉霜果黃媽撚夕英纈林疎露屋未閣靜臨城  
桃鳴論今昔楓橋管送迎山腰樵櫓動木末酒旂明  
竟日窰烟直中流塔影橫數帆殘照滿一笛暮江平  
晒網楓邊桁牽繒柳際棚岫雲縈石住田水穴隄鳴  
逆渡牛歸速穿籬犬吠擗魚寒猶作陣雁遠更聞聲  
急榜潮痕出疎鐘暝色生鄰翁欣問訊逋客媿寒盟  
一昨成歸臥於今負耦耕生涯都塌颯心曲漫崢嶸  
猿鶴休多怨菰蓴尚可羨藥囊吾厭苦扶僊且班荆

晚步吳故城下

意行殊不計，襟管風袖飄。然勝羽翰，拄杖前頭。雙雉  
起浮圖，絕頂一鷗盤。醉紅巾地，斜曛煖，慰練函空漲水。  
寒却向東臯，望烟火，跌磬光映榭林丹。

寄虎丘長老

誰云簪紱坐成禽，亦漫為官漫好音。身已備嘗生死  
病心，何曾住去來今。一波一動，月照空萬籟，無情風  
自吟。持此東歸，似同志，故應分我半林林。

送徐叔智運使奉祠歸吳中

手種湖邊百畝田，東風日夜催歸去。當年辛苦種花

時不道，白頭猶未歸。君如肯過城南陌，但向水雲紅  
處覓。煩呼猿鶴問平安，當有畦丁解看客。我今江船  
亦欲東楫，迎楓橋成兩翁，壓枝萬朵。雖過盡，尚及菜  
菘蓮葉中。

懷龔頤正

好在楚龔子，秋來情話稀。昨承書素說，行待板輿歸。  
烟水潮平棹，風霜歲晚衣。幾時真訪戴，莫待雪花霏。  
吳覲一首送丘宗卿自平江移會稽

吳兒與君緣不薄，再騎竹馬迎南郭。吳兒與君緣復  
淺，坐席終濕旗脚轉。東人賦重越吟悲，越了隨

朝鷄胷奇百煉當活國君豈猶私吳與越鶴鳴樟橋  
猿夜啼句如未減家何為功成他年歸結屋好在山  
花休軒竹宋卿十三年前嘗守吳今復來幾年而去  
越民因於和買蓋有意為蠲減之樟橋宋  
卿卜築廬有山姓丹二本歲各發花手植筍竹二  
十年今一尺圓作舍時恙當代去皆寶錄席上雨也

翻機軒夜坐聞雨

閒門冷落靜無譁小閣簾帟容自遮日晚課程丹竈  
火夜深光景物燈花人生寧有病連歲身世略如僧  
在家步履尋春非老伴任教風雨喚雷車

壽樾東齋午坐

屋角靜突兀雲氣低鴻濛殘葉颭疎雨孤花側淒風

北窓午睡起一笑萬事空無人共此意莎階咽微蛩

次韻袁起巖送示郡治雙蓮圖

珠淵玉水折方圓涌出雙蓮照酒邊歷倒小湖三級  
草增光後沼兩重蓮苔華名字元相並桃葉根株本  
自蓮好把吳靦翻楚比楊荷新曲勝當年洞庭小湖  
寺舊得瑞  
像有草繞之投草湖中生三級弘蓮皮日休有木蘭  
後池重臺蓮詩云兩重元是一重心皆吳中瑞故事  
而未首雙  
蓮之傳也

再賦郡沼雙蓮三絕

館娃菟散碧雲空沉化作雙葩寄恨深千載不償連  
願理一枝空有合歡心

池光闌檻倚斜暉，把酒看花醉不歸。但許允央相對，浴休驚翡翠一雙飛。  
西岐秀罷已蒿萊，春意還從菡萏回。不是使君和氣勝，此花應向別人開。

以韻袁起巖喜雨

使君精禱動山靈，月御俄從畢啣經。昨夜雲頭隨早蓋，今朝雨脚掛青冥。池光拍岸浮州宅，湖面粘天漲洞庭。賸來吳覲歆歲事，傳歸擊壤調中聽。

再以喜雨詩韻以表隨車之應

仙篆驅龍効水靈，佛螺吹梵演雲徑。何煩礎汗生蒸

潤，便借燿薰作晦冥。一念故應周界法，萬神元不隔明庭。昌時圭辟形聲應，不是周詩莫我聽。

三次喜雨詩韻少仲善頌

鄉非賢叔政通靈，幾負松陵耒耜經。天籟侵晨占少女，雨師連夜徹元冥。作霖豈必求商野，台見誰能右漢庭。聞道追鋒傳好女，從今側耳為聽君。

府公錄示和捉喜雨之作輒次元韻

雨挾潮痕漲具區，流渠決決繞幽居。荷鋤日課都忘倦，把甕天機本不疎。且喜水平昌谷稻，莫教雷假介休車。老翁飽外還多事，更把林間種樹書。

賦得桃鵑送別

高啓

何地芳菲滿，吳趨曲陌西。  
藏經非漢墨，種樹似秦溪。  
未曙恩霞起，追春猶雪迷。  
葉聞渡江唱，花憶映門題。  
折時或旁水，遊處每成蹊。  
偶來因送客，腸斷有鶯啼。

遷婁江寓館

寓形百年內，行止固無端。  
我生甫三九，東西宜未闌。  
去年宅山陰，今年徙江干。  
野性崇澹酒，經營惟苟完。  
閒窓俯平疇，幽扉臨遠湍。  
豈忘大廈居，弗稱非所安。  
披榛始未茲，霜露淒以寒。  
誰云遠親愛，弟子與相歡。  
室中有美酒，歲暮聊盤桓。

登西城門

登城望神州，風塵暗淮楚。  
江山帶睥睨，烽火樓櫓櫓。  
并吞何時休，百骨易寸土。  
向來未泰地，雨露長榛莽。  
不見征戰場，那知征人苦。  
馬驚西風笳，鳥散落日鼓。  
嗚：城下水流恨，自今古。

詠雨酬張進士羽見寄

珠碎復燕輕，颺回乍拂楹。  
望中未曉峽，愁裡度秋城。  
沙濕蛩應冷，荷响露還驚。  
聽絃知瑟潤，臥簟覺幃清。  
一覽停雲句，離抱轉難平。

賦得姑蘇臺送文賈學麒

城上聞啼雅臺前見鹿遊悠々畫簾影薄暮登潭曲  
雲隨歌舞散日與興亡促美人不歸來湖水春更綠  
思君別後登應盡天涯目

聞晚鶯時在園城中

昨歲聞歌轉綠陰山院行今朝寢齋雨重聽獨含情  
西磧多喬木何為亦到城

答宋南宮見寄時寓江上

棲寓豈高遁偶家南浦濱惟欣遠物累終非寡交親  
等舟近入郭言欲訪故人叩門子不在思懷竟難伸  
歸未掄蓬廬幽卧屬始春風喧柳意動雪霽禽新聲

孤遊巧芳物尊酒孰與陳念昔文翰場弱蹤繼清塵  
鳴絃東閣夜飛蓋西園晨茲歡與年徂憔悴兩未振  
朝蒙桂瓊藻慰我行慕勤深情寄妍辭不殊握中珍  
居屯在守志養素豈辭貧裁章以少荅此道願無淪

送家兄西還

昔別歸有期此別去何極西還屬事變荅責非得已  
家貧無行資空索辭故國思々逐徒旅究々謝親識  
牽攀不能留慟哭野水側離鴻回為翔浮雲暮愁色  
別時雖云苦未若後憶願行勿憂家養親自我職殊芳  
氣候異炎霧秋未息委命毋怨尤長年強殮食

名修元史將赴京師別內

承諾趣嚴駕晨當赴京師佳徵直不樂猶念與子辭  
子自歸我家貧賤久共之閨門霽情勸寵德不以姿  
天寒室仍罄何忍遠去茲王明待紬文不暇顧我私  
以愧子勤為我烹伏惟携幼送我泣問我旋軫時  
行路亦已遙浮雲蔽川坻宴安聖所戒胡為守蓬茨  
我志願禪國有遂幸在斯加餐待後晤勿作悄悄思

酬謝翰林甫別

啟與同郡謝君徽同徵又同官翰林洪武三年

七月二十八日 上御闕樓召對擢啓戶部侍郎

謝吏部郎中俱以踰辭即蒙俞允賜內帑白

金放還於鄉

江左稱謝家奕葉多名人君今復秀發瓊枝邁風塵  
願予忝鄉里才華敢論美丹詔偶見徵雲蘿歛同起  
謁帝入九闕咫尺瞻天顏從茲繆通籍接武諸公閒  
朝侍青坊讀夜陪玉堂宿講罷分御羹吟成刻官燭  
出入在西宮與君無不同自慚本鷗鷺亦得隨鴻鴻  
朝：禁門下聽鷄共騎馬上國多故人情親似君  
並命起列御寵極翻夏驚我叨掌國計君佐持銜銜  
偕辭向明主叩天聽天語內帑金東還特相許



拜賜出皇都。人言似雨疏。月明照宮錦。同棹入中吳。  
吳中故鄉道。兩歇秋光好。青山度水迎。喜我歸來早。  
落日下長洲。分携忽解舟。好何到家喜。却有別君愁。  
別君去還適。只隔吳江水。離思與秋長。蘆花三十里。  
來往片帆通。相期作釣翁。高歌雖鄙野。猶可贊王風。

始歸田園二首

辭秩歸故里。永言遂遐心。豈欲事高蹇。居宗難自任。  
清辰問田廬。荒蹊尚能尋。秋虫與左右。醫藥桑麻深。  
別來幾何時。舊竹已成林。父老喜我歸。携榼來共斟。  
問知天子聖。歡然散顏襟。相期畢租稅。歲暮同謳吟。

二

白露蕪草不荒園。掩窮秋歸一芟理。始覺吾廬幽。高  
柳蔭蒼疎。清川映閣流。落日望未泰。離黍滿田西。疇  
乍歸。意自欣。策杖頻覽游。名宦誠足貴。猥承俱愆尤。  
早退非引年。皇恩能未酬。相逢勿杯意。不是東陵侯。

送王太守遷雲間

男屠猪羊女醢酒。共壽神祠。太守太守今年遷。太  
州除書已下。誰能留兩州。相去無百里。失君應愁得。  
君喜安得如君。數十人一時盡。福東南民。

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

憶昨結交豪俠客意氣相傾無從感十年流亂如不  
知日費黃金出游劇狐裘蒙茸欺北風霹靂應手鳴  
雕弓桓公墓下沙草白彷彿地似遼城東馬行雪中  
四蹄熱流影欲追飛隼滅歸來笑學曹景宗生繫黃  
韁飲其血阜橋秦娘雙翠娥喚來尊前為我歌白日  
欲沒奈愁何迴潭水綠春始沒比中夜遊樂更多月  
出東山白雲裏照見船中笛聲起鷺鷥飛過片：輕  
有似梅花落江水天峯最高明日登手接飛鳥攀危  
藤龍門路里不可上松風吹滅岩中燈衆客欲歸我  
不能更度前嶺綠峻增遠携茗器下相俟喜有白首

楞伽僧館娃離宮已為寺香徑無人欲愁思醉題高  
壁墨如雅一半欹斜不成字夫差城南天下稀狂游  
累日忘却歸座中爭起勸我酒但道飲此無相違自  
縱飄零各江海故舊如今幾人在荒烟落日野鳥啼  
寂莫青山顏亦改須知年少樂事偏當飲豈得言無  
錢我今自筭雖未老豪健已覺難如前去日已去不  
可止來日方來猶可喜古達士有名言識說人生行  
樂耳

賀樂犬南郭新君

范成大

新臺燕雀喜竹籬桂藤蘿崩奔風濤裡得此芟菓荷

禿

西山効爽氣南浦供清波會心不在客遠勝何須多  
先生淮海後蹈地嘗兵戈飄，萬里道芒鞋壓關河  
風吹落下邑楚語成吳歌豈不有故園荒垣鞠秋莎  
無庸說當歸到處到南柯閉戶長獨卧奈客利啄何  
會令蒼苔石屐齒如絳窠

樂菴初成

李彥平

宋侍  
御史

老子平生可不足菴成那管食無肉終朝閉戶只讀  
書四面開窓都見竹  
投老菴居可事宜早眠晏起不論時更長睡足披衣  
坐傾耳林間聽晝肩

期頤堂

龔明之

百事如今與世違一花一木謾兒嬉莫期兀，痴頑  
老曾觀昇平元祐時  
不服丹砂不如芝老來四体未全衰有人問我期頤  
法一味胃中愛坦夷

崑山呂正之三男子連中神童科蓋奇事也次

嚴別駕韻

葉衡

三秀標姿穎不凡姓名聯列紫微間已知鳳穴梧棲  
穩誰謂鵬程雲路艱孔釋當年親抱送由茲送駕定  
追攀發揮更有文章伯高壓淮南大小山

送衛狀元著作提舉淮東

樓鑰

通泰牢盆巨海濱，官家專欲用儒臣。  
淮南草木生顏色，又見龍頭第一人。

羨君持節拜庭<sup>情</sup>未老，雙親着綠衣。  
若遇蓋公頻問信，坐曹日念舊遊稀。

屢從尊酒接從容，秋實風姿對座中。  
他日相逢年益老，茶壇尚可角雌雄。

寓居全吳江上

姚申之

幅中蕭散一枝筇，身在水雲千頃中。  
抹野亂山隨意碧，衰林霜葉可憐紅。

松江

司馬光

吳山點點，江水清秋。兩未雨傷交情，  
扁舟蕩漾泊何處。紅寥白蘋，相映生

秋風速。連江起暮暈，烟波十里餘。  
長蘆度竹映漁家，燈火渺茫寒照水。

送楊太祝忱知長洲縣

前人

三吳佳縣首民物，舊熙、專用清談治。  
非如俗吏為林疎，丹橘迴稍熟。  
白芒歌，宜使民無忘嚴修泰伯祠。

送僧歸吳

前人

高枕聊成夢，晴空忽見花。  
浮生盡是客，何處得為家。

飯食帝城久歸舟澤國賒分因菰菜味回首浩無涯

虎丘晚歸呈同遊

鄭浩

虎丘山色最宜秋山下濺亦可舟北去幾年空好夢  
東來今日快昏眸却說正藹無雙譽杖屨仍逢第一  
流邂逅高風評迥逐異時應擬峴山頭

濟明不預虎丘之遊作此寄之 前人

虎據千年一故丘尔来形勝絕南州池清不礙就收  
影臺迴猶疑石點頭白日青天秋更好幅中藜杖曉  
同遊遙知正擁篲旌生直上雲峯一凭樓

送長洲周丞性吳縣令

高啓

青山隔苑牆改邑去非送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  
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誇誑

錢塘送馬使君之吳中

樟亭離席散遙發畫幃車飛旌新刈麥啼鷺故苑花  
望山登郡閣行水到田家莫道凝香句前人獨可誇

送石明府之崑山

茂苑行春罷携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  
帆帶桃花雨衣翻柳葉風島吏聞善政為船舶通

吳僧日講章詩師赴台修蔣山普度佛事既

蘇東歸送別二首

萬人擁坐聽潮音  
寶刹曾迂玉駕臨  
佛法曉敷三藏  
秘帝思春及九原  
深鍾山坐處  
花頻雨練浦  
歸時樹  
款陰擬問楞伽  
嗟已別楚江  
飛錫暮沉沉  
故鄉未解識清  
容却在金陵  
闕下逢中禁  
曾分齋鉢  
飯上方時叩講  
筵鍾一帆細雨  
迨路半塔斜陽  
鶴  
霸奉相送師歸  
忽多感飛雲亦  
恋舊作松

送賈文學以郡薦赴禮部試畢歸吳

正馬都門侯曉開  
吳公新薦賈生才  
郡中方代傳經  
業闕下先稱射策  
才寒食杏花江  
店雨春衣柳絮  
駢程埃慚手東掖  
叨倍講難把長干  
送別杯

送鄰僧淡雲歸笠澤

往來海上獨離群  
雅稱身名是淡雲  
徑院葉深秋講  
散香臺烏下午  
齋分閑坐山  
偈曾同說別後  
鄰鐘不共聞  
笠澤到時尋舊業  
菱花漠漠雨紛紛

期徐七游雲巖

憶與青山別幾時  
雲僧應恨雀歸遲  
少知學道貧非  
病間愛禪談  
偈是詩女院  
晚江烟淼  
人行暮苑  
麥籬明朝風雨  
還同往恐負高僧  
石上期

被召將赴京師留別親友

長送游人作遠行  
今朝遂自別鄉城  
北山恐起移文

請東觀慚叨議論名路去幾程天欲<sub>正</sub>春來十日水初  
生只愁使者頻催發不盡江頭話別情

入郭過南湖望報恩浮圖

而過春陂柳浪香布帆歸後怕斜陽漁人為指江城  
近一壩船頭看漸長

過保聖寺

隔江寒霧隱樓臺遠逐鐘聲放柯未亂後不知僧已  
去幾堆紅葉寺門開

舟歸過斜塘

漫、村塘水沒沙清明初過已無花春寒欲雨歸心

急嬾駐扁舟問酒家

舟行晚過張林

張林池右  
有土山

望山幾欲去尋幽此日雖來不暇遊一棹黃昏過山

下疎燈絡緯滿秋林

夜至陽城田家

東津渡頭初月輝南陵寺裡遠鐘微主人入夜門未  
掩蒲响滿塘鵝鴨歸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四十八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都文粹續集卷四十九

次韻寄錢翼之

長

洲

錢

穀

升齋

編集

楊載

有聲吳下頗多年長把漁竿釣海邊李賀才名過杜  
牧魯公書法繼張顛塵沙撲面驚吾老星宿蟠骨愧  
子賢歲晚著書言足妙青·林竹正宜編

和孟東野題崑山寺

蘭谷負崑岡鑿屋安佛牀梯雲石磴滑入厨泉水香  
旦寒鳥相聚月黑龍放光舟行若局促幸憇殊勝場

次韻高季迪別後見寄之作

張羽

及中原少寐看月上林端  
雁叫楓江夜人栖野艇寒  
浮踪恰斷梗攪夢怯奔湍  
不是孤吟嬾離羣自少懽  
約徐隱君幼文同隱吳興

吳興好山水子我盍遷居  
繞郭羣峯列迴波一鑑如  
蚕餘即宜稼樵罷亦堪漁  
結屋雲林下殘年共讀書  
耕漁軒寄題徐良夫

之子住銅坑人傳好事名  
如何同甲子翻遣味平生  
野岸風中釣湖田雨後耕  
秋天漸涼冷或可赴前盟  
送人之平投刺李守

送君何處游一劍古蘇州  
螃蟹黃花節鱸魚碧水秋

尋碑松隲寺接曲酒家樓  
况爾多能者膺門必見留

寄王正仲高季迪

祇恨孤城未解圍、開番遣別相知  
夕陽江上歎、酒細雨燈前草、  
詩有夢直從花落後無書空過雁  
來時郭西古寺題名處今日重遊却共誰  
別後吟成許寄無定知詩境不荒蕪  
新詞典雅推摩詰古體優長羨達夫  
華岳群峰雲霧出梁園萬約日晴  
數肯從大曆開元已重撥清談擊吐壺

過何山廢寺

千峯竄、寺門開石達春風長綠苔  
佛閣丹青餘瓦

磔禪房花木變，蒿萊翻徑空。  
懷僧應散施，食臺空鳥  
自來誰料空門亦如此，獨臨斜日重徘徊。

悼高青邱季迪

燈前把卷淚雙垂，妻子驚看那得知。  
江上故人身已沒，篋中尋得寄來詩。

消息初傳信又疑，君亡誰復可言詩。  
中郎幼女今痴小，遺稿千篇付與誰。

生平意氣竟何為，無祿無田最可悲。  
賴有聲名消不得，漢家樂府盛唐詩。

寄卞方

倪璣

辛阻方徂秋，忽然已改年。  
櫻桃花樓前，聞落春風顛。  
船到家日，雨砌溜消，綠酒仍滿眼。  
素琴久無絃，呼我共斟酌，歡極更惘然。  
處窮則已固，言達誰當先。  
俯仰嘆鳶魚，浮沈各天淵。  
慎勿傷本性，木雕而上挺。  
鸞翔安可挽，青雲氣翩，猶羨羲皇人。  
清風北窓眠。

江南春

汀洲夜雨生蘆筍，日出瞳矓簾幙靜。  
鷺禽蹴破杏花烟，陌上東風吹鬢影。  
遠光搖櫓劍光冷，輒轡水咽青苔井。  
落紅飛燕觸衣中，沉香火微榮綠塵。  
春風顛春雨急，清淚泓，江竹濕落花，  
辭枝悔何及。

絲梧哀鳴亂朱碧嗟我故為去鄉邑相如家徒四壁  
立柳花入水化綠萍風波浩蕩心怔榮

送虞勝伯之雲間求先世遺書

川谷沅、浙水波雍公勛業未消磨况當異代求文  
字尚有聞孫枝舛訛京國不聞牧汗馬草萊終見沒  
銅駝誰陳聖主賢臣頌奈尔陰山敕勒歌

虞勝伯微君隱居行義君甫里垂二十年不以姓  
名求知于時之聞人道園先生其妣祖也先世雍  
公遺文道園先生欲求而不可得勝伯必欲以意  
之購取可謂有志而不忘其所自矣聞此書藏書

江俞子中推官宅推官沒已久而子俊州尹其弟  
能假以歸勝伯非仁人義士之存心乎州尹吾故  
人也因書以為之請陶蓬大尹見之當有以教我  
也倪瓚題首

次韵荅陳邦方早春見懷

隔江山翠晚依微隱映江邊白板扉事往依、驚歲  
改老來念、覺前非已看蓬草侵行徑漸有汀花拂  
釣矶慚愧詩篇慰幽獨白頭從此莫辜違  
清夜哦詩手自書也應把燭倩官奴瘦牛牽確荒田  
隔肥馬蹠跚笑斝壺且釀松花江水碧更分木煎嶺

雲腴人間誰覓玄真子春兩扁舟釣綠蒲

白馬寺通長老修圓覺期化綠

惠遠深心白蓮社湯休麗句碧雲篇  
懺摩不憚香燈供服若仍通文字  
禪雨後春池芹細、月明寒渚竹  
娟、東林門外聞鐘返惟有陶公妙入玄

貞壽堂詩為吳縣尹楊彞作

貞壽堂前風日暄夫、寸草會春輝  
兒兮事育心無忤母氏康強志不違  
後日腰懸季子印只今身著老萊衣  
熙然雀髮照綠酒金鴨火温香露微

烟雨中過石湖

烟雨山前度石湖一奩秋影土平鋪  
何須更剪松江水好染空青作畫圖  
姑蘓城外短長橋相雨空濛又晚潮  
載酒曾經此行樂醉乘江月臥吹簫  
愁不能醒已白頭滄江波上狎輕鷗、  
情與老初無染不業輕軀總是愁

蘓臺懷古

望中烟草古長洲不見當時麋鹿遊  
滿目越來溪上水流將春夢過揚州

吳中絕句

醉喚吳姬踏舞筵  
風蘭花陣亦回旋  
愁生和雨寒烟  
分詩在青蘋白鳥邊

發吳江

一望洞庭秋水相逢南浦孤篷江干有興騷客閒居  
久約漁翁

泛太湖

遙接太湖惘然尚留赤壁圖景越來溪水東西香雪  
寒梅飄影

登姑胥山

吳王館娃西子兩情斷送長流麋鹿淚沾荒草故人

汗漫重遊

過盤門

將軍南勾吳魚龍跳下江潮無限吁嗟神迹怕聞  
淒涼洞簫

歸闔閭浦

極目烟江畫頭屈指搖城渡口世人不理曲肱自餉  
黃雞白酒

吳鉤行

楊維禎

吳人殺二子釁成雙吳鉤吳王食賞令不識鉤中愁  
臨鉤呼二子飛來父心頭百金何足報萬戶當封侯

佩雙鉤比明月為君嬖者斬謬者刑制諸侯開伯烈  
千秋萬歲光不滅

長洲曲

長洲水引東江潮、生暮、還朝、只見潮頭起即  
拖不見潮尾回即橈昨夜兩溪買雙鯉恐有郎緘寄  
連理金刀剖腹不忍食尺素無憑贈還委西溪之水  
到長洲明日啼紅臨上頭

望洞庭

乙酉除夕予雪中望洞庭認縹緲七十二峯時鉤  
臺槎客載雪適至相值一笑遂相率賦詩如此

瓊田三萬六千頃七十二朵青蓮開道人跌精持在  
手嘯引紫鳳朝蓬萊龍子臥抱明月胎酒更化作桃  
花腮嗟爾雲槎子何處忽飛來蓬萊之淺今幾尺黃  
河之清今幾回雲槎子云是江上來但知東方生賣  
蒟五湖上不知張使者北犯七斗魁雲槎子吾與爾  
何哉任公釣竿在東海潮壓桐江、上臺

五湖遊

鷗夷湖上水仙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  
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青漚道人謫世三千秋手  
折一枝青玉蚪東扶海日紅桑椹海風約住吳玉洲

吳王洲前校水戰水犀千萬如浮漚水散一夜入臺  
治麋鹿已無臺上游散吳歌舞吳劍招鴟夷兮狎陽  
侯樓船不須到蓬邛西施鄭旦坐西頭道人臥舟吹  
鉄笛仰看青天、倒流商老人橘幾奕東方生桃幾  
偷精衛填海成甌窶海盪印山漂髑髏胡為不飲成  
春愁

吳城怨

吳兵夜入邛小弟驕父兄寧兮射天日輦土築長城  
長城築未竟客主老蠻荆

夏駕石鼓詞

在夏駕山高一文徑三尺下有磐石為足諺云石  
鼓鳴三吳兵

周家十圍鼓散落陳倉野猶有夏駕石盤、駕之下  
秦鞭血出骨吳獵焦野火夏鼓建不拔石鳴知者寡  
父老慎識言山空石長啞

虎邛篇

路出女墳湖驚蹕伯王驅靈池飛霹靂枯冢走於菟  
老禪猶點石仙鬼只疑狐祖龍來發闕銀河又飛鳧

香山篇

放丹脂塘曲盤游湖上雷、鳴湖雨作還作香山隈



美人聞香草上有九畹栽  
美人在何許  
攀芳招歸來  
露下荆棘草  
鹿上姑蘇臺

### 金處士歌

吳人金可父  
賢智有才藝  
而自埋于民衆  
竟然以處士稱之  
權貴人以邛園科起  
處士處士絕之曰  
予幸有廬一區  
在市開可以避風雨  
田一廛在郭外  
可以給衣食  
學聖人之道  
可以自樂  
不願仕也  
且仕榮利祿  
隱樂真素  
苟以相易  
彼此兩乖、而強合  
吾不能已  
吁處士如可父  
信其逸而貞者歟  
故集賢詹老相與署牒  
錫瑞曰貞逸會稽楊維禎

### 為之賦詩曰

蘓州古隱君  
竇始虞仲  
隱君放言中  
乎清與權次曰  
澹臺氏言不枝  
行不徑  
未嘗匄足  
諸侯前五噫之夫  
將其匹  
朕耕織為業  
不廢誦與弦  
亦有天隨仙  
配雋  
夷子理釣船  
去之五百年  
求繼者孰暗  
闔閭古城陰  
曰有處士氏  
曰金長身而美鬚  
叶風局孤古、貌疏  
且沉家不失  
歲里不失任  
有餘推與人  
矧肯賣祿入  
心、關下足  
終南叶貧賤  
易屈富貴  
易淫故大隱在  
閩市不在壑  
與林鳳皇不能引  
高神龍不能深  
沁叶深  
人呼為處士  
更加貞與逸  
號焉知古不如來  
今吾嗟

今之士科隱即復事王侯行無補闕言無裨謀惟祿  
食是媒阜叶詭而貞隱詭逸而休以為吾人憂放而還  
澗志岳隴羞聞處士風其不泚然在穎豈吾人儔

城門曲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晴不死明月照人青

吳農謠

吳農竭力耕王田王賦已供常臥眠鄧通董賢何為  
者一生長用水衡錢

吳下竹枝歌

三箸春深草色齊花間蕩漾勝卽溪採菱三五

去五馬行春駐大堤

家住越來溪上頭胭脂塘裡木蘭舟木蘭風起

急只逐越來上溪流

齊帶橋西江水重寄卽書去未回儂莫令錯送

錦不答死央字半封

馬上卽君雙結椎百花洲下買花枝罟罟冠子

尺能唱黃鶯舞雁兒

白翎鵲操手雙彈舞罷胡笳十八般銀馬杓中

酒看卽色似赤瑛盤

騎馬當軒馮嘴靴西風馬上鼓琵琶內家墜裡

籍不是南州百姓家

小娃十歲唱桑中  
盡道吳風似鄭風  
不信柳娘嫁  
珍珠長絡守宮紅

夜發吳門

趙孟頫

吳樹依、吳水流  
吳中舟楫好夷猶  
多情最是吳門月  
又送行人下秀州

次姚子敬懷王子慶經吳中

前人

闔閭城郭鎮姑蘇  
弔古登臺有威俱  
秋水遠流隨湖影  
沒江雲長傍客帆孤  
吳時花草于今在  
晉代風流世絕無  
別後古人須有得  
已應懷寶問歸途

姑蘇懷古和鮮于伯机韵

陸文圭

會稽俯伏遣行人  
吳國池臺日、新幙下盟歸  
金甲散宮中  
舞罷翠眉顰  
悠、今古三江水  
寂、英雄一窖塵  
笑問鴟夷身  
退後漁商何苦効  
齊民

虎邱田題辛卯三月書于劍池 前人

伯業荒邱春草長  
只聽兒女話  
真娘虎來墓上猶應  
恠鹿入宮中  
儘可傷太息  
乾坤空浩蕩  
不啻豪傑管  
興亡屬鏐  
抱恨沉江底  
潭碧犹生古劍光

龔子敬同遊桃花塢趙中時適 郭祥卿

麦光繞郭搖青浪  
華氣浮空散紫霞  
小院碧桃留客

醉隔林修竹又誰家清明過了春將暮濁酒傾殘日  
又斜一笑相逢誠不易人生看得幾韶華

吳中寒食

龔 璩子敬

寒食清明賣酒家酒瓶亂插紅白花江南燕子非一  
種日暖蜂房報午衙八十漁翁罾半破往來醉客路  
三叉村中女伴無心事疎雨小塘收漾紗

登姑蘓臺

丁 復仲容

白日初高瓦欲黑姑蘓臺前春栢塞百花綠洲水曲  
尺小浪群吹度游鯽晴烟漲暖野荒、箇、西山淡  
疎碧海風東來揚短篷吳兒岍坐長歌發逸興遙將

白沙去送目飛鴻倦依翻扁舟甚有五湖思風雨漂  
搖從所泊幸逢大國全盛日地極蒼生無裂圻向來  
時運數更變河山南北烽火隔人攀岩穴恐不險樂  
土不居何暇澤只今城雉多壑鑿麋鹿所游盡桑麥  
自笑生來但為客五千有家無土著有酒不作懷抱  
惡明日、出已非昨

暑中遷寓甫里精舍

柳 貫道傳

城隅亦有果園坊客得閒人惜草堂何必漁樵之笠  
澤故多水石近滄浪過橋稍接魚鰕市泛艇遙連雁  
鷺鄉秋雨幾時能破塊在燈休負讀書林

次可立詩

前人

霞際浮玉青霏、吳中景物天下稀  
三江入海作扶浪五湖滿地搖  
夕暉孤雀忽與白雲起  
神龍或挾赤鯉飛  
胡牀抱膝但長嘯  
丈夫安得為輕肥

天平山

陳方子貞

東吳水為州西山蘇獨秀  
上有百歲松下有千尺溜  
况當泉石間野花亂如繡  
頓足忘僕勞長歌發予陋  
沉、范公祠肅、香火舊碑猶  
翠洛時寺當風雨後  
烏乎一代尊廟食今誰守  
寤寐杜士懷松風動清晝

靈岩山

客吳十五載始止靈岩山  
入門地如削憑軒絕躋攀  
孰云念鄉國不復憂險艱  
回首楚興越茫、一氣間  
向來朝會時自謂吞百壘  
焉知王氣衰空添禪榻間  
山川自瀟洒木石饒斑斕  
俛仰萬里外浩歌風雨還

登姑蘓臺

薩都刺

閶門揚、自春風水殿幽  
花泣露叢飛絮年、滿城  
郭行人不見館娃宮

野水滿城飛燕子誰家小艇載吳姬  
姑蘓臺上一尊酒落日昏鴉無限悲

夏駕湖

鄭元祐

吳王城西夏駕湖至今草木青扶疎想見吳王來避  
暑後宮濯、千蕖紺紅轟翠總殊絕誰似西施天  
下無西施醉凭水窓睡曼衍魚龍張水戲月上湖頭  
王醉醒歸舟蓮炬繁星不知左擁右扇人者日  
夜窺吳不暫捨

魏公祠

天平寺裡魏公祠翼、蒸嘗奠薦時廟享百年亡國  
後道乘千古聖人知山侵烏道盤風磴石拔鯨牙挿  
羽旗更上高亭望吳下墓田秋實正離

送劉長洲

中吳號沃土壯縣推長洲秋糧四十萬民力罷誅求  
苛時兼并家夜宴彈箜篌今乃呻吟殺未語淚先流  
委肉餓虎蹊于今三十秋畝田昔百金爭買詹智謀  
安知微歛急田禍死不休高腴不論值依窪寧望酬  
賣田復有歛惟恐不見收日覺鄉胥肥吏臺起高樓  
坐令力本農命輕波上鷗大意憫困劇南轅卯金侯  
侯有萬金劑探囊令病瘳瘳者起雀躍瘡者言嘲啁  
坐令百里邑姦回息彫鏝是皆仁侯惠頌殺滿道周  
清朝考功選賞典無滯留願侯登廊廟一洗蒼生憂

玉山佳處為顧仲瑛賦

東望東吳積水深海天削出青瑤岑肅侯諸孫有基  
構界湮築室如小林石根爭尹音浮蒸玉氣岸曲竅  
窈米楚音籠雀教馴合舞節池魚出游聽鼓琴樓臺  
花雨衆香國書畫芸香千古心按歌寧辭夜投轄彈  
冠又須朝盍簪已傍苔硯學釣獨更上風磴窮登臨  
竹梧參天鳳鸞集老夫為爾長歌吟

崑山石

崑岡曾縉玉此石尚涵輝龍衲珠玑服仙靈薜荔衣  
一泓天景動九節澗苗肥閱世忘吾老蒼寒意未違  
靈岩涵空閣

吳王宮闕草萋、飛閣重登意轉迷洗硯池邊雲欲  
暝拜郊臺上日平西湖涵遠浪千帆沒樹響悲風一  
鷓栖江海鷓夷招不返荒烟野草鷓鴣啼

遊嘉定道

芙蓉洲上集仙宮環珮散聞縹緲中桂閣吹香天樂  
下稻田疏脉海潮通呼龍起舞迎初日跨雀歸來御  
晚風大葯已成金鼎墮丹光猶得北年豐

簡張仲舉待制

宵占兩、使星東川后迎恩啟闕宮海上天燈涵寶  
月帷中神語颺冷風雲團芝蓋香煙直春入衛尊酒

味同况是詞臣工致祝鯨波永息歲恒豐

送沈仲說遊杭

錢塘湖上水西頭歷、山人舊釣遊相府猶餘秋水  
觀酒旗多挂夕陽樓春喧車馬松間寺在載笙歌月  
下舟見說于今總消歇休文到目重淒愁

俞石澗讀易處

先生注易隱南城激石松風苔澗散式玉式金王度  
在一寒一暑歲功成要參未盡須心悟洞徹群疑貴  
理明節屋見星元是晝裏瀛接枕可無程義精詎忍  
辭捫舌樂大何妨執曲肱雨霧每淋庭草綠霞雲不

晚山橫成林詎舍千章木求友難忘百轉鶯歲月推  
遷陳迹在啟衆常憶酒同傾

石石湖十二咏

石湖

滄波渺千頃何處覓鷗夷同姓千年後流芳著斷碑

新郭

闔闔劔城郭俄徒傍河山酒旆千家寶今猶作市裏  
拜郊臺

吳子行圓邛祀帝存遺址魯亦取聖記大禘同失禮  
行春橋



醉擁捧心過韶華艷綺羅至今湖嘴上彩霓臥滄波  
越來溪

始由當胆鑿戰艦逐波通今日憑誰占漁家一笛風  
觀音岩

碧潭通海眼崖設大士座宛如訪天台石梁飛度過  
治平寺

雲鴻蘊招提開窓面湖渚時發鐘磬音驚散沙鷗侶  
茶磨礪

孤嶼突蒼翠波環鬱盤、誰嗜先春味當來製鳳團  
楞伽塔

危峰聳浮圖七級雕闌曲影落湖波心魚龍駭常伏  
越公井

隋將移城時鑿供萬夫飲清冷尋丈餘倒浸青天影  
御書亭

敕賜宋名臣竈碑載奎畫至今孤亭中紅光照山白  
紫薇村

公退紫薇省宅種紫薇花千樹臨山麓秋來粲晚霞  
賦採香徑送吳令張令陞佐嘉定州

泰伯常採葑深溪入芳菲板桂作帷帳紉蘭製裳衣  
坐令文身俗悉從端委歸支胤後世居禮讓日漸達

迷陽行棘足靡蕪露沾衣三秀不改度齋房耀靈輝  
擷之薦瑶席神享民是依

寄吳江知州千壽道

熙、愛日仰高亭、外天寒渚相青晚駕朱旛理公  
事夜燒銀燭枝餘徑炊烟白際魚龍國野稻黃鋪厓  
鷺汀三載政成儒業驗玉堂親擢暫須停

徐良夫耕漁軒遊題

幽館夏初度清林暑氣中開軒對流水坐石待薰風  
花落鳥中側鳥啼山几空耕漁者誰子散髮奏絲桐

天平祠

西望層崖草木青魏公祠下拜儀形經綸有策迴天  
地夏樂無時忘闕庭異代蒸嘗遵典禮故山香火下  
神靈浮雲變滅知何在閒聽松風語塔鈴

龍門

龍門截崖倚天開點額神龍幾度來雲起樞中成五  
色星從罅裡見三台更無鐵檻啞山鬼可有金鋪上  
石苔季范黨同勲業異御車千古意悠哉

發吳門

陳基

少壯不辭武衰老却從軍將相北出師部伍各駁奔  
伐鼓震城闌樹羽隱秋旻水師漱龍驤鐵騎紛雲屯

軍容赤已肅士氣志欲伸  
載咏東山什感激為逡巡  
顧予麋鹿姿辱參熊虎群  
頽然介冑間見此逢極臣  
微祿不逮養匪材胡足珍  
驅馳寵辱途俯仰媿君親  
秋風吹海濤落木滿江津  
去、勿踟躕浩歌天宇新

平望

下田不憂旱高田正宜雨  
四野已足霖三吳復無暑  
盃酒及豚蹄盤箸雜雞黍  
擊鼓樂社翁燒燈御田祖

分題得劍池送夏副樞

寶劍斫山石、斷餘劍痕靈  
池泄海眼絕壁拔天根  
輓廬卷暗雪洶若崑崙崙  
崙翻積厚早彌列波深夕  
不混

上馴伏虎叩下飲垂枝猿  
君行心不渝臺榭鑿茲源

訪北寺無言講主白題

秋風日蕭爽散策入雲林  
有竹心已清無言意弥深  
雜花不容把疎磬有餘音  
道遙毘廬境落景駐遙岑

昭明寺

山居有餘樂縱遊良不孤  
生多濟勝具豈辭足力劬  
屨、青蓮座人、僧寶珠  
雨花無宿蒂玉樹盡新株  
品題經閣老人境而俱殊  
勞生局形迹矯首漫踟躕

天池

我覽天池作名篇如刺琅  
拳手亦何為未嘗造其濱

清待入朗咏洒然清我中何當托高翮去訪解空人

范氏莊

田家近芒種客至已黃昏開門列芳席稍、羅盤殮  
忠厚有餘訓詩書彌所敦琴詠衡門下聊復却塵煩

咏歸操并序

吳興沈仲說築室吳江之曲養其祖母又鑿池構  
亭室之西偏曰咏歸每服田事親之暇輒挾琴書  
弦歌其中仲說之言曰昔者孔子感鳳鳥之不至  
慨圖書之不出退而修詩書禮樂之教於洙泗間  
其徒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孟某氏曰孔子賢於

堯舜又曰禹稷顏回同道嗟乎使孔子得聖人之  
位其徒固有完百揆如禹播五穀如棄敷教如契  
為士如咎繇典禮樂如伯夷如夔其所試將不止  
於冉求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公西赤之為小相  
而致治之效又不止于仲由之所謂三年有勇者  
已周末造知德者鮮臨河之歎君子蓋知道之不  
行矣于斯時也侍坐之頃乃有如曾點者雖或行  
有所不掩其所志願能合于聖人而異于三子者  
拘、焉思欲用人之國而其所以浩然與天地上  
下同流于萬物之表者曾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

其日用之常而已一時動靜雍容見于鑑尔舍瑟  
之際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想象興起宛如衣春服  
從童冠而風于舞雩之下則夫夫子所以深與之  
者又詎可以言語形容哉方今聖神御極玉闈人  
文本詩書而施教原禮樂而敷治必德如顏淵位  
之輔相勇如季路任之將帥辯如子貢使、諸侯  
藝如冉有俾居官尹其下亦且為方岳為百執事  
由是群生異類圓形而間者並沐仁義之澤可謂  
感矣故走也藐為一介栖遲壘畝獲于事育之餘  
自託狂獯之末咏歌孔子于熙洽之世尚志曾點  
於咏歌之所其得于天者亦厚矣尚何所願于外  
乎臨安陳基聞其言而避之乃為詠歸操  
我朝于田我暮于室曷以自娛有琴有瑟我服惟春  
我樂惟親我欲浴乎沂瀆匪舟兮孰先我津我欲風  
乎舞雩匪若人兮孰為我徒我葺我廬我讀我書我  
啜有菽我食有蔬我非悅此新構我詠歸兮匪夕伊  
晝我非愛彼流水吾搴衣兮欲沿其沚聖如可作兮  
吾從夫子

吳儂謠

至正十四年秋七月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

赤明善公糶米賑吳民、德之作吳儂謔

城上日出走匍、吳儂負米行且呼漕府君侯長萬  
夫糶米食儂如哺雖君侯運粟輸京都、人食稅復  
衣租又以餘力甦焦枯連年和糶喧九衢吳儂有粟  
不得哺遂令斗米如斗珠不貴楮幣貴青蚨非侯哀  
儂釜生魚昨日免飢若鳴、今日飯飽走如駒君侯  
長漕非剖符不忍赤子坐艱虞使君歸朝掌誥謨濟  
世昇平樂有餘天下米賤酒可沾上及父母下妻孥  
天子行當賜絳車君侯幸勿馳其驅

送姪讓還吳

西風蕭、鴻雁鳴行子悠、隨拂旌百年衣食仰奔  
走四海甲兵紛戰爭猥將筆札事卿相叨脩戎行陪  
俊英軍中草檄吾何有馬上操觚汝所能人稱阿賣  
八分好我爰永興戈法精吾女呶嗷學言語汝兒讀  
書知姓名中年竊祿正為此使有石田歸力耕汝今  
還家我羈旅各勸加餐調寢興升堂再拜謁從母免  
妹踉蹌欣走迎扁舟石湖先上隴霜露既降草木零  
丁寧為我戒樵牧慎勿剪傷松栢青我欲還山結茆  
屋五岳道遙期向平乞身時宰苦未許南望白雲傷  
我情

分題太湖送鄭同夫

朝飲太湖水暮咏太湖秋太湖三萬六千頃七十二  
峯居上頭上稟咸池五車氣下浸日月涵斗牛鴻夷  
之舟從此遊功成身退合天道散名萬古齊伊周江  
東步兵輕冕旒長揖齊王歸故邱蓴羹鱸魚何足道  
上與造物同遨遊唐家拾遺巢許流躬耕湖上食杞  
菊不與濁世俱沉浮三人生不並世出處雖異心  
則侔至今血食太湖上一下雲氣乘蒼虬今君遙別  
太湖渚鼓枻三高祠下路借得龍威一夕風送君彭  
蠡湖頭去

青絲絡馬頭送李彥章

青絲絡馬頭游宦古蘓州蘓州城東萬斛舟前年運  
粟直沽口送別江亭折楊柳承恩頭挿上陽花錫宴  
尊傾光祿酒江上今年楊柳黃辟書千里有輝光勇  
騎閩外將軍馬飽食閩中荔子漿閩中兒女歌白苧  
把君勸君為君舞將軍好文不好武自古閩中稱樂土

八里莊寄吳中兄弟

晚泊清淮口臨風一振衣長河吞鉅海平楚沒斜暉  
未覺鯨波險惟憂羽檄飛故園兄與弟歡樂我多違

送姪讓從軍武安二首

送爾徐州去，秋風幾日程。  
水通彭子國，山擁楚王城。  
帳席榆煖，犀船玉面輕。  
從軍古云樂，今我不勝情。  
世亂難為別，池鄉復暮秋。  
媿手叨入幕，念汝獨登舟。  
季子羨空筭，班生筆悞夜。  
恨無田二頃，歸老石湖頭。

癸卯三月十一日，常燕阻雨，寄吳門分省同官。

一棹琴川路，頻年此往還。  
海風寒袂雨，戍火在連山。  
澤國龍分節，邊城虎據關。  
放入南省幕，退食珮珊珊。

琴川懷古

揖讓思虞仲，絃歌憶子游。  
學文須列魯，議禮必宗周。  
俎豆今如此，干戈苦未休。  
慙非割雞手，安敢話屠牛。

寄沈仲說二首

欲采芙蓉寄所思，秋風江露正離離。  
每因見月懷玄度，可但看詩說項斯。  
溪上燕辭華屋早，槎頭魚上碧波遲。  
太平無事差科了，歸共原泉理釣絲。

野人籬落並江濱，竹裡流泉竹外雲。  
好學橐駝惟種樹，莫誇司馬最能文。  
小橋斜接漁樵路，落日爭呼雁鷺群。  
獨憶咏歸亭上客，久留城府思紛紛。

寄永兄敬德

庭闈一月違溫清，兄弟終年歎別離。  
落日有時成獨立，秋江無處不想思。  
雲邊白雁初傳信，籬下黃花預



有期甚欲卜依北郭 故人誰送草堂資

秋懷寄玉山

江上秋陰十日多思君不見柰愁何風高澤國來鴻  
雁雨入汀洲落芰荷公子文章裁瑞錦美人衣袖剪  
輕羅画船亦欲溪頭去聽唱花間緩、歌

次韵鄭遂昌奉謁范魏公祠

皇、卷服儼尊祠生氣渾如未死時天下功名韓相  
並關西威烈夏人知英雄未盡匡君策父老頻瞻出  
牧旂昭代尚賢嚴祀事詩人聊得薦江籬

次韵荅秦文中學古二首

艤舟復向三江口載酒欣逢二仲來邛園束帛已加  
璧將相求賢無棄才柳色綠欺頭上雪桃花紅映掌  
中杯也應別後無知己從此柴門不浪開

妾江繫纜已十日故舊獨逢秦興文氣壓元龍餘子  
服賦高司馬九重聞西山柱笏聊容我東閣招賢欲  
待君解却金貂換官酒賞花時節正春分

送成夫使吳門省漕事兼寄分院同幕諸公

挂帆南斗畧扶桑奉使寧辭道路長轉漕復輸滄海  
粟勤王爭羨紫薇郎風生漢節蛟龍避花繞吳宮雨  
露香同葦故人如見問為言相鬢毛蒼

次韵谢总管送梅州判還崑山

画船挝鼓待潮回，山色宜人不受催。  
官酒醉淹罗袖湿，離筵愁聽竹枝哀。  
秋風老憶淮南桂，暑雨晴收海上埃。  
莫學君家子，真叟變稱名姓不歸來。

九日簡同幕諸公兼寄吳中兄弟

官舍蕭條淮水濱，一尊九日漫相親。  
那知黃菊籬邊客，不笑紫薇花下人。  
秋髻白，嗔烏帽，側衰顏。  
紅爇綠醅新，中吳兄弟應相憶，悵倚秋風北望頻。

癸卯二月十一日官軍發官門

去年移戍秋將半，今歲渡江春正分。  
晉國偏裨歸宿

將，漢庭旗鼓屈元勳，戈船十萬盡犀弩，  
鉄騎三千皆席賁。却笑高陽老狂客，  
謾憑口舌下齊軍。

送嘉定傑知州

傑家公子旅白裘，兩度出為江海州。  
誅求不廢農桑業，撫字曾分社稷憂。  
公勤職守古能吏，清白傳家漢列侯。  
老我叨居玉堂署，退君欲泛練川舟。

哭夷白陳墓二首

戴良

白髮江湖一病身，平生精力瘁斯文。  
師門偉器令餘幾，藩國奇才獨數君。  
共愛辭華追董賈，肯將出處累机雲。  
生芻不到黃瓊墓，目極五湖西日曛。

老我歸來托遠林，仙槎猶泛五湖深。  
身名已喜全離亂，生死俄聞變古今。  
懸榻空餘徐孺恨，絕弦真亂伯牙心。  
無端又向溪橋立，望斷秋鴻淚滿襟。

陪方厓翁綠水園游眺

姚廣孝

熟游境已常，偶到興偏適。  
園廬依古闥，門扉掃塵迹。  
芳景變清和，羣植忻滋息。  
雲綿曲渠水，苔泝陰階石。  
叢筠減舊綠，蔓草餘新碧。  
游蜂却乘霽，歸禽自知夕。  
臨幽憇煩跼，遥思展芳席。  
雖怡靜邊趣，未達喧中窹。  
茲因逢高士，庶以樂無數。

奉荅高啟季迪

清晨長松下，聽禽坐逾深。  
蘭章忽遠寄，光華麗空林。  
諷咏得密意，展玩慰離心。  
春晴見猶簡，况茲逢暮陰。

奉荅楊基孟載

悽、泊城南春深抱，幽獨餘花猶綴紅。  
眾樹已滋綠，茲因塵內居始憶。  
山中屋何時陪騎游，吟看舊題竹。

送友之松江得曙字

潮來沙積平，月落海門曙。  
汀蒲轉風葉，堤柳搖烟絮。  
江頭春可吟，天涯人獨去。  
有歌送君行，無酒留君住。  
雪浪浸沙鷗，雲帆出江樹。  
回首讀書堆，青山不知處。

蠡口夜歸

日沒渡口昏水風着人熱漁燈帶螢火微光互明滅  
舟人報水程路遙行欲歇故山不分明目盡心力絕  
遙想山中人待人仍待月

蘿徑為陳維寅賦

輿騎隘難通榮、猶磧曲蔓引行樵步葉密邀禽宿  
影分夜蟾白色帶春烟綠何當携孤琴閒行追妙漏

登錦峯

奇峰起蒼旻秀色鬱可采靈石麗文華晴空炫霞彩  
爛斑駁青暈裊縕襟芳霽朝陽映猶輝夕陰膏還藹  
或云神丹仙鞭驅通滄海不經野火熱詎逐歲年改

肅履曉飛陟昂然立如待延瞬動幽抱架元時有在

琴臺

崇臺起雲岑夫差日遊宴七弦石上彈開花落餘片  
風清松峇响烟茸草成薦至今想餘音冷、散秋院

百花洲

水灑接橫塘華多礙舟路波紅晴漾霞沙白寒栖鷺  
祿汀漁網集隔渚菱歌度不見昔遊人風烟自朝暮

劍池

湛蘆埋伏深厓際立危壁波含金氣清苔吐鉄花碧  
龍光日夕浮蛙黽俱潛迹臨玩復何時吟餘慨今昔

白雲泉

陰泄自溶、綿流仍脉、輸練隔山青飛瓊混天白  
澗草帶幽香辟蕪績餘澤昔曾汲飲來依松駐金策

與王正仲游穹窿山苗題顯忠寺

隄陽飛花三月後殘紅已無穠綠有湖山風物尚可  
人登臨又喜同心支岫迴徑反不用輿凌空曳杖盤  
旋走峰飛天外曉雲騰瀑流谷底春雷吼烟蘿葉蔽  
啼鳥羽風林果落飢猿手望中隱、蘭若出僧子相  
逢信非偶暫留倦足憇孤榻欲豁吟解啟孤牖詩聯  
美景意逾畫乳攬新茶味勝酒笑歌俯仰真自得盤

桓不計時交酉去來奚足住予心臧否何曾挂君口  
却嗟昔日不羈人今得微官即鉗扭我于奇勝儘窮  
討再理謝屐君須趣只恐天公忤人意風雨顛連不  
堪久明當歸去草堂眠輕橈仍繫沙邊柳

送李煉師還吳

薦紳吳下真澗菽獨欣東郭多交友我着田衣共頡  
頰形服相忘歲年久閒止文章力追古宗常問學曾  
無苟米儀才廣斑馬倫從衡筆下蛟龍走吹臺個儂  
如達夫豈特百萬成斗酒菜蔬讀書猶滿腹議論風  
飛鉗衆口幼文詞翰俱清俊屢敬溫潤渾如瑤仲廉

完

居富曾無驕為學孜、能謹守吁嗟諸子皆妙年自  
信黃鐘非瓦缶一時聲譽震乾坤萬文光芒射牛斗  
崔顥先生清且秀深探道術持樞紐山房每與吾儕  
會茫然共入無何有我念披緇道不同豈知見愛情  
尤厚何如簡癖慕惠遠至竟高名傳不朽原修乃是  
先生姪道學向之能授受先生已解已多年不意原  
修今白首余客朔方將廿稔故交零落存誰某形影  
相看我尚留命危脆若驚霜柳原修忽作燕山游此  
會須知信非偶燈前笑語不肯歇舊好難忘常握手  
先秋欲返江南去崔馭凌風如馬趣嗟我老矣不同

歸雨泣如傾風雨吼

八月二十日出城西眺望過楓橋登天平天白

雲寺謁圭上人翌日到西麓時林園靚深庭  
桂盛開天香滿屋可愛因懷韓奕先生不得  
共翫遂賦此詩以寄

我年已老宜逍遙北還未得心搖、盡言山中秋正  
好眺望不待山人招清晨拂衣出城去籃輿直通江  
村橋、西泉山環紫翠隴坂惟見芄、苗入家門巷  
盡桑苧經過始覺先蕭條沿流路狹曲難認僕子每  
問肩柴樵虎岩深伏樹蒼蔚龍門斗起山岩堯白雲

泉頭暫游目飛樓湧殿凌曾霄主翁留我共禪悅且  
向竹裡開山寮果傳石鉢貯圓眼飯來香積妙長腰  
盤桓自足世外樂兩髻不計清霜凋行、又復過西  
麓山深那得聞喧囂松堂晝閒人不到庭桂花發蘿  
烟消云、泉底日影動冉、雲外天香飄此時獨恨  
無良友豪吟謔浪泛通宵叢蒼先生舊曾約路遠忍  
使兒童要先生有道我所愛跡身不寔如芭蕉逝禪  
往、入深谷交往霄晝并抗標何由乘興忽來此把  
手歡笑今應饒便當沽酒效慧遠且留靖節傾山飄

舟次松陵

一上松陵道秋懷便不同  
榜鳴漁浦雨帘曳酒家風  
沙鳥雙飛白江楓半帶紅  
離人千萬意都在短亭中

重經常熟

鉅邑當吳北官無接送勞  
水多歸海近城半在山高  
僧寺餘庭栢人家盡野蒿  
重游逢日暮惆悵促回初

寄高編修季迪

濟、登明日雍、際盛時朝回仍載酒  
講罷却刪詩  
尋竹思龍阜看花恋鳳池  
自忘形服外游咏不涓期

送蘇州府都細還吳

網教臨吳郡安僧自有方  
北山松桂秀茂苑芰荷香

杖錫辭天關，袈裟王野航。相看嗟到去，渺·水雲鄉。

題張山人適樂圃林館一十首

去官歸故里，僑隱倚高林。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  
幽通西澗曲，涼入北窓深。此處堪清賞，時來一解衿。  
巷僻無車馬，閒扉掩薜蘿。龍馴傳信在，池蓄換書多。  
開徑曾妨竹，移梁欲避荷。子雲曾好古，載酒屢相遇。  
虛館何幽絕，深藏世少知。柳雲堆夕檻，蘭雨積春池。  
憶客瓶存酒，頽神局罷碁。餘生無一事，不用慕安期。  
室中無異物，左右畫圖書。不共漁樵侶，還同水竹居。  
弟曾呈蠟鳳，客欲棄銀魚。我獨常來此，清談得緒餘。

開牖依林樾，迢·去市遙翠。低承雨竹綠，齊受風蕉。  
嶼夕還侵戶，春流欲斷橋。主人緣愛客，時為出山瓢。  
遠·依山郭，荆扉向竹開。聚螢兒懶出，相雀客頻來。  
飲坐杯浮月，行吟屐破苔。春深花滿徑，蜂螿為遲回。  
花徑斜通巷，榆林遠隔溪。曉庭輕騎集，春閣亂鶯啼。  
野水流城北，雲山峙屋西。晚來吟興發，獨往杖青藜。  
一軒開小圃，近水更悠然。杏棟紫花霧，芸窓宿篆煙。  
藏鳩子哺苔，襯雀雖眠此。地多風景幽，然似輞川芸。  
松桂圍林屋，遙知處士家。疎簾宵進月，虛幌曉承霞。  
味為園中木，詩材檻外花。尋幽須到此，毋惜去程遙。



林居無俗韻琴史引來冥迳狹難容轍池深可縱禽  
登山新製屐漉酒舊裁巾我亦耽幽者他年願托吟

寄周崔林

廿載離吳下人傳少俊豪久羈燕地遠長想崔林高  
池影涵秋月松聲鼓夜濤南還如有日尋訪肯辭勞

寄王光庵

學優何不仕奉母向桑榆今古書千卷乾坤宅一區  
竹臨窓更密蘿繞徑偏行坐上冥朋少無營且自娛  
羊祜廟在吳城南大雪菴東沿河

探環柔下悟前身幼節知君不歠人祇使才猷扶晉

室肯施德澤被吳民荒祠積雨爐生藓古屋無風磬  
受塵今日經過思覘首舊碑剝落泪沾巾

亂後入城有感

槐柳陰殘第宅隳行看不忍步頻移歌鐘寂、無今  
日譙鼓夔、似舊時人改冠裳逢罕識寺止臺殿剝  
還疑故交况盡東西去獨立斜陽倍感悲

王汝玉省廬墓回京除翰林院編修兼春坊坊

贊善賦此為賀

賜歸上冢已還京復喜新除慰友情翰苑修文多寵  
貴春坊輔贊更恩榮墨濡彩筆松泉賦香染羅袍桂

子清行見聖朝應大用不惟吳下播佳教

百花洲上逢陸五

雲間小陸喜能文戲彩娛親是處聞今日百花洲上  
見蘋香荷影思紛、

送昂上人遊洞庭諸山

西風飛錫度如舟來向湖山作勝游七十二峯青一  
色君看何處獨宜秋

經無量壽院

齊女門邊古佛祠小橋流水樹參差偶來看竹逢佳  
士指點園林說舊時

十二月廿一日舟出楓橋遇大風河凍河水邊

三宿復步歸西山海雲巖

曉發楓橋上野航官河水合路茫茫岸邊食宿連三  
日誰道家鄉是客鄉

寄陳嗣初

王汝玉

昭代鮮遺逸夫人尚沉淪豈無乘時志華髮有慈親  
傾家具甘旨勵操守清貧蹉跎四十載抱潔將終身  
嗟我愧非才叨陪侍從臣荐章豈所惜知子情未伸  
滄海風霜晚故苑芳華新勉為慎自保綵服高堂春

贈崔林周玄初

孟

崔林先生紫烟客丰神秀朗雙瞳碧早年學道遊人  
群吳越名山遍遊歷靜中默悟天地真却歸高臥桃  
花春河車婉女未騰化滄溟回首揚紅塵丹書召入  
麒麟殿身披羽衣承燕見從此散華頤上都五侯七  
貴爭迎餞西方神嶽高嶒嶸詔遣先生祠百靈道旁  
奔走二千石人訝真仙降玉京禮成俯伏拜大庭珮  
環拂地風冷、四門闔開對黃道五雲回綵垂金城  
是時君王方穆清龍顏頽眄喜氣生賜以石髓所和  
之大羹賈生前席何足榮罷朝上疏陳悃誠臣願乞  
身終素清綸音重降天容闕特許先生返岩穴路出  
龍盤山外雲帆開揚子江心月青鸞白鳳參差仙之  
子兮繽紛而相隨洞天冥、兮千姝一時先生歸去  
兮犹未遲丹臺舊種金光草此際花葉方紛披懸知  
先生交搆功已成欲將身與元化并長生之術倘可  
授我願相從閬苑行

寄耕漁徐良夫

理世無遺逸君何獨逝道方知唐虞盛乃遂巢由高  
耕田中吳野下釣五湖濤帝力我安有熙然繼遨遨  
和徐高尚同陳胡二文學虎邱遊集

中吳饒佳遊茲山極殊觀磅礴踞臯陸嶺屹軼霄漢

靈岩南蔽虧震澤西衍蔓宮堯見城堞參差瞻里閭  
飛甍凌嶽出紺宇橫林矣餘霞皎夕陰初旭縹晴旦  
宗周昔無象四國爭發難闔閭紹遺業傲晚霸東翰  
雄圖未終畢宮車忽云宴年遙代祀忽世變物情換  
深藏閔雨花曲池暮烟蕩崩屋白鑿紋石駭餘劍斷  
諸君美無度假日窮幽玩凭峭信多覽弔古亦增嘆  
重尋倘能卜偕行願相贊

初辭長洲縣序

潛鱗貴幽沉迅翮當上征伊抱孱陋盾俯仰難為情  
進趣既匪任退武復懷驚念往感多變願始愧將傾  
茲為幸返舊游息在柴荆谷行晨暝暖嶺眺夕澄明  
紅泉演紅澗碧磴披丹英時升烟霞表恍若凌長清  
素心自昭曠外物徒紛榮願同戰勝者美化保嘉貞

古磚篆文歌

洪武某年范陽盧公武氏嘗過予城南舊居道出  
僧坊見甃壁古磚上有篆文隱起勢甚奇偉公武  
欲求得之時僧塗墍方飾吝損壞弗肯予今年余  
復見之因挾壁豪取而公武沒已數載遂歸于公  
武犹子次農并作歌紀焉夫此磚不知綿歷幾千  
百年始獲發于公武今公武歿已數載不為他人

持去而余獲歸于次農是豈物之遇有其時亦世  
之好事者恒鮮得邪今年夏洪武丁郊也

范陽盧君好奇古羅網前聞用心苦荒苔窮澤遍探  
求斷畫殘鈎摠裒聚昔過僧宇見陶甃上隱遺書可  
瞻觀斑痕不假琢石磨缺角寧煩煉金補剝苔刻蘇  
試研尋流滌塵細撫拊未知纖悉無舛訛已覺縱土  
橫合規矩疑從盆缶窺禹鼎似向雀蒲獲荆楛世遠  
那能究源委紋完尚可推編部詭形轉摺龍盤擘逸  
態飛騰鳳騫舞整如康衢駕列駟踞若高岡蹲怒虎  
氣吞鄢郢練三千價陋咸陽城十二蛇奔虺走莫徒

誇劍拔弩張安足數乾樵既不類臣斯體骨未應同  
詛楚恍驚孔壁得蝌蚪真訝歧陽逢石鼓吁嗟篆法  
久变化惆悵簡書趨莽自不知此字誰揮洒欲與楷  
史爭參伍緬想東吳稱霸強曾聞季札聽韶獲一時  
文物豈無傳千古字書當有祖後人自合重千金故  
物不宜充百堵擬令僕夫遂携挾無奈主僧犹吝予  
中心往來累朝暮纏次周流更子午我昨重來經舊  
地廬君已沒歸荒土僻傾僧去物幸存水濯雨淋文  
不贏已那識貴陽春甌駱由來賤章甫世無博雅  
同賞鑑獨發長吁為收取終然雄劍起豐城畢竟明

珠還合浦可憐盧君難復生  
賴有阮咸能嗣武嘗臨  
滄海眺三韓曾入青徐弔  
梁父篋裡富儲金石錄曾  
中宏闢圖書府願言持送  
歸寶藏請共知音辨魚魯

送人歸吳

相逢不計別來年君髻如蓬  
我皓然親友凋零知幾  
在江湖飄蕩喜俱全九重  
請告承新寵五柳還家老  
舊田明發京華又分別東  
風應送洞庭船

寄吳中故人

鄉心離思共依、吳水吳山  
悵久違客裡頻看流景  
換老人依感故人稀百花  
僧舍思携酒細雨春林憶

采薇一枕漂零江海夢  
夜深空趁蝶交飛

題畫送陳敬敷

君家門掩綠陰依古木叢  
篁水郭西戎向京華吳望  
苑桃花只隔武陵溪

送趙友同之松江

畫船曉發鳳城東江上  
青山雲幾重秋水遙天  
三百里片帆一夜到吳松

送謝雪坡防禦出郭團練

楊基

朝催築城夫暮點團結兵  
民、皆搖動一日十數驚  
所賴官長賢撫勞得中情  
防禦出却來父老拜且迎

吳

垂啓及戴白羅列車下聽官家百萬自師足與冠爭  
汝自守汝鄉汝自保汝生間暇苟不虞倉卒恐見傾  
我嘗徵汝勞薄爾賦稅征父老共感激闐然動帷幃  
旌旂泊矛甲五色稍鮮明豈惟脩抄掠大敵固可嬰  
問君何能然子弟衛父兄平川雨初收馬嘶鼓鼙々  
相送不同往極目秋鷹橫

登靈岩和韻周左丞伯溫饒大參介之

單艦集群英席窄坐每盞烟橫半捨寺木落全見塔  
斜流出渠分曲徑轉溪合村庄妍醜並野話悲笑襍  
童捧吳音聞僧作梵偈苔霜苔滑難躋露棘朽易拉

磴行螳綠樹扉廠蝸啟闔娛賓列五豆禮佛過三帟  
晴屋暝夏雨秋洞寒宜臈憲板盜果損簷入避鷓鴣  
柳池萍沾袖憇石藓汚衲瑟忘荒臺弄屨响回廊踏  
值險慮思筇得奇即傾榼感深怒須磔愁極雙髯颯  
華年倏川馭雅量浩海納嘯歌激款厥雄辯肆交沓  
禪襲虛無量道祖清靜蓋四躡謁觸壺變幻雀化蛤  
狂遊類飲醉薄官避嚼蠹終當謝塵鞅掃屋分坐榻

茂苑思

輦路秋蓬滿野香團綠濕嫵蛾粉黛愁花鉛松露泣  
鶯聲舊時好玉砌秋歸早東家蝴蝶飛烟姿滿芳草

白門答高二聘君

戊申秋予謫大梁季迪嘗夢予與若平生明日道  
路傳予已死季迪有夢予詩已酉春正月予侍親  
東歸季迪亦應召來京師相對驚喜因出所賦夢  
予之作予既感季迪之念而復疑猶夢也敬以答  
之

結交貴知己不在早與遲嗟我識子晚深淺惟子知  
每于朋儕間擊節賞我詞前年吳城破子居我西馳  
交遊非不多獨念與子離相去日已遠數與患難羅  
道路傳我死可信尚子疑日暮過我廬為我涕交頤

今年我還京適子應詔來叶握手發長嘆示我夢詩  
我昔患難中精爽無不之而子獨夢我與戎子若有  
期方子夢我初正我念子時春深烏嚶、花發滿故  
枝為賣一斗酒飲痛春江湄生死固常理勿為達士  
嗤

食燒笋留題陳惟寅竹間

春雷一殷萬簪玉參差亂迸莓苔綠新來掃葉當徑  
燒何異燃萁煮秋菽登盤查牙玉版肥焦尾碎剥蒼  
龍皮山人大嚼無以報寫作林間燒笋詩

過陳湖贈寄周明府



蘭苔參差桑柘綠，細雨岡頭啼布穀。人家破產給丁夫，  
麥未上場蚕未熟。無蚕催絲錢無麥，督稅錢民間。此愁誰見，  
恰君侯為我解倒懸。

赤山書事寄龜巢謝隱君、南蘭陵人今避兵  
居吳長洲之獨墅湖

曾向溪南看藝麻，竹扛兜子一肩斜。秧苗尚短仍含穀，  
荷葉才高已上花。蚕葉柘烟朝焙，鹵鵲爐沉火晝薰。茶而  
今風雨成拋絕，臥聽

聞玉雪將還吳門  
桑葉重、戴勝飛行人多報故人歸，髻從別後星、

出花到春深樹、稀詩喜官閒能不廢，身緣謀拙事  
多違，便湏出郭相迎迓。

懷王隱君正仲

小几支頭却捨書，身閒復喜見秋初。山林自此縱橫  
落，締綵於人次第疎。沙鳥浴江明白鷺，水花搖雨沒  
紅渠。相知獨有王摩詰，兩月無詩寄艸廬。

附王半軒次韵寄答

懷刺歸來臥枕書，白雲滿榻閉門初。草玄未信揚雄  
病，禮法從知阮籍疎。短障夕陽悲蟋蟀，方塘秋水老  
芙蓉。南村口燥呼難得，一任狂風攪弊廬。

懷高著作季迪

坐看清江飲白虹不知樓閣又秋風  
瀰漫禾黍蒼烟外零落芙蓉暮雨中  
富貴逼人驚豹變文章鳴世豈雕虫  
清時欲草征西檄只有陳留阮瑀工

微趣赴京

亂後人如再得生敢于世上望  
散名詩吟白屋惟安隱詔落丹崖  
陡失驚鳳闕有心求柱稅  
鰕材何量祇餅罌不堪故舊愁  
分手揚、楓橋第一程

送周鍊師玄初過吳

玄都春暖碧桃開鳴佩朝天到鳳臺  
直檄雨龍江上

發曉呼雲鶴洞中來黃精却老和泉煮  
丹橘娛親繞舍栽為問長生應有術  
早修真籙進蓬萊

送僧住姑蘇北禪

六年江海一論心又聽鐘磬出禁林  
歸路暖風芳草合講堂春雨落花深  
未誇葛老三編論獨愛韋郎五字吟  
水月傍人塵不染待君重海潮音

哭高季迪舊知

鸚鵡才高竟殞身思君別我愈傷神  
每怜四海無知己頓覺中年少故人  
祀托友生香稻糈魂歸邱隴杜鵑春  
文章穹壤成何用哽噎東風泪滿衿

舟泊潯陽懷申屠衡

江烟漠、草薺、且泊蘭舟近水南一鷺暝投槎外  
石雙鴻依拂樹邊嵐夢隨春雨歸華屋愁逐東風上  
短簪柳色漸深人漸遠幾時花裡共倚驂

舟中聞吟船吳歌有懷幼文來儀

輕帆短楫沂烟波送渚回舟奈遠何一路詩從愁裡  
得二分春向客中過江通漢水晴偏綠山入緗雲晚  
更多何處思君腸欲斷楚妃祠下聽吳歌

天平山十四題

龍門

天開一罅通石古雙崖破中有波浪痕知是龍飛過

石屋

六丁運神斤鑿石為巨屋風雨繞入窓夜、山鬼宿

五丈石

落星長百尺風雨忽中斷至今雷火集突兀獨存半

白雲泉

冷、白雲泉流向白雲邊泉水流不斷白雲飛上天

一線泉

石竇小如針泉飛一縷金天風吹不斷穿過白雲深

卓筆峰

露蘚凝斑管烟蘿束紫毫山靈罷揮洒卓立萬山高

釣魚磯

老父兆作熊遺山此石久誰搦百尺竿重試連鰲手

蟾蜍石

神墓月下來化作千歲石曾吞玉杵霜清露時、滴

頭陀岩

頭陀不見可岩石似當時草長齊眉髮雲裁百衲衣

華蓋松

飛蓋結龍形斜扛九曲清流螢枝上落疑是紫微星

飛來峰

高峯似玉臺何處忽飛來定向西天竺曇花頂上開

四時亭

泉聲四時清山色四時好不知寒暑移但覺松山老

宿雲軒

盈、山中雲就我簷下宿昨夜雲不歸空閒半間屋

昭湖鏡

團、山中石下照太湖影如何一鑑中三萬六千頃

初歸吳中感事

附郭好山遠近繞城流水東西人哭人歌月落開花  
花落春風

赤山間居

荷錯繞籬栽菊解衣石上觀松甘分簞食瓢飲底須  
千駟萬鍾

抱膝長吟梁父折腰寧愧鄉兒酒呼白墮朝飲米雕  
雕胡晚炊

寄陳惟寅惟允

坐有重糴食有魚眼能識字手能書山于秋水船頭  
看家在春波門外居

冰

連日毒熱思冰不可得因賦五言排律一首書篋

上廣發望梅止渴之意也仍邀來儀季迪幼文三  
文學同咏

凌室啟深藏殊恩錫上方壺清迷練色甌薄耀寒光  
當座人俱素登筵體共涼瑩含銀永潔甘薦壑脾香  
淺碧迎歌扇微紅映舞裳明愁難作鑑豎恐易成漿  
瑞擬金窓雪勳高玉井霜屏慚雲母熟簾詫水晶涼  
醉客狂思聶詞臣渴願嘗

南

宋 無

空岩樛木形入定捨松扁雀供銜來累猿看誦罷經  
雲霞埋衲重苔蘚上鞋青只有樵人識曾因采茯苓  
置

秦伯廟

古者五夫子曾稱三讓名後來秦失鹿劉項苦相爭  
寄錢翼之

作賦擬相如何人誦子虛琴彈中散操扇玩右軍書  
北闕青雲近南冠白髮疏煩君傳遺逸着戒入樵漁  
江南曲

遙天碧蕩、遠艸綠情、併作相思海春來一樣深  
簡翼之

碧樹綠蕪空亂雲故人何處隔江村舊書在手再三  
讀新恨從頭又一番竹情隨行家具活蘭亭摹出典

刑存幾時定訪揚雄宅為問太玄經裡言

南峰歸雲菴

雲伴老僧居翠微老僧應共白雲飛杖藜西去雲東  
去日暮僧歸雲亦歸

吳中菊花盛開

菊花三百十六種處、名園花不同安得化身千百  
億一花着取一吟翁

吳江石橋新成

五色何年補次寥百弓無地架瓊瑤老龍千尺臥寒  
玉雌霓半空橫綵綃天路行看星象逼江濤怒息水

犀鬘騎鯨便欲超銀漢直踐台階捉斗杓

竹枝詞

莫折閬門楊柳條帶將離恨過楓橋  
向道春愁不禁蕩蘭舟長放艫輕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

長洲錢穀升寶編集

立春之二日大雪平地三尺吳中五十年来無

此雪

韓奕

蕭條江縣空歲暮風積雨雪連日在平地深三寒尺  
遠近寂無喧四顧同一色沾足可佳有祥誰難良識  
空街人迹斷寒光入虛室重衾不知暖厚纈衣猶慄  
餘生近老病起臥但微息緬彼遠道人驅馳正行役  
在物寔同類有懷屬茲夕

寄俞立菴

巽



相望總一里不到已多時  
家似山中住人非世上知  
草深疑新路水漲訝平池  
枕簟竹林下乘涼想最宜  
色山毛公壇

微茫太湖心諸山此為最  
宛如海上國平寬納幽邃  
田廬錯上下人烟萬家聚  
杞蔡及橘柚栽植窮地利  
想當秦漢間尚未通風氣  
龍蛇不敢窟人跡未始至  
毛肯竒公仙有福當此地  
開荒治丹術道成遂仙去  
嗟余後千恨不身親遇  
願執洒掃役服勤于鼎年  
器微生倘有分莫沾於粒  
棄嗟峨三尺壇草葯春未  
異縹渺千仞峰烟霞景仍  
秘平生出塵想矯首徒仰  
企

浮雲影悠、無從候仙馭  
山水漫娛人凌風振歸袂  
橫山西隱菴

孤艇溪邊入千峯  
雨裡登老年雖厭客長夏欲依僧  
院古青苔滿林寒宿霧凝  
解衣禪榻上未覺有炎蒸  
黃埭興國寺

粳稻田初熟烟霞日欲西  
孤舟僧共載古寺崔同栖  
樹抱溪流合窻陰月影低  
紀游閒有咏常向壁間題  
八月十四夜過望亭

在裡行船過望亭  
滿塘秋露月初零  
閒吟忽記唐人  
咏喜見平田晚稻青

送友人還崑山

張適

雨歇東風曙色微  
姜江艇子逆潮歸  
花明祖席清尊酒  
柳拂儒冠白苧衣  
上水海魚堪斫鱠  
近人沙鳥不知机  
烟塵满眼且歸去  
莫負春山采蕨薇

春日登胥門城樓

城頭華構勢翬飛  
西望吳山落翠微  
春艸荒臺麋鹿過  
夕陽古塞雁鴻歸  
閔河萬里歸興廢  
城郭千年威是非  
惟有樓前太湖月  
夜深依舊弄清輝

雨後過海雲菴招提寄徐耕漁王耕雲

雨後穹窿萬摺青  
白雲粘樹濕冥冥  
寺從栖宦松邊

露泉向啼猿  
峽口聽徐孺  
閒居過徑遠  
王猷茅屋隔林高  
相邀共借栖禪榻  
夜粥燈前煮茯苓

送崑山知州任嘉定

夕陽江上雨初殘  
楊柳搖金拂馬鞍  
白鳥笑予長送別  
青山留客共盤桓  
桃花泛水征帆穩  
燕子風生祖席寒  
在路獨吟今夜月  
到州仍作舊時官  
民罹歉歲傷凋瘵  
君有長才定治安  
行見經綸應重托  
却留遺愛遍江干

送長洲主簿兼司稅

佐令勞才子  
秋深始到官  
蒹葭摧暮雨  
蟋蟀泣初寒

吳

候吏迎車近商民望稅寬政散藩府重寵擢諒非難

寄陳山人寅

草堂孤坐夕陽村每憶城南綠水園春露尚沾萱草  
背夜寒忽散鶴鷄原孤鴻寄興歸琴調香蟻忘夏到  
酒尊寂寞揚雄甘老去百年名姓至今傳存

宿山中徐耕漁宅

舊業非忘世新朝似隱淪雲生籬徑晚花覆石房春  
子矢夏無嗣書多未足貧酣歌頻續燭竟忘主和賓

題笠澤陸氏隱居

隱居何處所笠澤水西偏瞻俗田千畝容身屋數椽

桂陰侵座薄柳色映窓妍軒幕花前霧亭分竹裏泉  
澗深忽見日林茂欲無天石磴琴常潤書牀研已穿  
俯池屋欲墮登樹薜相牽瓶貯滋花水簾通煮茗煙  
蓄書千卷足課子一經傳字罷臨流憇松餘遶石眠  
病多諳藥性閒久積書篇奕客爭饒子琴僧上斷弦  
尋山穿雨屐看竹掉孤船湮沒遵時晦棲遲任性便  
感恩懷耿、厭俗思翩、要我煩相遇佳章夜共聯

興陸天游張南村諸公遊溪西華嚴庵

讀書只在松檜林不道春色依村深鳩啼雲暝亂游  
思花落水流驚客心過溪尋僧蘭若僻掃石坐我莎

蘿陰杖藜舊路逐樵返落日已入西湖岑

寄道衍上人

京國微行喜早歸茅菴屏迹檢柴扉文章台世新編  
稿締裕崇身舊賜衣晨鼓憶分天界粥春風還采海  
雲薇相期共向林泉老已悟年來五十非

與王止仲夜話

欲過已多時春來不棄期花前初熟酒別後只添詩  
續燭知宵永聞雞悟睡遲劇談渾莫倦明發又天涯

送坦雲軒住中峯寺

中峯香剎翠雲邊支遁昔日曾栖禪白馬千年不復

返青山萬里只依然師行冰雪歲云暮舟渡吳淞江  
九怡名地猶來在人勝好勤修業繼前賢

蕪人葛秀才送予至京師及之官又送至大勝

驛值大風雪感其高誼臨別賦詩以贈

君不見昌黎公藍闕馬蹄風雪中又不見玉局翁黃  
州路遙如阮窮我生今年五十七讀書吳山畏人識  
昔年曾作水曹郎聖恩早賜歸蓬華迎來又越十六  
年老病囊無挑葯錢去年府縣忽交荐豈謂聰明不  
及前茅茨驚憂病增劇展轉歲除千感集今年始及  
趣裝行兒女牽衣令我泣抱疴艱苦至京師上赴天

官陳履歷聖恩浩蕩不加罪命向廣西佐方伯青衫  
白髮老從事自愧才疏難稱職臘月出皇都白門啼  
亂鳥乾坤忽變色風雪方載途蹇驢凍屨仆瘦僕飢  
且痛俄至大勝驛面皴盡黎色丁寧僕莫嘆勞役纔  
第一下車就酒家酒薄者不佳餒乏敢嫌此情惡良  
可嗟酒家頗見喜煖湯溫我指挹酒為續杯垂情相  
款語乃知平生交勿薄屠沽子邂逅遇一官問之稱  
孝廉共買金陵酒同上廣西船廣西在何許浩渺烟  
江水舟師數驛程四千三百里大寒溯大江、流急  
淙、沙頭暫停棹飛浪壓蓬窻况乃途路迂老年俄  
歸男長讀書女鍼黹

舟中聞吳歌

清湘夜駐木蘭橈月落霜天雁唳遙忽聽吳歌驚楚  
斷此身只訝泊楓橋

過楓橋留別城西諸友

煩君遠餞意偏饒念我離羣乍寂寥祖帳雨催詩欲  
就郵亭風勁酒頻消移舟射濤黃昏近踞轉江村碧

樹遙記今取宵分手屢烏啼時節過楓橋

早春過望亭驛喜晴追次唐嘉祐韻

遠墅晴烟散綠蘋推蓬起坐整烏巾  
野花開處多臨驛水鳥飛來似送人  
愁裡聽窮三日雨客邊吟到一分春  
今朝已有尋芳客來往東風陌上塵

宿閶門

霜滿烏啼夜月寒客意燈火帶愁看  
故園相去無多路便覺今宵睡不安

客金陵送盛寅還吳

官烟籠陰半已青俄聞歸棹發金陵  
秦淮雪裡春潮

長楚句雲開晚日昇先我歸家緣客久  
如家多藝更誰能莫辭同醉長干酒  
明日還思恨不勝

送俞立菴應湘府聘

宦書遠聘到岩阿拜手幡然出薜蘿  
天接孤帆秋水濶門閒五柳夕陽多  
吳雲漸杳鄉邊樹湘水微生渚外波  
此去留王應待久安車行旆莫蹉跎

宿開元精舍

落日樹陰、禪幽靜客心香烟秋殿  
寂燈火夜厨深茗熟僧先睡詩成佛  
對吟自恰耽癖志只合臥雲林賦得  
秦淮夜泊送吳秀才歸吳

烟霧淡籠月泊舟依淺沙且沽今夕酒聽唱後庭花  
淮水迎歸踏吳山看到家鄉中莫留滯慈母在京華  
賦得太湖春水送華以及歲貢

浩、來天目溶、接漢津光隨征權遠綠染客袍新  
瑞雪初銷臘恩波總是春明朝禹門外一躍有誰倫  
賦得到池送友之京

岩樹鱗皴生鉄花一泓寒玉清無瑕山中有穴通海  
脉人間無地埋青蛇居僧經歲不飲井游客常時來  
煮茶安得干將復飛出贈君佩服歸京華

楓橋歌送姜秀才歸金陵

君不見楓橋水奔流直下太湖來環繞闔閭城西地  
其間風土何佳哉層臺迭榭侵雲起望處人家半臨  
水、邊歌舞不勝春橋下帆檣停似蟻復有大道接  
金陵送客每來橋上行山寺鐘鳴知夜半漁村月落  
見燈明今朝却餞吳公子解我金貂沽綠醕帆挂長  
洲花外烟衣沾席阜山頭雨暮烟秋雨益淒其別緒  
離情無限期昔時因是今時景今人還誦昔人詩見  
說長干花似綺君歸莫更思鄉里

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

山寺烟初暝江村月又生辭家無十里不寐到三更

犬逐漁燈吠鐘催客棹行從茲去鄉土寧得是吳珉

送醫學盛啟東之京

欲識軒岐學相將上九天祖陳楓葉下席展杏花邊  
暫別燒丹竈來登罨畫船衣冠頒賜日雨露想承偏

賦得靈岩懷古送瑀上人

吳宮成楚剌銷歇尚遺名臺峙荒琴薦池存涸研泓  
綺羅無復見泉石有餘清相送師歸去重增弔古情

送任二尹復官吳縣

考績曾聞謁紫宸俄看征棹別江津郎官拜去雖依  
舊雨露承來又一新古縣花明千樹曉重城柳色萬

象春知德化吳氓久風俗從茲想更深

送金徵士問應書誥薦

金卿二十即能文染翰爭誇通右軍用筆不愁窮兔  
穎臨池惟愛弄鵝羣當年閉戶稀曾出一日佳藪遠  
自聞忽睹荐章從聘召為書皇詔錫功勛治裝早已  
辭親舊拜手明當謁帝君花底傾來杯欲盡柳邊携  
處袂將分嗟予獲守依環堵羨子鵬搏在五雲聖代  
英才超往古家雞野鷺任紛紛

逢沈以潛

何處移來一艇閒牽衣同憇樹陰間自緣別久多情



話不為看山忘却還

賦得千人石送沈寅仲

林下磐陀石山中不記春佇看無一畝客坐僅千人  
靈護平如砥苔封厚似茵祖筵重廣設惟會在這廵

送吳敏學還吳省親

雙親白髮老東吳令子丹心向帝都正及歲寒歸故  
里不辭雨雪載長途無人似爾情偏厚有酒如澆興  
不孤他日相思凝望處暮雲春樹總模糊

登天平白雲亭

白雲泉上白雲亭京國歸來喜重登欲試坐間誰老

健酒酣先上最高層

送韓伯承還吳

今朝佳節是花朝相送重来白下橋老語生憎鶯舌  
巧新愁翻柳眉嬌天街有雨塵還少酒巷無風旆旆  
自搖咫尺清明歸未及羨君先上木蘭橈屋

賦得虎丘送別

天上樓臺海上山何年移却在人間不因此地多情  
勝那得游人數往還望處已添吟咏興到時頓解別  
離顏今朝送同春去門外白雲千頃間  
相送瀛洲來客登海湧峯岩雲騰白虎池劍躍蒼龍

境勝詩情愜，盃深別思濃。  
分袂處，高塔夕陽春。

題杜瓊州堂遺意卷

舊業成都萬里橋，百花潭北草堂遙。  
門無縣吏催租稅，座有吟翁慰寂寥。  
松影滿庭開白日，茶烟繞榻颯清飈。  
酷吟杜甫成詩史，翻笑揚雄作解嘲。

草堂遺址在重構，剪荒榛松偃吳門。  
月花移蜀地春流芳，知有本繼業，豈無人喜到瓊枝。  
茂詩宗又一新。

賦得龍門送范原紹應聘

凌雲峭壁聳崔嵬，不待神功禹鑿開。  
一徑直通天上路，雙崖隔斷世間埃。  
雖無鎖鑰常閉閉，肯放豺狼恣

往來。今日送君騰躍起，從龍為雨枯澗多。

遊天池訪愷上人，不遇

山中夏將半，嘉樹敷陰重。  
閒携綠玉杖，拄到青蓮峰。  
苔徑少行客，微存舊游踪。  
臨池滌煩衿，萬壑來松風。  
蘭若倚天開，岩甍白雲封。  
高軒蔽岩穴，疎櫺衝翠濃。  
未緣釋子共所欣，良友同明當。  
發毫素齋言遺愷公。

送翰林劉孟功姪鉉還吳

君家吳望族，名冠儒林表。  
自昔我先人，素有通家好。  
若翁余同席，交誼如管鮑。  
翁也早世久，余亦慚衰老。  
阿戎能繼業，丰姿美年少。  
賦罷擬雄揚，詩成驚謝眺。

一朝省世父治裝遠來到欲別十年別不憚千里道  
再叙骨肉情重誦家庭教談話每宵分尊早愜懷抱  
昨承訪蓬華出迎雙屣倒從容問答間寒威頓除掃  
高門產麒麟吾儕亦光耀正欣接吟席又復理歸棹  
艸色瀛洲新蕙散上林早相送出都門春江波浩浩

寄蕙性初

辭親遊太學歲月去駸、夜雨青燈夢秋風故國心  
一官仍未遂三歲又將臨早晚重歸省相隨賴有琴

寄沈公濟

蕭齋嬰疾久不覩沈休文枕畔愁添雨天邊目斷雲

丹青誇獨步碩陸顙羣擬剪西窓燭連床話夜炬分

過范氏山左

林靜書窓隔崦間輪蹄不到絕囂紛天寒雀立蒼松  
久童子開扉掃白雲

正月三日陪錢孟書陳士初游北禪寺訪瑾上人  
人不遇分韻得款字十六韻

昨見葭灰飛玉琯已覺陽和布晴暖條風吹綠草萋  
萌殘雪消寒柳綠短新正擬欲探春游今朝便有尋  
詩伴青鞋布襪惜林泉華髮心情厭林館北禪古刹  
吳城陸眼界清幽塵跡斷群儒偶集本無期去跡雖

遙亦何憚行、不覺到旗檀一徑蒼苔平且坦有意  
來參孚尹師適逢飛錫歸遲緩惟存法主梵公像趺  
坐繩床右褊袒山童見客遠相迎禮作殷勤為迎款  
盛來香粒堆飯盂供處白花浮茗盃嗟予夙抱烟霞  
癖野性不羈久疎懶深冬遠自白門還巾染黃塵衣  
未浣幸叨方外相追隨得遂閒適蕭散衿懷頓豁吟  
思僧人境俱爽清風滿詩成坐待師不還白雲散漫  
無拘管

過思菴郊居

周忱

故人家住碧溪濱出郭書聲白晝聞過訪幾回因看  
竹歸休何日共論文山容半向窓間出泉脉遙從樹  
底分最是快人心目處連疇杭稻翠如雲

送舉子劉昌赴會試

早從類侯究羣經席榜新題扁妙齡驥出馬群空北  
土鵬因鷗化運南溟功名有待標青史禮樂行看對  
大廷席上儒珍期自保一樽相送重叮嚀

送况郎中任蘓州太守

擢自儀曹頌郡符朱旂熊軾向姑蘇身馳驛傳敲葦  
重手捧天書寵渥殊政治九江重渡虎時清合浦盡  
還珠故人樽酒遙相送努力期君展壯圖

贈草窓先生詩 并序

始以道其所自中則偉其才而惜其不偶故歸之  
命以壯其志末則托予德之、心而必其遠大雖  
皆公之實而語淺意膚拙于形容進教是幸

磊落八尺軀魁梧且雄壯靜聽警論言一見奇貌狀  
早從綵侍下西京飽遊訪出門狎師友龐卿偕碩相  
所以韋布間弱冠得嚴望而翁醫垣耆和緩相頡頏  
竭去捐館舍東吳遠歸葬朝廷加賻卹師保為銘塋  
弔送來親朋駢闐車百兩累然在衰經廬墓足悽愴  
盛暑或忘翼隆冬或不續時宇倏遷移歲月不多讓

里間稱孝廉俊英穎陰旁撫臨冬官周隸屬郡侯况  
僉謀巨遺野疏薦交為張百鳥不如鷲一言亦酒尚  
先皇重璫璣雕琢伺宗匠方期疊卣豈復數盆就盞  
鼎湖龍忽升孤臣竟何仰周南雖淹滯坎壈寧悲悵  
吹噓豈無媒茲情疇克諒得非命數奇那關過讒謗  
奔趨怪卑汙潔身慮高亢消息理固然欲得必由喪  
窓以草為名志與先賢抗滿庭春不除生、意深廣  
陟屺空為吁天際孤雲颺王事既靡盬滌瀨誰為養  
心事一于詩激發何慷慨靜中聊自怡抑鬱賴舒暢  
短章既畚容長篇亦跌宕府藏出珍奇鈞天奏空曠

光華掩魚目鏗錫咽虫响正如巨波中魚龍交蕩漾  
蒼波各東流滔、浩難障有時我為歌三嘆而一唱  
岐黃術精深有似淮陰將克捷若有神鏖戰無不當  
務施濟利仁扎瘡咸倚伏而余病妻孥葯物屢承贖  
平以補清羸疏以驅瘴癘厚德懷寸心感激忍遺忘  
擬報持幣金恐君憎冗長擬贈述鄙詞恐君厭浮誑  
惟年改元初青陽日方向國家喜清明輔弼元凱行  
皇猷足黼黻天工共寅亮氣和時已康物阜民無恙  
西山雪霽佳潞水漸流漲肩輿既堪命輕軀宜同榜  
行厨載山肴玉瓶注家釀俯仰天地寬遨遊跡漫浪  
靈風颯然生送子雲霄上

重寄杜用嘉 并序

往歲雪中因憶使弟梅花已奉鄙作欲為來春之  
約張本今既及期復爾疎濶感時對景不能無言  
所以歎流光之易邁嘉會之不偶也

去年花開雪飛屢殷勤曾赴賦懷君句欲期來歲故  
山春携酒林間共歡聚豈知于今花發時又復兩地  
空相思相思正濃花正好千里東西夢魂繞夢魂何  
苦相思花、總飄零人未老

懷陳孟賢

綠水園中萬竹深當年曾此寄幽尋  
芹花池上看垂釣杏樹壇前聽鼓琴  
投轄豈能忘舊會分題長憶課新吟  
別來音問如金玉令我長懸一寸心

挽陳怡菴先生

門外青山架上書東吳佳處是幽居  
一庭風雨間芳草十畝園林隱樊廬  
伯玉有文垂宇宙太邱無意香閣執經猶憶相從日  
寒雪初深聽講餘弘文入直被恩私曾受先朝聖主知  
萬里康莊騏驎遠九重霄漢鳳皇儀金蓮夜艸平明詔  
綵筆朝題應制詩奪得錦袍多意氣賜陪龍駕宴瑤池

故里懸車歲月深春風華髮漸盈簪  
鄭均退後寧無祿阮廣歸來賸有金  
湖水烟霞同剡曲竹林觴咏似山陰  
興闌冥散青天月池上誰歌醉白吟

奎星光掄夕雲浮鄰杵無聲巷不謳  
身世百年雖似夢文章千古更何求  
詩哀吏部怜張籍謚美河汾念薛收  
雙淚潺湲何處落盡隨江水向東流

送真上人住姑蘓寶覺寺

聞說湯沐最少年早將心印一燈傳  
滇南鄉土渾無夢吳地江山自有緣  
暮雨疎鐘烟樹外夕陽孤塔水雲邊  
遙知聽法龍來處香散花飛晝滿天

近得家兄書、語欲促鉉歸展誦之際不然覺  
悵然

弟兄何處憶相違涼月閒齋半掩幃燈下屢看新寄  
字客邊穿盡舊縫衣參辰欲曙隨雲沒烏鵲驚寒繞  
樹飛胡馬北風犹自戀故鄉誰道不思歸

懷澹兒

憶從生汝在京畿膝下晨昏肯暫違溫被每同寒夜  
宿篝燈曾候晚潮歸白冥歡處傳杯酒為我酣時解  
帶圍遙想歲闌風雪裡懷親能不思依、

贈送吳江僧舍

杖錫遨遊上九天袈裟曾拜玉階前人間無繫空身  
相方外浮名逐世緣殘雨疎鐘江寺遠夕陽孤塔水  
雲連贈言好為論吾道聞說聰明似大顛

懷杜用嘉

十年膠漆重交情憶昔同門聽誦經詞足清新皆白  
雪筆多神妙在丹青彈棋白掃松邊石看竹期看水  
上亭今夜相思何處切半窓殘月上疎檣

挽劉僉事

青鬃朱節遠觀風銀漢靈槎萬里通頻見橐裝遺陸  
賈又勞束帛起申公九天雨露恩常在百歲衣冠蛻



已空聞說西湖、上踏甘棠新長舊時叢

寄姪淳澤

還家見汝倍多情我昔離家汝未生  
今夜客窓千里夢竹林誰繼舊時盟

望楓橋

鄉山遙望翠高低澣墅橋邊日欲西  
江郭到城無十里不妨月出夜烏啼

吳宮怨

張楷

江空月冷天如水銅龍漏咽枕檀死  
宮中粉黛一無人醉眼相看嬌妬起  
自入朱幃并翠戶幾番曾得君王  
教君心好惡自不常豈在區、歌與舞  
宮門倚天鈴索垂凍霜吹老青銅枝  
玉鸞隱、背墻去何人邀得君王歸  
君前豈無容妾地舊劍犹存官終棄

移居橫山

謝應芳

為愛橫山山水清山前築室小溪  
縈老夫枕石看雲臥兒輩求田候  
雨耕古井寒泉龍有宅孤村夜月  
犬無聲廿年老眼風塵暗犹喜如  
今見太平

送道士謝清一歸吳中

陳緝

丹鼎紅光照洞庭天壇月色照疎  
星玄都道士蒼精劍上界仙人白  
鳳翎闔闔朝回天蕩、蕊珠經畫

冥、欲從杖屨秋山裡風雪篝燈采茯苓

送魏司業出守姑蘓

陶 誼

東吳父老候麾旌阜蓋朱旛五馬榮名郡暫須煩魏  
相諸生久恨失陽城麟符剖玉君恩重燕寢凝香吏  
牘清指日徵黃下丹詔又看環珮入承明

姑蘓感事

王 津

天星夜涿水犀軍又見吳宮走鹿群睥睨晚金湯徒自  
固倉卒玉石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文死國士應無豫  
讓聞風雨明年寒食節麥盂誰上太妃坟

姑蘓懷古

盧大雅

胥目懸門烏喙過至今哀怨入吳歌山河不為興亡  
改城郭其如感慨何廢苑春深芳艸滿荒臺秋盡夕  
陽多醉來一覺扁舟夢也勝豪華逐逝波

吳城懷古

王 恭

姑蘓城下刺蘭橈却憶吳王古市朝香輦路邊春苑  
弄館娃宮外草蕭、千年往事空啼鳥半夜疎鐘自  
落潮明發不堪回首處暝烟秋雨過楓橋

謁范祠

費 貞

三百餘年十六朝惟公勲德著雲霄一時王佐真伊  
呂十倍雄才過管蕭泮水悠、文澤起義田奕、子

盜

孫饒然香再拜先生像一束生芻不可招

王蘓州綠陰堂

余貞木

百尺高槐十畝陰綠雲簾幙畫堂深魏公相垂業裳  
宇蘓子文章耀古今歷歲風霜空凜、近時枝葉更  
森、忠臣孝子天為鑑行見甘棠自作

暮秋留別吳中諸友

黃守

蘓臺秋色雨中殘斷雁疎砧送早寒白髮不辭今日  
醉黃花猶作故園看誰言世路知心少自是人生會  
面難無那明朝江上別官情離思兩茫茫

送沈愚歸玉峯

蘓平

皇州鶯轉柳條新客裡那堪此送君歸夢不離吳苑  
月還家高臥玉峰雲江村昔酒逢寒食驛路看山對  
夕曛最是臨歧分手處落花離思共紛紛

夫柵山

侯讓

曾聞吳越此交鋒回首蘇臺伯業空當日斷崖流戰  
血至今衰艸起腥風裹屍國土浮江上覆面君山死  
角東若論滅吳功第一捧心人在館娃宮

覲卷為沈孟淵賦

邱吉

蚕叢國裏結珠龕過盡東風雪未消乾玉蛹吹聞圭  
竇小金蛾飛小甕天寬冰絨織箔春無隙香絮蒙頭

奕

夜不寒。自取獨綸三百尺。明朝相約弄漁竿。

送陳緝熙修換使高麗

邛 澹

海上天風吹節旄。玉堂仙客錦宮袍。詔頒龍闕恩初下。詩到雞林價倍高。萬仞鰲金浮曉日。一江鴨綠漲秋濤。遠夷未識中原鳳。爭覩天章五色毛。

送桑民懌訓導奉和

李東陽

十年三度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慚唐李邵。奇才終誤宋劉蕡。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薄。壯心還向碧天飛。

吳門

萬井烟花繞故都。闔閭宮苑日荒蕪。江魂吼浪空仇越。山黛顰秋已破吳。臺下草深無過鹿。城頭日落有啼烏。英雄老去年華在海日。曠、水滿潮。

東吳棹歌

汪廣洋

玻璃冷浸洞庭山。霜竹攢、橘柚斑。白髮吳娃笑相語。官船不似釣船閒。

吳中即景

沈 愚

白雲收盡晚山青。水鳥雙飛入翠屏。一派歌聲何處起。采蓮人在錦帆旌。

閶門柳枝詞

小蠻能唱白家詞  
笑把纖腰閉柳枝  
愁絕尊前春未老  
風流太守髻成絲

江南春

張楷

滿川啼鳥怨殘紅  
水國春園柳絮風  
春雨一番江水濶  
草痕將綠到吳中

吳宮

楊時彥

畫棟雲消夜氣清  
宮前溝水作秋聲  
如何醒得吳王醉  
多少花紅墜禁城

常熟西郊

王禕

稻禾歛嘉實  
蘭蕙摧孤芳  
華滋日已歇  
遊子多慨慷

林臯集烏雀  
畝畝散牛羊  
物情各有適  
心與歸雲翔

吳門贈凌才

我家華川上  
君住蘭江濱  
百里通一水  
總是金華人  
自我與君別  
三載幽燕住  
及此會吳門  
朱顏各如故  
同為異鄉客  
誼重情依、  
東風足攜手  
君何復言歸  
歸去金華山  
日有好山色  
紫翠積芙蓉  
綠草眠白石  
若逢牧羊子  
為我寄深情  
莫令猿雀怨  
行矣尋初盟

吳江連上人

飄零有若此  
離別復如何  
情劇酒杯少  
愁添詩句多  
荒村黃葉落  
極浦白鷗波  
回首相携處  
秋風瑪瑙坡

吳中客懷

獨對一壺酒自斟還自吟  
句從閒裡得愁到醉邊尋  
撥廢班超筆猶懷季子金  
故廬湖上水誰似整幽沉

過泖

入夜初過泖蒼茫興杳然大  
星懸樹杪新月出帆前  
夜酒聊供醉漁歌屢愜眠  
歸歛繡川上欲辨釣魚船

十一月十日宿陳敬初館中臨別有作

歲十一月當嚴冬江河水落  
潛蛟龍蕭條長途客旅  
散而我買棹過吳淞茲行  
豈為飢餓逼念子高誼來  
相從托交同門已十載業  
被教益開愚蠢時、彼此

互有激譬持寸莛撞巨鐘  
姑蘓臺前攬秋色麗正門  
外尋春客中門欣戚每相擊  
要復終始猶驅強一自  
去春與子別滿眼紛縱橫  
又茲相見恍如夢中

夜論議披心胷君言爵祿非  
所願但願擊壤歌時雍  
却因文章著不朽韜晦養  
粹甘為農願我所願頗異  
子謂欲與世相奔衝黃金鑄  
印錦懸綬時至未敢辭  
侯封丈夫出處雖二致非  
異愚哲由乘違逢得意缺  
望亦常事所貴自寶如璜  
珠計長較短議輒久坐聽  
曙鼓鼗鼗、人生會合良不  
易奈此物欲相牽攻君  
田仍泛越來水我去猶對  
金華峰區、離別不足惜

且復醉子雙樽醜郊期自附提籍輩此事遠矣須追蹤

登姑蘓臺有感

故壘蕭然起暮塵憑高何處弔忠臣山連吳越東南近天入江湖上下均歲月多因催髮變文章未足濟身貧悠然今古無窮恨落日商歌倍損神

東歸留別吳中一二同志

明發閶門一問津梅花有意似留人誰怜孤館青燈夜遙憶高堂白髮親對酒論文期隔歲到家獻壽及新春石田茅屋猶無恙飄泊江關此身

常熟舟中

一自歸來東海涯每依北斗望京華才疎慢結交游廣身遠時驚夢寐賒風雨扁舟今若此功名壯志倍堪嗟故人只在虞山下同看寒梅雪後花

吳江客中冬至

十年奔走竟何為轉覺謀生事、非時序每驚愁裡換家山嘗向夢中歸吳江歲晚寒波積楚塞天空鴻雁稀酒後登樓倍惆悵緇塵猶滿舊征衣

吳中送僧

唐 肅

師向何方去太湖西復西風傳孤磬遠松偃舊房低

煖榻常留兔浮杯不駭犀何時城北寺重聽木雞啼

寄吳思菴敏德

翩、孤飛鴻噉、苦悲鳴淒、覓故侶悠、傷我情  
親交有君子夙夜著微散若為久別離愁思極難勝  
微物尚知求人胡忘合并歲月已云遠關山阻修程  
惟有托柔詞可以通精誠相敦在斯道終當垂令名

登蘓臺懷古

一上高城欲斷魂英雄不見水西軍屬鏤劍上飛青  
血响廩廊中散絲雲日落寒鴉啼古堞月明金虎出  
孤坟可憐歌舞宮墻地千古蒿萊走鹿群

寄金文鼎

寒暑互來往衡紀迭遷移庭柯辭故榮園梅發新滋  
撫景成時邁局躋興翹思我有素心人令德燁光儀  
窘然迫冗役煩促苦縈維搏霄羈微繫吞舟困污池  
仁窮狡乃達斯理信可疑願言慎厥恒毋使此道虧

紀懷

犀兕秀以角鳳鳥文其翰嗟予七尺軀徒立天地間  
六齡始讀書八歲吟成篇十一學馳馬睹快爭着鞭  
十三折左臂積恨存傷痍其年侍家君受召辭滇南  
行、近一月始上瀘江船乘流下瞿塘濤聲若雷喧



白馬既礫硯黃牛何潺湲東下疾如箭瞬息三四灘  
出峽何所見蕭、江竹斑回頭望小姑高髻雲中鬟  
旦暮屢有聞鷓鴣與清猿遠無羈旅懷因在父母前  
入京見天子寵授家君官賜第全節坊家業裕以寬  
中四奉嚴命游學從所安因之遠揚州尋師志彌專  
但愧駑鈍姿義理悟難見十八已成冠二十早結婚  
家君職近侍日夕奉至尊歲時扃巡狩屢作扈從臣  
皇業開北京庭闈從此分所居未有定使我心煩冤  
時年二十三辭母省家君惟此去住情憤切迫心肝  
南風始交夏冒舟出龍灣渡江復浮淮心為南北牽  
千里至呂梁其險不可言亂石列劍戟崩流激飛湍  
澎湃千鼓震衝突萬馬奔官艘與民舟誰敢相爭先  
次泊數十里檣櫓千萬竿絙絡自先後密若蛛網懸  
一舟湏丑牛百丈相鉤連分寸不可上頃刻豈敢延  
萬一有失勢人死舟亦翻危哉既如此惕、傷人顏  
繼至百步洪吃吼動八垠衛河濫洪波十里九迴盤  
逆流上潞水五日至通津陸行四十里塵滿雙車輪  
巍、見雙關蕩、闢九門家君聞我至客思即欣、  
依、趨膝下昵、聚至懽如此僅半載命我回南軒  
南行一月餘復至龍河溟老母正憶我聞至釋憂煎

升堂拜嘉慶慰問何諄、爾父久在客牀能如前氣  
踈荅喜無恙家事重勞煩靡、感歲月不覺十五年  
迨、南北京僅得十往還侍養不得并于此常鼻酸  
江雲與塞雪日夜愁相闕南京至北京水路餘三千  
潦水或驟至舟行如上天枯涸至沒脰聞閉幾欲乾  
船底沾泥沙颯、風雨繁啟開水則過行計數里慳  
官置運淺夫云是近縣民老少立水中裸身恒苦寒  
曾向皮家溝風雨近黃昏值淺舟不行舟中水濺、  
石格舟底碎一夕不敢眠又嘗渡淮河挂帆當深淵  
未濟風大作檣折水入船又于揚子江炎空黑雲盤  
指語同舟者風雨在遙巡衆言但無害行、勿過論  
湏臾風雨至雷電交轟闐沉、向昏黑幅、慘我魂  
電光燭巨浪排突千銀山我舟若揚播股慄身欲癱  
良久幸達岸繫纜江之干隨浪上復下摩戛將不聯  
倉皇裂衣被裸纜始得全浩、高郵湖甃岸石與磚  
岸下貫連木槎枒猶行根或值西北風浪觸湖水渾  
舟行或遭此粉裂不可完我亦驚且恐百計出危顛  
聖人戒歷險我乃脩苦辛欲求安居 定省違二親  
昔我宣教公自汴來吳孺彼美白馬澗風氣鬱以蟠  
六世葬于茲巨木青輪因先祖登仕途墓祭禮遂湮

寒雨走狐兔秋風折荆榛前年三十二嚴命致忱恂  
言歸報先德穹碑勒名文告祭享族屬先隴幸一新  
及乎三十四北上復其因別家總一月閨中失其賢  
傷哉夫婦情淚下如迸泉今年三十七已繼名家姻  
携之俱北上敢避所累艱家君老多疾養禮庶得申  
老母仍在南別涕滿中阿妍送弟婦遠至石城闈  
舍弟挽我衣哭至長江濱悠、可奈何惻、將誰陳  
天地生萬物父母生我身父母幸俱在乃使心志、  
我願天子聖此意早見原不畏行役苦但恨侍養偏  
又愧學無成久矣負青春壯志日銷燦碌、難自伸  
人願得賢子願我何如人三子搃愚騃不異犬與狔  
詩以道性情風化庶以宣吟苦每效之不能致精妍  
舟行適有感述此非自珍隱顯後莫知出處前已真  
巍、聖主德昭、父母恩徒有一寸心不得通青旻  
此行固猶昨未可即言旋西風送征帆目接江中蘋

寄陳孟賢

啾、田間雀栖、枳棘叢早秋獲苟遇反鄙高梧桐  
鳳鳥奮文翮來儀翔遠風俾與群雀吟靈德終自窮  
冰炭各有性寒熱由所從君子防未然此意行當崇

賦得臥佛寺送僧因覺初

祇園隱瓊貌清漢流寶月靈智湛圓居然示生滅常  
岩、鷲峰下峨、表金刹芳旨存法言端儀儼禪悅  
于今二千禩廣路多恒轍子得主其宗弘慈振餘烈

賦得萬壽寺送僧

上刹臨東城門峙雙石幢殿宇既宏麗園林亦芬芳  
法侶偕祝釐報本理所常香檀汎華炬响梵申瑤章  
子復違同儕淨景開他方願言所與夕式此期無忘

賦得綵虹壽翰林陳檢討嗣初

長虹垂青天萬丈騰綵紋紅黃既絢爛青碧尤氤氳  
朝夕送東西二氣相薰蒸豈但自輝飭山林亦芳芬

孔子作春秋化玉古所聞薛生滄香醴金屑未紛、  
斯人妙斯道四海昭雄文英華軼班馬五色同忻、  
懸瓠紀華誕乘泉應茲辰賦此表嘉瑞庶可道忱恂

送况郡守

使車何遙、駕言朝帝鄉載馳復載驅原陸迥且長  
父老羅道周中心極徬徨扳轅臥車轍願弗去我旁  
借問此為誰太守忠且良階彼古名臣四方允為綱  
挽、既弗自惕、徒自傷公當即歸郡慰我遙相望

介軒為長洲沈孟淵賦

天下有定理中正固無虧君子見其幾毅然堅自持

乾坤奠高厚陰陽迭其時品彙各成形動息有攸宜  
人心具其性仁義誰無之君臣與父子上下分尊卑  
明審不違常餘性咸斯推時立苟在躬賁育安能移  
人能固斯義固執無他疑不我加中心洞無私外物  
惟此致休徵大易昭其詞願言無諂瀆允哉當鑒茲

送蘓性初致仕

蘓公吳中人風度極雅致昂藏野宦性貴重瑚璉器  
早歲游邑庠穎出異同類心潛春秋學理發天人際  
聲華達天聽修纂預中秘名公相引重所蘊有根柢  
文章追古作詩篇亦工緻鳳凰翔紫霄麒麟臥丹繡

綿州古名郡遠在萬里外牧者難其人沉憂見先帝  
爰命公守之于治果有濟綿民滿深望人、感嘉惠  
豈意丁內艱解綬歸守制故吏擬文翁良有去思計  
去年服如闕天官有常議望衆若綿民公即思謝事  
憶昔永樂中南都共文會計齒獨予少公長十餘歲  
豈惟同邑親抑有同心義鐘山望春雲龍河醉秋霽  
高吟叶風雅琅然九臯吟時常八九人偉望皆前輩  
探蹟妙古今擺落無荒穢公官即赴蜀去住促判袂  
胸中富邱壑模寫擅清製窮搜遂游歷星駕未安稅  
長江瀉三峽峨嵋倚雲髻画意公入神懷思予不寐

奈何二年別彼山新各逝余歸極悽慘公還更迢遞  
聚首越三年愈密向時契祥琴始一奏北上各有為  
舟行昧先後望、失次第及余至北都公已安旅次  
孟陞且依棲楊歧釋疑凝滯粵自別先隴未得先往  
祭雲山屢形夢松楸自溪閩向公攄此懷山水親點  
綴惟昔曾在步布置宛相似心神寓其間暫拭天涯  
淚再拜致深感十襲寶珍衛迨至今年春卒意謀韞  
銳筋力未衰老天許遂其意二疏去已久廉恥日凋  
嬖屹然立中流允可勸當世瀕行四月初靈雨洗氛  
翳幡然戒行李高瞻誰可繫悵望遠道車飛塵不能  
蔽何彼廊廟材舍此玉山桂苾、薊山雲泛、吳江  
柰清風一相激意氣甚凌余獨難為別詩餞無婉厲  
嬖歸我故山中可寄蘭蕙

萬玉清秋圖為金學公素賦士

名園占奇勝萬玉含清秋主人契幽賞冥從迭追遊  
高軒擬蓬壺木石擁滄洲金谷差可芳綠水安能儔  
况此謝豪華黃金積如邱海舶致珍玩蘭車載名姬  
張筵日為樂豐膳羅庶羞瑤琴奏白雪玉璫傾黃流  
鼓鐘朝已陳綬帶夕未休亮有佳倩賢周旋義無尤  
盛時難久恃人事忽相仇繁華會銷歇露草生煩憂

器覆固戒滿水逝誰能收惘然覽遺墨故迹庶茲求

送吳邑葉大尹考滿之京

美玉抱貞德表裏無纖塵國工久增重誰能不稱珍  
始自登黃甲聿充東閣賓奇文聚適藻華譽邁時倫  
一朝宰吳邑眷、為斯民天意衆幹旋徂秋見陽春  
茲行報初考維時歲華新人心感離別凄然若霜晨  
伊昔在京國迹異心豈親請告適臥疴不獲展殷勤  
瘳未轉行念悵望生苦辛翔鴻奮陸豈復傾荆榛廣  
江海渺萬里乾坤浩無垠不知埋牧間循良今幾人  
大松翳高蔭終非蓬蒿吟還廣當其惠庶使一歎欣

寄侍講元玉

徂冬雨寒雪霏、邁新春昨日方雍積今者復紛紜  
四望千里外川塗渺難分胡為咫尺間往路不能遵  
鴻鵠絕未影芳池無躍鱗飛潛尚有礙奚不阻行人  
借問張平子中懷何由申且待升陽景走馬釋悲辛

送楊貳守歌

賢侯楊震之子 先世清白今尚存早年窮經入太  
學氣盾洒、仍温、比來蘓郡作貳守竟赴王事白  
都門豈無美政惠黎庶在郡數日誰憑論彼特我亦  
居輦轂奴、一識侯面目鄉民以役隸侯者衣食渾

如在鄉曲借問何為致如此盡道賢侯善撫育衆人  
有事獨當前一己無尤自懷足去年歸郡屆暮秋日  
日晏坐銷民憂一段清水夜光白滿城和氣春風柔  
令行僅得三四月便著實効醇而優乃知人心樂向  
善自然感化非要求後來我亦還鄉國又見居民頌  
侯德教行忠厚得古道政用疏通合常則我既聞之  
不勝可見始終無矯飾若使守令皆如侯四海人、  
被君澤南風初作天正晴江竹解籜江鳥鳴三年通  
計蒞官日駟馬復作朝天行我與儒門二三子一壺  
出祖臨西城來時更勉當時學莫負如今如此名喜

嘉定族姪遇來詢其支譜書以以會之

我家世出陶唐後生子有文在其手是為劉累始姓  
行歷夏商周德弥久後來有為魏大夫子孫四出遊  
遠途至居豐沛有盛業支流繁衍東西都一支遠出  
中山下十九世孫唐吏部又至七世徙河南馬監之  
孫位司戶金吾將軍司戶孫柱國事業昭南昆迨傳  
五世至趙宋始以醫學為專門其孫官轍來游汴名  
數後占祥符縣我、大宅雲翼橋刮骨將軍業猶擅  
曾孫南扈天子車一子遠從來姑蘓五世十曾搃翹  
特互有膺仕稱璫璣本朝太宗在潛邸我祖良醫親



近侍我父院判主醫垣日侍天子爾祖徙居覲清光  
東海遶于今幾及八十年至爾從孫僅五代家學久  
矣忘其傳吳中之族盛支系南渡至我九七世祥符  
之族衆且多譜牒未通今獨愧念爾與我心有同尋  
攷世派來相從欣然為爾舉其際緒德世、其無窮

送劉侍諱宗器養病還吳

宗器與予同姓劉子學不如君學優六經一道務賅  
貫諸子百史勞羅搜文章霍、吐光燄龍翔鳳舞精  
靈愁嗟予前道久避跼相讓豈但出一頭自從入官  
二十載史館兩見兼同修三朝寶錄粲班馬列聖大

德光虞周子今經筵職侍諱高步日與夔龍游非惟  
轉擢清要裨補治道陳嘉猷丰儀極瀟洒歷更嘉  
瑚玉樹含清秋山東獨步李承旨海內願識韓荆州  
予從論交辱款納蒹葭倚玉寧無羞自知狷介仰高  
義衆口憤嫉徒啾、慚予胸中本無物交君私幸成  
良謀有如富翁啟寶藏隨手贈遺皆珍投初焉眇小  
復何似泛、不啻滄海漚因君引援頗有得黃河逆  
裂崑崙叩前年有司謬推荐飢鶻力短難脫羈君有  
贈言極慰藉大匠縮手誰賡爾句工韻險造意古鑿  
混沌精雕鏤至今篋笥富珠玉常覺几案森戈矛去

年風寒襲君臂三月已過猶未瘳奏章陳請乞歸去  
同事盡欲相挽留二三元老亦自謂賢有在野猶旁  
搜暫容養疾遂其便重瓦礫遺琳球東風二月花  
滿樓野田處、鳴春鳩西山茶笋味正美北郭詩友  
情方稠吾鄉往昔最多士前輩落、如星流君歸于  
道復斯倡大振文氣東南陬惟君素志在匡輔况是  
先帝親招求遭逢恩遇豈忘報俗子誰敢增愆尤行  
行保愛早勿葑豈獨為我紓離憂明年三月潞河上  
下馬一俟南來舟

送汪清夫赴任蘇州太守

停君五馬車飲我白玉壺玉壺皎、浸明月一片清  
光涵九區君今作守蘇州去離、茫、隔烟樹雪山  
輕重繫此行故人無奈臨分處昔來挾策朝聖人五  
雲垂輝光景新龍頭一笑得才俊草木盡回天地春  
一朝忽遇邊塵起走馬橫飛三尺水長驅虎豹赴勤  
王亂射天狼耀弧矢此邦土壤京師選、拔保障勞  
睿思為有長才脩文武義胆忠肝天下知春來半月  
春未暖玉河水消柳條短浩蕩江湖料峭風滿眼浮  
浮雲吹不斷明到黃堂春未闌桑麻遍野四隣歡他  
年倘得還鄉願醉倚葦筵賦木蘭

送盛醫學啟東

客來乘曉發，惜別重幢、月淡官橋樹，霜清野寺中。  
東書還故國，對酒問衰容。遇有南來使，雲箋好寄封。

次韻金文鼎見寄

締交承莫逆，契合日頻來。去就於高誼，迂疎愧不才。  
鳳城寒欲雪，龍劍綉生苔。偶有經旬別，詩編辱重裁。

送吳二尹還治

復任崑山去，從知帝澤深。驅馳千里道，撫字一生心。  
海樹含春雨，沙棠散午晴。今朝送行處，風外响清砧。

賀翰林陳檢討養病還吳次趙宗文韻

十年霄漢被紳優，掌文衡作史臣。深荷聖恩乘寵朝，  
眷忽辭衰病乞閒身。田園舊業青山老，冠蓋春風白髮見。  
說玉堂同集處，尚思先帝夢中人。

學貫詞林衆所師，明時咸仰鳳來儀。文章妙絕終名世，  
日月光華早見知。老去一官誠不忝，歸來雙鬢已乘絲。  
獨嗟駑鈍無成久，德業相從亦未遲。

賀况太守祈雨有感

九重宵旰眷蒼生，新選廷臣得老成。旱歲果為霖雨用，  
清時咸仰景星不張帛。蓋回天意惟展丹心達，明聖情已向東吳施福澤。穀名無愧任專城。

田疇龜拆夏將過太守憂深奈若何千里旱苗思潤  
澤九天甘雨會滂沱至誠有感昭孚應盛德無私載  
咏歌豈但農夫獲秋望昆虫亦自受恩多

送劉伯慶赴任長洲主簿

清時佐邑任才賢相送都門悵別筵仇覽盛名人共  
惜賈生長策世爭昏風自繞棠梨樹古調誰賡白雪  
篇我欲便懷良惠去長河須待木蘭船傳

寄陳都憲有戒

蘭臺清肅著威儀出使關中衆所推陸贄奏章皆合  
道陽城公論不容私秦川萬里烽烟靜麥隴三年雨

露滋玉節尚聞歸未得衡門何日慰栖遲

感懷為英廟而作

塞雁南飛又北旋上皇音問轉茫然孤臣自恨無  
容地逆虜共存共戴天王衍昔年知石勒謝玄何日  
破符堅京城四塞山河固一望龍沙一淚漣

送仰宗泰復大理右丞致事

棘寺平反輿願違幾年辛苦脫朝衣故人共惜清才  
老聖主深怜往事非纔向雲霄承舊寵又從鄉國賦  
閒歸明時何處尋踪跡萬里滄江一釣磯

送陳頌永之赴任湖州司訓

頌兄亦見任  
湖庠訓導

湖岸二妙一清門先後榮除荷主恩畫舫今兄迎阿  
弟白頭大母見孤孫天涯碧艸春無際溪上香茗晚  
更繁最是損簾和奏虞道場山色入芳樽

送韓允熙赴任廣東副憲

聖主中興事遠圖臺臣分職替洪謨一杯別酒臨東  
郭五月官船下直沽定使風塵開百越從來人物盛  
三吳廟堂若建平胡議綉斧行宣入帝都

送僧道金還姑蘓定惠寺

野雀孤雲去復還超然不在別離間天河入海傾南  
斗海月當秋挂北山萬里江湖蘆葉穩一簾風雨桂

花間送師憶得尋師處雙塔西頭第幾闌

壽刑部俞尚書士朝十二韻

天輔皇明嶽降神歲臨丁卯寔生申丕承德緒超榮  
祿寅亮天工運大鈞每用輕刑迓國脉堅持直道濟  
時屯黃金暮夜殊無愧白首春秋迥出倫法府光騰  
三印重勲階香綻五花新致君堯舜心惟切敷治臯  
夔德有陰茲喜新秋逢誕日仰瞻浮翳散高旻上林  
佳氣通西省南極諸星拱北辰画筮引風銷宿暑玉  
缸和露醞長春秦中不愧金絲枣吳下虛翠縷萼  
雲漢昭回曾雨穀海波清淺又生塵他年整頓乾坤

了好與松喬作主人

與盧中書過席印

昔人來此寄游蹤  
名字高題紫翠中  
却火蒼苔磨滅  
畫相看還與不題同

寄趙宗文

解得禪家性外真  
不將閒思惱閒身  
殷勤好禮蓮花  
漏莫問攢眉出社人

雨中與陳孟文投宿覺海寺庵

臺殿參差映碧池  
我來留宿本無期  
題詩欲紀經行  
處斜日千山雨到時

送劉主事致謨赴任南京

秋入梧桐雨過初  
黃金臺中送行車  
西風滿眼傷離  
早此事關心老病餘  
賈誼道孤終是遠  
張衡愁絕竟  
何如今朝暫向南  
都去他日重來挽帝裾

送周景通還姑蘓

塞雁盡南飛  
西風及授衣  
不愁孤客老  
惟喜上皇歸  
雪恥心猶壯  
還鄉夢獨稀  
奴、一杯酒何必嘆相違

過沈石田有竹居次徐天全韻 劉珏

烟水微茫外  
舟行一舍餘  
既覓沈東老  
還尋隱陶居  
冰絃三疊弄  
雪鏡三分書  
醉和陽春曲  
空疎愧不如

送吳靄庵會試

秋闈名已動鄉閭得意重驅北上車  
辭父暫拋萊子服致君今用伏生書  
香飄玉陛傳臚處露濕金花錫宴餘  
老我閒居憶知己好音頻寄莫教疎

送徐天泉再赴張湫二首

手足胼胝西轡秋功名深慰至尊憂  
竒文五色驅妖鰐砥柱千年障逆流  
載月仙槎總北上冒寒驄馬復南游  
垂名竹帛中丞志不在分封萬戶侯

天語新承寵任專御爐烟裡玉街前  
鹽梅自昔堪調鼎舟楫于今已濟川  
麟閣曉雲隨綵筆鎬京春酒醉

璫筮贈行分得烏絲錦江漢皇華寫數篇

賀俞士悅司冠致仕

白玉堦前拜上皇賜歸爭賀沐恩光  
尚書已結香山社丞相新開綠野堂  
物我烟霞容我老陌頭車馬為誰忙  
綠知蔗境春如海日、邀真入醉鄉

送太保陳有戒致仕

分陝功成兩鬢斑便陳骸骨動龍顏  
仲翁曠有黃金贈廣德寧無駟馬還  
翠柏十圍霜後老白雲一片雨餘閒  
懸知別後勞清夢只在蓬萊咫尺間

遊吳山寶華寺和錢學士原韻

錦繡湖山似十洲重陽未到已先遊向平老去偏多  
興杜牧重山不厭秋行處却怜雲作伴別時還愛雨  
相留呼童摘取芭蕉葉寫得新詩贈惠休

和錢學士原博宴朱玉雪池亭原韻

水榭風亭列綺筵白頭相見各歡然地偏似與三山  
近人樂無如五福全檀板按歌來竹下黃橘薦樽罍  
霜前蠻牋醉掃三千字渴驥爭奔澗底泉

賦得楓橋送憲副劉欽謨

闌干三百與雲齊勢壓江橋處、低朱雀飛來山雨  
外綵虹垂在水城西孤舟夜火詩人筆表春風貴泊

客題此地逢君乘駟馬只疑平步上天梯

送姚郡侯更任鎮江

從容形蓋出黃堂今日諸侯詹省郎總作吳江作霖  
雨又從京口布春陽袖歸雙壁淨無玷移作寒梅不  
改香我過甕城湏下馬坐聽田叟咏甘棠

贈夏太常伯昭

乞得天恩下九閩客臺爭似釣臺閒白雲不作人間  
雨黃雀惟思海上山倚枕北窓風淡、濯纓西澗水  
潺、大江南去三千里幾處林泉有客還

寄林郡侯一鷄



烏府當年拜美官朝、整身立朝端青霄露滴朱衣  
濕白日霜飛銖面寒折檻尚為明主重諫章不與別  
人看丈夫憂樂關天下出守先令一郡安  
春風吹雨過江沙京口吳門路不賒燕寢有香分別  
院馬蹄無迹到豪家心常 恋闕偏多夢髻為憂民  
却易華銷盡俸金都奉母一經教子是生涯

紫薇精舍為陸大參孟昭賦

度水穿林不憚賒為吟龍耳在烟霞數株枯柏即官  
淚千古清風宰相家石壁掃苔看舊刻竹爐吹火荐  
新茶知君恋關心犹切夜、山中夢翠華

送杜公序西秦修志

聖主垂衣重典章遠勞修志向咸陽文風到處皆鄒  
魯事迹收來盡漢唐銀燭課書雲作紙玉函封進錦  
為囊緣知太史編摩日才瞻惟應說杜郎

張養正起修日錄

祖席華觴莫漫傳至尊當守正思賢周家孝友稱張  
仲漢室文章重馬遷紫塞地寒知雪徧玉堂天近得  
春先懸知一代書成後聖德初功播萬年

送况郡侯二首

先皇擇守在廷臣惟我賢侯第一人近向堯天分罷

命遠來吳地布陽春疲民得濟官租減枯路沾恩義  
冢新今日城西回五馬咲看父老挽朱輪  
西髻秋霜一寸丹循良蜚譽滿朝端化教薄俗為君  
子薦及寒儒作美官廉范來時歌尚在冠帽偕去日  
應難履屐又入光明殿補袞殷勤佐治安

馬進山穿山送別

五典五墳滿案堆君才不讓呂東萊池邊值月蘭舟  
泊花裡春風絳帳開已見陳蕃待徐孺還期孔子鑄  
顏回多情最是穿山色飛入離筵送別杯

送楊郡侯

豈弟多年著德音分符重沐聖恩深陽春有脚來孤  
郡暮夜無金愧此心風雨一麾勞勸課桑麻千里動  
歌吟如何便促朱輪去又作他方濟旱霖

陳編修緝熙入都

孝行廉名是屢聞公門無迹藁無文陳情兩度能終  
制泣血三年不如葦天上星辰丹鳳闕江南烟雨白  
鷗郡官船一路行休緩秘閣諸儒待子雲

贈甘大尹弘濟

手宜調鼎鼐和暫煩花縣教絃歌疲民盡怨來蘓  
晚當路曾嫌直道多霜冷玉闕皆墜葉月明珠浦不

揚波紫泥早晚君應捧思慕其如去後何

送仰大理還吳

棘寺重登荷聖明賜歸深愜暮年情身如泛梗誰非  
客官得懸車始是榮醉裡鶯花三畝夢中霄漢九重  
城懸知報國心常在夜、教兒對短檠

答陳醒菴

姓名誰為達金盞老去文章盡學韓海上魚多長作  
客城南田在不思官音書曉托三湘雁香佩秋紉九  
畹蘭昨日壺觴論契濶菊花叢裡得盤桓  
玉堂仙去白雲鄉更喜風流得仲將紫玉製簫吹別

調黃金換酒滌愁腸百年天地雙青眼十畝園林一  
舊庄記得去年同看竹水雲深處叩僧房  
画舫頻過柳外在南溪原得近東陽風來絕澗冰無  
迹月到空山樹有光愁裡得詩如老杜醉中揮墨過  
顛張別來兩月無清約孤負寒梅一度香

贈黎郡博

芝艸蘭花滿座香好詩無愧刻青琅燈前教子抄長  
策馬上逢人問故鄉劍氣直橫依北斗詞源春漲倒  
瞿塘明年諸弟多高透細看泥金字幾行

再壽沈覲菴

八十遊齡又六朝我慚初度獨來遲玉桃只許東方  
得紫氣還容令尹知洞裡樓臺千歲葯人間甲子一  
枰棋多情欲釀滄溟水添入年、獻壽卮

寄沈同齋

葯闌花徑斷紅塵坐閱昇平五十春親帝有書皆晉  
體錦囊無句不唐人新圖寫就多酬客美酒沽來只  
奉親昨夜天涯憶君夢西風吹過楚江濱

酬杜東原見寄

杜郎高義薄雲天慚我交來最有緣花徑葯闌三畝  
宅筆沐茶灶五湖船馮山不讓王摩詰釋難曾輕魯

仲連昨日開槭見珠玉老年才思益飄然

送沈石田游金陵

丈夫安得守茆茨西上金陵看絕奇為報鳳皇臺上  
月有人來和謫仙詩

同天全宴夏太常仲昭弟次韵六首

席上歡呼總貴郎早春時節醉江鄉要知勝事傳千  
載元老題詩贈奉常

梅花白、柳條新描出江南一片春莫向東風惜沈  
醉與君俱是故鄉人

潮陽太守青雲器鳳閣仙郎白雪歌銀燭瑤觴鬱金

酒好情其奈主人何

寶馬香車看物華春城無處不開花旁人莫笑耽游  
樂四海于今是一家

風流白傅老詩仙製得新詞教李娟翠袖送香來綺  
席玉杯邀月上青天

甲第如雲枕碧流到門時復有王侯花闌竹徑清如  
洗我亦疎狂五日游

祝大參侗軒祖席

詩酒前廳未盡情更移瑤席向園亭最恰一樹垂楊  
柳眼為行人特地青

寄葉與中

一從銜命出金臺玉塞迢迢再拜難惟有長安舊時  
月幾將幽夢到桑乾  
赤城西去是雲州禾黍高低萬里秋聞說兜胡皆竄  
伏禁中頗牧在邊頭

送尤文度歸吳中

楊士奇

我友慙趨裝誓將起旋歸平明發城邑率彼東踞馳  
爰與二三子祖荐臨郊圻中觴趣分袂悵、使我悲  
鶯鳴求其友竊慕伐木詩平生携手好何為 離  
行當阻山岫安得覩光儀情敦思苦生久要諒不遺

各言崇令德庶保黃髮期

同蔡琪尚遠尤安禮文度朱智仲禮楊翥仲舉

蔡曹用嚴遊東山得剪字

步出城東門道遙望雲巘累月懷佳遊茲晨遂登踐  
梵宇繞層阿飛樓絕凌峴方塘涵湛碧喬木茂敷衍  
繁翳幽莫通丰茸紛不剪扳磴窮高躋緣徑屢回轉  
是時微雨散輕霞淡舒捲睇遙素橫川俯夷綠盈畝  
陟降躄自便顧盼心已緬况接曠士言復偶釋子辯  
折空理勿昧違喧抱逾辰何用此間栖永令浮慮遣

寄尤文度二首

苦憶尤參議接簪養病勞早栖  
搃厭閒散自能高  
厨却胡奴米門深仲蔚蒿平生水雪意犹足重吾曹  
三年別帝京臥歸闔閭城貧病疎朋友艱難倚弟兄  
香爇瓦鼎細寒攤紙屏清自有床頭易時、暢道情  
約蔡尚遠朱存禮蔡用嚴尤文度楊仲舉游東

山

東山東望屹如帷久待穿雲躡翠微五色烟霞浮寶  
塔千行松竹護禪扉春來况復芳菲盛客裡堪吟會  
晤稀為報明朝着雙屐及時清賞莫相違

送尤文度赴貴州參議兼寄武昌故人

三十年前江漢上清風  
滿洒共矜期折蘭間咏離騷  
賦看竹頻過孝感祠已幸  
兩京重論舊何堪萬里又  
分岐故人相遇應相問為  
道非才負聖時

送尤安禮集詩

君子之馬送友也友人  
歸吳而麗澤之益將日疎  
焉故集詩以道其情

君子之馬六轡如絲言  
念君子如圭如璋其德不  
爽敬慎威儀

君子之馬六轡沃若言  
念君子如金如錫其德不  
回威儀抑

豈無他人不如予生  
邂逅相遇德音不忘惠而  
好我示我周行

言笑晏、維予與汝、  
轉棄予誰與獨處中心  
養、往送于野

與子成說方何為期  
既日歸止曷云能來子  
寧不來悠、我思

送尤先輩歸吳

門巷蕭條過者稀  
諸孫憔悴日牽衣  
豈無幕下三千客  
又送吳中一棹歸  
漢樹臨風寒自落  
江帶雪挽猶飛  
由來去邑懷桑梓  
不是還山恋采薇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五十一

長洲錢穀叔寶編集

晉門伍行人廟和節推清祝顯

千年遺廟郡城隈感慨令人弔未休  
霸王豪華無復見荒臺麋鹿至今游  
愁雲慘照青山晚野水寒禽古木秋  
昭代旌揚明祀永烟波誰問五湖舟

送廷美之京

送君行酌君酒折斷長亭短亭柳  
長亭短亭路幾何山長水遠離  
思多丈夫不作兒女別要使功名昭  
日月方今天子急賢才章逢濟之如雲來  
君今早獻劉



賁策我亦行登郭隗臺

送揚長史先生致仕還吳書

蚤歲適湘漢  
廁迹戎伍間  
偃蹇健免伍  
心在孔與顏  
晦養匪一朝  
賢聲重丘山  
岩廊倏徵起  
秉筆隨馬班  
親藩勞輔匡  
鬢髮日以巖  
茲辰荷休命  
謝事遂南還  
逍遙三讓里  
指日扣柴關  
姻朋聚故歡  
松菊同餘閒  
即此以永年  
高風邈誰攀

寄贈陳都御史鑑

間氣生英傑  
明時出俊賢  
神由崧岳降  
慶自大丘傳  
發迹遊庠校  
潛心事簡編  
文章深澤禮  
樂聞久陶甄

黃甲高登第  
青雲早着鞭  
沾恩逢聖主  
拜恩及韶年  
烏府風霜肅  
龍墀雨露偏  
仁心恒辯獄  
直道每繩愆  
外臬勞周歷  
中臺喜再遷  
精神通法象  
地位逼台躔  
肅政遙臨陝  
司戎坐鎮邊  
股肱資屏翰  
耳目寄旬宣  
文武才猷重  
彌綸體用全  
英聲通草木  
風彩照山川  
茂績徵三考  
褒封自九天  
龍章頒烜赫  
駟騎走駢闐  
歡賀延朝野  
謳歌遍市廛  
位隆心益下  
寵盛操彌堅  
翼口忠誠著  
肫仁禮義專  
臯夔期接武  
韓范允齊肩  
庸劣慚無似  
帡幪幸有緣  
薰葭非玉並  
桑梓實應連  
倚藉心方切  
睽違思獨牽  
甘棠存賦咏  
棗竹有詩篇

聊托風人意緘詞代刺鐫

集句寄慰韓永熙憲副

故園高士日相親何用浮名絆此身獨在異鄉為異客世情誰似舊雷陳

哭施宗銘狀元

四海文名振一時才長年短信堪悲王曾已際明君出季賀仍為上帝知秋雨太湖波渺々夕陽孤冢草離々更憐痛絕親朋處遺腹親殤繼後兒

喜允明生兒二首就以曾孫名孩

己亥七月三日

生平百拙無堪紀獨賴君親覆育恩七十五齒三品

秩眼前尤喜見曾孫

眼前尤喜見曾孫桂竇槐王敢自倫但願書香長似舊綿々清白保儒門

踏莎行

沈同齋舟中贈小妓綠雲

花嶼初分蘭舟重駐綠雲驀地來何處當筵欲下又悠揚盈々似怕人留住艷似桃花輕如柳絮東風勾引還飛去陽臺回首杳無蹤多情采玉空留句

况恭守鍾挽詩

杜瓊

天彩英豪弼聖君又來吳下福吳民十年威令能移俗百道封章不顧身生受國恩期作相死當廟食

定為神蘇臺重見羊公石未讀遺文淚滿紳

上方晚眺分題送行

春風湖上試登山好景都歸晚眺間嵐氣半空藏梵  
字波光一鑑隔塵寰人從踈樹陰中過鳥向斜陽影  
裏還話別正須窮勝覽不妨今夜宿禪關

送徐武功赴貶雲南

殷勤相勸且嘉餐臨別何須動慨嘆李廣最奇封爵  
遠賈生年少得君難青雲多士誰推轂白草三邊獨  
據鞍幸遇八荒自樂土不勞書札問平安

俞尚書挽詩

公昔乘時凌綵雲直上九天朝聖君手扶日月攀星  
辰足蹴雷電旋乾坤倒捲渤海相吐吞散為甘澤滋  
九垓坐令萬谷回陽春有特上下御飈輪又與下土  
清妖氛揭來騎箕還漢津世人可望不可親空抱弓  
劍生哀吟佳城鬱々環高墳華表兩々撐秋旻宰木  
萬本如雲屯石麟對卧虎豹蹲翁仲式稱呵護神々  
龜出水負蒼珉上勒天語旌華勳龍光燁々昭墓門  
千古萬古英名存

登姑蘇郡樓有感

沈以潛

獨倚危樓思欲迷蕪葭何處越來溪豪華盡逐東流

去形勝空存刺史題萬井  
轆轤秋草沒幾家烟火夕  
陽低蕭條千古長洲苑風  
雨年年鳥自啼

過海虞

吳下琴川古有名  
教舟落日偶經行  
七溪流水平通海  
千里青山半入城  
齊女墓荒秋草色  
言公家在舊書聲  
我來正值中秋夜  
一路哦詩看月生

送賈伯起還吳

林屋蕭蕭薜荔懸  
故園風景尚依然  
壺觴喜對歸來日  
鄉曲驚看老大年  
綠罩曉煙門外柳  
碧涵秋水墓前田  
吾家相去無多路  
莫惜頻頻放酒船

賦得石湖送沈復入監

越來溪上五湖東  
十里行春有路通  
伯業已隨流水去  
御書猶在野亭空  
千峯秋色孤帆外  
萬頃波光一鏡中  
今日送君從此去  
恩波應自浩無窮

送王孟顯還吳

倚門愁老白頭親  
一棹容歸莫暫停  
千里還家心自樂  
十年為客夢初醒  
河蕪易水秋逾碧  
山入吳門晚更青  
若見江南舊知己  
煩君與我道安寧

贈徐公望張林山

徐孺湖邊事  
宜幾番同醉  
豈無期留連  
自喜知音

在醕酌應慚得句遲  
潮落渡頭歸去後  
風生席上笑談時  
明朝有意來城郭  
莫惜相過一賦詩

送周仲遜告老回吳

幾年趨事客神京  
忽挾青囊別我行  
優說既容辭老  
去故園纔得遂歸耕  
山中白酒隨時釀  
爐內丹砂指日成  
千里到家秋正美  
黃花不減舊風情

送仰寺副丁憂還吳

朝冠忽解理扁舟  
知是歸丁母氏憂  
千里江山魂易斷  
一身哀經淚難收  
晨昏定省空勞夢  
風雨蕭條獨慘愁  
扶襯到家寒食近  
想應廬墓傍松楸

修郡志畢恭守丘公集宴寶林寺有作

賀甫

周禮姬旦作魯史  
仲尼修法古述郡志無乃任而優  
于焉聘儒碩我來獨懷羞  
空之一饅腹昏一雙老  
眸勝已不見鄙針芥  
還相投鳳樓  
讓大手戶牖予繆網  
薄枝少得施厚意  
庶少酬倘不慎斯舉  
其能免其尤  
光陰易流邁  
招提三月留  
乃當端陽節  
為樂頽忘憂  
有核雜然陳  
笑呼錯觥籌  
頽然一醉眠  
此外復何求

卻侯決防詩

吳為水國多大川  
三江五湖遙相連  
吳中之水雖浩

大旱曾滄沒湖鄉田奈何連年雨為戾多至旬月或  
半歲下流居民無遠圍築堤障水為近利遂令積水  
阻不通一望百里波濤中鷺浴屋頭蛙產竈民生却  
與魚鰈同官府誰論旱與水催徵租施鞭箠民無完  
衣更無食老弱累寒餓死侯言積水亦可洩所慮  
方今民力竭不免役民救千輩盡把諸隄一時決諸  
隄一決水駭奔之流遙之入海門等閒水去露平壤  
此連橋成通遠村東村西村經幾度悽慘風煙隨水  
去舍邊翳之蔽桑麻野外茫之長禾黍侯之惠政今  
已成損一利百真足稱民無水患歲稔我侯多福長

如川增

送劉綉衣還朝

吳中大旱復大水之旱相仍彌一載水蓄田間又水  
零下流壅塞難歸海稻禾成實多腐爛罷種麩麥安  
種菜今歲民間已乏食不知何以待來歲當世憂民  
獨我侯是以民心多愛載我侯還朝當進言臺閣諸  
公大家宰諸公併力勸至尊安民之法必有在我想  
安民有何法無過移粟救飢餒損上益下終成益天  
地不交非是泰民不飢兮盜不生赤子亦得免於罪  
君臣上下安其位老夫白首百無用願歌泰平揚盛

美

送郡守李公述職詩

使君來為吾郡主允矣賢如仲山甫一時察盡推  
崇七邑人民俱按堵從來善政非一端日增月積那  
能殫老生陞復在林下畧書一二傳人間前年居民  
乏生理宰殺耕牛鬻諸市馬牛有功人即知胡為視  
之等羊豕吳俗婦女多好遊山葉肩輿水乘舟綺羅  
鮮妍着遍體金珠磊落粧滿頭使君聞見加憫惻民  
俗不善思變易乃出禁今張通衢男使耕田女居室  
今年淫雨決一春湖波浩蕩連通津下民墊溺稻渰  
沒田家老稚含悲辛商羊纔去早魃至長夏驕陽如  
火熾三旬不雨其奈何豆種南山亦枯瘁使君此際  
心愈憂巡行省視不少休名山大川躬致禱不謀才  
士并縉流精誠感假乃如許祈晴輒晴雨即雨從茲  
水旱不為災千村萬落生禾黍使君三年政有成翻  
翻五馬朝神京但恐留作公與卿誰為慈母安吳氓  
誰為慈母安吳氓

瑞雪為徐推府作

冬令有愆陽賢侯事禱禳一言纔布悃六出遂呈祥  
已賴滋牟麥終期去旱蝗人間和氣應歌頌喜洋洋

遊海雲觀茶屏

海雲菴裏種雲旌翠層々閱歷數百歲消磨多少僧  
鬼神長護衛樵牧敢憑陵春日花開遍渾疑錦作屏

送群守劉公

臺憲超遷守郡城威嚴從此變和平民安農訟歌謠  
起吏散公庭獄訟清屬邑自當師儉德鄰封誰不慕  
廉名三年述職趨朝去補衮行看到上卿

送李員外貞伯

馬頭山色擔頭書千里朝天豈畏途此去陳言同賈  
董將來治道似唐虞胸中素有丈夫志海內齊稱君

子儒臨別不能同一飯吾家今歲未如珠

送陳僉憲粹之

西江憲節昔遙臨王事驅馳雪鬢侵自保百年思國  
念天知一片受人心深嫌酷吏頻施杖更笑貪夫每  
受金千里上京何所挾行囊惟有短長吟

仲子思以會試入京卒于吳翰林 第聞訃作  
此

十五年來一解元々々名好也徒然青雲違別鰲頭  
客碧海追隨鶴背仙瞑目不瞻天只笑遊魂空返路  
三千我今向老人間住入地誰知汝在先



揚書千里上楓宸端為驅馳病此身自信我心惟樂  
隱誰知汝意欲親全歸不作道旁燼火義得逢天榮  
上人自古有生皆有死豈堪哀朽重悲辛

感義詩

兒子思以會試入京遇有疾鄉友吳翰林匏菴先  
生留止於家而二孫收放亦在焉未幾思死匏菴  
為之棺殮如禮撫教二孫甚至予深德之因作詩

曰感義

狀頭今在鳳皇池故舊心存久不移一子淪亡勞殞  
殮雨孫孱弱賴扶持草萊老我生無報犬馬憐渠死

有知高義自能成薄俗人間千古令名垂

群守况公挽詩

花外東風不動塵行春無復擁朱輪黎民感德思賢  
守 聖主論功惜老成千古封章名不泯九重頒誥  
墨猶新凜然生氣瞻遺像誰謂羅池獨神

送陳永之分教湖州

其從兄立之亦司訓湖州

鄉書新領上神京角藝俄登乙榜名魏闕承恩辭聖  
主湖庠分教並難兄還家正值三秋景之任綵過百  
里程莫道廣文官獨冷鱸堂曾見出公卿

過虎丘朱氏花園

朱氏園林近水濱  
王孫公子往來頻  
若將金帛來行賞  
須與東家種麥人

遊虎丘嘲同游者

徐有貞

穿盡幽林鳥道微  
閒情適處自忘機  
同來不解遊山意  
一見青山便欲歸

在吳中久將北還寄親友

少小生身在遠方  
歸來番使客心傷  
故鄉雖好不能住  
却望他鄉作故鄉

宿虎丘僧院曉起題壁

吟邊布阜生春夢  
裡羅浮易曉起來  
欲問東風滿院

落花啼鳥

送陳山人還吳

烟樹津頭雨恰晴  
放舟齊發棹謳聲  
別來不斷山中夢  
歸去渾忘世上情  
應有壺觴招故舊  
豈無方術授諸生  
于今多少思鄉者  
誰復如君得遂行

送陳主簿還吳

久聞佐邑振清風  
有子登科復元宗  
老鳳未應栖枳棘  
祥鸞今已集梧桐  
九重樓閣晴雲裏  
千里山川夕照中  
念我吳中桑梓在  
送君獨覺思無窮

送簡教諭樂赴長洲儒學樂季父

編修孟勤

與余 為同官有文名樂亦克世其學詩以送  
之

丹穴無凡鷁渥水無凡駒靈氣有所鍾毛骨固自殊  
西昌文獻區况子世為儒諸父言林彥光價重璫璣  
子才復以之妙年振芳譽蔚然竒秀質不與常流俱  
茲馬官學校重是入仕初勉稱厲高志升被青雲衢  
敝鄉文教弛振起在師儒子今待鐸行所望良不虛  
聊將一尊酒送子都城隅微雨生朝涼清風動衣裾  
復別復不忍執袂少踟躕贈言情從厚獨愧非瓊瑤

送朱文煥經歷還崑山

官轍驅馳歲月遥秋風雙鬢覺蕭蕭  
獨求閒地依田父不恨才高老幕僚  
祖道一杯桑落酒滄江千里木蘭橈  
讀書堆下幽栖處松菊蒼々晚未凋

送徐以寧上舍還崑山省親

角巾綵服泛仙舟歸省仍欣是畫遊  
元貢已申觀國志承顏應慰倚門憂  
蕪葭洲渚黃昏月橘柚園林白露秋  
早晚鶴書當趣召故山未許久淹留

送汝兵馬聰歸吳江焚黃思

衣錦游鄉日焚黃上冢時吳人應共羨  
汝氏有佳兒江水浮歌棹梅花照酒卮  
長橋風月夜乘興好裁詩

吳門送徐南伯之京

吳門美酒春一壺送君千里之皇都皇都勝繁壯且  
麗天開闔闔青雲衢聖明天子正當寧臣工贊輔皆  
文儒三夜九德並登用古長尺善收無餘勇虎立身  
當此日可復知遠在蓬萊故人今也非一途有才俱  
得為時出滌陽運理難難多匠石四中梧擢集鵬擊  
天池鳳九方魚躍產明浪三級憐君才調已出奇入  
仕此行應可遊燕之由來有法相良才未心無人知  
東風澹江波後河當擊楫浮渡之壯懷不及戀鄉  
王莫向尊前言別語

登穹窿峰二首

平生自是好竒人每上竒峯不厭頻洞秘陽精生赤  
永雲盤仙磴挂青旻仰看南斗懸三尺俯瞰齊州渺  
一塵好笑退之胸次小却登華項淚沾巾

吳中竒勝說穹窿却喜登臨興不窮秀色夏分那嗽  
上孤標高出大江東雲連澤國城微見洞與蓬壺路  
暗通此境人間應有少題詩况有浣花翁

寄施克卿兼簡杜用嘉  
平生心趣在依仁特築園廬為下鄰官跡愧如玉給  
事柴門今亦銷松筠

憶同閒步竹林時曾許分栽屋後池  
秋至綠雲知己密獨憐詩酒負幽期

秋深藥圃菊花黃應念隣人在異鄉  
杜老會間多賦咏莫教嘲哨到西莊

別後無不憶君一情緒只紛二玉堂退直憑軒時  
望日盡江東一片雲

送衛儀曾以嘉還崑山省墓十解

君家玉峯下我住虎丘傍相違無百里所重是同鄉  
一解同鄉情自親况有斯文好憐君道誼深能忘我年  
二解君先登秘閣我亦入翰林惟雲不同事却得與

同心三解我昔丁艱去離郡歲三閱重見幾何時君莫

復言別四解別君無限情喜是錦衣行聊將五言詠送  
入擢歌聲五解灤河水解餘春波燕衣綠東風吹片帆

去如飛準速六解懸知到家日應不遠清明上隴人爭

羨鄉間亦有滯七解好過讀書堆重尋野王墓山川不

改觀風景應和故八解婁東桃與柳遙帶百花洲想見

行春樂無因得共遊九解殷勤贈言意何惜為君道官

守不可虛還朝定須早十解

送譚生還吳譚家讀溪在余光福先隴之象北

三十里

春早都門送客還柳條柔弱未勝攀白雲飛處知親  
舍明月圓時到故山草色烟蕪吳苑路桃花水漫瀆  
溪灣我如轉省重過此准擬尋君一扣關

送章御史珪罷歸常熟分韻得國字

孝子不辱親忠臣不自負國平生讀書志舍此安所適  
明時聞言路重是風紀職激濁必揚清錯柱須以直  
古今理共然賢者當自擇涼風應秋至驚見鷹隼擊  
霜威一以厲陽和斂餘澤憐居今罷去亦已塞言責  
家居奉慈母還能慰顏色鬱予鄉里情懷抱豈雲憚  
臨歧無可贈悵然空歎息

送陳都憲有戒出鎮陝西

君不見吾鄉先正范希文西陲經畧收奇勳安邦筆  
掃三千字制敵胸藏十萬軍希文一去四百載芳名  
偉烈今猶在吳中人物久寂寥却喜於君見風采君  
才自是當時傑早歲曾將桂枝折雲霄獨步滌繡衣  
江漢十年持玉節向因陝右民失寧帝心簡在命君  
行、臺霜肅中丞府出塞風振將軍營民間熙、兵  
患息寒者有衣飢有食威行河隴萬里餘豺狼狐虺  
皆潛跡去年承召初還京今年拜命復西征聖主深  
存矜毗意遠珉不釋去思情皇州二月春正好白馬

翻下踏芳草都門冠蓋集如雲群公出租東郊道鵲  
印樓懸大如斗弓騎繽紛擁前後丈夫至此亦以奇  
明良際遇應非偶嗟予小子真狂簡每慕希文恨生  
晚知己平生幸有君心獨相親近何遠臨岐握手語  
諄下即別何須淚洒巾願將勲業聯青史應信吾鄉  
不乏人

聞陳都憲有戒陝西殺荒之政喜而有賦因其  
來訊寄以訓焉

自君按節出皇畿陝石軍民得所依甘雨故隨駟馬  
注清霜偏傍繡衣飛便且發粟今應少專制安邊古  
亦稀他日大書青史上還於鄉里有光輝  
不瞻風采別懷深忽聽西人報好音旌節過時消沴  
氣馬蹄到處施甘露飢民免作溝中瘠行旅羞攘道  
上金正是愁餘還躍喜緘題千里慰同心

送鄉先生張養正醫師

韓雍

君子抱道德斯志恒在民達則善天下窮亦思濟人  
濟人伊何切醫道體至仁先生吳中彥醫名冠特紳  
早承家世傳群書探其真療病固本元制藥分君臣  
死生一脈決其應若有神況病一劑起奇効時能臻  
且其不責報賞欲先賤貧所以賢大夫禮遇隆嘉賓

宋清韓伯林鄙我何足論越人與元祀足以繼後塵  
况其卓犖才高談妙經論斯人苟出任所志回陽春  
偉哉張先生醫中之鳳麟作詩寄遐想用侯觀風陳

世儒堂為俞山人 石澗子稿

昔承俞山人遺我叅同契因之訪南國知是儒者裔  
華胄選：來傳書十餘世隱顯雖弗同守業不少替  
卦探伏羲畫辭講三聖繫踐履無愧怍著述有文藝  
手澤尚如新遺像猶未泯山人益克霄講學了生計  
阿母守貞節旌書表門第見重瀛洲仙名堂與佳製  
賢聲三吳慶澤衍千歲勗哉子若孫箕裘謹終勵

次韻留別徐武功先生

公昔秉鈞軸清班領斯文明良契魚水慶會乘風  
雲忠誠帝簡知譽望誰不聞松筠挺節操蘭桂揚芳  
芬何期麟鳳姿誤陷豺虎群一時暫爾屈四海清名  
信人情自惡薄世事多紛紜而今媚嫉徒屈指有幾  
存揮毫跡已富著書業尤勤欽仰懸九州韜晦居海  
濱我慚拜嘉命南陸統三軍餞送有佳章深感知已  
恩駕駟逐驥足女蘿拊松根我欲助聲光相與流入  
垠請看周與台同著萬世勳

次韻留別祝大叅惟清



金門同待漏紫塞同行春條忽三十年流光如隔晨  
君昔揔邊賦與我常相因籌謀鼓士氣談笑清和塵  
我有朝天行送別秦乾津水清淺難垂任子綸秦乾  
還期釣東溟斯得橫海鱗君乃獨勇退風節超群倫  
金帶橫緋袍還鄉叙交親湖山稱雅志詩酒娛閒身  
良會屢見招義氣高雷陳君雖樂取支我豈能輔仁  
而今忽遠違相望如參辰贈我有佳製鏘然鳴韶鈞  
陽春和誠難魚目慚混珍

葑溪雜興

霜重林已空風高木愈凋荒園一散步暮景覺蕭索  
忽見古梅樹橫斜出籬落攬衣看枝柯相將綻紅萼  
歲寒幸有此氣味儘可托

與馮憲副朱揮使昆玉遊東禪

幽懷不能遣與客遊東禪  
景何如繚繞水竹籠  
雲烟東堂長老號玉田精綵矍鑠神氣全忽聞門外  
車馬聲倒屣迎忻然自言門外好衫樹親手栽我  
植今參天登堂坐我蒲團上妙香茗時傳喚來  
高徒聰上人頤指氣使勤周旋須臾開筵列尊俎款  
留甚覺心誠虔英豪憲副天下士老成揮使人中賢  
更誇玉雪美公子好詩好禮今無前携得仙家施小

童長歌大雅聲清圓玉田歡感呼行者青天歌舞齊  
聯翻一派仙香衆側耳重斟美酒烹肥鮮案頭石研  
墨錦箋墨漿如膏筆如椽諸僧羅拜不肯起闌門索  
我留詩篇君不見遠公結社住白蓮一招靖節賢名  
傳又不見昌黎有書遺大顛美譽烜赫垂千年愧我  
無能繼古作愛此光景徒留連草草留拂題衣去何  
須更問三生緣

訪沈南齋東禪無聞上人方丈有作

昨曾訪東禪東禪方丈居西徧群僧瑣瑣不足數但  
覺玉田和尚賢今晨訪東方丈無聞長老尤高尚復  
三寸龐眉映雪顛純誠實有真僧相人言無聞世少  
雙一生成行如水霜沾泥柳絮吹不動春風上下空  
顛狂南齋詩伯常來住好詩好畫留無數促我題詩  
警衆僧衆僧酣卧知何處

送周漢章還吳

轅門一相見聲價重南金獻我平蠻策憐君為國心  
別違還錦里崇報待綸音無限思鄉意顯詩淚滿襟

寄贈吳中諸友

皇華使者日邊來叨拜綸音抵內臺四海澄清元有  
志百僚表率媿非才風霜敢謂搖山岳雨露終期振

草萊却嘆君恩無可報，惟將三尺効涓埃。

寄鄉郡朱太守

一郡黎元仰福星，已魁循吏傳中名。  
愛民不數劉寬恕，律已還高伯起清。  
莫嘆長才滄白髮，終期八相慰蒼生。  
獨羨慚簿登清要，補報無能負聖明。

送陳善還姑蘇

相門才子吳中彥，袖挾天風過九圍。  
萬里好山吟不盡，滿船明月載將歸。  
陶潛徑裡香醪熟，張翰江頭晚稻肥。  
君去養親吾未得，葑城空望白雲飛。

送劉主事昌奉使還京便道歸故鄉

高第雖登不燕安，寫騷亭上日忘餐。  
文章漸入歐蘇室，風雅將登李杜壇。  
廬岳雲間瞻秀爽，吳江月滿照清寒。  
思家無計相從去，東望空勞一永嘆。

送崑山趙進士博還京

畫舫南遊始盍簪，錦衣東望又分襟。  
一天風月供清操，滿目江山伴醉吟。  
歸路不辜題柱志，到家應慰倚閭心。  
吾鄉自古多豪傑，接武相期振好音。

挽劉詹事宗器

詞林薜水久蜚聲，晚輔春宮重老成。  
操履一生行古道，文章千載占時名。  
調元未見登黃閣，觀化俄聞上

玉京惆悵東風招不起懶揮鐵筆寫鄉評

送常熟章主事律歸省

前監察御史益瑞之子

一門榮顯世稱良拜寵寧親更有光海上卧龍猶未  
起天邊鳴鳳忽來翔花迎宮錦秋容好人醉黃封莫  
景長我亦懷歸：莫遂不堪回首白雲鄉

成化己丑九月八日鄉友朱良德邀武功徐閣  
老暨祝天參維清劉僉憲廷美遊石湖諸公聯  
句成章良德懇求予和故倚韻和之

吳下衣冠集勝遊扁舟遊遍五湖秋未能執筆陪聯  
句懶得逢人說運籌綠野文章傳在落赤松心事弃  
封留賡歌趣我歸來興莫道非才尚黑頭  
遊玄墓次趙行恕大參韻

萬松經裏寺門開故舊來遊喚我陪伴侶烟霞空有  
約品題風物媿無才寒光極目天連水秋氣橫空月  
滿臺海內湖山此奇絕何須更擬訪天台

贈陳省菴益賢

幾年不到醒菴宅今日來臨興自豪愧我交情成簡  
慢喜君詩思益清高古松歲晚凌千尺泰嶽秋空見  
一毫况有森々鳳毛在吟壇誰不讓風騷

成化己丑丁先人憂守制甫半載十二月二十

日忽奉恩詔奪情起復進階右 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上章辭免陞秩乞留終制  
不蒙俞允感而有作

苦出餘生心已灰誰知恩命又來催不堪騎馬迎丹  
詔安忍臨戎被墨哀孤子上章空有願聖皇注意莫  
能回滿懷無限君親感圖報惟應罄謏才

次韻荅鄉里諸耆舊

聽司藐下視梅下知命年來百病催利鎖名韉若羈  
絆石田苑屋恐荒頽平蠻已喜干戈息辭老行看節  
鉞回却憶江河衆仙友今辰又醉菊花杯

近得文兒書報數年間置有田若干畝予竊  
自念平生官拙未嘗有私積遺文惟南京常  
祿付文置產亦未必遽能得如此之多誠吾  
兒幹蠱才優節縮日用所致也昌黎老生當  
曰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吾  
今有所歸志可遂矣喜甚賦詩美之且期望  
之

鄉井良田二十丘吾兒何力遽能求積金自愧元無  
計幹蠱誰知儘有謀半世苦心天不負滿懷歸與我  
何憂老來惟是書香願下見成名慰白頭

江行懷鄉里天全侗軒諸老偶成二首

西江北塞嶺南塢奔走風塵三十年勇退未能心已  
倦專征纔歇夢猶懸自緣衰體纏多病敢向明時話  
獨賢若憶鄉園諸大老西風先泛五湖船

五湖烟景擅江東諸老懽游有古風鳳吹鷓鴣絃范成  
大筆林茶竈陸龜蒙全拋俗事水雲外盡付閒情詩  
酒中愧我求盟未能得海天長嘯思無窮

贈鄉郡丘太守

吾鄉太守真豪傑節操文章有古風伯道清名傳海  
外樂天佳句滿吳東一麾撫字催科內千里謳歌德  
化中却恐邦人留不住飛騰還建濟時功

次韻酬沈陶菴四絕

高卧東林絕世紛昂々野鶴在雞群三吳人物多相  
重々爾能詩又好文

東吳詩客競紛々沈老詩才自不群聖主當天現鳴  
鳳朝陽光彩爛成文

連城白壁出藍田文彩温々美具全堪羨陶菴好詩  
句更多高義薄雲天

十畝家園萬頃田稻梁蔬果四時全有特放棹濯纓  
去水滿平湖月滿天

次韻酬徐武功先生

高卧東山夢正酣相親無計策歸驂交情不改忘年  
舊珠玉時々下嶺南

賜還軒冕自南蠻海內常時憶謝安相業終期駕伊  
呂文名今已並歐韓

東吳南越斗牛分夜々遙瞻憶相君萬里何時遂初  
願君為龍去我為雲  
海內人龍繫我思々々朱見忽成詩召司有召今將  
至且莫臨風讀楚詞

次韻答祝參政維清

紫薇堂上解機權歸卧江湖一棹烟想與陶朱醉吟  
處世間萬事雨茫茫  
敝平南越欲辭權歸向東吳避瘴烟翻笑當時竇車  
騎空將名字勒燕然

寶幢院小池

空寮斷垢氛一片石間分寒色涵松影秋光漲蘚紋  
定回看浸月行處見浮雲長日烹佳茗山童汲取勤

上刑科祝生生

曾於鄉國仰華風蹟判雲泥西復東依戀門墻徒快  
快賢勞王事久匆匆江南深臘梅將放蘇北隆寒雪

未融一寸山谿有茅塞掃除何日受深功

赴都留別餞席諸公

故園風物晚蕭蕭，愁見新霜脆柳條。  
遠嶂秋清山月小，長江盡水天邊思。  
看壯志臨歧路，更引深情到雲  
吟謳先報來期。二三月勞君相候，記風橋。

送太守况公考績之京

十年父母在吳中，草木能知化育功。  
厚德自能敦薄俗，虛心尤急振文風。  
兒童惜去隨偏遠，天子知名賞定醜。  
為國可行民可止，心懸彼此頌難工。

金臺感舊歌

東吳自古名都會，人物江山共稱最。  
太湖春漲柏天藍，茂苑烟銷汎空翠。  
憶昔遊觀樂未窮，連巾接袂數君同。  
山登每着謝公履，水浴還乘點也風。  
魏收才氣多，英卓謖下翩下。猗鷄鶴有時，醜水洒黃素。  
元氣淋漓蓋丘壑，繼文才子下美孫。  
幽居宛似浣花村，青年已作檀塲客。  
遺韻悠下百世存，辭宇誰當號雙絕。  
玉質金相有玉烈，春空麗文蟠綵雲。  
秋海澄懷散華月，北郭西城日往來。  
蒙下心眼幾回開，那知一別西風裏。  
回首相望四千里，故園歡洽想依然。  
逆卽蕭條思無已，寒盡天涯歲又新一尊。  
孤賞帝城春懸知江畔。



尋梅路踏雪行吟少一人

過南園俞氏書隱次劉啓酒先生韻

吳寬

鷗渚茅堂古樹秋  
枝書人去幾人  
游山林白日無車馬  
一老自閒著孔丘

芳草橋頭小路斜  
書聲隱隱識君家  
醉玄方文坐終日  
黃菊秋深未著花

陳僖敏公挽章

句吳山水秀人物見  
英姿特出斯人類  
端為後輩師萬間  
當柱石四海仰綱維  
執法星辰應行威  
草木知常令三尺謹  
不使百工隳鐵面  
巖風采修髯足表儀

若金須汝作予采  
每疇咨雅量  
蠡難測清心  
涅不緇忘家安社稷  
鎮俗坐邊陲  
破膽驚西賊  
知名誦小兒方平留畫像  
仁傑立生祠  
春雨渾無跡  
秋霜詎有私希文應接武  
克叟是連枝  
德業昭書傳  
功名付禹舜一身思  
進退萬室繫  
安危已覺知  
幾早誰雲見  
事遲懸車心尚赤  
解祖鬢如絲  
赤子誰依恃  
蒼天不憖遺朝廷終北極  
江漢自東馳  
鄉里嗟生晚  
臨文淚滿頤

悼沈癯樵画史

秣陵春色獸驅馳  
投老吳門白髮垂  
燈下解衣盤礴處  
山中持斧嘯歌時  
一貧比憲元非病  
三絕如虔不

數癡落日高堂開幢子雪峯烟樹使人悲

過大姚陳玉汝宅飯散宿大覺寺追和趙與哲

韻

月出平湖積水空上方仙梵隱仙宮似聞薜蘿林間  
雨搖是夫容浦外風有客題詩先到我向僧分榻幾  
人同敲門自恠來何暮投轄傳杯惱孟公

寄題陽山澄照寺

令威稟仙骨化鶴去遠東傳聞有遺井乃在青山中  
山深草木盛苔經誰能窮爰有釋氏子於此構蓬宮  
殿閣頗雄傑林抄見青紅高厓石色古小洞雲氣通  
神龍室其地上下雨兼風歲時郡長吏祈禱屢年豐  
我昔過東麓落日明丹楓所恨足力弱徒然望龍從  
何時躡其巔歷覽無勿<sub>乙</sub>回頭發長嘆深愧南飛鴻

送臧訓術還吳江

一舸東南去望<sub>乙</sub>故里門夕陽烟市影秋水雪灘痕  
製藥當書案彈琴罷酒尊相遇官舍裏應是史西村

送劉寺正約之江西審刑

天子齊居罷舞霄使臣承命出皇都朝端法吏誰為  
最江右冤民自此無兩脚隨車應不斷麥苗蔽野未  
全枯漢庭治獄多超擢拭目看五要塗

賦黃樓送李貞伯

維河有源星宿同，薰河積石思神功。濁流汙漫思失道，積石却與澶淵通。平郊脫轡萬馬逸，一夜經度徐州。洪徐州太守蘇長公，夜呼禁卒登城墉。一身未足捍大患，豈無木蕙竹籬戲馬臺。傍二十里有隄橫，柵亘長如紅高城。不浸三版耳，挽回魚鱉仍耆童。防河錄成天有功，黃樓高起城之東。五行有土可制水，底用四壁塗青紅。太守登賓客，從舉杯酌水臨長風。樓河伯稽首受約束，不敢更與城爭雄。水流滔々向東去，紆徐演漾殊從容。負薪投壁竟何用，漢家浪築宣房宮。自公去後五百載，水流有盡恩無窮。我生慕公公不逢，安得置我茲樓中。穎濱淮海獨何幸，留得兩賦摩蒼穹。鳳池舍人今李邕，南行別我何匆々。登高眺遠必能賦，封題須付冥飛鴻。

送文宗儒知永嘉

用唐人方干送王永嘉韻

同年出宰聯翩去，大邑爭誇浙水東。選士初行常法外，期君當在古人中。竹房夜照江心月，柳浪朝翻海面風。此地從來詩景勝，還聞技擢論民功。

題釋子芳草堂

出吳閭門走山塘，々北去七里長。平郊崛起虎丘

寺雲樹一簇攢青蒼我昔家居絕塵事兩足只有登山忙扁舟搖々掠所去尋竒探勝時徜徉舍舟登岫縱所通四尺古墩當道旁父老說遺蹟劉公佐道旁邑殊循良邑人此地曾拜送相與聚土示不忘我欲題詩紀其事碑亭淡々餘殘陽脩然欲去更回首忽見側畔依僧坊青松夾道蔭寺額大書金字何煌々竹陰蕭然槿花合中有文室并迴廊一從京師住三載東南引領徒相望旦朝忽有僧來謁自來言自昏臺鄉吾師出家修苦行吳下知名芳草堂今年新領祠部檄劉公墩邊開道場敢持絹素乞一語南還留作山門光嗟哉後世重異教三吳尤雲熾而昌穹樓傑閣塗金碧直以壯麗充緇黃其間號稱彼善者屈指一二無留藏白雲寺建為范老表忠觀改因岳王只今此寺維儉朴寺名却為劉公彰此墩可夷碑可仆有僧世守庸何傷投簪還鄉會有日擬便入寺尋支郎舊時詩句如可補坐我草焚香

同年吳克明知嘉定為題馬圖

吳卿別我吳門去手把橫圖索題句開圖見馬如見人逸氣稜々八尺身圍人騎度燕河水萬里長風生兩耳歸來飽餒玉山禾吳門草青柰爾何

次韻天全翁書遺光祿徐用莊雪湖賞梅

永和人物數諸王，曲水難勝一野航。  
得似春湖三萬頃，梅花灣裡作家鄉。

不遊雁蕩即鱸鄉，又被五湖勾引忙。  
舉棹落梅春雪亂，開尊臨水玉泉香。

吳城西有雁蕩村，吳江有鱸鄉。

我愛涪翁與放翁，此翁應在二之中。  
登山臨水當年事，此郭移舟舊約儂。

快雪初晴水滿灣，長溪未許放舟還。  
坐移月裡千株樹，卧看湖邊萬玉山。

新築湖西白玉城，中長作看梅行。  
錦袍更向船頭坐，便有神仙世外情。

不向山人道姓名，詞中裴度晚年晴。

江南風月無人管，天府新除老上卿。

天落平湖見鬢絲，旁人休笑放舟遲。  
杜陵野老愁泥滓，只評青鞵布襪知。

雪後齋自向晚開，孤山杖屨勝徘徊。  
戛然柯處玄棠船影想，見披仙化鶴來。

湖口無人踏斷槎，石齋梁築卧銀沙。  
如今要識經營意，信步前山看好花。

太湖莫作鏡湖看，聚鴨銅坑地更寬。  
日暮最高峯上

立青天尺五即長安

青霄朗月在青空始快身居大雪中莫唱霓裳羽衣  
曲人間自有廣寒宮

為報春風萬樹梅年々為汝費深杯徐卿况復能相  
引不盡青山不擬回

過沈啟南有竹別業

是日觀李成畫又觀商已  
文尊下有銘

繫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餘選踏無經重尋媒有竹居  
筆精知宋画器古鑿齋書前輩題名在風流邈不如

送孔憲副赴廣西

十年大夫官亦榮蕭然被服仍儒生胸中自有萬人

敵何勞環甲魚操兵嶺南群蠻昔猖獗干戈滿眼尸  
縱橫連民竄伏遍荒野高州殘破餘空城是時君來  
作民牧仰天誓欲安黎民身騎羸馬從屠卒瘴嶺惡  
谿循教程群蠻望見遙相驚我來惟伏信與誠片言  
開諭纔脫口馬前羅拜咸輸情腰懸木牌悉聽命手  
斷藥矢誰違盟弱男寡婦免係累山谷日昏猶哭聲  
惟連惟高我守令汝種汝瑶吾父兄軍中主帥驕心  
萌謂此已降皆可刑獨將一身保萬口訖今軍旅休  
南征君於異類且有德斯民眷之能相傾祝良張喬  
世重見人物信是吳中英外臺遷擢終借寇上國追

隨爭識荆同鄉，數聆情話好。偏恠不肯誇功成，邇來  
用兵遺神速。時有威寧下僚旋踵登公卿，以君累歲  
出死力，有司豈合先知名。迨桂管古所置，領檄再  
作西南行。投荒歷險自無怨，公道籍籍歸時評。功耶  
爾錄一二碑文，敢擬淮西平。

分服字韻送姜恒穎御史赴南京便養

落花芳草連平陸，驄馬行入南服。豈無斗酒可留  
君頭，白高堂懷就祿。婁水雲低異太行，秣陵天近如  
韋曲。過庭莫道諫書稀，手中自削三千牘。

送伊德載赴南京刑部

闕下爭看進士袍，南行又喜入刑曹。青雲澗步空塵  
土，丹鳳孤飛好羽毛。茂苑百年門巷舊，先世吳人甲科兩  
世姓名高。族叔侃丙辰進士不須分祿，遙為養甘旨。公餘手  
自操。

送沈良臣

家有宋高宗書良惠堂扁

杏花春風後，車塵帶落花。儒衣初出郭，御扁舊傳家。  
易許丁寬講，詩從沈約誇。扁舟明日路，江上暮雲遮。

寄李貞伯

金母橋頭置隱居，近來清思復何如。遙知船棹風吹  
盡，燕子催人好束書。

分韻得肅字送林朝信

十年戴法冠能使百僚共瞻風裁高鶴班肅聳孤鶴  
平生獻替心奏草惟自讀聖皇記老成昨喜託薦牘  
議從吏曹公初豈假夢下轂君副臬司萬里騁遐躡  
章服增輝煌金誇映朱襪雅志在澄清奸邪首仍觸  
昔聞走豺狼今見蟄蛇蝮團々八桂林得此一技足  
薰風吹雙旌欲渡江水綠餞別雜交親天氣適炎燠  
酒闌棊槩喧醉墨已盈軸羨君有茲行畫錦非所欲  
實惟家慶全樂哉難具錄

送沈晋州材美

賢名曾是故鄉聞壯歲高科靜不群座上誰為黃叔  
度榜中吾愛沈休文鞭蒲此去猶無用符竹從來豈  
易分吏散午衙公事簡定將書史對爐烟

送僧永岡歸吳任白馬寺

石縫梅泉一縷清早年依此學無生紫藤垂隲人迂  
步白馬馱經寺得名法席坐揮椽拂短官河去上木  
杯輕山中試茗何時好擬借禪房折脚鐺

得賀美之書言吳民被災

書來吳下少浮沉八手猶疑得好音泉客羨珠俄化  
血田家新穀已剗心附毛却恨皮何在竭澤安知水



不深肉食詞林無寸補短吟聊復代官箴

送賀其厚迎其第解元其榮喪南歸

臨別勿二把客裳愛君比四明狂只誰從門外看扶  
樞肯信詩中咏閣墻諸子讀書應不廢故人沿路定  
相將明朝我更寥落西館塵生六尺牀成

分題豐樂亭送文宗儒太僕

何處亭成樂歲豐瑯琊山在亂雲中西南林壑誇尤  
美六一文詞信獨工幽谷泉鳴琴操古石屏路轉酒  
船通幸當歸馬滌陽日此地來遊興不空

送楊君謙

子有好學名得之直從幼矻矻忘其疲每以夜為晝  
誰令不自愛坐與簡編鬪致心腹間有病見肺候  
鄉子嘗謂子文筆真似舅歛舅也昔養痾亦在檄科  
後七日儀部官在告月且又服藥未見功具疏遂入  
奏昨朝獲俞旨顏面喜欲皴西風作新寒南去不可  
追相過一何疏相別一何驟子去固欣然熟與箴老  
繆惟子有書癖舍書莫能救譬如病酒人戒飲貌愈  
瘦何如稍飲之病去漸復舊子病偶類茲簡編寶醪  
耐茹多仍吐之帝上發奇秀三年當復來觀子所成  
就

丁未春試畢送吳中四進士歸省

毛理貞甫

春榜名高第幾行自誇毛義出吾鄉  
班聯玉陛通朝籍政試銀臺挾奏章  
新製衣冠歸故里近將舟楫倚迴塘  
君思浩蕩應難忘仰見門前進士坊

陸完全卿

鄉書高薦赴南宮又見名題甲榜中  
玉弼易編真有得陸機又賦早偏工  
身辭霄漢天門近宅傍江湖水路通  
却藉君恩為母壽綵衣頰著舞春風

楊錦尚綱

禮闈曾忝校文章筆勢如流欲擅場  
已向天門看放榜忽傳恩許還鄉  
畫船得意春風順綵服承顏白詔  
日長為語時人莫相羨晏嬰心不在揚

吳整汝礪

遠承恩詔許寧親誰似高堂具慶人  
遠去不勞東道主暫留真作北都賓  
賢科始覺文章貴任版高題姓字新  
總道故鄉風物壯年為國在經綸

送趙栗夫歸省

生當全盛時仍遇至樂事豈因掇高科  
不在登貴仕故園寄吳江游釣舊為戲  
別來餘七年徃々入夢寐

家有天父母八袞行且至手題數行書作者附鄉使  
書雲吾哀矣久望汝歸侍汝父母猶壯歸日尚可遲  
老人風中燭此語真善譬此意豈不知此願獨不遂  
明主勤萬幾曠職微有位緩歸省期俾盡匪懈義故  
而况宵旰間切切在法吏私情若難伸如繫千里驥  
還望天之南安得揮雙翅終焉舜文心天下以孝治  
一朝恩詔須跪聽殊足慰又如驥欲奔始脫銜與轡  
匆匆治行裝舊館視若棄載感明主恩仍給道里費  
長河引輕舟連日風更利鱸鄉適新秋水芳散荷芰  
日出垂虹橋駢肩看乘駟登堂問起居稱壽先舉觶  
此樂難具陳畫出上所賜努力在他年圖報端可  
冀

送彭教諭道赴長洲學

先任吳縣學

遠為鄉邦賀得師扁舟南去莫遲遲還從蘇郡更新  
學童見胡公舊舉規難第追思如昨日誰生相候已  
多時清門久忝斯文契贈別安能惜賦詩

送賀御史出守蘇州

吳氏方切九重憂祖道休將五馬留朝著久稱才御

史封疆還屬古諸侯香凝燕寢韋郎咏每過花橋白  
傳游我忝郡人無以頌擬叨循吏傳重修

送原已還南京分依字韻

溽暑猶未退頗覺槐陰稀棲燕久相識鳴蜩靜還飛  
昨者肩江雨遠來自京畿重念交親意時々歎我乖  
晚涼理舊話海月流清輝西堂設卧榻夜永風寒幃  
惟子官醫院績美誰能譏入朝復陞見只尺瞻天威  
銓曹已書最旅舍仍言歸諒亦志老拙所重定肯違  
幸哉被封典恩光照庭闈白頭自足樂無勞製斑衣  
行旌向晚動酒盡情依依

次韻沈啟南自治生曠見寄二

射瀆西行水路斜細論刑勢見隆窪宋儒尚作山陵  
議郭氏真稱地理家親手銘文鐫白石鄰僧香火傍  
丹霞久知詩骨偏強健曳杖何妨閱歲華  
倚壙高歌對斷崖鄙人安得此襟懷門深拱木栽培  
徧山近浮雲坐卧僧曾子啟予言不忘莊生息我意  
終乖司空自有藏身地不學劉伶說便理

夏恭常輓章

鳳池宣召荷文皇書藝當年獨擅場蔽嶺遠師王逸  
少鑑湖終賜賀知章垣西筆翰傳中舍海上樓船載

太常幽室築成方盡寢誰將前輩擬清狂

送李頁伯致仕

引去誰謀及故人買田陽羨遂成真張公洞口終期  
我金母橋邊早置身郡志續修知舊事鄉筵初會得  
嘉賓百年風節人爭仰笑對清波白髮新

送仲山赴廣東參政

久從夏官卿分署專典選莫府累上功鑒別殊不倦  
吏胥服精疆察臬推老練以茲績屢書有最却無殿  
屬當然幽時諸省多獲譴山公重人才啟殷事遂登薦  
御批由論定豈藉氣力援參政三品官後世號方面

坐鎮惟大藩宣化及州縣旣雲瀕海遥炎蒸少霜霰  
民物誇繁雄此地令甚善米粟出要荒賦入同禹甸  
公田况早收積蓄總饒羨已不煩催科况乃免鞠讞  
中年始入廣身已脫俗嘯鯨波就再涉深海亦乘傳  
章服耀金排真不忝思眷公餘適清暇登筵得詩研  
山川有諸奇題咏語頃遍此行信堪喜更喜過家便  
十載別吳門親友幸相見衣錦當書行壘書因爭眩  
行哉不可緩我獨重戀々平生托心知故舊莫予先  
都下嘗合并秋社異鴻燕時往過園居辨折啟文卷  
海月故延留盤蔬雜藜莧徃々入夜還行歌共群彦

孤懷今何如誰復容鄙狷久早得微雨南風特狂煽  
城東大道旁樹暗時節變嚶嚶求友聲黃鳥聽百囀  
臨別心惘然舉酒未能餞

送朱克民

連雨起涼颼新秋迎溽暑忽忽即言旋晚共園亭語  
泥淖一尺深驢車在郊墅路人勿相疑不是從遷舉  
永定寺在予家西唐韋刺史集有味間齋北池  
等詩至元高季迪輩又有經永定廢寺詩後構  
造復完而堂揭海印舊勝乃元叅不花所書雄  
偉可觀今年秋寺忽燬于火予少嘗讀書於此

因為詩惜之

廢寺經行處前人句震來一朝不戒火百歲幾輪材  
齋閣空春樹池塘滿劫灰舊游真不忘誰掃讀書臺  
過先塋登南橫山絕橫頂時表弟吳子高奎姪奕  
鬼子奩煥侍行

南山翠色與雲齊萬級登石作梯水入太湖縈白  
練樹依重嶺簇青籬雉鳴變隴聞田雉角解松林過  
野麀日莫載膽塋城近恩光新沐首頻低

送濟之歸省

冰花欲結潞河灣驛棹南行未許閒恩賜已知千鑑

重壽容應見兩眉彎天高鴻燕難相值

子再入翰林而濟之適去

春到江湖及早還安得從行仍作伴勝游當共了西

山

范石湖遊洞庭山詩雲西山終子又東山予往年已游東山獨欠西山之游耳

### 哀文宗儒

吾鄉沈衢州遠致尺書在發書報文侯有疽發於背  
我憂體肥人此病恐為害猶冀有良醫或倚以致瘥  
憂懷適浹旬浙疏馳獨快乃六月七日死期持蕪載  
哀哉此良牧天奪真可恠念昔為永嘉勤政略不懈  
豪民戶先鋤淫鬼祠必壞撫下自在術百里免凋瘵  
及此領郡符先聲過疆界窮谷爭入迎耄倪總羅拜

君初間再起仕路厭行邁因察民情懼下連始無悔  
爬梳積弊源一旦決欲潰坐堂日夜一訪問及細碎  
孰為狼所貪孰為蚊所嘍犴獄滿冤囚親手為破械  
去歲東海涯光氣作妖恠橫飛類鬼車數丈無首戴  
具疏即自劾遂及弊事槩謂此如許除吾寧自引退  
有司格不行當道有窒礙公退長泰息空負民所愛  
吾惟盡職業庶償為守債使民自按堵守法勿就逮  
百家立為約禮義相告戒民曰賢侯言敢不各敬佩  
君終抱憂思弊事卒吾敗大者如益鐵骨髓竭稱貸  
彼力固已窮吾體亦真憊遙一走一使求去乃至再

知己總愛才不使投匭內熟知今日事俄有此變態  
凡君求歸休民輒歎無賴群情達銓會以及寮與案  
今也魂茫亡棺歸只空廨豈惟民無依失侶嗟我輩  
久為晚年期几杖作鄉會對酒乏清言臨事無善誨  
城西多舊游山色愁晚對有欠未及臨淚盡繼以嘅

美曾太守毀淫祠

神邪如邪吾不知相成五色錯雜施墻隅小廟瓦數  
片吳下人家之有之家人有病問卦師云汝病神  
所為殺稜蒿羊陳祭品謳歌贊歎上酒卮侑以吹竹  
仍彈絲號以茶筵真酒席宛如生人宴會時有酒自

豐病自危吳人豈皆白鬚眉如何至死猶不悟惡俗  
信鬼不信醫豈惟生死於神聽商賈出入聽指搗賢  
哉黃堂曾太守諭民此事何不思聰明正直者為神  
焉肯嗜汝酒與犧祭者得生不祭死神道所好何偏  
私且彼為神既尊貴身居小廟嗟何卑汝民愚昧誠  
可憫也汝徒費空家資太守升堂朝出令民心敬信  
猶著龜爭持神象出門毀烈火三日焚無遺端如人  
醉今始醒風化頓覺隨時移唐有狄公任巡使美政  
先聞毀淫祠後來入朝作賢相邪鬼安敢侮與欺我  
願吳人常奉令自此崇正無復疑祖先為祭之勿薄



五祀當祭，勿違遂成美俗。載郡志當與賢守名同垂。

題沈良德送行圖

不用高歌陟此篇，賜歸真慰母心懸。  
翟冠自送雙筭，總絲服重裁兩袖翩。  
九世醫名多積德，一門科第總稱賢。  
吳中秋到慈幃啟，盡說宜將盛事傳。

送文侍御宗嚴奉使河南

盡說文家好弟兄，更誇神氏綉衣明。  
憲臺此日官為重，軍政多年例已成。  
花下莫辭清酒薄，津頭遙望畫船輕。  
從來練達民間事，不負朝廷是此行。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二

長洲錢穀叔寶 編集

送陸全卿浙江憲副

金紫遙瞻故里還，佩環纔出殿中間。  
臺端章疏開丹幘，柱下風霜凜舊顏。  
鳳鳥一時真可瑞，葭莩先世尚容攀。  
長才擬副為霖望，豈學閑雲只戀山。

雨泛長蕩

一舟長蕩衝烟雨，山光樹色空濛濛。  
驚入白鷺裡，過前灘枯葦，搖風浸寒水。

閶門夜景

釣橋通郭俯清流月照朱簾捲畫樓醉裡笙歌喧夜  
市千家燈火似揚州

拜查山先塋熊從行

京華游宦蹟淹留回首吳門是故丘先世本源懷水  
木幾年魂夢繞松楸酒澆宿土山將寂碑醫寒烟艸  
自秋遲子成名重拜掃鄉村父老記行駒

閭門楊柳枝

館娃官外弄春柔露業如顰不奈秋徃事總隨歌舞  
散空餘明月照枝頭  
一樹鶯聲破曉烟濃陰晝滿畫樓前長條莫遣風霜

折留繫儂家浪子船

憔悴街頭車馬塵輕盈非復向時春幾回偷眼東風  
裡看取中年勇退人

夏御史德乾年及五十  
告病歸居閭門外

謝楊儀部

儀部入中英篇章濫竒氣虞敷與周彝居然存古制  
時<sub>下</sub>獲寓目不覺心自醉摩壘豎莫犯引退三舍避  
未及始任年封章俄致仕從容進退間士固各有志  
紛披齷齪徒馬能識曾次在替負高才亦頗遭時忌  
下筆不一言推獎逮五世知子雲家聲重闕繫後有  
麗藻<sub>堪</sub>華國胡為置閒地拘監尚有入文園豈容滯

官軍平海寇

二沙環巨浸數里出填淤填音田填淤出秦擊渠下險艱曠人跡  
寇賊萃攸居蒲蘆望無際鮮鱗繁可漁專利不知厭  
力本陋蓄畲凌波恣殺掠黨類日淪胥亦世濟究惡  
逋逃百餘年犯順速厥疾虐馘四狂噓奉辭行天罰  
豈遑恤軍儲簡徒除戎器餘艘耀千旗疾雷破山岳  
天網頽不踈昔為橫海鯨今為鼎中魚巢穴予以空  
根蔓予以除顯戮懲淫慝九土同晏如服察圖善治  
履霜謹其初

蘇武壇

蘇臺懷古

物換人非千年俯仰伯業竟歸何處寶劍埋精銅棺  
斂魄墓上氣銷金虎抉目忠魂捧心妖態身後化為  
塵土嘆人間陳迹茫茫零落斷碑平楚空剝取麕  
鹿荒臺蘼蕪廢苑曾貯當時歌舞紅樓夜月畫舫春  
風還逐太平簫鼓五湖烟景那有人爭自在漁翁領  
取醉來時一曲滄浪不管是非今古

念奴嬌

風雪游虎丘

同雲幕野飛鳥盡千里遙空垂雪幾度曾遊誰信道  
不似今番竒絕山削瑤峯路穿瓊樹此景分明別萬  
群舞鶴梅花堪並高潔一兩踏凍芒屨窮幽極險

歷盡水晶宮闕憑仗酒兵添氣力鏖戰風威凜冽收  
拾滿懷乾坤清氣不勾旁人說明朝短棹剡溪高興  
重發

與二弟汎舟遊吳氏東莊因寄瓠翁 文林

緣城吟流水榆柳綠蔭門艤船信登陸忽得吳公園  
小亭面高岡蘿經隱可捫青山出牆頭白雲宿籬根  
歌鶯滯池曲游魚戲波渾繁景當首夏過雨氣微溫  
老我獨已樂偕有弟與昆清唱散林木起行歷郊原  
日斜亂人影眷戀忘歸轅水木余夙好况茲故情敦  
主人方官達樂事誰與論空邇人則遐相思黯銷魂  
出處各有會一笑覆餘尊

戊午春將赴溫州楊君謙禮部邀餞於虎丘同  
集者沈啟南韓克贊二老復巾杖藜韓從子壽  
椿與朱惟甫青袍方巾唐子畏徐昌國並舉子  
巾服而余與君謙獨紗帽相對會凡八人各  
為侶適四類不雜

鳥歌當離筵東風逗微雨會合飲中仙兩各相侶  
二老行、徐二妙足高舉儒袍聯尊生烏紗對賓王  
酒半散林壑尋鏤肝腑詞鋒挽落暉酣戰走 旁午  
冥搜隘八極光焰互吞吐珠璣落吾手捨龔誰敢梅

悠悠大塊內何物不參伍嗟余獨行邁棄劬無所與  
喜桑民憐至自吳門

奔走卑官歲再更江湖偏重別離情逢君怒罵為知  
已顧我摧頽負此生細雨燈花消午夜青山詩思繞  
孤城自慚不是臨印令潦倒安能重長卿

舊研寄宗嚴

壬辰歲予試禮部杜用嘉先生以小端研相贈其  
啓有竅可以引繩携持自銘其陰為金廷對之兆  
是歲果忝進士携研入對大廷及今丁未十又六  
年矣宗嚴弟復試禮部遂以付之并寄此詩期廷

對之後轉以付宗質雲

短研稜々紫玉膚杜陵投贈手親割曾携對策朝金  
闕還擬傳豕戎玉符兄弟登庸輸及爾子孫登輶計  
同吾殷勤付去傳臚後轉與三郎入仕途

江浦道中憶吳中故人

回首江南思欲迷夢中談笑故人違不辭行彼青山  
笑但恠傳呼白鳥飛世態昔經多事悟官情今入莫  
年微何當載酒橫塘路扶醉村家看月歸

還家十韻

中外驅馳二十年暫依桑梓息塵緣豈無簿祿終非

計幸喜還家莫問田歲久先廬從敝甚水邊喬木故  
依然過從喜有貧親戚檢理尤存舊簡編千載杖風  
三經菊一萸春水五湖船飯抄雲子長腰米羹煮銀  
絲縮頂鱸屋溪聲林下樂滿窓花日高眠晚於世繞  
味馥々淡靜覺問居事；賢作計已逃多辱外收功  
能及未衰前只應今夜西齋夢不到紅雲北斗邊

刑長洲見顧贈詩次韻奉答

寂莫城居恰似村一溪新漲護寒雲嗟蔡空藿心如  
灸常佩芝蘭手自薰滿地江湖期我老大家風月評  
誰分歸來遣門羅雀車馬時々在使君未

荷花蕩夜歸次吳水部德徵韻

采芳日歸未言歸處々村家揜杼機水漫蓮洲愁路  
斷月明莎諸覺鷗飛高歌小海風波急回首橫塘烟  
火微蘭棹屢移尊屢倒不知露下已霑衣

陪李瑞卿太守登玄墓

旁湖高閣千山繞映寺長松一經分偏喜故人來燕  
集都教先雨洗塵氛江湖汗漫年俱老冠蓋從容酒  
半醺看遍梅花又歸去不知何日重論文

澣野別李子陽莫歸有感

野墅沉々更漏絕美人去々隔山陰輕撓蕩月波光

碎春樹連雲夜色深萬里秋風黃鵠舉五湖烟水白  
鷗沉乾坤此際无無礙出處從容各有心

送呂都憲

幾年官海挹光塵今日離筵得暫親天地酒杯還舊  
約江湖舟楫正通何人可寄安危事聖主方求社津  
稷臣見說長安春爛熳江南猶有抱飢民

赴温留別停雲館

書館不能別凝情撫曲闌心知為樂淺祇覺去家難  
水石性終在菑松盟又寒殷勤向兒子好護碧琅玕

金華道中憶君謙

遠別輕千里經行歷萬山思君終夕坐出守幾時還  
隄柳吹花盡谿雲過雨間南峯著書處夢裡更躋攀

憶石田

回首未千里相思猶十年遠情收短札近事夢離筵  
忽々都頭白悠悠心更玄兒曾能活計家事好拋捐  
溪面浮竹圃山頭壘石田與君偶符合來此了前緣

京師秋日懷歸

京國流塵撲馬黃西風都敝客衣裳漫聯班列非通  
籍悔獵科名去故鄉愁外亂雲秋渺渺夢中山色夜  
蒼々遥知寂莫南窻下叢菊無人只自芳



次韻石田理墳

春雲撩亂石橫斜，鑿破乾坤氣一窪。  
昂脫雞群方傲世，老思蟬蛻更為家。  
群山奠玉看新鬣，孤鷺悲空送斷霞。  
封禪無書生自挽，幾年齊物誦南華。  
吾捨吾形委石厓，此民此日入無懷。  
青山同穴于飛願，白首何心造化偕。  
退覺獨閒忘世味，老應自慰任時乖。  
知君辛苦如君志，為殉從將筆札埋。

用韻送宗儒進士還吳

張泰

燕南莎草入秋黃，都下閨人搗練裳。  
客計蹉跎將問寢，主恩珍重許還鄉。  
安危遠慮知君素，淺薄愁顏愧我蒼。  
畫錦相逢耆舊減，江湖何處擇年芳。

宗儒有永嘉之行，往錢客樓奉贈長句。

此來曾並暮江帆，一官看君再向南。  
尊酒乾坤懷往路，扁舟吳越謝征驂。  
月中馴鶴孤標遠，天下蘆泉此味甘。  
左掖星郎元近御，東嘉詩景豈成耽。  
城樓海色寬秋望，水寺鐘聲節夜談。  
公暇未妨書裡醉，道存何惜府中參。  
幽厓白日群情喜，明府青春百事諳。  
見說蛟龍能大小，隔年雲雨起江潭。

混堂

混堂鳴版日初紅，懷垢人々向此中。  
君子欲修除被

事小夫翻習裸程風未能潔已嗟先亂亦復隨波惜  
衆同慚德應多汗難濯不容便論水無功

次韻天全翁雪湖賞梅十二咏

台垣賜老荷君王山上籃輿湖上航如此湖山晝遊  
地梅花開遍客還鄉

少在城中多在鄉尋梅猶抵侯朝忙新詩似與梅相  
約詩到成時梅恰香

不是春愁鵝髮翁風流人物義熙中遙知觴咏清游  
處小筆湖山似久儂

重巒疊嶂水灣灣雪舫尋春醉未還因省玉堂為客

夜如今不是夢中山

綠尊沽酒出春城春日尋梅湖上行聞道衝風又衝  
雪旁人不識醉翁情

一代文章百代名鼎司綸閣已忘情近來熟理農桑  
計似謫江南作稼卿

湖上尋詩舟去穩尊前賞雪酒行遲優游正是居東  
日自遣春風人不知

梅撲玉缸春酒開雪湖山水共徘徊風流舊屬林君  
復入道先生是再來

泛雪吳航勝月槎深一杯色照銀沙寒梅鍾得平生

愛重是江南第一花  
玉樹瑤山畫裡看  
乾坤不似酒壺寬  
醉來草聖三千  
紙漫使人驚  
索幻安  
清游不放酒杯空  
雪共梅花落酒中  
玉帶朱衣有仙  
骨畫船更在水晶宮  
黃帽歸舟且莫催  
雪山留客好銜杯  
梅花况是堪題  
咏今夜春城判不回

憫禾

薄禾今茲計狼籍  
尚栖畝借問胡為爾  
先時已罹咎  
五月風雨大潢潦  
卑莫受穉俯就沒  
濁浪托其首  
田排濯滴蕩間性命存亦苟  
天日赫々出水無烹群醜  
二日色已變三日糞在白  
我時往撈觀覲活從中剖  
心存根已撥欲棄難解手  
欲極卒何及愴食肉若疚  
掘土窆滲膝借車仰鄰佑  
督扉靡日夜救死豈容久  
併力役老少足覓筋亦糾  
水面青針芒稍出九死後  
氣力與生意委頓類產婦  
一一補傷爛行々十八九  
過時強經營安望如常茂  
事多於悔禍始竒終變偶  
七月尋遭風弱本被拘  
揉折處氣當沮虛房但舍  
修間或見成穗禿褶卧敗  
簾何能畢公租亦莫覈  
飢口對此發長咨  
細雨決昏酉枵腹不堪  
鼓併欲歌止酒

割稻

我家低田水沒肚五男割稻凍慄股勞之似共雨爭  
奪稻芽漸向鎌頭吐蓬之纂之綴青針稻既生芽米  
應腐之餘割得尚歡喜計利當存十之五小家伶仃  
止夫婦稻爛水深無力取口中之食眼中飽忍見穗  
頭沉着土波間粒之付魚雁一年生計空辛苦但憂  
兩口不聊生未暇徵租慮官府老翁坐對沉灶哭婆  
亦號咷向空釜雲昏月黑忘闔門隔壁咆哮一聲虎  
理墳二首

官竹園頭春日斜手開新土漸如窪觀生如計誰非  
家視死如歸此是家白髮暫存如電露青山長卧有  
烟霞慰勞自假閒詩酒且弄年華與物華  
卜墳已喜勇雲厓未老先曾有此懷鶴表虛名待誰  
錄狐丘宿約與妻偕百年齊裡參諸妄一鍾泥邊打  
早平免向君王乞骸骨自山生長自山埋

寄宗儒

碧雲渺之一江分間道滁山盡屬君愛是醉翁亭最  
好每思游燕讀遺文

阻雨雙娥僧舍與宗儒夜話

十宿僧房春未晴故人為我踏泥行老隨年去詩成

感話引杯長酒在情鈴語報風聲落、燭枝銷跋火  
熒々浮生踳跡真鴻雪何況於君有官程

聞宗儒除温州喜而有作

青陽布區宇庶品樂化工亦聞剖符竹起子高卧中  
卧者固自高恐世界黃龔功名要人立生才天自庸  
會至亦何辭達懷乘時通雙旌及行日奔走來野翁

聞温州消息奉寄

白叟黃童擁道周逾封百里侯華輶國人皆好真難  
事山水重臨是舊游康樂篇章動高興希文襟抱動  
先憂故園野老偏相慰喜極深思漫倚樓

喜宗儒寺丞令弟宗嚴春試得雋

呂憲

涑水尊翁慶澤深九原真遂高門心春塘好夢酒連  
日香土馬輕花滿簪且置元兄說抹西况聞季弟亦  
南金家聲如此官何物為作丞哉不負吟

題画送文太僕宗儒還吳

杜堇

南國分司品位清歐陽人望是先生封章激烈公卿  
畏網諫如流帝主明隨柳旁花吟興遠敝車羸馬去  
途輕春寒病起還相送二十年前過愛情

送吳汝器下第歸吳江

王鏊

羊家裙上墨如新兄弟才名自昔均

其兄汝礪  
新第進士二鳥

出為南國瑞一枝回羨曲江春戰場有作還推子當  
局多迷莫笑人笠澤湖邊平望里且將書卷伴絲綸

送楊尚絅楊名甫毛貞甫陸全卿四進士歸

省

朱書華燭夜縱橫忽見篇章眼獨明暗裡投珠入莫  
顧空中懸鑑我何情相逢一笑平生友此去重來幾  
日程路指婁江東下急夷亭斜日暮潮生

右尚絅

南宮筆勢見翩翩固也平生意豈然不伐子甘為孟  
後虛名吾自愧廬前杏花燕市春隨馬楓葉錢塘夜  
泊船舊日和凝今老矣登庸衣鉢尚須傳

右名甫

接官長旁驛邊河來往君家較獨多已向交情知鮓  
叔豈因筆勢誤東坡還鄉未覺闕河遠感舊無如歲  
月何南望吳門君獨去西風落木洞庭波

右貞甫

文章一見一回妍玉樹分明在眼前記得陸機年二  
十親看買詼策三千杏花燕月人俱遠楓葉吳霜思  
獨懸南去河流乾欲斷闕津先教綵衣船

右全卿

送趙栗夫歸省吳江

秋入吳江一葉飛歸來游子着朝衣鄉人始識文章  
貴仕路休嫌定省稀寶帶橋邊每汎汎白雲司裏樹  
依々路經震澤人應問秦史周南胡不歸

送僧歸洞庭

好古多游寺，懷山喜見僧。此來成北道，好去問南能。  
施飯逢谿瀝，函經被雨騰。誰同西嶮裡，竹屋夜深燈。

送蔡進之還洞庭

夢魂長繞太湖邊，折柳官亭又一年。家世西來峰縹緲，  
客心東去水潺湲。林間詩社誰為長，吳下鄉音我亦便。  
撥亂烟花過寒食，東風昏口喚行船。

送姪寵

遠別憂不忘，病別憂其那。病也汝身痛也，仍在我在。  
道塗歷崎嶇，風濤恣軒簸。欲留諒不能，欲去夫豈可。

起居飲食間，安得盡帖妥。出入戒垂堂，旦暮親藥裹。  
安心是良方，坡老語非左。我生本哀遲，我命亦輒輟。  
子行從此歸，我去幾時果。霜天笠澤帆，夜月楓橋火。  
故鄉風土宜見此，病亦頗到家。平安書早寄，北來舸。

送秉之還吳

不見倏七年，相見只三月。不知三月後，又作幾時別。  
別離若多會，若少風雨蕭。竹窻晚自笑，閒官日日忙。  
夜短情長談未了，我生迂僻寡朋儔。坡雲海內一子由，  
只今子由又欲去何以慰我平生愁。子今去矣，我何有為。  
置湖濱田十畝，下栽禾黍，上木奴菱芡荷。

花繞前後讀書稍暇來朝班我却歸卧湖山間

吳禹疇副使二便還吳江觀省

重明瞻正弘治建初元聖作群才覩星流使節奔  
費蒙湏道里便喜過家門晝日方三接寒暄豈一言  
趨庭嘗獨立嘉飯為平反王事真無暇親恩亦未護  
銀魚羞筮澤彩蠲動湘沅石建裙方滌王延被未溫  
法冠驚豸立官誥訝鸞鵞鄉里恩光滿人生樂事繁  
蓐羹莫留恋候吏候行軒

送韓勛都憲孫

先公老去我猶及鐵面長身碧服稜海內安危真可  
佩軍中韓范復誰能精忠已見回枯竹奇事曾聞斷  
大藤昭代象賢多不薄獨無雨露到雲仍

送周院判原已還任南京得杲字

前年送君城東亭今年送君城南道年二長作送行  
人每君歸被君惱君生何好只好詩相載東歸總見  
詩草玉延半舫最留連共月菴前亦傾倒醉中勸我  
不如歸只好金陵山水好人生出處誰得知世路東  
西難自保難自保雲冥二日杲二

顧氏三辰堂

顧野王家學有傳一經休說漢韋賢風雲慣得從龍



便嶺嶠爭夸覩鳳先天上星躔真有數吳中讖語不  
其然高堂要見三為四屈指從今又幾年

朱天昭始第進士主予家至明年移居西鄰  
兩年不歇草堂低頗愛晨昏出入齊長日經過無主  
客祇今相見有東西濁醪尚可墻頭過歸院那愁柳  
下迷廐馬侶知人意思臨歧回首再三嘶

送錢正術還姑蘇

西館橋邊竹隱居昔年曾受異人書不知官爵能來  
子可是塵埃早識子忽地相逢還宛若再煩推看定  
何如韓蘇摠被虛名悞誤問三星是也無

送周進士炯還常熟省親

同年近仁子

南宮此日謬持衡一見高文眼為明正喜故人能有  
子忽聞遠別得無情名因實起何妨早理會心傳不  
獸精此去海虞誰復見讀書長日掩柴荆

送盛進士應期歸娶吳中

終生文采翬縵辰建業秋風擢桂新闕下杏花還屬  
子召南桃葉正宜人上章許得天顏笑莫雁先生故  
里春天小登科俱入手高堂况有黑頭親

送仲山之任廣東參政

十年盡送南歸人今日誰知還送君歸來寂々掩關

卧無語日睇南飛雲與君相從亦雲久對語真如飲  
醇酒朱絃寒越音有餘明水着鹽味多有君才於我  
真得師簿書堆裏還題詩詞鬱律古鼎器字法瘦  
勁枯藤枝嶺南此無多路目極燕山天盡處青山去  
香不見人秋雁飛來復飛去政成幾時召還闕還  
對共月菴前月

贈楊君謙

時君謙有歸志

夙懷抱憤獨行與世多忤京華二十年壯志遂遲暮  
悠悠深巷中晝日斷來屢揚子歎何為逝言遠相顧  
移家濁溝上破屋終不去人問何以然無乃以我故  
朝過講道玄暮過話情素君慕哀駘他我思黃叔度  
相見各欣然誰能詰其故我欲永從君且為我住  
無為忽去茲雲山恣高翥蓬蒿張蔚宅依然還魂處

一雲

亂石槎枒幾折旋畏途歷盡是平川高林細點催詩  
雨深屋方塘悟道泉僧為知名如舊識地疑曾到豈  
前緣萬竿修竹蒼烟外欲借琅玕紀歲年

洞庭新居成

歸來築室洞庭原十二峰巒正繞門五畝漸成投老  
計三台誰信野人言郊原便自為隣里水木猶知向

本源莫笑吾廬吾自愛檐間燕雀日喧々

過故狀元施宗銘墳

後生何敢望餘芬斗酒還過董相墳行指岡巒低偃

月公葬偃坐疑文彩上成雲兩山已雪將軍耻郡志

東居西之故洞庭皆將軍始四海猶傳制策文賈誼天年人

莫恨孔光張禹亦徒雲

吳文定公挽詞

四海文章伯三朝侍從臣世方遲至理天遽奪斯人  
冲漢高難問煩冤臆少伸道從元末敝文向國初純  
東里淵源近天全授受真正音驚鶩鶩恢綱漏麒麟

累躋名適起先登氣益振聲華當翰苑德義重儒紳  
格律維冲澹言詞自雅馴時流皆自叩古制或先秦  
書法顏公逼詩篇杜老隣綸音騰渙汗碑版照嶙峋  
講向東朝切規從後殿諄從容天仄聽仁義日前陳  
內外同瞻嶽賢愚但飲醇汪洋撓濁堅白謝縹磷從  
自不驚榮辱何緣賸笑嘆吳山從此重燕谷鎮長春  
在古無蘇子於今有伯淳閒情多落莫要路每逡巡  
見說年頻引俄嗟歲在辰九重恩絕等八座望殊倫  
尚未酬公議寧湏秉國鈞公身今可贖我分昔尤親  
先後官曾接卑高契誼勻上陵行並馬待漏坐聯茵

倡和辭盈秩招邀洽旬看花常入夜玩月或侵晨醉  
送我清風埭期公震澤濱疏聞心歎若書至澤猶新  
豈謂終天別空舍兩地卒玉亭盟已散版屋蹟俱陳  
盛德難為繪高風不可泯儒林誰作傳誰刻隴頭珉

過子畏別業

十月心齋戒未開偷閒先訪戴達來清溪話由頻回  
棹矮屋空明淺送杯生計城東三畝菜吟懷墻角一  
株梅棟梁椽桷都收盡此地何緣有佚材

送尤宗陽進士之京

南宮昔謬持衡叶必勢曾驚古戰場今日林間還日

送別九霄一鷲看南翔

吳中世德紀延之喜見春風入穀時莫恠崔公多自  
說羨莊三百在于期

送吳縣簿董仁之任鄞丞

自頃權奸偷國柄一時在位貪相競剝民膏血輸權  
門廉耻掃地寧復存誰知小官之中乃有吳縣簿守  
法廉平獨如故三年佐縣民愛深視金如土民如金  
每言吳人窮到骨吾此腹削吾何心吳縣簿真難得  
我欲言之顧非職一朝擢官向寧波於乎柰此吳民  
何

予伏林下覩閭閻之疾苦憫征求之繁多傷循  
吏之難得也每以為歎癸酉六月客有過予談  
海虞胡令之政者為賦詩

有客談胡令尹炎敲座上清吳儂感德漢吏不求名  
正自催科拙無如折獄平懷哉不可借送子若為情

贈錢元抑

詩裏休誇五字城一生文字學西京馬蹄踐東風蹀  
裡踏遍燕南幾十程

天平范氏墳

哀年不減登臨興福地靈山搜欲罄城西諸峯吾所

嘉就中尤愛天平勝亭之一蓋倚蒼冥儼若端入之  
自敬獅山奔伏象山迴支斫秦臺皆退聽橫山當面  
橫作屏背湧蓮花互相映林之萬石相拄撐倚挿半  
天敵不定蹲如虎豹奮攫噬騫如鵬鯨恣豪橫勇如  
武士力嶺巖秀如女子色娟靚我來敬拜太師墳松  
栢陰森趨一徑忽瞻萬笏森向天真氣噴簿凜猶勁  
乃思范公立朝時正色危言柱邪佞茲山固合生茲  
人崧岳降賢尼孕聖吳山第一稱天平宋家第一稱  
文正高風千古允作合仰止巖之積前咏

與謝憲副德溫游陽山箭缺至半山寺而止

箭缺樵天知幾重半山聊復憇吾慵孤臣何處埋幽  
憤夫差殺公孫勝於此高閣閒來坐晏春深院溷漫鳴剖竹懸  
厓硤律偃長松迴船又過楓橋去卧聽寒山寺裡鐘

喜玄敬少卿致仕

似我歸來亦未遲夫君得謝又先之清朝况是懸高  
位白社多緣赴夙期到處溪山同載酒故園風物儘  
裁詩一場好夢今朝覺却任旁人道是癡

四月九日與弟秉之進之過通安橋顧氏因偕

玄敬登陽山絕頂

陽山高哉幾千丈箭缺遥瞻在天上一朝置我箭缺

翁坐覺諸山皆退讓太湖汀澗平於杯夫椒包山近  
相並山腰鳥道何盤々十步九折行且嘆昌黎正逢  
衛徽霧太白休歌蜀道難夫差悔悟若不早公孫白  
骨纏芳草子胥伯嚭兩丘墟天地茫茫人易老劃然  
長笑來悲風一杯敬酌浮丘公何時借我綠玉杖從  
此枉過扶桑東詩成西日下山去回視山椒但烟霧

次韻沈方伯良臣為余七十之壽沈與予同生

庚午又同在郡膠今同致仕

黃髮歸來共理田食貧終不羨逢年泮宮燈火憐相  
並李邵科名媿獨先紅藥花翻分陝路白鷗沙占太

湖邊年來南極當吳分莫恠鄉人擬二仙

贈葉巡按忠

鄱陽漏網觸奔鯨南國烽烟徹夜明江上貔貅雄遠  
戍浙西士女賴長城鑄山久訝吳王濞斷鞵誰憐郭  
子橫見說臺端校風采草閒狐兔不須驚

送王守會試

雙珠出南國光曜珊瑚枝一入天府選一嗟滄海遺  
連城搃無價韞匱亦有時雁行先後耳去之勿復疑  
送毛百朋之北京應舉

幾年白下避車塵此去爭誇脫穎新桂子已傳蟾府

種杏花還醉曲江春題名早覺光生里捧檄懸知喜  
為親八月南來鴻雁便音書寄我莫嫌頻

送大行人柯君使畢還閩中省親

余竊伏草野無復當世之望忽承九重遣使銜命  
下賁立園此三代養老引年之盛禮也斯禮也不  
見於天下久矣顧予何人而際其盛君使既竣便  
道歸拜太夫人于堂感激之餘無以為報因賦詩  
贈之

天王出震萬方新草莽還能念老臣誥賜紫泥銜鳳  
嘴服裁文綺損魚鱗未嫌五馬歸朝趣且喜雙魚入

饌頻哀病自憐無補報寸忠還仗連楓宸

送盛斯徵都憲巡撫江南

鴻都兵後望來蘇江左來旬此大夫入夜災星方退  
舍訖明甘雨又隨車風較舊仰摹惟外河潤新傳視  
篆初文肅家聲真不負尚能把必為君書

奉送都堂韓公南征

皇甫信

秉鉞出神京麾旄動太白百蠻烽火生五嶺兵戈積  
遐荒屬聖慮始計隆邊策揚靈盡炎海耀德敷周澤  
塗暨被文命刀耕易衽革禽聲悅山谿草色榮江磧  
姜傷無重憂銘彝有弘績歸來笑波何伏為久勞役

奉送三原王公徵拜冢宰

矯々人中龍飛躍當明時邦楨視羽翰隆棟帝所師  
三宣既萬阜一德乃同伊濟物性所任弘化及餘遺  
譬彼青陽發萬象含其輝秉鞭妙經綸赫々康世夷  
垂紳佑隆理薰主居無為  
皇明闢昌運宿德登要津寰區滌洪曠化理成陶鈞  
久膺濟川任具瞻在斯民論道展詞變申章極敷陳  
鄙薄值眷顧魚目謬承珍臨岐不能別惻々傷我神  
清宵動飛眺仰首惟北辰

病起登道山亭



杖藜扶我上幽亭萬事經心感慨生城郭已非吳越  
事江山不改古今情雨餘碧草連天色風送黃鸝隔  
樹聲眺罷忽驚歸去晚馬蹄催趁月華明

和仲山東吳懷古

圖柏人亡不紀年荒臺寂々草舍煙錦帆想像寒涇  
上響牒虛無野寺邊水漲石池涇寶劍雨銷香經落  
金鈿故城斜抱忠臣廟夜々流光燭上天

楊柳枝詞五首過吳王故宮作

憶昔長條更短條漫將春色試多嬌齊雲樓上三千  
寵也向東風學舞腰

青絲裊々拂輕塵翠輦曾經此問津一自闔廬埋

後淡烟疎雨幾番春

金色含烟拂畫橋曾隨輕吹舞宮腰只今道上無人

問惟有寒雅伴寂寥

八千歌舞棹蘭舟翠拂雲鬟金鳳頭人面只今何處  
去淡烟深樹亂鶯流

千古豪華事已休暗風斜雨幾春秋惟應煬帝宮前  
種同帶吳王片一愁

簡啟南

老去相如若病纏絳紗籠燭不成眠故人相近如相

遠黃耳空教到石田

寄薛朝英

與君為別意重，談笑依然夢裏逢。此夜病身驚起，  
坐小窻風雨隔林鍾。

送濟之

多少交遊君最親，明朝又欲與君分。潸然淚洒西風  
被，不為悲秋祇為君。

吳江懷舊

舟次吳江重感傷，吳江一上樹蒼蒼。夜深獨有娟娟  
月，曾照山人舊草堂。

和荅緝熙先生

新詩裁寄故人收，句有金聲墨欲流。為想檮涇安字  
處，一天涼月坐高樓。

送旅京華歲月深，枕邊愁聽擣寒砧。不知閭闔城頭  
客，亦有砧聲擣客心。  
長劍隨身客異鄉，留連詩酒易星霜。舊時門下多桃  
李，還愛春風數仞牆。

送文宗儒太僕還南寺

李東陽

豐山東面瑯琊北，官寺臨山枕溪側。泉甘石冷花樹  
香，幻出春花與秋色。東吳才子洋州裔，清比琅玕長。

數夫錦囊繡句壘騷人玉塵雄談驚坐客誰令散他  
容渠懶儘有餘才供世劇十年溷跡走風塵三載高  
飛未雲極問君何曾似是馬丞不負君人自惜知君  
自抱憂國心豈為承平倦芻糲南方一足累數金方  
且按圖為驥索卅官縣吏盡日輸營下老兵曾未識  
書生經濟須實用誰為吾民苦區畫聞君獻納有嘉  
言肯避功人嗔越職朝聞吏部書上考耻以徵催買  
咨格嗟予竊祿本無能誤向雲霄問泉石

寄馬抑之同年

馬號清痴又號華髮山人養病居蘇州

不見山人又幾時浮雲流水杳難期頭顱自白非因  
老心事全清却未痴賀監有船多載酒浪仙無寺不  
題詩祇應官却經綸手獨向空江把釣絲

韓都憲公雍挽詩

早騎駝馬出烏臺萬里風雲亦壯哉嶺海威名天下  
重廟廊謀算古人才寧知晚節終泉石豈合英冤閔  
草萊京國少年思識面楚歌聲斷使人哀

長洲朱氏孝門銘

有序

長洲朱孝子顯字景南父病癱親為吮滌父喪當盛  
暑負土成墳哀痛摧裂致有劓烏之異有司上其事  
詔旌為孝行之門參政祝維清有傳其孫存理上京

師因子友吳吏部原博以請于予比去吳公為速予  
不置存理素不予識嘗訪予族祖雲陽府君遺文手  
錄見寄予感其義且重吳請作孝門銘以遺之銘曰  
惟周舊都有宅有表匪徒美觀惟善是寶惟六行有  
教其先在孝有屋可封仁厚之效惟今南畿實古豐  
鎬其孝伊何粵有遺老生有致養死有遺報哀感行  
路信及禽鳥匪人則然驗彼天道孝門煌々天子有  
詔其德孔耀惟後人是儆

井乙亭銘

有序

蘇之平天山白雲泉世傳為吳中第一水山半有井  
味極清冽蓋其支派也井舊有亭歲既久亭井俱廢  
弘治庚申封翰林編修吳君仲恒命工治井且伐石  
為亭于是過者游者渴可飲倦可憩皆享君之利不  
厭也南京工部侍郎徐公甫各其亭曰井乙君既卒  
葬于山麓其子編修一鵬請予銘刻之亭中銘曰  
有山出雲為雨于天其在地也則為井泉鑿而泓之  
于山之根不涸而雜不淤而渾仰渥星辰俯鑿毫髮  
維食之飲用之不竭有闡獲之有亭覆之維名隆々  
井實受之歲久泉湮亭亦雲陵有惠封君曰是在我  
浚深發洪否極終通上為帡幪外廊中空滌頰挾暘

仁者之功凡厥徃來載畧載綬既庇其險亦酌其洞  
錫名孔嘉諸取諸井君之去矣逝者如斯郡守之助  
鄉人之思有子斯才澤道以施為江為河奚井之為  
維家有堂維國有楨為棟為梁矧惟彼亭來者勗哉  
視我茲銘

贈徐積鄉

李夢陽

獨處忽不懌攬衣循東廂樹木何修々春風起飄揚  
我友駕在門告言適江湘倉皇挈玉壺追送臨河陽  
顧瞻兩飛鳧並戲水中央翩々厲羽翮鳴聲一何長  
奈何遊客子一別永相望時澤亮有周天命固有當

薄終義所劣別離庸詎傷懿彼回路贈慷慨申此章  
賦得姑蘇臺送李推官士允

少年何官騎白馬秋日經過古臺下回瞻遠慮意憾  
從下馬行歌淚盈把猗嗟築此誰為臺千年棄土猶  
崔嵬廡廊瓦館瓦礫積美人白骨生青苔枯蒿蟲吟  
莽颺々飛雲叫雁隻徘徊當時金屋玉起樓豈謂臺  
成麝鹿游寶鈿黃金累瑟瑟雨時濯出樵人收李生  
豪士扶風傳悲歌久抱留連憂世家各談日一過獨  
廢吳越傷春秋復思鴟夷氣益奮怒目每送長濤流  
扶眼東門事已徃茲臺再過君休上日暝烟波湖水

深范歸恐有同行漿

相逢行贈表永之

清晨客扣門投我一書札開緘錦雲爛鏗然玉相戛  
問客何方來新下黃金臺揚鞭指河洛迴旆陵高岷  
選珍綴琪草探美收瓊瑰路逢赤松子並舉收氛埃  
道同心乃冥神投誼難乖石人重良契豈必聲影偕  
行報嘉績貢此明堂材

南陽宅訪徐禎卿

東閣能留第南人暫亦居琴書遷卧內騎馬到堂除  
殘樹喧巢鵲微風走鱗魚追思秉釣日冠蓋爛盈閭

顧子謫全州二首

楚城悲遠望君去更悠々十月逢南雁章江况北流  
寒沙帶宿莽霜日下孤舟明發湘東路應添弔客愁

又

蒼梧遺舜跡白雲秋氣愁君得人文地相逢是此州  
山連夜郎密瘴入桂林收獨有思親淚非緣逐客流  
寄王子蘇州三首

三十烏臺使投冠竟黑頭田園是故里江海有新舟  
把酒看鴻舉開窓面虎丘不須慨今古吾伴鹿麕遊

二

獨立望南天秋空月會圓此時一尊酒憶爾隔婁娟  
並馬遊燕日孤舟去越年斷腸今萬里心折暮江前

三

舊交多鬼錄吾子獨仙郎幸自饒強健何心說廟廊  
稻輸吳郡白橘足洞庭黃飽飯教兒女攤書日滿牀  
聞吳郡黃山人將遊五岳寄贈二首

昨報三吳客將尋五岳遊薜蘿應製服春水正宜舟  
二室雲中峻三花烟外浮住居吾近邇先肯到嵩丘

二

天柱峰頭雪蓮花頂畔雲朗吟惟李白獨往更黃昏

婚嫁今應畢簪鞋有幸分共躋恒岱遍歸著五游文  
別徐子禎卿得江字

我愛南州徐孺子明瑤美璧世無雙新從北極看南  
極便自吳江下楚江日落鷓鴣啼廟口水清斑竹映  
船窻彌衡王粲皆黃土千載何人復此邦

追舊寄徐子

憶昔逢君雪滿途遙憐為客向江湖看碑定憶羊開  
府作賦先投楚大夫日黑魚龍魑夢澤草青麋鹿上  
姑蘇空揮玉軫思流水不得驂騑見過都

寄徐子

徐子南遊涉洞達楚江風浪眼冥々  
竭來振玉朝天  
子忽漫傳書到客星訪戴難移剡  
溪棹問竒曾過子  
雲亭烟沙水國催春發揚柳愁邊  
却盡春

哭徐博士二十韻

乾坤風色暮江漢哭斯人棘寺翻飛日  
文園久病身  
數竒官竟左材大命湏貧放浪原違癖  
羈淹祇為親  
赤城終羽節壁水暫儒紳鵬鷗偏垂  
翮鯨鮪不縱鱗  
回殂豈道薄屈憤轉時屯藥石魂能返  
蛇龍讖亦真  
楚狂嗟鳳鳥魯叟泣麒麟邂逅京華始  
風雲氣象新  
簞鷓陪玉筍倚馬接華裯宅燕南陽月  
花吟東部春  
回頭成夙昔開漸風塵妻子今誰托  
文章後益振眼  
王喬跨雁鵠傳說化星辰松栢丘墳  
岨灰沙劍舄陳  
間門寒繫甕吳水痛沉珍宿草扁舟阻  
生芻絮酒伸  
碑非蔡邕愧誅豈仲宣倫獨把延陵劍  
吞聲淚滿巾

寄徐編修經

題詩傳語玉堂賓想像鳴鞭散紫宸  
玩弄門前金腰  
裊宛如天上石麒麟徒誇中論流人世  
實有新詩涇  
鬼神密勿願先諧大軸漁樵久已屬閒身

送程生兼寄姑蘇五岳黃山人

壓枝梅香紫々碧照眼櫻桃的々紅  
舟楫大江元畫



夜路歧初憂有西東  
奔留欲暮林間日行坐  
惟便竹下風秋水一帆  
湖海上為傳雙鯉到吳中

寄顧台州

中山何似峴山游  
雲島長和海色幽  
定有兒童笑山簡君  
今孰與鄭台州  
惟爾分符坐赤城  
東南遠見海霞生  
梅開莫寄西來使  
春到煩求碧玉精

贈黃秀才省曾見訪

顧一璘

養病狀園廬  
秉來顧微養藝苑  
慨荒落賓階  
緬虛曠黃生  
大雅流金玉  
振高响念我來  
何處澄江進吳舫

霞裾汎秋塵  
羽爵洽朝餉  
披襟神偕暢  
折疑道彌廣  
繾綣淹旬留  
契合終古賞  
臨歧重解携  
竚立增惋悵

答徐昌穀博士

前年共飲燕京酒  
高樓雪花三尺厚  
酣歌徹夜驚四隣  
世事浮沉果何有一  
為法吏少書來  
心結愁雲慘不開  
昨傳學省移新籍  
坐嘯空齋日幾回

劍池歌送李司法赴蘇州

干將乃是金天精  
爪髮墮爐神劍成  
龜文縵理踴高價  
駿馬千騎三都城  
盤魚騰光壯士死  
闔閭耻作吳公子  
鳧雁長埋白虎峰  
蛟龍竟化寒池水  
池水冷

百丈深春花覆水紅香沉池頭歌舞日歡賞地下誰  
識君玉心君王已去河山改千年符竹紛光彩畫戟  
紅旌綺句飛韋白風流至今在使君才俊傾梁園登  
朝執法臨吳門秦鏡光明照人膽漢網踈濶流餘恩  
青春多暇應出游劔池正對齊雲樓不厭橋東老居  
士時來散髮共扁舟

寄吳縣揚尹

滿目循良事賢侯即古人彈琴變民俗飛鳥離風塵  
棠樹千家頌桃花百歲春枳棲難久滯天上待持釣  
宴守溪相國園亭二首

黃閣辭榮早丹丘托興遙蓉池窺海島芝館踏烟霄  
卧處蒼生望夏餘素髮飄當筵心盡醉秋爽詎能銷

二

窈窕平泉宅清華獨樂園煙霞深晚景花竹靄春溫  
招隱臨叢桂懷仙倚洞門自慚塵土質聊爾奉琴尊  
陸子潛子遠携酒過宿贈一首

二陸吾邦彥攜壺問草亭醪醪雨中醉寒燭夜深青  
寶氣騰雙辟人倫瞻六經坐餘玄論洽傾耳為君聽

答徐昌穀博士

舊愛張廷尉今知鄭廣文高情踈法網麗藻播詞芬

臺省爾何戀交情殊有聞南樓望明月一倍惜離群

吳門懷古

南眺荒原思惘然閭閻城古淡蒼烟吳宮已沒彈絲  
屢胥渚猶傷剡年渺々晴湖浮遠岫萋々春草下賜  
平田長卅廢苑那堪問落日祇餘麋鹿眠

答徐昌穀

十年書禮阻交親忽枉篇章轉愧人何日行臺堪倒  
屣殊方離恨久傷神揚雄總畏才難敵王翰還要晚  
共隣肺病一春拋酒盞問奇虛負故園春

卧病寄錢元抑

潘岳愁多病不禁南樓高枕獨長吟懷人更度西風  
節望遠徒傷故國心芳草捲簾空暮色亂山回首正  
秋陰遥憐積雨凋新稼歲計應資賣賦金

送故相守溪公園亭

見中舍君新栽花木

丞相園亭舊數來平泉花木後重栽武陵桃李遠迤  
轉泰華蓮峯綽約開月出衆賓俱酌酌雲移高閣更  
徘徊門墻惠澤思無盡踏遍三槐樹下苔

文徵仲翰苑約游西湖不至次韻奉嘲

懷君不見動經年有約猶慳訪戴船草閣自含懸榻  
愧蓮舟終少聽歌緣徒聞避俗稱高士未必尋幽損

大賢落日依闌空佇立海山千點淡蒼烟

送客歸吳

草際日華淡水邊雲意閒翩々五陵客騎馬入秋山

贈文徵仲

志士厲清節夫君狷者流舉足惟大道邪經焉肯由  
田仁甫弱冠却聘矜清修元城寡內欲亦自既壯秋  
捨面過行女閉門拒王侯天然冰玉操不與思慮謀  
師資吾黨少長咸低頭前句原欠一字吾車聚腹笥發咏崇  
溫葉鮮雲淡華澤美玉辭雕鏤待詔入金馬玩世存  
薄游脫冠挂神武遂返萑鱸舟願神擊磬室放歌埋  
劍丘掉筆弄圖畫畫捨松雪雋乃驚鐵石腸遺韻仍  
綢繆伯陽信寵物變化不可求

贈蔡九遠

文章有神秀譬彼造物宰變發雲霞章煥為日星采  
自非研精入妙解詎能建糟粕莽成苴瘡疔祇增毒  
蔡君事鑽紋榻管四十載攀危屢登天會極已歸海  
謂茲耀爛間乃有黯者在玄珠得岡象至味失昂鳥  
翻然恣揮灑塗轍忽爾改天機互奔湊神化絕需待  
有靈驅萬象無色備五采遂使郊島徒總獲刻薄罪  
蹇予雜群久索居亦荒猥日誦林屋編克然慰飢餒

贈蘇州節推陳君天祐赴任

星文高執法地望切專城  
司馬家風峻王畿官籍榮  
吳都包海澗震澤際天清  
此去懸霜月偏臨萬戶明

江南樂八首代內作

徐禎卿

生長在江南不愛江北住  
家在閭門西門垂雙柳樹  
陽春二月時桃李花參差  
寄言諸姊妹莫遣惡風吹  
還鄉信自樂望近轉於邑  
阿母見兒歸定自持儂泣  
野鳧生雛時乃在河汴中  
可憐生羽翼各自戀菰叢  
橘生江上洲過江化為枳  
情性本非殊風土不相似  
人言江南薄江南信自樂  
采桑作蠶絲羅綺任儂着

與郎計水程三月定到家庭  
中赤芍藥爛熳齊着花  
江南道里長荆襄在何處  
聞郎昨夜語五月瀟湘去

贈錢元抑題小像

錢郎毛髮鬢且鬢秀骨插鬢蒼  
厓開驂駟黯黯有奇  
氣一蹴萬里空長埃今之畫工  
不可數畫馬無過曾  
韓武吳生落魄筆有神不求貌  
馬求貌入英物由來  
豈殊相麟鳳聖賢俱絕倫却恨  
丹青損真趣獨事玄  
毫拂紈素生象蟠々指間出大  
巧無乃遭神怒故人  
三歲不相見開圖忽訝錢面小  
兒八歲快目睛問郎  
之啞然呼娃名嗚呼畫馬雖工  
只畫形風雲道路俱

真：豈知錢郎貌如此馮，大腹儲滄溟高蹄昔蹶  
未可輕今日近前凡馬驚吳江之涓浙之涘我行于  
南從此始掉頭不見眼中人寂莫行歌向湘水

王敬止御史始竄海南繼移永嘉今自燕中迎  
親就養

朱厓昔長竄連州始量移借問東甌土何如南海湄  
霜標建台嶽桃源帶武夷雁山縈桂樹象浦合珠漪  
玉糴非一族海錯被珍奇金盤湛碧露酒名黃柑滿綠  
校歡此三春日復愜暮秋時鳴琴坐高館撫景臨華  
池迎與待潘令進酒舞萊兒願以今時笑還愴昔朝

離豐澤亨雷雨瑤草變芳蕤永嘉多懋宰建德易絃  
絲昔慕文翁化文翁儒者宰永嘉有聲今蒙葉尹慈長沙非舊  
謫宣室契前思光華莫一接胡越詎能追河東欲有  
獻及此汾陰祠

### 荅顧郎中華玉

昔居長安西今居長安北蓬門卧病秋潦繁十日不  
出生荆棘牽泥匍匐入學宮馬瘦翻愁足無力慵疏  
頗被諸生譏虛名何用時人識京師賣文賤于土飢  
腸不救藜藿食去年作吏在法曹月俸送官空署職  
牀頭一甕不滿儲囊裡無錢作估值歸來困頓不得

醉兒女荒涼婦歎息今年調官去懊惱苦笑先生祿  
太畚釜中粟少作麩薄白枕盛來映膚色丈夫但免  
溝壑辱日飲藜羹勝羊肉平生富貴亦何有羸軀幸  
自弛耕牧但願時豐民物安官府清庶盜賊伏人々  
鼓腹歎梁菽先生雖病甘苜蓿一朝雷雨濯亨衢坐  
中諸公執中軸先生愉然卷懷退郊齋歸向南山下

登半塘寺閣

夙有山水慕苦為形役拘澹菴夏日永聊得狎浮圖  
攀雲凌廣閣靄々見吳都諸川散林上平野鬱芬敷  
法花垂縹緲晴采動虛無烟火下方襟昏明時態殊

境起自生樂疲心忽重蘇因傷人世子擾々即長途

秋日過故尚書吳公池館二首

平泉舊時里秋日水亭開苑樹澗陰合魚梁山照來  
野人臨逸釣公子進新醕興盡何須謝垂鞭醉即回  
不見尚書履階陰空綠苔菊荒三徑在棗熟衆禽來  
蹟為憐幽駐圖因好事開秋風懸劍屨落日首重回

送友人還吳

陽月隨陽鳥遙從塞上來北人江北望不見隴頭梅  
坐下楊朱嗟吟為莊鳥哀聊傳數行札千里送君回

送盛斯微赴長沙

昔愁越雋千峯灰轉入巴渝萬里賒豈料聖恩憐賈  
誼猶煩佐郡出長沙蠻中瘴遠三湘水江畔春逢十  
月花遙聽岳陽樓上笛可能回首憶京華

唐生將卜築桃花之塢謀家無資貽書見讓寄  
此解嘲

予昔攀白日虹蜺千紫庭浮沉帝座側無人知歲星  
側侍公車無所歡聊騎馬天出長安南下蒼江浮七  
澤還携謝客弄波瀾青倪中開秀廬岳瀑布洒入千  
峯寒冥冥仙氣貫南斗直欲凌身燒火丹迴裾西拂  
巫山浦浩蕩歡心開雲雨歸來欲奏楚王書漢主上

林才好武黃金不遇心自吁白璧無媒翻見侮昨日  
結交燕少年酣歌擊筑市中眠正逢天子笑顏色奪  
俸經時無酒錢入門百結鸛鸞畫笑立文君明鏡前  
却思舊日高陽侶黃公酒壚何處邊天下綈袍誰不  
憐却卿未具山中橐何人為買剡溪田唐白虎真俠  
客十年與爾青雲交傾心置腹無所惜擊我劍拂君  
纓請歌鸚鵡篇為奏朱絲繩胡為擾々蒼蠅之惡聲  
我今蹭蹬尚如此嗟爾悠々世上名

寄華玉

去歲君為薊門客燕山雪暗秦雲白馬上相逢脫紫



貂朝回沽酒城南陌燕山此日雪紛々祇見秦雲不見君胡天白雁南飛盡千里相思那得聞

寄子容

芳月高堂宴辭君楚水遊那知臨歲晚猶此對滄洲  
津煖空雲度江明霽雪浮新詩仍有惜何以慰離憂

登吳城眺晚

墟市依々半夕陽憑君指點說興亡河山滿眼孤臣  
恨天地愁人傀儡場野鹿繞臺烟沒草城烏啼夜月  
含霜繁華總識豐年樂猶自臨風涕兩行

過故宮六首 即偽周遺址

自畏時譏掩口吟文章曾說築黃金江山不作千年  
計枉費英雄萬里心

誠外旌旂蔽日塵賓筵歌酒自逡巡小兒未有平淮  
捷慙愧圍碁晉室臣

士誠建賓賢館延各士鄭元祐  
輩浴戲文墨國城臨破猶揮洒

輟不

誰使宮城坐陸沉倉庫食盡亦難禁綺羅一把咸陽  
火猶是豪雄慷慨心時圍久城中食盡李司徒伯昇  
使人輸情於王師於是大將軍  
徐達引軍破城入先是士誠與妻約日設事不濟輟  
聚宮自焚士誠既見縲即使人縱火宮人盡焚死  
擾々干戈誰解紛吾能談笑却三軍江山羸盡將何  
用銷得荒郊數尺墳

感慨當時壯士心不圖行客一蹙襟  
千年劉項元同死  
垓下何須嘆楚音  
木葉蕭蕭朝市平  
空教才子賦蕪城  
百年銷盡繁華夢  
唯有寒蛩泣月明

次韻石田登姑蘇臺

墟城帶山色感慨幾經游  
路閣牛羊夕臺空蔓草秋  
忠何辭佞死國竟與恩休  
忍說干戈事銷魂萬古愁

再咏四首

秋風古城曲落送清哀  
吳越今如此忠諫安在哉  
日江流背寒郭山色弔荒臺  
不見懸門眦空餘血濺苔

危樓代何譙晚日倚岑寥  
多病仍傷古悲歌獨聽樵  
恨緘花下骨怒想月中潮  
忠鬼憑誰弔臨風誦楚騷  
孤城猶突兀往事已茫然  
青草干戈後荒祠豕鹿前  
雲遮雙目恨山接五湖船  
零落爭蝸夢興亡共可憐  
危機豈在明釁釀已深成  
劍舌真吳寇娃宮有越兵  
奢淫亡自取孤憤死難平  
愁殺城南樹昏雅未息爭

游資慶寺

啼禽聲斷野花疏  
一徑桑麻陰到淨  
居松偃重門分  
兩院竹開別經有精廬  
茶竈火新銜鶴飯  
洗雲波鉢繞魚慚示  
山僧塵土面靈珠  
何日拔泥淤

歸自松陵

十里風帆日未斜  
江城春晚見桃花  
深門巷無人  
過燕子還隨客到家

上林郡侯

思紹

寶冊軒墀親付托  
句吳土宇古提封  
腰間左佩緋魚  
貴戶外分排畫戟  
重漢牧循良無峻法  
唐祖平綏不傷農  
甘棠今日稱慈父  
駉馬當年號鐵容  
奏牘匡時多若樂  
文章勝敵有偏鋒  
蹙成遠郡三秋滯  
堪禦長城萬里衝  
報捷薦書驚擾  
願遲仁澤慰嗚  
相逢舊齒曾聞說  
要與君王少借龔

贈唐居士

閒居噲々醉鳴々  
轉覺微情與世疎  
貧剝甌甑猶漉  
鹿伯虎時畜一鹿病拋魚肉久  
甘蔬一龕碧火蒲團夜十詠  
黃柑地酒甌車  
此事若成須報我  
菟裘隨分著吾廬

懷邢處士參

梨花分月一枝明  
吟着君詩繞樹行  
聞說里門多下馬  
若為人世可逃名  
寂寥風雨眠僧舍  
談笑杯盤餽豆羹  
數畝山田是吾志  
與君中歲飯香秔

讀劉秀才詩

秀才名嘉弼字協中  
夙有文才與余未及見而卒

雪白劉郎編絹裙難將湯餅驗傳聞淒涼絕筆登樓  
協中嘗題唐伯虎接咏壁雲、是後遂病卒流落誰家弔墓文又有弔苑墓文一扁  
蓋悼宋臣范成大也今無不訪半世苦心惟此在百年評口欲何雲  
寺門秋葉寒相擁下馬曾看陌上墳

懷伯虎

寒窗燈火張生夢京洛風塵季子金兩地相思各明  
月關山書尺幾銷沉

寄朱隱君性甫

自笑千金惜已捐陶然知命且隨緣睽疎故舊家  
酒狼籍圖書處船布被夜寒抱孫是柴門雪滿客

無羶陸游草、真成放千首新詩六十年

簡伯虎

麻布功名笑浪傳如今袖裏了塵緣交朋零落看書  
札花月蕭條問酒錢數里青山騎犢醉一牀黃葉擁  
秋眠心期兀兀成幽病誰與高人辨草屨

寄楊儀曹君謙

古道重看薦士篇糠粃合在簸揚前素、貧賤遭人  
唾草、心懷難紙傳四海贈襦誰謝眺百年酌酒感  
楊玄清才江左今無數試一題詩孰後先

過故宮二首

且接前六首

那有文章充上賓會稽頭白老

處空使冥工仰絕塵士誠慕楊維禎之名嘗欲客之

起塞北年工御酒來如此烽烟如此酒

合眼左車難論勇百年心事本相同殿前怒賜丁公

死始識規模漢祖雄士誠見太祖瞑目膝坐太祖

長至日重拜文溫卅画像

平生抱笏宛如存蕭瑟登堂破淚痕尹父共憐中洛

天漢阡何處百年魂江山易起英雄恨談笑難酬國

士恩寥落一編遺事在溫公仲子微明幾回摩撫

揜黃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郡文粹續集卷五十五

著作碩况集序

長洲錢穀叔寶編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恠雨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  
清唳與虎丘天竺諸佛寺鉤綿秀絕君出其中間翕  
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照鮮榮以為辭偏於逸  
歌長句駿發踔厲往々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  
詔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  
誰與哉君字逋翁諱况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辭章  
常從韓晉公於江南為判官驟成其磊落大績入佐

著作不能慕頤為衆所排為江南郡丞累歲脫靡無  
復此意起屋於茆山意興然若將續古二仙飄以壽  
九十卒湜以童子見君揚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  
搭頭矐子瞭然炯々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  
歡然以我為揚雄孟軻頤恨不及見三十年於茲矣  
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涼公襄陽有曰爾  
非熊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  
卷注請予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請  
而不副今又稔矣生來連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唐張司業詩集序

張洎

司業諱籍字文昌蘇州吳郡人也貞元十五年丞相  
渤海公卞及第歷官太祝祕書郎國博士子水部員  
外郎國子司業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  
喪繼其美者唯公一人故白太傅讀公集曰張公何  
為者業文三十春尤攻樂府詞章代少其倫又姚祕  
監嘗讀公詩云妙絕江南曲淒涼怨女詩古風無之  
手敵新語是人知其為當時文士推服也如此元和  
中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匠謂之  
元和體律詩貞元已前作者間出大抵互相祖尚拘  
於常態迨公一變而章句之妙魁於流品矣自唐末

多故荐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歲迨  
至乙丑歲相次緝綴僅得四百餘篇離為五卷藏諸  
篋笥餘則更伺博訪以廣其遺關云耳翰林學士中  
書舍人張洎編次

唐贈兵部尚書宣公陸公贄翰苑集序 權德輿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去聲不能同其器方鑿  
圓柄良工不能措巧心所以治世少而亂日多大雅

哀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  
損棄於陸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  
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詞科授鄭縣尉非其  
好也者毋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  
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贖曰願以此奉太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  
判萃調渭南主簿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  
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  
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  
午公洒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



無不由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恠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詞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時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而小心未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嘗親信有時燕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駟文士榮之丁韋夫人薨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漂陽之柩附于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為之興改容叙

予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為實參忘疾  
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  
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  
特蒙知遇不可與眾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  
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奸諛  
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  
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叅納劉  
士寧之賂為李巽所發罪得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  
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斐延齡  
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  
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  
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枝杲為同列  
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群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  
退公為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訐于  
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  
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  
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  
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唯考校醫方撰集驗  
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

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推  
古楊今雄文藻思敷之為文誥伸之為典謨俾獮狢  
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  
公之為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  
則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為臣也其在相  
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  
氣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  
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  
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過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  
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  
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  
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過哉說者又以  
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  
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能自我弘  
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  
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  
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  
幸哉以為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  
集表狀為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々然與金石  
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繆編次今以類

相從冠于編首，庶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為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勅之為文，為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 叢書序

陸龜蒙

叢書者，叢勝之書也。叢勝猶細碎也，細而不遺，大可知其所容矣。自乾符六年春，卧病於笠澤之濱，敗屋數間，蓋蠹魚十餘篋，伯舅免終三尺許，長碣音猶蓋未編，教以藥劑，象梧子大小，外研墨泚筆，供帝札而已。體中不堪羸耗，時亦隱几強坐，內抑鬱則外揚為聲音歌詩頌賦銘記傳序往來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稱為叢書。自當緩變之一物，非敢露世家耳目，故凡所諱中，略無避焉。笠澤松江之名。

### 松陵集序

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之備者於聖為六藝，在賢為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若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曰洞酌彼行

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為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為之也其句亦出於毛詩五言者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艷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為律為始切於儂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見憫既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克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為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於斯而已邪後有變而作者予不得以知之夫不知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為四時其為春則煦枯發枿如育如護百籟融冶酣人肌膚其為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窞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為秋則涼颼高瞥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為冬則霜陣一捷萬物昔率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為滄溟細之為溝竇高之為山嶽碎之為瓦礫美之為西子惡之為衰治壯之為武賁弱之為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用之則庖丁之牛慶之輪郢之斤不足善謂其神

解也意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咏苟欲見乎志非文  
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為其詞之之作固不能獨善必  
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為詩以貽成王吉甫作頌以贈  
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為詩必多以斯為事  
咸通七年令兵部令狐負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弘  
農守毗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恚蒙以所製命之和各  
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于  
吳日休為部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  
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真天地之氣也近代  
稱溫飛卿李義山為之最

生參之於知其孰為

之先後也太玄曰稽其門闕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  
况其不者乎予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  
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以其應而為事苟其詞之  
來食則輟之而自飲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為往  
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  
八首聯句問答各十有八篇其在外合之凡六百五  
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陵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  
善其所為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  
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  
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

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也予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于是士君子或為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予豈是耶生既編其詞請於予曰爾有文當為我序詩道兼十通以名之日休曰諾由是為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日之曰松陵集

甫里陸先生文集序

樊開

唐賢陸龜蒙字魯望三吳人也幼而聰悟通六籍尤長於春秋常體江謝賦事名振江右與顏荑皮日休羅隱融為友性高潔家貧親老屈與張搏為湖蘇二郡佐嘗至饒州三月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譔著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八十餘篇自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日疾終贈右補闕本朝宋景文公重修唐書仍列於隱逸傳今蜀中惟松陵集成行笠澤叢書未有是書家藏久矣愚謂貯之篋笥以私一人之觀覽不若鏤版而傳諸好事度斯文之不墜而魯望之名復振

亦儒者之用心也時聖宋元符庚辰歲仲秋月耶人  
樊開題

後序

朱 袞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然悖後無媿  
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  
為物所勝也天隨子居衰亂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  
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為事所養者厚故  
其文氣完而志直言辨而意深一歸于尊君愛民叢崇  
善沮惡茲非所謂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叢書  
多舛謬袞既至其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  
于版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取焉  
政和改元季夏四月昆陵朱袞記

又

葉 茵

甫里先生吾鄉先賢也出處大節已見本傳獨著述  
散漫未有善本今傳于世者笠澤叢書松陵集以篇  
計之僅四百八十一首居其鄉誦其文且和其絕句  
百八十餘首遂於文集中裒集得一百七十一篇合  
叢書松陵集計六百五十二篇凡可助此書以流行  
者聚于卷末名曰附錄總為二十卷刊寘義莊以廣  
觀覽其間字畫疑者存之舛訛者正之文有遺是逸



符元年五年皆罷而叢書自序乃曰乾符六年卧病  
笠澤是二人既罷而先生猶無恙也若曰六年之冬  
攜等再相則與李蔚無與矣然攜附田令致以進卒  
為所擠而死使先生猶在亦豈斯人可致哉史氏之  
云若以此為先生惜者誤矣寶祐六年冬十有一月  
朝請即直寶謨閣林希逸叙

重刊甫里先生文集序

陸 錢

長洲甫里先生為唐陸魯望先生之隱處故自號甫  
里先蓋以地也去今六百餘祀而流風不泯舊迹猶存  
生遺文俱墜崑山嚴景和氏居松江之許密迹甫里素  
欽甫里之文乃訪而重刻之謂余不可以無序也予  
知陸氏為吳郡四姓之舊晉平原內史陸士衡之詩  
曰四姓實名家者為可徵焉至先生以高節稱而世  
併貴其文當時殷文珪覽其舊集曰文價沸乎三吳  
而類唐賦者至於裴晉公白文公之作同編其所著  
有吳興費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晁氏曰凡六百五  
十八首笠澤叢書四卷陳氏曰甲乙丙丁詩文雜編  
朱袁刊於吳江未有四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樊  
開所序案開序止曰八十餘篇而不曰四卷與陳氏  
所計七卷之數不合叢書松陵集總六百五十二篇

併附錄為二十卷開晁氏所校松陵集六卷刊於寶祐中歷勝國以來歲久板廢景和所為重刻者繼前賢之勝事誠義舉也而叢書四卷八十餘篇之數無從補刊矣先生自言平居以詩之自怡點竄塗抹歷年不能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鄴陽馬氏錄書有小名錄三卷周密齊東野語曰先生祠在白蓮寺中像故設皆唐物咸淳子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平生詩文新稿知府倪晉更為像腹稿不可復得矣序皆列先生所著書無小名錄集中亦不見序述或在所逸之中豈同與詩文為好事者取去後出而傳於今抑如晁氏所論無異聞而不書邪所謂腹藏新稿或叢書等成集之故先生既沒尚有未及編次者邪般文珪所覽舊集或吳興寶錄或叢書或松陵集蓋不可知豈已編者為舊集者未集為新稿因置腹中故有新舊之分邪是知先生之制作不獨遺逸於當時復遭乘毀於後代為可惜也然其所以為貴者豈專在於文哉惟其立節之高而已夫文以昭其節也節以表其文也使徒文焉而節有不立則文者流於一勢又何足貴乎先生之生適丁季唐一不中進士舉知世之不可為也以高士名不至史稱盧攜

李蔚當國召拜左遷拾遺詔下而卒林希逸辯其不然且曰有之決不為蘆李輩所致可謂得其心矣至於楊文公談苑所紀內養鴨事詩家多喜引用茵卽故實辨其為誣又以談苑為別有所據考之文公亦曰出於相傳由其一時輕信耳豈別有所據云以予觀於司空圖成通中及第避亂隱中條山僖宗以中書舍人徵拜礼户二部侍郎皆不起又以疾辭朱梁礼部尚書之徵梁史書之殊為失真賴王元之據事考言明其制行之卓幸不污曲筆其事殆與魯望類而節幸亦相似譬猶天麟不觸世網雪鶴自起鷄群也

方之王維鄭虔皆能文詞書畫皆入妙品皆污偽官不能行鄭相如守節可免之言以至於夫身後雖皆以詩画得免而良史氏黼衮銖銖褒貶之公安可廢哉因牽聯以書用存素王勸懲之法皮襲美稱魯望之才不識溫庭筠李商隱蘇長公稱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可謂確論矣表聖之集曰一鳴景和尚求之藏書之家偶刊並傳俾讀者因其言之而得<sub>二</sub>其節行之詳知其不為徒文而明於出處之義流播千載為不朽事則於名教之益也豈小<sub>一</sub>哉成化丁未春正月之吉 賜進士及第奉訓大夫 右春

坊右諭德邑人陸欽書

刻松陵集跋

都穆

古松陵即今之吳江予同年濟寧劉君濟民來為邑令謂是集為其邑故物而人未之見授儒士盧雍校勛指俸刻之予觀唐詩人多尚次韻至元白而益盛其萃而成編則有漢上題襟斷金及是三集按皮氏自序謂一歲之中詩凡六百五十八首其富如此則又題襟斷金之所無者况其遊燕題咏類多吳中之作後之希賢懷古者將於是乎考固吳人所當寶也劉君為政不減古人其刻是集豈直私於一邑蓋將

公之天下者也弘治壬戌九月二日前進士吳都穆記

范文正公集啟

蘇軾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抑則不可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竒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

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  
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欤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  
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  
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  
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  
寮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稿見屬為叙又十  
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  
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愛敬公今  
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復之游而公獨不識以  
為平生之恨君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門下士  
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子公  
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  
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  
取三秦如指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酬者  
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諸  
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  
夫人夔已有夔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  
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  
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

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頽更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歸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于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焉非有言也得之發于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于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親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鄱陽顏范二公集序

俞翊

鄱陽在江左號古郡昔之為守者固多以賢稱者九人而傑出於九賢之中又止唐之顏魯公本朝之范文正公可謂難得也已二公名氏在史官大節在天下至于文章散人間雖筆端游戲之餘而典雅純實可以經世而出治垂久而行遠蓋其所養得天地之正氣故文亦如之然是邦實二公舊治獨無墨本而間見於他處誠闕典也翊攝乏此來首訪得而之鵠工鏤板以傳不朽斯人之眷二公雖不繫於文集有無之然使學士大夫家有其書如潮人之於退之柳人之於子厚因書以致其師仰敬慕之意不猶甘棠之思乎乾道丁亥五月既望印武俞翊謹

識

番陽刻文正公集引

綦 煥

番陽郡齋州學有文正范公集奏議歲久版多漫滅殆不可讀判府太中先生嘗謂此郡太守名德如日月之照終古不泯者在唐則顏魯公本朝則范文正公文正之集士大夫過郡者莫不致見其可不整治乎于是委屬僚以舊京本丹陽集參校且捐公帑刊補之又得詩文三十七篇為遺集附于后其間尚有舛誤更竣後之君子訪善本訂正焉淳熙丙午十二月日郡從事北海綦煥謹識

文正公尺牘刻跋

張 栻

右文正范公帖得之文定胡公家以刻于桂林即栻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其於文正公見之矣觀帖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教而垂后法非盛德者其能然乎敢敬致之以語來世淳熙三年元日廣漢郡張栻書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弟之書其言近而易知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及物矣然所謂自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而趨舍然

後足以充其名而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壘蔽之萌禁  
防以杜奸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効一官者所  
當知也 年新安朱熹書

范忠宣公文集序

樓 鑰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外  
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蔣相如若  
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  
景星鳳皇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々  
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  
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嘆不已於諸詎公間尤願執  
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  
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  
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  
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  
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明州三年  
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  
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托  
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平日之願願年衰學落  
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  
蓋公天資誠篤確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



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  
之益發為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  
出於文正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  
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涓吏忘而不可得又  
曰雖美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  
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  
事自 朝出鎮廟謨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  
公 忠恕得工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閭域非淺  
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為勇  
決過於責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  
寬慮周遠而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  
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  
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  
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  
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  
門誦楊畏惲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從  
容為解黃門謂公為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  
九十議與一便劾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  
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  
當去其太甚又涓徐、經理差役二事尤不可暴操

心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孟子原  
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怨語之家入猶  
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  
此亦子厚所為邪烏乎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  
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公  
力救之上忤庶中下違同列贖如劉元城亦以吳處  
厚為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為動卒貫其死  
一時不以為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  
貶所其得免於己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  
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 郊報未湏先謂難從恩宥公

齋戒九州防等年老 病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  
持心夫怨好惡任情以異 為怨讐以疑似為訕謗  
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次寤秦陵正欲感動子  
厚輩使之草心而從厚也烏乎自熙豐元祐以至元  
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建中  
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于朝莫欵聖憲肅皇后  
與徽皇待公而為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賜好幣復  
迎勞不絕公時在瞽廢風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  
激自奮而病不可為矣烏乎天乎倘延以三數年之  
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

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去矣而蔡呂俱召呂  
又為蔡所排而在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懷而絕  
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徃行以蓄  
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  
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病早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  
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  
舍人始紹科第世實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  
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  
樓鑰謹序

刻政府奏議跋

范文英

先文正公奏議十七卷韓魏公為序在昔板行于世  
雖不復存其政府奏議二帙卷中不載茲得舊本惜  
多漫滅將繕寫鈔梓而鄉士錢翼之見焉樂為之書  
於是命工刊置于家塾期世傳之元統二年甲戌九  
月八世孫文英謹識

石湖居士集跋

范莘

先人嘗為莘等言自十四五始為詩文晚而采葦或  
寢疾醫以勞心見止亦以政自不能不爾謝之手編  
僅成秩而棄不肖之孤其尚忍言哉當從九京游而  
未敢者以先人之志未承也詩文凡百有三十卷求

序於楊先生誠齋求校於龔編修芥隱而刊於家之  
壽樛堂春秋霜露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俊然如見愾  
然如聞庶得藉口以吉吾先生云泰嘉二年十二月  
初三日莘茲謹書

夷白齋稿序

戴良

夷白齋稿舍若干篇臨海陳敬初先生所著予既訪  
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為三十四卷而復序  
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  
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既熄諸子雜家而汨亂之漢興  
董生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於古迨  
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織艷又靡然  
於當時至唐之久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  
而麾之然後斯文幾於漢崇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  
賊已浸淫于五代之陋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媲白  
錯綺交繡以自銜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  
麾之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  
遂伸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  
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史文義判為專門士風  
頽弊於科舉之業而我朝輿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  
士大夫秉其雄渾之氣以為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

然自大曆以來擅名于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楊公及金華柳公黃公而已蓋四公之在當時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盛治其摘詞則擬之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而學問則優柔於周末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楊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後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後邁則有得於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於楊公而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四公之指授者耶郁々彬々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秉筆居中朝自餘數公嘗想見其丰采習聞其聲咳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於是淪謝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也先生黃公之高弟々子嘗負其所有涉濤江游吳中久之又自吳踰淮汜河而北達于燕趙角輦較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自京師及西方之士不問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游之黃公者深矣後由京師還吳適值兵興藩不次用賢即以樞府都事起于家後又用之者悞用之公府跡愈顯而文愈工人之求皆隨而應蓋繁乎其可觀矣夫自周衰以來至于於今幾二千載其涉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夥且衆也斯文能自振拔以進于

古者惟漢唐及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  
士之卓々可稱者又嘗不過數人為何世之不數而  
人之難得若是欤於此有人焉能以卓々可稱者自  
期待世其不可為之貴重歟余於先生之文讀之累  
月曾莫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簡咸附而錄之  
者所以明求一字畫之微皆可為斯世之貴重也先  
生名基字敬初夷白其自號也故以題其稿云九靈  
山人戴良序

跋夷白齋拾遺

朱存理

尚寶李公前修耶乘時先得海虞士人家本一冊復  
有遺文三十五篇余悉錄悉之今得王氏本相校異  
同於海虞本錄出為拾遺一卷吳中尤氏藏遺墨數  
帛內有陳基傳一通謝徽詩一首併存拾遺後

岳鳴集序

胡翰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  
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  
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  
豈易也哉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大之為天地變之為  
鬼神與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  
者取而咏歌之載書之不費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

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且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予得其詩於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倦。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考得失，備史氏之所懲勸。其辭則予之所欲摹擬而莫之工者，鏗鏘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司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浼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乎山之崖水之涘，取世俗之不好者而所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呶々，及其得意又自以為天下之樂舉，不足以及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罄而立，卞絲聲哀而立，簾竹聲濫而立，會輦鼓之聲灌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知之於予，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已也，而曾子之歌，蒧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予樂也。嗟夫！懂々，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為余

發其吟風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々矣  
洪武二年秋七月長山病叟胡翰序

又

王禕

高季迪詩十二卷凡為樂府五七言近體古九百三  
十七首余為叙而評之曰季迪之詩俊逸而清麗如  
秋空飛隼盤旋自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  
假雕飾儵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以余之所言而余  
之所不言從可知已然則季迪之詩集不可傳也欵  
季迪中吳人余嘗論吳中之詩唐有陸魯望宋有范  
至能魯望之詩寄興幽遠而其音響則駸々已迫未

晚唐至能之詩措辭溫縟然其格調特宋焉耳在勝  
國時余適吳則陳子平詩其為言平實而流麗揆之  
陸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吳之詩在元惟子平而  
知者蓋鮮吾於是復得季迪之詩焉今季迪年方壯  
志氣偉然其所自見殆不止於詩而其於詩則已能  
自成家與唐宋以來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後也嗟乎  
詩之道微矣世之有志於斯者莫不鞠明究隱疲心  
思於簡牘間而後為言乃或有可傳其不可傳者固  
不可勝數是不可不謂之難也以詩之難能如此而  
季迪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為並豈非其才



之過人也歟而傳之世必有因其詩而知其才者矣  
季迪名啟季迪字也頃承詔與余同修元史尋入內  
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編修云洪武庚戌三月翰林  
侍講制金華王禕序

又

謝 徽

言之精者謂之文詩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邪  
二氣為之橐籥而鼓之以風霆然後天之聲出焉衆  
竅為之呼吸而盪之以江河然後地之聲出焉受形  
於兩間而靈於物者為人然氣至混然天成發宣鴻  
鬱然後人之聲出焉凡人之聲斯有言有言斯有文

文至於詩包括品彙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真達於  
音響之妙宮商間作金石並鳴由是而聲之用極矣  
世皆知以詩而觀詩或未知以文而觀詩因謂詩特  
文章之末技庸詎知聲成文謂之音而詩之中文已  
具焉韓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言  
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札怡人識見超詣亦何足  
以語此哉渤海高君季迪疎爽雋邁警敏絕人無書  
不讀而尤邃於群史與予友二十年余知季迪之能  
言也久然未嘗不以其詩而得之也始季迪之為詩  
不務同流俗直欲趨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

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隱，起諸公間及游四方不  
懈益劬，剗磨漱滌日新月異，荐紳諸老咸自以為不  
及季迪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一辭  
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豈皆出于一人之手哉？著其  
一二皆可以遺之，後未尚矣。以多為哉，吾非歆成一  
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篤，殆與人之耽悅世好者同。  
一肆志角情而其樂，蓋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  
為然，當其一室燕坐，圖書左右，離列拂拭塵几，埃案  
間冥默觀思，神興趣融，景與心會，魚龍出沒巨海中，  
殆難以測度。或花間月下，引觸獨酌，酒酣氣豪，放奇  
作楚調已而吟思，後發湧若源泉，捷如風雨，頃刻數  
百言落筆，弗能休。故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  
橫縱百出，開合變化而不拘，一乎一體之長，其體制  
雅醇，則剗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清遠，則秋  
空素鶴，迴翔款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采，  
縉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逸俊如秦嶽秋  
隼之孤鶩，崑崙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季迪之於詩，  
可謂能盡心焉。尔季迪之詩甚多有，吹臺集岳鳴集  
鳳臺集，凡為詩幾二千首，皆當世之儒先君子序其  
端。今年冬予訪之吳淞江上，季迪出其詩示余，蓋取

舊所集諸詩益加冊改彙粹為一總題曰缶鳴集自古樂府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三百餘篇詩皆其精選富矣哉亦可謂不易矣然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作當別自為集季迪不以予不肖屬予序之庸敢叙諸編端以俟季迪家姑蘇嘗應台修元史教西學弟子負入翰林為編修擢戶部侍郎賜歸鄉里云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吳郡謝徽序

高太史大全集叙

劉昌

故嘉議大夫戶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諸王經青丘先生高啓文集二十四卷舊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廣也用理既以類廣先生文集乃以示昌：謹為之序曰夫將以所學明先王之道救當世之弊則必著于言焉庶幾見者之用聞者之有攷也六經更聖人之手其言粹然一出于正要之所以存鑒戒者亦多聖人既沒縱橫捭闔之說興大幾微漢廣游學之路董生賈誼始各以其學自見著書數千萬言沈雄簡奧其明先王之道陳當世之務畧備矣唐韓愈起力變八代之衰習故其言惟醇而杜甫李白又各以其學自見明王

道具時政謂之詩史宗歐陽修博學力行本論之言  
有益于治至朱元晦則根據六經之旨攘斥百氏之  
非歸然為世儒宗其大要使人審王伯之畧致義利  
之辯而已今諸家之言具存考之可知用之猶尚可  
行也蓋三代而下漢唐宋之所以聳德著業而繼焉  
以稱治者有賴於是焉先生：元丙子少稟神慧長  
讀六經諸家之言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取而力行  
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川之決防也鏘乎如洞庭  
之張樂也儵乎如幽壑之舞蛟也致之於用則如射  
者之於的隼乎其與疑也然值國步之既促不於用  
隱於青丘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若  
將於世無足為者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肆詔  
徵賢先生起與元史之修錄善醜惡儒者之功庶幾  
彰施史成授諸王經進戶部侍郎尊顯極至先感之  
力頌先王之道以匡濟世務言多雄偉竒古足以聳  
張德業神益治化時甚賴之未久即辭去：後蹇連  
以死嗚呼殆天所以厄斯文也嘗竊論焉天道惡滿  
取之不可以全然訕其身必信其聲是以董賈賤而  
逐名用長甫白窮故而詩傳韓愈歐陽修朱元晦雖  
號通顯而未免罷斥然其言至於今誦習而師承者

不哀正柳宗元所云生而不過死則垂聲者众也先生  
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優游而待之則得將止于是  
乎言將止於是乎行將止於是乎嗚呼天實為之謂  
之何哉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動圖傳  
之亦使聞者考之而可知見者用之而可行以明其  
言之果有賴於世也烏乎厚矣景泰元年庚午冬十  
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吳劉昌序

眉菴詩集序

江朝宗

予布衣時雅聞揚孟載先生盛名及入翰林為史官  
奉敕纂修大明一統志改先生先世于蜀嘉州人因

大父仕江左而生吳中遂家焉又誦先生詩云我家  
岷山更西住正見岷山發源處於是乎益之先生雖  
生吳中實蜀人也先生之于元末仕于國初宏遠之  
器醇正之學初任滎陽令再謫鍾離開居江寧句曲  
久之被荐陞江西耒幕賓復使湖南廣右累官山西  
按察使誌載先生讀書日記數千言尤工于詩與高  
啟徐賁張羽為詩友故時有高楊張徐之稱云先生  
所著眉菴集有五七言古律詩五七言古體及歌行  
排律絕句詞曲摠若干篇教授鄭綱編集已板行矣  
字多訛謬先後失序而闕畧尤甚識者惜焉吳中張

公企翔以名進士累官廣東僉憲素重先生之詩每  
遇公暇輒研究之補其闕畧次其先後履歷之字之  
訛謬者悉改正之釐為十二卷繡梓以廣其傳其用  
心亦厚矣哉間以示余俾為之序夫詩言志也三百  
篇之後變而為漢魏為六朝宋元以前惟唐為盛今  
先生之詩穠麗纖蔚藹然正大和平之音殆有唐人  
風味夫豈易得者哉僉憲公能俾先生之詩大顯于  
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即其詩可以知其志知其志可  
以知其人然則先生不但有光於吳而且有光於蜀  
也余後生小子因僉憲公之命不敢以終悠辭而借

序之其景仰之誠得不於是而少舒哉成化二十年  
夏六月既望賜進士奉直大夫廣東市舶提舉前翰  
林侍讀學士經筵官魚太子講讀古渝江朝宗書

眉菴集後志

張習

眉菴楊先生孟載吾蘇之吳邑人家天平山南赤山  
之下自幼敏悟絕人日記數千言弱冠工文詞議論  
古者亦數萬言謂之論鑒嘗潔以試儀曹值元季兵  
興弗果就職當時文章大家若參政饒介之周左丞  
伯溫見皆竒之會稽楊庶夫以詩伯一時少所推可  
倚雲間往來吳下以所號鉄笛謂先生能歌之手先

生日不惟為作鉄笛歌尤且効老鉄體翌日成以似  
庶夫不覺自失曰吾意詩徑已蕪今復得子老鉄當  
退步讓爾一頭地也遂偕之東游呼從者曰吾在吳  
又得一鉄耒矣若等就之學優於老鉄學也交與成  
忘年故當時有老楊少楊之稱云避兵圍城中日與  
才友高季迪王止仲張耒儀徐幼文輩倡和以自適  
迨我聖祖肇基之初即受荐任河南滎易令尋謫鍾  
離閒居秣陵江濱久之又用荐為江西者幕賓以累  
復落職處句曲江山中又起奉使河南廣石既而擢  
山西按察副使陞按察使而卒此履歷聞諸故老驗  
諸詩所載特其大槩緣當時無有筆其行實者故莫  
克致詳然先生平日之詩甚富皆率意為之畧不存  
稿嘗見先生自序一帙云因吾友方君不得余全集  
為恨故留此以示之爾則是先生盛年稿已散失今  
流傳人間者十無二三况皆抄本又無序志家異而  
人殊後至天順間邵人鄭教授嘗為刊行間多訛謬  
矧諸竒作失載識者病焉習在髫齡即受誦先生之  
詩編假抄錄觀圖弼盈及長而仕偕以出入有年猶  
每隨訪隨錄卒莫致其全茲官嶺表念齒已邁爰命  
庠生顏恭文起會各本錄就請前翰林學士西蜀江

君序諸首重圖欽梓以傳噫文章在穹壤間譬之精  
金美玉不求乎人而人自即之無有久暫而異所好  
然好金玉之寶者衆人之常情而文章雅談非有景  
賢好古之心莫克以致其所好之篤也習為鄉人晚  
生敬慕前哲之賢自幼抵老不忍泯<sub>二</sub>是固庸陋然  
文不能表章乎幽潛則區<sub>一</sub>素願詎不由之少慰哉  
若夫先生學力之充才氣之雄以致詩之清豪自成  
家言者覽是集當自得之茲不瀆成化乙巳秋桂月  
拙同邑後學張習志

靜居集後志

吾吳之詩自唐皮陸唱和為一盛再盛于元季自王  
元俞鄭元祐張天雨龔子敬陳子平宋子虛錢翼之  
陳敬初顧仲瑛輩各出所長以追匹乎古者繼而張  
仲簡杜彥正王止仲楊孟載高季迪宋仲溫徐幼文  
陳維寅丁遜學王汝器釋道衍輩附和而起故極天  
下之盛數詩之能必指先屈於吾也維時張耒儀先  
生自江右來與高揚徐相友善聚首之際未嘗不以  
詩為事積之既盛名為大家輿論比唐之四傑故老  
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終亦不相遠眉菴盈川令  
終如一太史存心無疵而斃則同乎賓主北郭雖不



渤海僅全要領而非首丘先生竄嶺表尋台還以對  
內政之不恤恐禍及已遽長龍江以沒又與熙鄰無  
異噫詩在天壤間患惟不二耳苟工而名家則凡具  
人心者固不知好之故不致其傳而人自無不傳詩  
之存人之存也是知先生之年雖不永於當世而自  
有以延於後世未可以彼而易比吳中鈔本所謂靜  
居集者什惟二三生自幼抵老求之靡得其全不免  
文梓垂畢又得吳興本較之雖曰加倍猶未免備亦  
併列入尚祈博識同志畀足成之尤為幸甚弘治辛  
亥秋八月十二日吳晚生張習謹志

翠寒集序

鄧光薦

詩惡乎變三百篇變乎攜手上河梁下迨建安後齊  
梁數變至唐洎宋季之詩大變而絕何邪詩閑乎風  
化繫乎氣數士昔舊於時文視詩為長物雖有不工  
不及唐矣非詩之變乃時之變也吁詩貴乎變不  
守一律千變萬化變之不窮惟子美能當之豈惟詩  
文亦然宋之詩大病膠攀淺易則窒泥狂恠蒐獵奇  
事穿穴異聞失豐厚而趨儉約趨窘局而棄高遠不  
能平澹蕭散雍容和緩求如晚唐杜荀鶴方干輩斯  
可矣吳逸士宋子虛詩則不然子虛生景定間未弱

冠時已廢科舉學故惟詩是學大篇如天孫織綃雲  
經霧緯自出機軸小律則日光虹彩渾然尺璧瓊麗  
眞密而不艷含鬱靜婉而不怨其深於變之也余客  
江東會西溪王公稱其才學茂異弗就觀其人淵嘿  
作似不能言者聞詩超邁而自勅後得所寄天馬歌諸  
作乃益嘆服蓋本於學涵養有力不汲於成名其  
行業皆然不獨詩然也余將泝九江子虛始出稿界  
余序予所知子虛者淺矣子虛之不屑為者深烏乎  
作詩難序詩尤難子虛之詩顯果在余序則唐三百  
家無序者其詩皆能晦手係其詩之工拙尔少陵云  
清詩句下盡堪傳矣在予序子虛之詩足以重予言  
也故序之子虛名無翠寒其齋扁云歲在屠雍赤奮  
若清明日廬陵鄧光薦中父序

又

趙孟頫

吳古為都會山水富甲東南長材秀民間見層出以  
濟時需獨唐皮日休陸魯望隱松陵為詩文相倡酬  
故吳之山川自西子嬋娃宮鹿遊胥臺殘花遺草烟  
霾而曠悒鬱千載間皆能發而化之為詩余先子昔  
處是邦嘗往來吳中皮陸之風尚可想見辛卯秋客  
燕子虛與予游甚稔每話具區山水之勝出所詩為

矣

風流蘊籍膾炙可喜皆不經人道語子虛年未艾有能聲詩且通史西漢王中丞以茂材舉之辭不就余觀子虛多自負雖時以卷舒豈若唐之皮陸棄真能隱於詩邪使子虛仕與詩並進大篇長什當有寫御屏者子虛姓宋舊以晞顏字行世居晉陵家值兵難遷吳冒朱姓云元貞乙未中秋吳興趙孟頫子昂父序

又

馮子振

天誣西北曰無曠古未有之姓而以無為之名者吳人宋子虛乃以無為之名斯名也殆自子虛始無是公烏有先生乎盧仝異自異之對待相與莫逆於是不能無仝自仝異自異之對待吾欲取某姓而姑名之曰有為子虛之對待則三千載之有姓氏不聞單無之隻字為之名者徐無鬼公子無忌之屬生戰國者無之下必連綴某字以為之名未若宋子虛之無有獨無對之特出前求其故毋已則春秋之冉有乎或曰以冉有對宋無與盧仝對馮異固無以異而歲月下之吾東家聖師之闡里則去冉有也惜遠矣有無始置吾讀子虛所為詩則求之吳中殆無誣第二猶然則五茸三茆之地望不但無名子虛者能併與子虛之詩無之此邦不可無斯人可無其詩乎其烏

夜啼公無渡河戰城南公莫舞至妾薄命古研歌詩  
諸皆古錦神林鬼冢外帶三分鳳麟洲山飛仙羽翮  
格力其五字律風調悽惋不勝江哀浦思之情悰如  
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落月今誰弔長庚夜自明  
雖使太白復生亦應為子虛擊節七言律楊柳昏黃  
曉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秋千庭院人初下春半園  
林酒正中五言如乙鳥歸來社辛夷開過春如身黃  
松上鼠頭白竹間禽七言如桃葉歌殘秣陵酒梨花  
夢斷景陽鐘五言如采藥逢毛女焚香對羽人客愁  
三月盡春夢五更初七言如縮地日秋龍作杖卧雲  
時約風吹笙五言若蜀魄花成血山魃樹隱身竹枝  
歌峽夜椰子醉蠻春如空悲祖龍死但覺鮑魚腥如  
織女支機穩山人作枕便異或稱羊化疑應訝虎眠  
不須填碧海直欲補青天如勒銘留水寺應供宿江  
城夏減游方興秋添住歎情標致極似唐人諸而對偶  
之工興寄之永飄々然自於金陵含風鴨綠粼々  
起弄日鵝黃裊々垂北風吹樹動西日照窓涼之  
顛其絕句雅淡清潔一字不可易豈但吳中無子之  
詩乎子虛有韻人之姿而天壤間知子虛最晚恨予  
老無能為矣姑取其詩集而序之好事者寫之為圖

有味乎其言而時諷誦之彼韻風弄涼月之客主豈  
特可標而出之大門之外雖引却教十日百驛猶俗  
氣溷人也子虛嘗舉茂材於玉西溪平生獨刻意於  
詩官情雲薄以故不肯輕就籠絡弊之馬追逐時好  
以取世資其胸中泊然無營殆眼中真無其匹者秦  
湖三萬六千頃寧當無真識子虛者也異時白醉吟  
生七月能識之無二字是孩提時已識宋子虛雲矣  
醉吟晚守姑蘇惜子虛不當是時如子虛當其時持  
其詩網之白傳則翠寒之集若不噓而奏之白 玉  
之堂他日亦應俎豆洛社諸人之右寧當別有識子

虛者其未能如醉吟翁方孩提識之無者勿以語之  
翠寒詩集之雅號雲延祐庚申冬益一日海一粟馮  
子振序

翠寒集跋

錢良石

子虛先余廿年雖知嗜吟其亦未始置齒牙間自其  
壯年遊江東首見知中丞王公侍御鄧公令丞旨趙  
公皆序其卷最後集賢馮公聞其詩欲行將有以資  
之而亦未嘗見其卷也公一日過子虛索稿子虛不  
容已遂出稿公病視<sup>疾</sup>哩覽過佳句輒首肯而聲誦之  
謂子虛日子詩真刻意於唐者明當為子序之翌旦

子虛袖二紙請焉公欣然授毫不煩脫稿一掃千餘  
言昨所聲誦疊々出筆下至于題之前後句之次第  
畧不少差其一二所許可皆子虛平生得意句世謂  
所贈炙者子虛亟拜亟喜坐客皆為之歎服吁士之  
處士能不逐聲利而獨嗜片言隻字以陶寫其心腹  
不求人知有終其身而詩不傳者乎今子虛是也馮  
公序其詩時年已踰耳順何一覽其卷而能盡哩記  
佳句於俄頃之間抑子虛之詩如正聲雅樂入耳而  
不忘邪序雖擷其英為公論余意翠寒集其堪擊節  
者恐不翅若是也因徵予書獲識卷末且以祀馮之  
才之強記雲至治二年六月一日里人錢良右謹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第五十六

長洲錢穀叔寶 編集

甘白先生後集序 朱逢吉

文章心聲也見乎學力之淺深才識之高下而心為之本焉譬諸習樂心所尚者古淡也則蕢桴士鼓不假音律而自然之聲叶焉苟所尚者哇淫也則鄭衛交作流宮洗羽而去古遠矣故觀文章必先觀其人觀其人必先求其心然後其識其才其學可見也古今騷人韻士學博才高者衆矣而求其識之卓心之古則可屈指焉甘白先生可謂全備者乎余來吳中

聞先生之名而不及見矣得見其子用軫溥薦而文  
雅其鼓琴嘗動乎帝聰其才行克振先生之高風  
者也間出先生文集俾余序其端烏乎先生往矣其  
出處大節已於貞木俞公誌中見之而先生之苦心  
卓識高才博學則於是編著焉粲然星斗之輝也歸  
然河海之深也其天地間之正氣乎氣正矣辭嚴義  
直而理無不至益世教多矣故能委順以時樂天知  
命不以夷險易其守不以否泰二其中而獨臻考終  
于其官殆猶駕萬斛之舟乘風濤于滄溟洶湧中而  
終吮濟非古心卓識其克爾邪與古之君子不假勳  
業而名德技類者同其休聲可謂俯仰無媿者矣用  
軫其廣傳之以為後學者式斯不負先生之用心焉  
永樂元年春二月望日修史官奉議大夫大理寺右  
寺丞朱逢吉序

甘白先生詩集序

陳鑑

甘白先生詩集凡六卷其孫大理評事祝承命于父  
牧翁之所刻也先生姑蘇人姓張氏名適字子宜自  
幼穎悟年七歲即能賦詩彈琴九歲能誦五經十二  
應江浙鄉試人以神童目之值元運將革遂不任國  
朝洪武初與渤海高季迪諸公同徵修元史授工部



水部郎中無何乞歸鄉里日與周正道陳惟寅及季  
迪輩更倡迭和而先生才思尤敏撓方其吟琢直欲  
旋斡造化牢籠萬物使無一或有可適者先生將以  
此自老而復以明經薦授廣西理問歷滇池魚課及  
宣課二司大使遂終于官先生所作之詩甚多遺稿  
若樂圃南湖江南行滇南諸集藏于家者迄數十卷  
兩遭回祿今所刻者總得什二三於煨燼之餘及士  
林傳誦者而已雖然昔人於詩有以一篇之佳一句  
之美若崔顥題黃鶴樓林和靖之暗香疎影自足使  
名聞後世今先生之佳篇美句求之集中豈少哉足  
亦不足較於此也經曰詩言志蓋詩者志之所發然  
則誦先生之詩者殆亦可以識先生之志焉先生之  
志有所未竟其將竟之於祝乎祝予同學友而教翁  
又與父友因觀是集故為序而書之正統六年歲在  
辛酉仲冬初吉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郡  
陳鑑有戒書

王先生詩集序

鄒亮

天地間流行之物皆詩也若夫光華為日月動盪為  
風霆森列昭明為星辰河漢燦爛為雲霞輝映為虹  
霓融潤凝沍為雨露霜雪以至川嶽之流峙花木之

妍蔚鳥獸魚龍之飛變釋化何莫而非詩乎是夫物者  
人皆得以用之而患不能成乎詩之患不能曲  
盡其妙詩之道可謂難矣吾鄉王汝玉先生風韻豪  
邁藻思俊逸學問閎博淵邃為文敏捷辭意通暢於  
詩為尤工蓋嘗馳騁出入古樂府漢魏六朝唐人諸  
作故其五言古選若三代禹彝雖朱湮翠蝕而龍章  
鳥蹟欸識典雅無珣鏤鏤刻之狀殊可玩焉七言歌  
行如奔流出峽汪洋演迤層瀾萬頃自然成文長風  
衝激駭浪滔天物恠出沒則又可驚可愕焉五七言  
近體猶大將出師紀律嚴整旗幟鮮明劍戟銛利軍  
容整肅鼓吹既作其聲悲壯激烈銳氣憑陵直欲拔  
唐人之壘焉五七言絕句譬諸鶴唳秋空清音嘹亮  
迴視他人之作不啻草根蛩語蚍蜉聲焉耳於乎  
先生之詩可謂兼備古人之體製者矣予自早歲即  
究心斯事惜乎學識謏陋無所成就不足以窺先生  
之藩籬尚敢望闖其戶而入其室邪鄉友華彥謀雅  
檀好事之譽嘗編次先生之詩壽梓以傳于後徵序  
其端輒評先生之詩如此且謂先生得乎兩間萬物  
之妙用故其詩卓然為一名家雲景泰二年歲在辛  
未秋九月上濟監察御史郡人鄒亮序

青城山人詩集序

徐 珪

國朝文章之盛稱洪武而永樂次之若宋承旨景濂胡微君仲申徐徵君大章王待制子元蘇太史平仲高泰史季迪張泰常來儀輩皆傑然名家者然當其時高皇帝初定天下懲元之寬無制而矯之以猛網羅天下之豪傑用法翦除之而彼諸老皆勝國之遺才雖用於維新之朝而偏於法或死或趣不得以盡其鳴世之雖事政及泰宗之入乘豐富致泰平乃崇儒術廣文學文選以潤飾鴻業照耀天下於是士之幸存而後出者始皆濯拂登進以鳴一時之盛而致翰

林檢討兼春坊贊善恭子賓客謚文靖王公汝玉則其先鳴者也公之學長於春秋其為文蓋兼古今體製而詩則深得唐法其所著述甚富而稿之藏家者皆燼于火獨其詩散逸於四方好事者得而錄之公之孫鑑繕寫藏于篋笥友人華彥謀家與王氏連姻尤好公詩既為編次復鈔梓以傳于世而諉予序予嘗評公之詩清而不刻詎而不靡佚宕而不麗俗驟而見之如九霄一鶴盤雲獨遊如玉井蓮花浥露初發如瑤臺仙子臨風微步殆難以塵情凡態想像如五陵年少衣輕策駿馳聘春風紫陌間意氣爽々不

可柰品而第之其大曆貞元諸才子之流乎因併著之序末以與知言者商確之青城山人者蓋公所自號也凡公之生平官簿事行則國史備焉景泰癸酉春正月之望奉直大夫恭子諭德蕙翰林侍講蕙修國史玉牒東海徐瑄元玉序

後跋

王 鏜

古青城詩集若干卷先大父文靖公之所著也大父自幼以詩文名接交當時海內碩儒非一往來倡酬靡不見之賦咏自入國朝登仕籍洎陞朝翰林聲光益著其製作特盛然兩為回祿所虐稿皆殘缺所幸別或

收貯得十之二閱歲既久鏜以菲才官游古汴東以自隨公暇因撮拾分類繕寫一帙有外集者附之藏之篋中家居以來因敢失墜偶好華君彥謀過而見之三復嗟嘆遂於內各刪百首命工刊次烏乎大父文名蓋世著述布天下而遺稿反滅無幾又弗克傳世豈造物者不使有見於後哉竇子孫不肖不能述先業之所致也今大父歿餘三十年而一旦幸表而出之是明珠寶劍之起于重淵必有待其時歟彥謀讀書好義常輯其族譜諸集行世足羨故家子孫立志超卓不屑細故如是時正統十二年嘉平望日

孫鑑謹識

謝朓詩集序

周傳

詩自國風以降言選者稱漢魏言律者獨唐而已稱  
為選而不宗漢魏非選也為律而不宗唐非律也選  
豈易言哉自梁昭明太子選漢魏以來諸傑作者因  
時所尚分為五言七言皆以對偏切實音韻諧協者  
中其律而詩以律稱矣則欲學詩者舍古人奚取法  
哉然後人擬之者不失之疎則失之淺調格似矣而  
意趣則未易及也由古及今以詩名家者幾何人哉  
姑蘇自我朝以來文運與時大興以詩名者則有高  
君季迪楊君孟載為尤二君之詩言選則入漢魏言  
律則入于唐音響調格宛然相合而意趣或有過之  
雖識者莫能辨其異也余友謝朓氏自少嗜詩得  
二君之旨趣故其為詩不苟必擬于古人調格似矣  
而音響之不合者不作也音響似矣而意趣之不佳  
者不作也不作則已作則必欲如古人焉是將駸  
乎漢魏唐者也今編其稿分為選詩律詩絕句凡若  
千首屬予為序余豈知詩哉者然聞志於古者即古  
人也詩而逼於漢魏唐之作則雖以今之詩為漢魏  
唐之詩可也詩而不能效古其如古人何哉朓有

志於古而用意若此蘇人翁然稱之則蘇人以詩名家而不絕者將不繫于孔昭乎愧余非能詩者不足以知之姑叙所聞于簡以塞其請雲癸未歲七月既望汝南周傳序

又

張 官

書雲詩言志心之所之也謂志詩者言其心之所之者也。在心為志發言於詩有諸內而形諸外也。心之所之之不同而其詩亦有憂抑感傷憤怨悲感喜樂和悅之異。觀其詩則知其所志矣。故窮夫出婦逐臣逆旅必多憂抑傷感憤怨悲感之言。騷人勝士富翁貴

客必多和悅喜樂之語。非才之優劣而詩之不同觀其志則知其人矣。雖然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其詩亦然因而隨之者有矣。其言之喜也樂和悅者大抵多感世之音也。其不然者則其人有大過人而不繫於時者也。又豈可一於心之所之而然乎。烏乎詩之言志有不同如是邪。詩之言志雖不然其同者則同乎得其性情之正也。詩而不得其性之正則不足以言詩矣。欲得其性情之正非學問之功其可得乎。詩而得性情之正斯可以言詩矣。余少也亦嘗執筆而學言也。由其志之卑陋而又無學問之功其

所言惡能得性情之正哉今觀夫謝君孔昭之詩其  
凡二百餘篇其憂抑傷感情怨悲戚而不傷也喜樂  
和悅而不流也英々乎其風韻也翻々乎其英俊也  
皜々乎其潔而白也而又皆得性情之正噫非有學  
問之功者其能然乎余方自愧有不可企及之嘆而  
又命予叙其篇目予非能詩者將何所言乎姑書詩  
之言志者以為叙雲永樂甲申五月十日後儀張百  
序

草窓集序

姚綬

予弱冠時草窓先生以詩鳴吳下及于壯遊學宮先  
生起為大醫院吏日以詩鳴公卿間聲價籍甚景泰  
癸酉予領薦書上京師先生已卒于邸舍竟弗之識  
往々見談其詩句警策而氣春容恨不得其平生之  
集而盡觀之爾來餘二十年其子俸手一編于吳門  
寓館曰此某先君子之草窓集願為之序受而觀之  
總若干篇衆體悉備釐上下卷以壽詩梓烏乎先生  
往矣其詩則存往者同存者獨悲其往序其存可也  
世謂詩人之心聲也予獨本之氣焉夫氣在天地間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洪纖生息者以之人  
與物同稟而獨得其清故身心之中凡一運動莫不

由此養之以直不為勢推不為利拘不為欲屈則浩然充塞沛然流行有不可得禦且道者詩雲乎哉而吾用是知先生自少至壯優游于典墳涵濡于義理不浮以約不華以實養成是氣周或少餒故其所發隨和隨應譬富足之家所積者厚一旦用之猶羨餘尚多誠非一朝夕之故也其在公卿間彼此志勢必有忠讜之論可施於用陰為禪益惜無紀戴奚止詩而已也論者又曰詩由性情止乎禮義先王典則故垂美刺易風俗係世運非曰小補今先生詞意之正足以風勵來學有非駭囊之風雲月露 同日並語

又不可以詩為先生少也予恨未能知言或味乎此幸獲盡觀其所作姑序其所存以歸其子將以伺夫知言者論定之如何先生姓劉氏名溥字原博草窓乃其別號雲成化十六年七月上浣 賜進士出身第前廣東道監察御史嘉興姚綬書于雲東精舍

劉文恭公文集序

吳 寬

文章之士世固有之山林之間賤而在下者其文既多晦而不傳至於貴顯之人或放而無行讀其文者且嗤之况欲其傳哉夫人自少至老屹然執筆續言能造其妙者幾人幸其文之妙矣貴而鄙其行賤



而掩其名欲其傳又難如此寬故與鄉先達文恭劉公之集讀之所以深歎也劉為吳中世家自宋以來以儒官相承入國朝值家中衰而公居貧力學未嘗降志永樂間竟取科第入翰林益薦於學纂修講讀皆稱其任文名既著有求者輒酬應之若不辭拒然平生慎許可少假借言之所施未嘗徇俗以悅人亦未敢易而求之也蓋公為人儉質無華而少玩好靜退不競而絕奔趨故形於著作者不以險怪侈靡為工往往於和平簡淡之中而有溫純典雅之意知公者以為似其為人焉公既沒藏于篋中率多亂稿其子瀚從仕中外皆以刑獄為職未暇徧次及是以陝西按察副使致仕始以其暇為之以寬居同里及仕又嘗同朝契好甚久乃奉其遺稿以示俾序其首寬生也後不獲承公之教特從諸生中一嘗望見其顏色而已今幸得其遺稿而讀之亦何異蒙公之指授者顧淺陋之學雖按察君繆加委重其非公之望乎既辭不獲他日君則以書俾其子今直閣尚寶卿榮來曰言某老矣先子之文將板刻行世願存文之及見也蓋公在翰林最久後自國子祭酒擢少詹事亦貴顯矣而公所以儉質靜退者自持愈至猶人

山林人也故其行已鄉人知之同時之人知之遠方  
後輩或有不知者將無疑其文乎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敢書曰此有德者之言也學者宜相與傳之公  
沒後數年 天子念公為春宮舊學之臣特贈禮部  
左侍郎謚曰文恭而有司復祠公于學宮知德者以  
為合於公議雲弘治癸丑冬十一月甲申資善大夫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庶翰林院學士延陵吳寬  
序

感樓集序

楊循吉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脩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

有唐氏之世詩莫甚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  
集偏或局於一體簡有止於數篇此<sub>豈</sub>其力之不能  
乎亦知詩之難為不必多與脩也故其時詩人量力  
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於千載之下者以  
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實藝之至精者其工可為其妙  
不可為也妙在觸之則情感故其句美雖善詩者莫  
能自知之是以求好詩必有所俟之於事之觸境之  
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不可以舉筆就題而浪為然  
則雖欲其多且脩又烏能多且脩也先生吳中之耆  
舊剛明介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遂隱於時其正

則不惑鬼神其遠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  
產千金持邦人風俗之柄者數十年其為人豈特詩  
而已哉既沒之明歲其子慈息抱福見命定其次初  
漫錄殆千篇三選三減止於十首或以咎我曰  
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有累箱而亡者其傳否  
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多以迫成非必盡其習  
次中語也余用是逆推先生之意以為此編所謂有  
觸妙作具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之矣先  
生姓賀諱甫字美之其仲子思中戊子解元有學行  
不第而歿孫放令亦未冠游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  
之隱行而及其詩乎弘治四年夏四月二日  
事前進士吳人楊循吉序

杜東原詩集序

王鏊

東原先生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  
好古力行於時同志則有陳醒菴孟二賢人皆有高  
義皆好為詩醒菴詩清脆可誦而先生沈着古雅有  
風致間喜畫山水故其詩於評畫尤深詩多也散佚  
不傳鏊從其子所啓得百篇焉讀之為選定如左仍  
附雜著若干篇於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歟昔之隱  
者姓名邑里影響恐聞於人顧於詩乃若有不能自

己者焉而張志和魏野林逋之流尤喜為詩其於世之興哀理亂毀譽得失榮辱進退憂悲愉懌一切未殺而獨玩於烟雲泉石之間其詞冲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蓋世方卓行之為賢而夫人者復高標揭已以警動流俗萬乘詣而不見千金名而不屈其跡竒其聲烜赫而流於人人世謂今之世無隱士是果然哉蓋有之矣而世方以科目是崇是長外是有人皆擯弗用毆一世之人相摩相染於燕爛之程父言竒者得疑行殊者來毀廟堂不聞物色之訪丘園不覩來帛之責於是時也所謂隱者即有之方且

潛身裹跡日遁於大山長谷之中世安得而知世不得而知則遂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蓋猶及見先生醒菴深衣幅巾曳杖履華蒼顏白髮所至人望之若綺皓郡將縣大夫延禮賓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吳下者必造請其廬而販夫樵子皆知二先生之為賢也二先生死吳中者舊亦益哀後生之知者益解而知之者顧猶以其詩也惜乎東原詩稿傳世者止此然平生大畧具焉讀其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為人於戲豈非古所謂遁世無悶之君子歟樂圃里在吳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好着鹿皮冠又

稱鹿冠道人弘治七年二月奉訓大夫右春坊右諭  
德王鑿序

武功伯徐先生文集序

萬安

夫文章者期於用世而已雕蟲篆刻之謂也故學者  
以此自負朝廷以此取士上下相期莫不以經綸參  
贊為事也使非期於實用而惟爵祿之為榮雖有文  
抑末矣將安用哉若功伯武徐公有貞平生立朝大  
節持危扶顛廷臣無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  
學真所謂問世之才而用世之文也公自幼穎敏年  
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既長登進士第及被選  
翰林益自砥礪日有造詣凡經傳子史百家雜說以  
及夫天文地理醫卜釋老之書無不該究更取秘書  
考古軍旅刑獄水利良法藝卜講求明可以施于今  
者而識之蓋期于有用之學也厥後正統末北虜入  
寇京師戒嚴公出領璽書往撫諭之比至要害民  
老稚潛匿山壑間者甚眾見公出慰出而復業者數  
萬人遂鳩為義兵教以戰攻擊刺之法民喜有賴而  
虜亦自退公在經筵時會河決山東之沙灣前此遣  
治者卒皆績用弗成公應詔出治乃乘舟溯河源  
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濶范而返因陳治水之

策起自金隄張秋之首凡百餘里便宜法制水勢底  
平國家永賴之無疑虞天順改元以公有迎復功陞  
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大學士內閣辦事尋推誠宣力  
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一千一  
百戶兼華蓋殿大學士辦事如故仍錫誥券進封其  
三代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公感上知遇每奏對  
多剴切上亦才公多所開納一時委任權力無復有  
過之矣烏乎公之以用世之學得展經濟之才故一  
時勲業之隆蓋我朝之韓范富歐而文章之盛則我  
朝韓柳蘇王也豈非用世之學之文而雕蟲篆刻者

雲乎哉是集之  
其有功于學者甚大予故樂而  
序之賜進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知  
制誥經筵官眉山萬安書

完菴詩集序

吳寬

夫詩自魏晉以下莫盛於唐之詩如李杜二家不  
可及已其餘誦其詞亦莫不清婉和暢蕭然有出塵  
之意其體裁不越乎當時而世似相隔其情景皆在  
乎目前而人不能道是以家傳其集論詩者必曰唐  
人唐人雲柳唐人何以能此由其蓄于胸中者有高  
趣故寫之筆下徃下出於自然無雕琢之病如韋柳

又其首稱也世傳應物所至焚香掃地而子厚雖在  
遷謫中能窮山水之樂其高趣如此詩其有不妙者  
乎完菴先生劉公少為刑部屬出僉山西按察司事  
居三載即棄官歸吳中年始五十耳公神情蕭散無冠  
裳之累其家長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雲水不足引  
水為池累石為山號小洞庭與客登眺以樂興至輒  
瞪目為吟哦聲其詩專法唐人語多與合當時所與  
倡和者武功徐公參政祝公及隱士沈石田數人而  
已自公之歿而徐祝二公相繼下世吳中風流文雅  
不可復見矣予於公為後輩而託交久成化辛卯

予北上與公別明年公遂不起竊恨之於是公之曾  
孫布登進士第既喜公之有後而布嘗輯公詩公名  
完菴集者請序則又喜其詩之不亡也完菴者公歸  
田時號也自以保其身名幸而無虧如玉返璞以全  
其真觀公晚節之善如此又唐人王右軍輩有不可  
及其詩僅百篇所遺者尚多讀者如得其為人則又  
奚以多為哉弘治十七年夏五月朔旦資善大夫掌  
詹事府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延陵吳寬序

完菴詩集後序

王 鏊

故山西按察僉事劉公詩凡四卷公諱珏字廷美自

少志向不凡郡守况鍾將引為從事公言於况曰願  
為儒不為吏况從之遂登應天鄉薦久之授刑部主  
事擢山西按察僉事三年上疏固乞致仕以歸公  
高節清操年甫五十脫屣名利而自樂於山顛水涯  
凡有所觸一於詩發之詩多清妙可喜公又喜行草  
兼工繪事今其斷繡殘墨徃々流傳吳下而警句膾  
炙人口思欲得其集觀之則未也弘治壬戌公之曾  
孫布登進士始以一編授予予疾讀一過歎其能以  
眼前語道胷中事信有唐人之風乎而平日傳誦之  
句或不在焉乃知公之著述遺落多矣其可惜也雖  
然讀其集論其世見公之胷次儵然超出埃壘之表  
於乎是亦足矣公嘗言士之保身應當如玉之無玷  
乃為完節故自號完菴卒列祀郡學鄉賢之祠雲正  
德壬申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太子太傅兼戶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國史經筵官致仕王鏊序

括囊稿序

李東陽

括囊稿者涑水教諭贈南京太僕丞文君功大所著  
詩也其子知溫州府林欲刻于郡齋未果而卒今南  
京太僕少卿森手自編校刻于家比上京師請序首  
簡夫士之為古文歌詩者每奪舉業或終身不相與



及山林巖穴之間雖當有述作或不本之經術卒未  
免支離畔散而無所歸論者蓋兩難之封君早遂  
學執經問業者往之掇巍科階臚仕以去君獨不時  
售累舉僅得一第而程試之暇不廢吟諷其所為詩  
又尚風韻有節制寧朴而不為巧寧簡而不為汎故  
雖月累歲積而其所自擇者止於如此且其古體有  
警身慎獨語尤詞人藝匠所不能道非根於經術者  
能然乎雜文若干篇亦皆平實簡靜類其為詩今併  
為一集能雖非君所自擇而亦君之志也且經學之  
於詞賦深淺難易固不俟論然苟可以合繩墨取名  
籍而 不若行四方傳後世者其難尤甚故父子  
祖孫世守經業者時不乏人而詞賦之承傳殆不數  
見文氏兄弟繼舉進士職業治行光于前人又皆以  
詞翰俊聲聞東吳文獻于是有徵焉君之孫徵明方  
績學待用尤善楷書是禡其手錄者附書之故正德  
十年二月朔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長沙李東陽序

又

王 鏊

故易州涿水縣學教諭文先生蘇之長洲人也古貌  
古心清苦力學尤深於易吳下士多從之游從游

九

者多去為顯官而先生久不達晚乃授涑水教諭未  
幾輒自免歸以卒初先生於世無所好顧獨好為  
時有張豫源者實與之相上下豫源天才豪宕奔佚  
頃刻千百言見之辟易先生呐焉如不能言而興寄  
間遠有唐人之風焉初讀之若簡淡咀嚼之久乃有  
味乎其言也故豫源之名大噪吳下而先生則以經  
學名非與其游者殆不知其工於詩也憶成化初叅  
侍先生傳於太學始學為詩先生過之授以詩法今  
老矣于其言之未能忘而亦終莫之至也聞其家有  
所謂括囊稿者思一見而讀之則未暇也今年春先  
子<sup>生</sup>監察君森始出以授叅讀之數過未嘗不喜其精  
而恨其少也雖然詩豈在乎多哉襍著若干篇監察  
君選附于後先生諱洪字功大贈太僕寺丞今列祀  
郡膠之鄉賢祠正德辛未二月之吉

又

文 洪

古人於詩以發情正義為主故不必工不必不工  
則泥於雕琢不工則流於鄙近予性喜作詩少與內  
兄張豫源共學日有所課不問寒暑稍長從事舉業  
遂置去不省潦倒場屋三十年童習忘之允矣然燕  
居游賞間關羈旅逆不能終忘也一時欲言之旨畧

已就之數率間自評之謂如春山早鶯初出深谷舌  
弱語澁不能成聲蓋雖不涉于雕琢而鄙近特甚  
求所謂發情止義而合和平醇厚之旨何可得哉暇  
日檢前後所作汰其已甚得百篇聯錄為冊時自展  
適不敢示人因命為括囊稿雲

容菴集序

吳寬

鄉校間士人以舉子業為事或為古文詞衆輒非笑  
之曰是妨其業矣噫彼蓋不知其資於場屋者矣  
故為古文詞而不治經學於理也必闕為舉子業而  
不習古作於文也不揚二者適相為用者也鄉貢進  
士謝君少游郡學即好古文詞既所鄉貢不幸未任  
而卒幸其子胸及其二孫雍睦能承其家嘗痛其父  
祖早世而無所傳搜篋中得遺稿數篇將刻之以自  
慰蓋君沒於景泰初至今五十年吳中舉子何啻數  
百人其間登高科躋貴任以功名顯者固有之餘子  
皆寂然無聞而謝君為當時以不好者獨傳於人不  
知君者讀之猶知有其人而若不死者則古文詞之  
為用豈特資於場屋而已睦方為邑學弟子介其友  
陳維祐持君遺文來請一言予不及識君竊嘆所傳  
者止此使更活數十年其成就當何如哉聊書以還

之君諱會字惟真吾長洲人以號容菴故名其集雲

又

祝允明

士之在世要以建志為重而聲業後之今國家以經術取士或以為尚文藝異德行之科不知所以取之者特假華札似代其口陳之義所主在經術耳非文藝也然其名也遂視經術文藝為二道夫場屋之習則固可為用世之業矣而文藝之雲則又何物其無於茲道邪國家又豈嘗錮手殲筆使不得一申其遐衷散抱於性情議論邪有人於此知所從事則所謂能建志者非與謝君晒使其二子雍睦持而考真遺文示僕校而叙之以傳乃稍為整齊而歸之且附致此意于編後亦以闡維貞之所立耳維貞名會嘗從先參政游以府學增廣生中正統甲子鄉試會試兩得教職遊不就繼在家居朝命特起為御史命下而先一日以病死矣蓋端重士也其所著甚富今定錄詩二十三篇雜文九篇弘治四年八月一日長洲祝允明序

潛齋詩集序

吳寬

昔在永樂間文治既興人才振迅爭欲出為世用文學吏事蔚然可觀至於書藝醫術亦極一時之選蓋

文皇帝在位造就作興以遺後聖無窮之用者也當  
是時吾吳中則有沈以潛先生以文學之良傳術  
之妙初居京師稠人中已有儒醫稱然上未甚知名  
也一日太醫院判蔣用文病上遣使問之曰卿即死  
誰可代者用文以潛對即日自醫士擢御醫時朝  
廷方慎名器械以潛得此人以為榮遇後沒楊文貞  
公志其墓實載其事以潛有四子寅賓宇宙能其  
醫不絕宙有子復以儒顯其伯仲曰杰曰燾相繼登  
甲科杰守歸德有善政召授京秩而燾且績學翰林  
為庶吉士相與謀刻其大父著述以顯得其詩教  
十首而已蓋以潛為學長於詩初有稿號潛齋集後  
忽散佚而此數十篇則錄之人家者其平生得意之  
作尚尚及有也沈氏兄弟既以為恨乃視此益重之白  
吾大父之言可以少而不傳乎使更訪求之安知其  
不積累而多乎乃終身刻之而請予序其首以俟雲  
弘治癸丑六月既望

後題

沈杰

先天父御醫府君以儒醫受知于仁宣二廟一時才  
名德望海內翕然稱之而雅好吟咏特其餘耳杰生  
也晚不獲親領教於几杖之下每得其片言隻畫

未嘗不寶而藏之是編幼與仲弟編修燾季弟譙奉  
先考誥封歸德府君之命錄諸人家而成 全集也  
恐歲久烟沒謹用鈔梓藏之家廟寢室以圖不朽烏  
乎愚兄弟非知詩者知寶先世之言而已乃若音律  
格調其工與否安敢容喙於其間哉詩壇老將指麾  
之下必有定鑒幸為我評之弘治戊午益春孫杰百  
拜謹識

書沈石田詩稿後

李東陽

右石田沈君啓南詩稿若干卷吳文定公叙之詳矣  
初文定以寫本帙示余款有所叙嘗觀擬古諸歌

愛其醇雅有則忽々三十餘年間石田年益高詩日  
益富至若干篇總之為若干首間始刻于蘇州而文  
定已捐館舍翰林吳編修南夫來自蘇則以石田之  
意連乎々憮然感之夫形聲之在天下皆出於自然  
然亦有詩歌以為聲藻繪以為形者其大用之朝廷  
邦國固未暇論而閭巷山林之下或不能無若論其  
至亦可以通鬼神奪造化降于後世乃流為枝 之  
末而造其妙者猶以為難說者謂詩為有聲之画々  
為無聲之詩二者蓋相為用而不兩能若詩之為聲  
尤其重且難也者石田寄意林壑博涉古今圖藉以

毫素自名筆勢橫絕夏出蹊經片楮正練流傳遍天下情興所列或形為歌詩題諸卷端互以相發若是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故多以函檢其詩及其撫事觸物感時懷古連篇累牘則藏于其家非遇知者歛不自售今既梓行而人誦則詩掄其畫亦未可知而惜余之不盡見也姑以是復南夫且終文定之諾雲石田名周蘇之長洲人石田其所自號年八十正德月既望

石田稿序

此文曾改在李西涯序前 吳寬

詩以窮而工歐陽子之言世以為至矣予則以為窮者其 厄必其言悲則所謂工者特工於悲耳故嘗竊以為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為工也蓋隱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於山林之下日以耕釣為生琴書為務陶然以醉儺然以游不知冠冕為何制鐘鼎為何物且有浮雲富貴之意又何窮雲是以發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則高元而起絕求之唐人若陸魯望是已今其詩其在予嘗讀而受之魯望吳人也吳之詩自魯望首倡盛于宋尤莫盛于元然其多讀生于季世身雖隱其詩則窮則其詩亦悲而已予嘗讀而傷之入皇朝來偃兵息民天下向治及承平日

久人情熙，士之求仕者，爭治經義，取科第而出。若相城有沈氏，顧獨好隱，蓋自緬菴徵士，已有詩名。江南二子，貞吉、恒吉，繼之。至吾友啟南，更貴秀穎，雖得于父祖之教，自能接乎宋元之派。以上遊乎魯望，且其宅居江湖間，不減甫里之勝。賓客滿座，尊俎嘗設，談笑之際，落筆成篇。隨物賦形，緣情叙事，古今諸體各臻其妙。溪風渚月，谷靄岫雲，形蹟若空，姿態倏變。玩之而愈佳，攬之而無盡。所謂清婉和平，高元超絕者，兼有之。故其名大播，不特江南而已。予少居鄉，亦喜為詩，辱相倡和，才自媿於松陵之襲美，而其子欲得予序其石田稿者，予何以為序也。噫，聖俞既仕而得，而窮名蔽南不出，而全乎隱節。其詩之工一也。而悲樂則殊，覽者當自得之。啟南詩餘發為圖繪，妙逼古人。或謂掄其詩名而卒不能掄也。今年七十餘，詩思益發，數日輒成什子，雖不能窺其際，又安得而盡讀之耶。

先大夫韋菴集序

皇甫錄

緣始分司呂梁先師文恪王公道馬錄謝公所撰先大夫韋菴府君志銘曲盡平生友誼，公止之曰：勿言昔吾受先公詩，擬其得丹曾家法。先公歎曰：予嘗力



為文思繼持正而起然其集不可槩見柰何吾亦為先公憾之近得之秘閣手錄之念公逝矣歸之卒先公之意錄泣拜受之及觀所謂福先寺碑玉鈎亭記又不具載則知集所遺者尚多重以為憾也既刻之以傳屬者諸兒將刻大夫章菴集錄竊惟特正沒七百餘年而後大夫奮起以繼其業固不難哉大夫負不羈之才有為之志而不過于時君子謂臣

當事者斂手避大夫獨上書自劾有耻不與黨人之風施之政事亦若是矣而竟無所表見乃沈酣於詞章翰墨之間適以自終其述多漫不存禍著今

所集殆十一耳可勝痛哉後之人有興起於先人如大夫之於持正者不能無憾也嗚呼皇甫氏自采南渡居吳世富至錄則落莫矣錄方以任顯輒獲棄劬是富貴不可常賴以世其家而不隕者斯文而已遂刻之藏于家俾後之觀是集者無忘世業雲耳嘉靖丙戌秋日男錄書

西村集序

周用

莊周有言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

之士尊主疆國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夫仁義忠信  
以為學出則朝廷處則山谷人徒以為之元也以  
為治也而不知元之未始不為治之未始不為元  
也故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欲行則君子欲之  
然能必其行乎哉欲之而不可得則其學猶是也是  
故元而不為倍治而不為終則固世之所謂通儒者  
已西村先生自少好學於書無所不讀卓然舉大義  
不擬於以為文辭而猶攻於史學於古今治亂之端  
官府政事物名數紀縱橫上下指掌論說莫不有肯  
綮歸宿以為學者宜如是而不屑以求一試聲名隱  
然起東南成化中三原三公巡撫江南以百姓之利  
病坐先生而問焉則歷々語所以退復疏其事以道  
諸所宜更置公歎曰子之才可以當一面乃今得先  
生所著述自歌詩文辭之外其與旬宣大臣臺部諸  
使郡縣長吏往復論白及於政事者居其三之一焉  
莫不適當變畫利害里閭韋布之所推避而無有選  
擇縉紳大夫之所以向用致理而不能舍去者皆  
也則所謂通儒者非先生歟吾吳中經生學士講求  
時務水利莫先焉決塞變遷大要々諸海而已殆難  
按迹而求復其舊也職方禹貢以來互為援摺大夫

而能之舉而加諸水則悖矣不然則又更于茲土者  
大發在官之蓋藏而以备鍾從事瓌廬舍弊靡脛拓  
地數千里引旁流納其中而日水去矣明年不幸而  
恒雨曾不能損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實費而無功  
何哉至讀先生論水利書者以謹隄防其大法有司  
者使田者因他勢豫為防以擬水於是立之表以程  
其功課之藝以益其厚代之粟以傳其力夫民水也  
力為之坊民猶踰之况不為之坊乎裕民成賦之道  
未有能行之者其有用之學可以畫一而論也予生  
也晚不獲操几杖以從讀其書而每有感焉先生既  
沒其 孫進士 哀其稿為集余曰是集也約而達  
勤而節謀而有微不獨論水利若是矣可以傳也予  
所嘗欲見先生所著禮纂若干卷者尚不在集中先  
生史氏諱鑑字明古吳江人學者稱西村先生吳文  
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實可及其也賜進士第奉敕提  
督南贛汀漳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察院御史邑人  
周用書

又

盧 震

予少有志古文辭家無藏書乃所法近代又力不能  
致遠乃自近地始焉聞之吾鄉長老雲吳興有張淵

先生長洲有沈周先生吾吳有杜瓊先生吳江有史  
鑑先生其所論著皆法可也乃日夜求諸先生之  
獲一篇輒口誦而手鈔之然皆未睹其全而史先生  
者不苟出積日月莫能多得既而復求諸先生為人  
皆淵潛泥蟠冥探玄覽而又守禮謹度純王之民也  
于時名公卿之在朝野與有事其地者若前武功伯  
天全徐公禮部尚書文定吳公兵部尚書恭毅王公  
皆為布衣交上下其論商榷古今區畫利害而沈史  
之名在公卿間尤赫然者也諸先生既沒三四十  
年間遂不復聞隱君子之作夫豈聲迹俱晦抑偶無其  
人邪而諸先生之作尤播在人口嘉靖癸未春史先  
生之孫臣與予同舉進士予之子璧通家往來因  
請史先生之作凡昔所未睹者悉檢以授有若夜光  
明月賈人知其至寶求之弗得而一旦盡得之蓋有  
不勝其喜者乃日夜讀之其賦其詞弘演而不至於  
淫體斯備矣讀其古詩其詞淡而不戾其雋永者乎  
讀諸近體其詞峻而整約而遠出乎聲比之外者也  
讀其引膚引旁達秩々如也章々如也讀其記詞覈  
而事舉謂之善志讀其銘墓之詞實錄而不近於諛  
其生者已慰而死者無遺憾乎讀其雜著其體殊其

詞班之乎可觀商彝漢鼎其款識要自有別也及讀其水利議郡政畫誅正巫之文革奸之對則嘆曰縈詞人之詞也慷慨憤世懼俗弊而上弗恤政劄而民日以病不得已而言也烏乎有本邦世嘗謂文學家有二臺閣經世之文山林遁世之文史先生居震澤之濱耕而讀焉釣而游焉爵祿不入于心非所謂山林之士乎然采其論著有足以經世者其於臺閣固已具之而諸名公卿固已識之矣先生有其具而未發故發之于其子孫天道亦不爽哉璧將請於文以先生遺稿壽諸梓使予書其言為序先生字明古別號西村故曰西村集雲諸體摠若干卷嘉靖八年己丑三月上巳兵部職方郎中前進士郡人盧襄師陳甫書

匏翁家藏集序

李東陽

匏翁家藏集七十卷吳文定公所著而手自編輯者也為詩三十卷不分體制以年月先後為序文四十卷則分體彙載而先後亦隱然寓乎其間蓋惟輯所可識而散佚于世者弗與也公之沒其子冲書舍人爽刻梓于家既免喪上京師以屬其諸從兄數月報詩卷成又數月報文卷成爽持以告予諸序首間

予覽之悵然嘆曰言之成章者為文、之成聲者則為詩、與文同謂之言亦各有體而不相亂若典謨訓誥誓命文象之為文風雅頌賦比興之為詩變于後世則凡序記書疏箴銘論贊之屬皆文也詞賦歌行吟謠之屬皆詩也是其去古雖遠而為體固存彼才之弗逮者麓淺局滯欲進而不能強其或過之不失之竒巧則失之誥屈不失之詭誕則汗漫錯亂而無所歸於是作者雖多而文之體亦微矣然言發心而為行之表必其中有所養而後能言蓋文之有體猶行之有節也若徒為文字之美而行不揜焉則甚言

不過偶合而幸中文以古名者固若是乎哉公以經學為程試既而編讀左傳遷史韓柳歐蘇諸家之文欲盡棄其舊業及為部使所迫所科甲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終始于所謂文者故其為詩深厚穠郁脫去凡近而古意獨存其為文典而不俗澁而不汎約諸理義以成一家之言由是觀之則其識見之真正行履之端恪情趣之冲泊無累者不待挹其容儀聆其議論而後可知也其文之傳世固不可少哉昔人為一代數人一人數篇其漸盡泯滅者弗今求之成帙之間非世所選者亦難乎其

為觀矣。知言君子執體裁而求之，公之文其有取之無窮而讀之不厭者乎？然則其散佚者尚博而求之，盡白于天下無徒曰家藏雲爾。正德三年冬十月朔。

又

王 鏊

章之，不難於奇而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與則醇可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致而至者焉。其必曰所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吳公官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布中外，海內宗之。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爽刻其所謂家藏

集者授予，請序予不自揆，竊嘗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不言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其為詩，奇與間遠，不為浮艷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教之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行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言，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貞公為之最為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位亦顯矣，使獲當路於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之所以自托於不朽者，固自有

在又何待於外者與余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劇切  
其於序有不得辭然公此集自當信今傳後雲家藏  
者公之謙也詩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  
卷總之為七十卷

後序

徐源

詩以咏性情文以貫道德立言之紀疵世道隆汙之  
所係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其載國政民風之異唐  
虞三代典謨訓則直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誥故  
誦其詩讀其書而其時其人槩可想見也降自漢唐  
其文其詩雖各有表見回視風雅典謨之制迥然不

論可

惟乎風頽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不足道有宋  
真儒輩出則日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而視古作  
自闢一途矣嗚乎詩之變遷文之造詣而其人之品  
格殆與世相湏而莫之能違也如是哉吾故友吳文  
定公幼游學校稟賦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筆力  
雄健賦詩屬文即能鄙遠塵俗蹤追古人予也叨陪  
研席同舍橋門出入相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嘆異  
館閣之具也已而禮闈廷對果皆首冠自是不官翰  
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啓沃為職位望日益高製作  
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合之私君臣吁咈洽化之大



形之諷咏著之紀述若雅音畢啟山泉宿潭必底其  
極者不止千篇而已也方將憤樂忘老而無妄痰作  
遂殞矣既葬之又明年其子中書舍人奭與其從兄  
奎齋奕搜閱笥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詩凡三十卷  
序記誌說之類凡冊七卷自題曰家藏集蓋將以遺  
其後人知精力之有在也奭悞或散夫既壽之于梓  
以公平生知厚莫予先也請序于帙烏乎公之名編  
蓋亦示謙耳若其詩其文予既知之上而朝廷政治  
下而父子兄弟友朋載之金石碑版散見于四牙者  
其與孝經小學人知傳誦者為不遠是皆發乎人情  
止乎理義渾然治世之音也非我國家當天運之隆  
臻治化之美安得有是人而有是言耶是集也固藏  
之天下藏之人二者也豈特家藏乎哉異時史官采  
輯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海以鳴聖世之盛獲見三  
代之人有不存于是集也邪予不能辭僭為之序正  
德三年歲次戊辰二月朔旦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友人瓜涇徐源書

瓜經集序

王 鏊

瓜經集者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  
公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

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為徒相與劇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每誦焉自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出東之寧陽地僻務簡益四力於學及官武選而公出補外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浙于嶺南于湖襄最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獨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公濶焉久不聞問弘治末公上疏謝事政予亦旋自內閣告歸乃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年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於茲會獨公與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盛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復能一一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為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升誦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邃也而何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弟季止哀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為之序公名源字仲山瓜經其所家處也

朱性父詩序

楊循吉

世以位為詩輕重者小人哉里巷之見也人嗜榮利  
至於朝市而止矣乃詩亦然雅道蒙厄評賞不公與  
世態俱作可嘆哉然隱士晦處丘樊之中蹟不及四  
方交不遍天下無豐饒大勢以招啖賓客使矜已則  
其詩何怪不振悲夫惜哉彼市人者斯亦已矣固為  
騷友以知其詩不肯出一語褒賞至又為指劬排棄  
者皆然此則又可為太息者也烏乎惟女子則妬惟  
小人則忌揜能蔽才獨何人歟性父居吳葑門之外  
早歲力學左圖右殆於忘寒暑一吟一咏用以自適  
或應親友之求或寫胞臆之見率皆簡淡高古有味  
有法不落穠醇枯澁二境非深妙入悟烏能然邪性  
父詩未嘗自匿每亦流布在人家而知其詩者蓋鮮  
性父豈徒自咏自歌而已哉推敲指點務盡情境亦  
誠欲求賞於知己之士也苟使其終身不過有碧山  
雙淚之嘆則友朋奚辭咎焉今吳中詩家不少何不  
共扶少借公論於齒牙間乎性父老矣諸公推轂騷  
壇幸甚

朱性父詩序

祝允明

古人為詩趨適既卓而齊量又充其命題發思類有  
所主雖微篇短句未嘗無片意新特今人之詩自教

大家外能者甚衆佳篇亦未嘗乏而求其合作者則殊鮮焉予嘗究之蓋其率有二等而其病之所在則有四其率也守分者多疲詞腐韻無天然之態如東鄰乞一裾北舍覓一領錯雜裝綴識者可指而目之曰此東鄰裾也此北戶領也是可謂之陋徇質者多儂唇利口無敦厚之氣如丹青塗花伶人女苟悅俗目不勝研覈是可謂之浮陋也浮也皆非詩道與古者馳無感乎其不合作也至其所謂四病則趣識几近蹇步苟止望不出擔外行不起戶限篇句之就如貨券公牒額之焉不敢起曼常狀之一二抑又齊

量寒薄一取便竭言梅必著知羨道崔不脫九臯至其命題發思往之習欲娛人不由己主且多為俚題惡目之所榮繞號別縱橫居扁齷齪慶生挽死妄頌繆哀大抵生紐情性趣入道路况其摹倣師法泄通遠只知繩武雲仍不肯想像宗祖烏乎以二率為之岐塗而四病根乎其衷則何怪乎古詩之不復見哉僕少有志學詩然暗資謏學雖目力稍知毫厘如此而力之不逮率不能砥礪二豎自致古人亦可哀矣友人朱君性父攻詩有年自集其所賦成帙從前後所操曰鶴岑集曰野航漁歌間以示予號予觀君

詩之佳已有儀部君之序在無待贅詞竊獨喜其不  
墮二歧塗有觸鄙懷因為之縱論以自致區區之抱  
如此以相為商度之不知何也

募刻詩疏

朱存理

伏以嘔心少日已無錦囊之才流淚終年空有碧雲  
之藪髮白因他搜索而生雌黃正我推敲而用抹去  
若干存來二三早蒙知賞前輩推轂之恩晚過校編  
同儕勸削之力括出三十年之前選得一百首之外  
欲望收拾在後人子孫莫若流傳先自朋友於刻梓  
不消學宋板之精鑑藻豈擬唐風之盛疏請諸盟觀  
義當厚助友生朱存理再拜

徐迪功集序

李夢陽

徐迪功集六卷并談藝錄子容寄我豫章予即豫章  
刊馬印傳同意表迪功文雲初迪功亡京師也好予  
在梁子容訃予曰昌穀遺言子序其遺文於是乎其  
文歛歛久之曰嗟乎予忍序吾友文耶麟鳳芝寶世  
所希邁見邁見之而遽天滅亡也天生之故奪之耶  
抑生不生之而修或短非天所語哉迪功以文賦起  
吳中十數年間驚翔而虎變彬々乎出人士前矣然  
竟輒軻天滅亡也凡此天果弗諳之邪乃予觀李唐

之季杜軾軻劬賀則天未始不憐才流涕也然猶異  
代足寬解孰謂親遺見之如迪功者雲客曰氣積久  
斯漓三代以後聖人罕生孔子以周末故不得位觀  
其大可占其細若是則魏徵將為鬼魅之說非耶客  
曰群體迪功奚以之也予曰談藝錄脩矣夫追古者  
未有不先其體者也然守而未化故蹊經存焉雖然  
辭滌而孰寂浮雲富貴慷慨俯仰迪功所造詣予莫  
之究竟矣今詳其文溫雅以發情微婉以諷事爽暢  
以達其氣比興以則其義蒼古以蓄其詞議擬以一  
其格悲鳴以世不平參伍以錯其變該物理人道之

懿闡幽別奧紀記各實即有蹊經厥麗鮮已脩短細  
大又曷論焉不載迪功履歷以別有志述北郡李夢  
陽叙

跋

西蜀高第曰徐<sup>迪</sup>功予家食已聞其名竊慕之未  
見也此余游京師幸賓次一接其顏色未幾迪功遂  
惜未有以叩益也僅得談藝錄讀之余蒞長洲  
迪功集以窺其蘊亦甚懌矣如九原之不可作

造物之所忌豈諒然與觀其祖漢宗魏

風蓋將與古作者爭衡於異代造物其尚能

邪吁也功亦可謂無憾也已余又奚悲哉

又

徐縉

右典功集六卷吾友故國子博士昌穀徐君之所作也余嘗校焉以寄獻吉遂刻諸豫章然吾鄉大夫士猶不多見於是昌穀之子伯胤復刻之家塾雲初昌穀甫弱冠游郡庠即攻古文詞如所向徃談藝錄其一也既舉進士與獻吉諸君子游而藝益工其寄興遠脩詞潔尤長立理有古詩人之風焉使天假以年所造豈正是邪雖然是亦足以傳矣正德庚辰春正月三日郡人徐縉識

朱敬之集序

王鏊

天之生才甚艱而摧之有若易然者夫天欲摧之則勿與之才無之才又曷為亟摧之此理之不可推而天之不可問者也吾洞庭朱氏有子曰敬之生有淑質抱負甚奇學又過苦始讀易又讀春秋日夜不懈遂得疾年二十八以死敬之好為詩遇事有感輒形於詩年少耳已有憫時病俗之志亦有悼其疾傷其生之不永也余讀其詞而悲之孔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哀哉吾洞庭近有黃訓季行者得第甫授給事中即死吳文之與成者甫得

第八翰林又即死今敬之未得第又死於平吾洞庭之氣數耶三人者之不幸邪敬之有詩若干首其兄淡不忍其泯沒也欲刻行之余因為之序嘉靖癸未冬仲敬之名珉

唐伯虎集序

袁 袞

唐伯虎集二卷樂府詩總三十二首賦二首雜文一十五首內金粉福地賦關不傳唐伯虎者名寅初字伯虎後更字子畏吳人也少有雋才性豪宕不羈家貧不問產業好古文詞與京兆祝公允明博士徐公禎卿內翰文公徵明相交善而尤工四六藻思自

免翻々有奇氣然行實放曠人未之奇也嘗上書吳文遠定公寬覽書曰吳安得有此人耶頗為延譽公卿間而提學御史方誌惡其不檢將黜之比試大學士梁公儲讀其文驚嘆以為異材遂薦第一由是聲稱籍甚會試禮部衆擬伯虎復當復首選伯虎亦自負江陰徐經者通賄考官程公敏政家人得其節目以示伯虎且倩代草文字事露連錦衣衛獄掠問無狀先是梁公奉使外夷伯虎將持束帛乞程公文送之竟以此論發為吏恥不就免歸文徵明以書慰之伯虎答書自明文多載集中乃後益自放縱廢酒落



魄所著述多不經思語殊俚淺人或規之伯虎曰夫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寅遭青蠅之口而蒙  
白璧之玷為世所棄雖有顏冉之行終無以取信於  
人而夔龍之業亦何以自致徒欲垂空言傳不朽吾  
恐子雲劇秦蔡邕附卓李白永王之累子厚叔文之  
譏徒資嗤辱而已且人生貴適志何用劇心鏤骨以  
空言自若乎宸濠之謀逆欲招致四方材名之士乃  
遣人以厚幣招伯虎堅辭子可不至則陰知將有淮  
南之謀遂徉狂以酒自汙宸濠曰唐人庸妄入耳乃  
放歸得免於難過富春渚想子陵之風慷慨悲歌徘  
徊者久之築室桃花塢中讀書灌園家無擔石而客  
嘗滿坐風流文采照映江左外若奢汰而中慕沉玄  
勸寃內典旁精繪事童時嘗獲侍高論接杯酒之  
歡哲人已遠九京不作撫誦遺文慨仰選烈爰加蒐  
撫存梗槩雲爾

王履吉集序

前人

王履吉者名寵吳人也少負逸材博涉墳籍沉精篇  
翰下筆綺詞壯思滔々不休補郡學弟子負督學者  
最其文試必首烈然非其好也試于鄉輟弗利乃貢  
入太學比游燕趙觀廟朝制度與四方薦紳先生游

上下其論議而文益奇歸而嘆曰夫神龍升于赤霄  
尺蠖伏于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勛鷄終日不過蓬  
蒿此其志大小懸絕何如我且夫屈伸者時也利鈍  
者命也夫儒者握寸管挾方牘而揚聲名於億載彼  
得志者曳紱乘朱高爵豐祿以焜耀一時不知駒馳  
電滅雲浮草腐後世無稱焉此與矍鷄何異哉由是  
田、石湖之旁築室其上臨流賦詩益窺古作者之  
奧而病作矣乃養疴於虞山之白雀寺洩其精于聲  
詩而病乃大作歸不逾月竟卒、之前一日夢兩翅  
蛻入袖寤而嘆曰吾殆已矣夫莊叟之言殆謂我也

嗟乎亦異矣履吉詩初尔李白既乃宗杜故其詩才  
力雄潤詞篇而瞻去輕靡而就沉着尚鋪緞而畧陶  
鎔乃白雀集諸篇則又寄興冲玄思調清逸遠窺陶  
謝之堂幾入玉益之室矣惜乎天抑其進有志未就  
故所著僅此然亦足傳矣憶與履吉銜杯論文窮夜  
達旦謂古人之庶幾大雅之可作而竟已矣獨恨夫  
天之忌才亦不少假也昔魏之文考唐之勅賀咸之才  
鄭善夫如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沁水常倫閩鄭  
善夫亦不寡年何天之忌才若斯邪豈天既畀之才  
乃奪之年邪嗟乎履吉、之稱不朽者不以年也又

何慍哉

又

顧璘

嗚乎觀今滄然雲興燦然星耀豈不有羨於當世之士哉然性緣情泊志以習乖考之溫仁成德固以鮮儔矣姑畧言之自視有餘者驕視人有餘者妬驕妬所終敗于人國烏用士為也得天猶幸若吾友王履吉氏適發鄉國早聞四方龍鳳為章山海為蘊不謂有餘既甚者乎然逡巡若處女俯詘若蒙士自余所覩未嘗失色于人及其遇一善覲一才若飢渴之於飲食不厭不止故年殆強仕而海勝流什五齒內交矣乃抱病長終玉毀牖下嗚乎慟乎人嘗曰履吉之才不可再得也余獨曰履吉之清純不可再得也蓋傷入國焉其兄太常履約氏刻其詩余得而論曰古體五言沉鬱有色可憤可樂蓋類曹植鮑照七言跌宕瀏而號幽吹而霽春雲蓋類杜甫岑參近體亦步驟杜參而自攄神情殆與盛唐諸家相雄長可謂詩人也特非其致也謂所取於履吉者非以此嘉靖氏戊孟秋望日姑蘇顧璘序

又

王守

余弟履吉氏弱冠攻古文辭才情俊逸川至雲起垂

墨

二十年著述蓋千餘篇余幼共席研交師友蓬蒿環堵彈琴咏歌朝夕相樂也中歲慕祿任散游四方嗟乎遽棄余而逝耶余悲夫才哲者之夭傷顧余蹇劣以獨存每讀其文未嘗不呼天而泣也乃選其詩八卷文二卷因年編次庶可考其進雲明嘉靖丙申七月一日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前吏科都給事中王守撰

吳郡文粹續集卷第五十六終

吳郡文粹續集補遺

吳郡國故東海郡徐太夫人墓誌序

將仕郎試太子校書李洵述

長洲錢穀叔寶集

夫月滿則虧日平則昃盛衰之道古今而同也其有  
秀而不實者得無痛乎夫人徐氏其先東海人也粵  
以玄元降聖盤條于先仙樹之瑞洎唐后啟圖析派  
天潢之側龍飛鳳翥殷鼎壇閼<sup>闕</sup>勳賢無出其右官  
諱軒任省營田隊夫人蠲渤海吳皓僕射宣賜  
福裳之管轄營田隊務文華擅美器宇弘深夙嫻

梯之現抗見熹之色百行之美實無闕焉悲娶

一卒九乎三紀何期陳駟難追游波莫遏享年五十  
有六偶暫攝焉調連焉無乃于顯德三年歲在丙辰九  
月庚寅朔五日甲 寢疾隕于吳縣令德鄉之私第  
也 夫人有子六人長曰承嗣幼 衙內直番隊

先副將次曰承罷係營田甲將次承鄴營田副將次  
五兒滿兒洩幼稚未効職員有女三人長曰十八娘  
娉于金氏次曰十九娘在室未從仇穰次廿娘捨棄  
俗華以投金地于福田寺慕真堅守緇門精專戒行  
子葦一人金氏弘館新婦二人長曰沈氏次曰曹氏

嗚呼封樹告期龜笑叶吉以十月庚申十四日癸酉  
寔于吳縣胥臺高卿書里闔閭城西去祔五十餘里  
先祖營之側祀也杼怨天地長久陵變遷谷 令嗣  
號訴願勒貞石以誌于墓得忝獲知音得不涕泗揮  
毫叙錄其實而為銘曰 委質荒阡 凝神上仙

遠 三 界 茫 九 泉 遠 岫 烟 暝 高 空 月 懸  
聲 承 永 矣 松 檟 蕭 然

右誌乃香山潘氏勅地而得章簡甫榻得見惠恐  
慮久湮沒重錄于此顯德乃五代周世宗三年也  
據誌徐夫人生唐僖宗中和元年耳

宋朝大夫提舉舒州靈仙觀章公墓

楊時

公諱甫字端叔姓章氏公八世祖乃為康州刺史自南康徙居建州之浦城其孫仔鈞仕王氏官至太傅仔鈞為泉州團練副使兄弟皆有功于閩故號仔鈞為小太傅仔鈞之後居西村仔鈞之後居珠林自是公為二族宋興幾二百年西村世有顯人珠林久不振至景德中父公之大王父始以進士中甲科而仕至秘書丞公于熙寧三年繼登科而後珠林之族浸顯矣公資穎悟方幼學已能屬文年十四即辭親求師友薄游江淮間殆十年能自力卒以名聞于時初調撫州臨川尉盜有劫行商殺人者吏以枝詞蔓其獄連逮者以十數累日情不得公呼囚令環坐以事驗之俄引三人出曰汝實為盜餘悉縱之使去三人者卒服其辜無異薛其遇事巧發竒中類如此人莫能測也既移壽州壽春令大臣有以公孟子義進者詔付秘書省除應天府國監教授用舉者改著作佐郎官制行換宣德郎知越州山陰縣事山陰號繁劇訟牒日紛至公處之裕如也巨猾陸璋革窺易戶名以避征役公閱籍得其其情狀坐流配者數人老姦宿賊屏

跡听命無敢復者邑大治境內有海塘諸水溉  
民田歲久湮塞不治為旱患公鳩徒濬之仍為經畫  
為久計民至今賴焉秩滿轉奉議郎監左藏北庫哲  
宗即位轉丞議郎通判宿州先是南京神綱侍禁史  
士宗侵耗官數百石及訟倉官出納不公獄久不決  
朝廷以妾官至即折片言折之士宗雖坐流竄而  
自以為不寬又兩遷為朝散郎繼丁親憂去喪久之  
除大府寺丞轉朝請郎召對稱旨除府界提舉常平  
等鄆陵舊有雙泊河數溢為民害二縣以開濬為請  
公為親行堤上得舊河經始之意本欲殺惠民河水  
流而歸之蔡河稍加開濬則惠民之注流益悍而蔡  
河不足以吞納則為害滋甚不若增濬河外故道雙  
泊雖溢可恃以無患是歲河朔飢民流入畿甸者  
不可以數計公召而廩給之因以用其力故堤成名  
不告病而飢者得以全活公私之利蓋兩得之也上  
皇即位轉朝奉大夫未幾除知虔州已為江西劇郡  
俗健訟下車痛治妾詐者一人送公去無或公干政  
犯令者是時承平日久屢豐年天下諱言災傷無以  
民病告者公還朝首言淮甸歲凶宜加賑恤大臣雖  
初雖不評公誠意懇惻故卒從之翌日遣使大發



倉廩而民賴以濟公之力也崇寧初黨論復興義士  
膠口無敢竊議者公除郎官得旨陞對抗言元祐臣  
寮削秩投荒皆緣國事陛下即位制令內徙道路交  
慶今復刻名著籍禁錮其子孫恐非陛下本意臣竊  
惑焉上雖優容之然亦由是與時論不合矣會宰相  
曾公布得罪言者因以微文詆公從坐降一官罷尋  
知泰州遂挂冠退居吳門未幾上記其姓名特旨落  
致仕復知泰州之官數月即乞宮祠得提舉舒州靈  
仙觀崇寧五年六月八日以疾終于平江府之私第  
享年六十二歲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于吳縣長

山鄉仕墟道士隲之原公莊重簡默而接人以和氣  
行已莊官本于誠不表襮以自售其論天下一事不  
苟不隨期于當理而已方元符未議設法請循元豐  
依為硬或疑其朋附及崇寧陞對抗言黨錮非是聞  
者駭汗乃知公之用心合天下至公無彼時此時之  
間公以是數忤權貴竟以不過公任于朝兄弟請別  
居公盡以已所當得田業居之且立券與之約毋得  
輟典賣而其兄弟之子有破其產者卒賴此後以為  
生公之惇族為之長慮如此公平生無聲伎珍奇之  
好獨讀書萬卷讎校精至手澤具在有文集二十卷

孟子解義十四卷曾祖可法故任祕書丞祖偃之不仕父說故任通直郎贈朝奉大夫娶沈氏起居舍人諱季長之女也封宜人公祿度簡遠未嘗問生事然奮翳旅起居闔門子指有宅以居有田以食夫人之力也其經理家事無巨細皆有節法豐而不侈儉而不陋正睦內外雍如也自政和以來四方無虞仕進者以攀附為榮而夫人獨戒其子以宜安素分遠擢門盜賊且起無遠官以貽吾憂諸子謹奉其教卒無患聞者服其遠識建炎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四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祔葬

于公之兆子男八人長惠宣教即知杭州臨安縣事次師中早世次愨迪功即池州士曹掾次愈從政即和州士曹掾次憲次愨次愨皆業儒未仕女四人長適宣教即知舒州宿松縣事孫寶次適朝敬即直祕閣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王舜舉次適奉議即秀州司錄事邵勳次適奉議即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弼中孫男女二十二人建炎之初其子憲不遠數舍詣毘陵踵吾門而告曰先君之亡二十有餘年矣而無幽堂之銘其盛德懿行恐遂泯沒無傳焉敢以是請久之余未暇作也又適母夫人之喪復以書旅余而請

之蓋至余雖不及見公而公之子憲慈從余遊義不  
得辭也乃為之銘使歸而揭諸墓上銘曰

奮用羈旅

砥節不移

遵義而行

不苟不順

黨籍之興

公獨有言

為人不能

展也直讀

銘以昭之

庶永其傳

故翰林檢討陳君墓碑銘

楊士奇

仁宗皇帝初臨御獎用儒術茂興文治首命在廷舉  
賢薦能于是少保臣士奇言蘇陳繼其文學宜在侍  
近即日詔驛召之即至授國子博士明旦入謝改翰

林五經博士時初建弘文閣于思善門之右以儲經  
籍修訪問而命翰林學士楊溥董之擢侍講王進及  
繼等三人副之今上嗣大統詔修兩朝實錄烏無  
幾賜救命實錄成賜白金及織金文綺衣遂進檢討  
宣德七年五月自陳老疾奉命致事歸又明年疾加  
遂不起五月某日也于是其子完走北京求文書墓  
碑嗚呼斯文老成凋謝殆盡士奇忍以哀病而忘情  
耆友哉按其學者大理評事張孟狀陳氏其先家蜀  
與宋文忠公堯叟同祖堯叟從父諱鄴始徙南康之  
都昌七世至諱象登宣和六年進士乙科累官左朝

敬大夫明州通判再徙星子又五世至諱洽成淳貢  
士貢士生元翰林待制諱全待制生諱徽受學臨川  
吳文正公為儒至正間廷臣文章起之將授之官以  
通介特不偶自引去又徙蘇州之吳縣娶宋相江文  
忠公萬里之孫生諱汝言博學有才具洪武初仕為  
濟南府經歷所設施秩然條理一郡倚重大將軍出  
道其境深見獎重要吳氏初生三女經歷公方以嗣  
子為念在茲濟南一夕夢白衣大士已而生男即檢  
討也初名釋童更名繼字嗣初晚號怡菴嗣初生十  
月經歷公沒母抱之歸蘇家具蕭然惟存書二萬卷  
及蔬地二十畝其母知學問謹禮法守節不嫁以教  
育遺孤嗣初稍長克自奮勵其天資明果曲奉母訓  
外從良師日益見端緒又進而從明經師遂深于易  
諸又求遂于古文者而師之其為學自經史百氏皆  
博考深究久而淹貫沛然為文章根義理辨體制嚴  
矩矱力去陳言不肖苟率由是聲譽蔚然見重于三  
吳求文者接踵戶外而從學日輻湊講下其施教有  
本末主敬為要明理為務後在館閣于高確古今講  
論述作之旨婉々皆有所自眾推勝之居家為孝行  
雖貧而講授之暇躬治蔬圃以資養甘旨恒克有司

上其母貞節 詔旌表之自是遠近交聘嗣初學  
官一以親老辭親沒祭葬盡禮與人交以誠善者獎  
掖之不善者面警飭之不肖媿媿苟容窮乏者賑給  
之致無歸者斂葬之雖官于朝其志泊如蓋未嘗一  
日忘幽閒之適既得請歸吳中之學者忻 皆喜得  
所依而從游者益衆既疾革門人請所歌言舉西銘  
存順沒寧舍之遂卒春秋六十有五其卒也族姻門  
生故舊皆臨哭自郡守貳以下咸走弔祭遠近大夫  
士聞之皆嗟嘆悼惜其所著論詩文有怡菴集四十  
卷藏于家其配故蘇守金綱之子儉勤克孝先十二  
年卒子男五宗寬宏宣完皆志于學女二長適謝璜  
次在室孫男七傳儀仁偉佃估備女四其葬在縣之  
太平鄉薦福山之原銘曰  
有頌其先自陳宗室派衍于蜀英傑森出沿江而東  
來徙南康再徙閩閩代有奮揚卓乎怡菴克奮于孤  
幼志桓 壯夫莫踰有書克棟有畦繞宅書鉏夕誦  
孝養是力浩乎其學邃乎其文求道請業從游訖 辟  
書駢來親養弗舍晚而幡然玉堂金馬抽息發才  
劾勤紀述長簡巨策金匱石室冲澹之存食息靡忘  
引疾謝榮適復于鄉邦有耆俊如漢在石山林草木

光輝潤澤奄其永逝士林興悲紛彼媚學俛口矣歸  
刻詞墓前式示來者尚有懷德車過斯下

御醫趙彥如墓志銘

楊士奇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字彥如大臣嘗言其文學於卜  
上時方修永樂大典即用為副總裁後修五經四書  
及性理大全書又用為纂修書成皆被寵賜于是知  
彥如者皆為之喜且意其將有詞林翰苑之遷也而  
彥如亦異得一職于此為其親榮未幾以母喪去又  
未幾以病不起烏乎惜哉彥如沉質溫雅有行義自  
其少為志學問手一卷邪寒盛暑不釋嘗受經前翰

林承旨金華宋先生為文章貫穿經史授柔鎮栗或  
豐或約必歸宿于理今祭酒胡公教諭華亭時首舉  
為訓導既而浙江布政使司聘考鄉試華亭滿九載  
天官考最當陞太子少師姚公言其遂醫詔陞  
大醫御醫會浙西水有言彥如知水事者又奉詔從  
今戶部尚書夏公徃治之士恒患有所負挾無所遇  
而不見成也若彥如所長數見用于世彰明如此  
其可謂榮遇而無憾也矣彥如系出宋南陽侯仲鑑  
仲鑑生士翽為武節大夫處州兵馬鈐轄因家處州  
士翽生武義郎不玷官浦江子孫又徙家烏魯祖宗

倭祖必俊父良仁又徙蘇之長洲故彥如為長洲人  
今世鄭氏彥如卒于永樂十六年四月一日春秋五  
十有五所著有存齋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邵氏子男  
三季珣季諒季成女二華信張瑜其壻也孫男一人  
文其子卜以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某鄉某原先事  
以治命賞監御史張循理所具事狀來求銘蓋余知  
彥如者銘曰士之所貴實有諸內有蘊而可貴弗  
時遺堯罔之產用則為寶為主為瓚彼此奚較烏乎  
彥如既試有聞肆予作銘慰其九原

名官彭循字子陽建國三年海賦丁儀等萬人據吳

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命循與儀相見陳說  
利害應時俱散民歌之曰循傳作彭修毗陵人

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長弩不可當賴得賢令彭子

陽循時為吳令  
右事出吳錄

第五倫薦謝夷吾文 班固代作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身東州英姿挺特少  
膺儒雅綜校圖錄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  
躬史魚之節及應送作宰惠敷百里爰牧荊州威行  
邦國遷守鉅鹿政合時雖宜當拔擢使登鼎司臣以  
頑篤尸祿負來願乞骸骨更授茂吾以厭率士之望

張翥作郡民語 永元中

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子

又越賊歸附童謡曰

棄我戰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功曹唐景對太守廉豹問風俗所尚 永興中

處家無不孝之子立朝無不忠之臣文為儒宗武為將帥

東門吳歷吳濟陰二郡太守所在貪濁謡曰

東門吳取吳半吳不作濟陰續

詩貢表孫策于漢帝云

策驍勇與項藉相似宜加賞寵台還京邑若冥于外必為世患

蔡洪荅刺史周浚論吳士吳辰書吳時人

士李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誠聖世之老成明時之俊人也

領榮與親故書 時傳咸為吳國內史故也

傳長余勁直忠果雖非周才亦足貴也

吳人歌鄧攸云

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王洽為吳國內史在郡上表云



編戶殫屍葬盡無王或闔門餓餒煙火不舉

劉損為吳郡至闔門入太伯廟室宇隕毀墻垣  
不修損愴然曰

清塵尚可彷彿衡宇一何摧隤

竟陵王子良與吳郡太守安陸昭王筠書云  
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

王規為吳郡太守簡文帝為作謝章曰

臣今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境驅緹扇之馬撫奉德  
之鄉製錦何階芳絲方始

開皇十年江南高智惠作亂州民頌子元應之

刺史皇甫績遺子元書

曩者偽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于荼毒胡廷薄伐  
應時瓦解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豈宜  
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析骸  
未能相告况足食足兵高城深壘坐待強挽援綽有  
餘力何勞踵輕幣之俗作虛偽之辭以此見期必不  
可得卿宜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

唐燕王靈夔江王元祥滕王元婴相繼為蘇州

姓皆庸懦貪暴時語曰

寧向樁崖振白不事江滕蔣兢

獨孤及代房瑄作祭李刺史文名闕

孝友慈惠公廉貞直姑蘇之役奸鋒構難公秉義勇  
諫其渠魁海寇圍逼勾吳震駭公率羸師克翦大敵  
奇謀生于死地貞節見于孤城

劉太貞與韋應佛書

傾著作來已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亦何情致暢茂  
道逸如此宋齊間沈謝何始精于理意緣情体物  
備詩人之指後之傳者甚失其原惟足下制其橫流  
師擊之始閔睢之乱于足下之文見之矣

韋夏卿為刺史息民令曰

矜老疾活艱用凡在庶物令趣其本

賜韋岵詔 元豐元年到任

吏不教易然後得以究其本才今夫蘇劇郡而尔為  
之守克有能祿嘉省厥勞仍其舊服往惟率職不懈  
以称吾久任之意哉

范仲淹舉從事張伯玉碑

天賦才敏學窮聞粵善言皇王之治博達古今之宜  
素蘊甚允情節自處

卽琪張青及覆為盜命諸將毋得招安知府胡

松年上言

大軍四合連旬不能破賊今賊據通州崇明鎮江沙  
上砦柵之外水淺舟不可行泥深人不可涉本府錢  
糧已費十三萬貫石公私騷然而賊未可睥晚况劉  
光世兵將多西北人一旦從事江海有掉眩不能飲  
食者安能與賊較勝負于矢石間

荅向子諲乞休詔 紹興中時知平江府

卿從朕羈紲晚登禁途昔漢二疏以官成名立乞骸  
未君方被寵遇神明未哀知卿今日也

劉宰贈知平江王遂言

士及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  
不明折獄以情毋為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  
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  
遲回庶幾名節之全

吳樵為平江節度推官嘗謂人曰 淳佑中

樵居官既久深知吳風吳人尚奢而爭勝所事不切  
寧拚百萬錢嫁女不能拚十萬錢教子弟寧捨十萬  
錢遣婢妾不能以一萬錢延好師友故使子弟不知  
書識字但廣置田宅計較微利殊不思異時反貽子  
孫不肖之害故人以此日之蓋以此也

王禹偁為長洲令自叙

為倚名利之流也一身之計有親族妻子為雖內無  
妻外無僕不可去者凡百指晨有炊爨夕有脂燭伏  
臘慶弔居其外月得俸金大半長物是以從官三年  
徒行而已一邑之政有稅庸稅調焉甚瘠而民不懈  
吏好欺而賦愈重庶其身而濁者忘之直其氣而曲  
者惡之怨無知音動有變畏去年多嫁不登編戶報  
食賦歛之數有半其期而民却督成于却一候歸罪  
于縣鞭笞之人日不下百數葷菜色在面而血流于  
膚讀書為儒胡寧忍此因出吏部考課歷納質于巨  
商得錢一萬七千市白粳而代輸之始可免責春夏

以來民有歸其直者盍三分有其二焉

入朝又上疏曰

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以來朝  
廷命官七年無縣尉使主簿兼領之未嘗闕民事三  
年增置縣尉未嘗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此  
誠能省尉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邊備覽寬民賦  
亦大利也

范文正公送錢振常繫主簿歸省詩

姑蘇臺下水如藍  
天賜仙鄉奉旨甘  
梅淡柳黃春尚  
淺  
王孫歸思滿江南  
振却人亦吳越之商

黃震為吳縣尉請禁復畝焚屍亭呈府文

焚屍戕狄之法凡史傳所書仇怨刑戮之酷罪盈惡極乃有焚滅遺骸亦戰國以來之事古無有也然殺者常刑焚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于誅死之罪人况父母骨肉乎今吾所處中國邪夷狄邪傷風敗俗為甚其亭宜令勿再置

徐瑄論吳縣知縣葉玄圭

玄圭為治一本經術先律已而後齊人唯理之從法之守他無恤也官長承迎之私不行察吏比周之情不接豪猾效樣之奸不得行故雖深得細民之心而忌者亦衆或軋之于上怵之于下怵之于傍玄圭堅不動至是循良之教白焉

徐誼論水利之切于時者

昔下流不䟽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故道開宜與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原田徑乃豬隱之尔昔之言水如單錡夾亶皆是也今開吳淞江下流與宜與百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䟽决蘇湖常秀舊為降國比年兩或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䟽道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于淺水既為高田圍于

芟蕩既為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脚始之重陂太平  
為平始之良田背水自晒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  
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  
濬治園田下脚無輒開已開未填當捺合今之言水  
水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為桁次而農不病矣

名臣嚴助諭淮南王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  
其事朝有關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  
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操生殺  
之柄以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今聞越王  
狼戾不仁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故遣兩將屯  
于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誘其衷闕王隕  
命輒遣使者罷屯無後農時南越王甚嘉被惠澤故  
遣太子入侍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  
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陸喜西州請論品格篇

或問十薛瑩國士之第一者乎奮曰以理推之在乎  
四五之間夫孫皓無道若龍蛇其身潛而勿用趣不  
可測此第一人也遊尊居卑祿代耕養立靜守約第  
二人也侃然休國以方見憚執正不惧此第三人也

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時歲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修  
慎不為論首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  
復數故第二已下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二已下有聲  
位而近咎果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

太康中徵喜詔曰

陸喜等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  
志教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

陸曄居喪孝願祭與人書

士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

晉明帝詔

曄清操忠貞歷職顯允其兄弟事君如父愛國如家  
歲寒不凋体自風門既委以六軍可錄尚書事加散  
騎常侍

王導請婚于陸玩口對曰

培塿無私柏葉蕋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  
之始

華表薦陸禕表

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在式果  
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遠名將以鎮戍之  
臣謂莫善于禕

華表為交州刺史陸胤表

胤天姿聰明才通行潔音厯送曹遺跡可紀還撫交  
州民歸附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  
海流秋賦胤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被橫化感人神  
遂惠天威招合遺散在州十有餘年內無粉黛附珠  
之妻家無父甲犀象之珍宜在輦轂股肱王室

王僧達為吳郡太守入閩門曰

彼有人焉碩琛一公兩椽英下門戶陸子真五世內  
侍我之流亞慧曉清介正直立不雜交游張緒梅為  
江東渠樂

陸襄為鄱陽內史獲郡賊鮮于琮民款之曰

鮮于鈔後善惡分人無死賴陸君  
又鮮彭李二家忽爭民又歌曰

陸君改無怨家鬪既罷警共車

陸徽卒 太祖下詔曰

徽屬志廉潔歷任恬動奉公盡誠克己無倦褒榮未  
由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輔國將軍賜  
錢十萬米二百斛謚曰簡子

羊希論陸法真與孫詵書

是足下同僚陸錄事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



清年高官下秉操不哀當日夕相與申意

顧雍子裕襲爵詔永安元年

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薛綜諫顧譚為送曹尚書奏

譚心精体器貫道達微才照衆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吳大帝徵顧承賜顧雍書

貴孫子直令問休、至于相見過于所聞

顧榮為不復飲酒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

榮懼乃復歌與楊彥明書曰

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

汝南王亮江夏公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尚書令顧和奏曰

礼所以軌物成教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共統斯人倫之紀不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違冒礼度肆其私情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祇王命應加貶黜詔從之

潯陽王子房欲加位弭于碩覲之辭曰  
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况  
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

張溫使蜀對吳大帝曰

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  
功又無子產陳事之勃然諸葛亮遠見計數必知神  
慮屈伸之宜推亮心必無疑貳

張純字元基有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  
往見朱據、聞三人才名試之曰今三賢屈願  
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腰裏以迅驟為

功鷹隼以輕疾為妙何必積思純賦席曰

席以冬設葦為夏施捍遜而坐君子攸宜

儼賦犬曰

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廬宋鶴書名竹帛

異賦弩曰

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張率卒昭明太子與晉安王令曰

近張新安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

張岱為吳郡太守齊高帝賜手教曰

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提我務殷宜須望實今用

卿為護軍加給事中

齊高帝賜張融手詔曰

見卿衣服粗故誠見素懷藍縷亦厲朝望今送一通  
故衣意謂雖乃勝新也

桓州刺史張府君墓志銘

張說

君諱承休字某吳郡人也留侯與漢播美西京長沙  
從吳嚴蔓東土曾祖冲在陳為文帝師入隋為漢王  
學士祖後胤授經太宗尊之以祭酒既封新野又贈  
以宗伯考少師位不克量止于朱陽宰班固稱世名  
忠孝魏武為積善之家昌門一系暉我諸族君受天

戩穀傳家業藝希言教行去華崇實非法不由非礼  
不動精于物理敏于政事初以南效却齋即補充州  
兵曹丁太夫人憂廬墓三年加人一等再任州司  
倉應八科舉改鄭州錄事參軍入舉賢良方正遷楊  
州司錄忝軍移蘇州常熟令歷政皆有能名加朝散  
大夫入為司農丞實掌錢穀

使覆囚嶺南

是司獄訟听折惟允迺授濟源令風行畿甸河澗洛  
師加朝議大夫上柱國拜隆州司馬轉恒州長史簡  
而有享權而有中道嬰風憲去職就醫還京春秋六  
十有二終於頌政里夫人成紀郡天水秦氏廬陵郡

公行師之孫嗣公遊福之女敬事君子訓成諸孤當代之孟母也年六十二終于許州開元九年十月某日合葬于武功之禮讓元禮也夫道大難合仕屯而不進德高有後身沒而福流君同生八人半服銀艾祚胤五子卒為珪璋比迹于燉煌六龍南鄭千室德門濟美信有徵乎悞陵谷或遷乃勒銘沉石銘曰  
思文留侯時惟皇祖長沙南守分韓東 家有道書門傳相府鬼戎重世通經二主誕灵上哲克廣斯文造次仁義優游典墳孝悌事親忠悃事君倚那叔父亦足有云 蘇州志作崑山人昌門也 作闔門蓋其居闔門也

張從師墓志 張說撰文 集無此文

冲和粹純辯博宏遠卓犖好古儻蕩逸郡忘懷樂道上元二年終葬虎邱西原子惟儉惟靜弟從中

沈詢為昭義節度使侍兒與奴歸秦通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攻詢滅其家僚友者宴辭云

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隻打取莫遣兩分飛  
范純仁恐弟純粹在決慮其于西夏有立功意

與之書曰

大輅與榮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聞

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  
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

丁億初試述英廷講藝詩

白虎前芳掄金華舊事輕天心非不寤來意在蒼生  
忠義膝及實陷虜自為哀詞

蓋益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  
殊隣復盟好仗節來聞闕城守久不下川途望湯  
煥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因蘇武假道拘張騫  
流離念笈束坐閱四序遷同來志言歸我獨留塞垣  
形影自相弔國破家亦殘呼天曾不聞痛甚傷肺肝

相逢有兄弟悼嘆安得惟金人自南歸得志鞍馬間  
波瀾卷大夏一木乃求安世事寧有此聊發我所存  
爵祿非所慕金珠敢懷貪縱或違我心寧不汗我顏  
昔燕破齊王群臣望風奔王燭守節燕人有甘言獨  
縊守自絕脰感慨今昔聞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氓  
况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  
歛我不頌衣裹屍有黃幡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刊  
我妻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  
誰當給衣食使不厄飢寒歲時一酌我聊以慰我鬼  
我鬼自悠々異鄉寄沈沈他時風雨夜草木弭空山

茂實靖康初金人入寇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河東到地太原臨允迪還至代州金人獨留茂實兄絢亦在虜中黏罕聞其名將屈為用亦遣之代復從京師取其弟華實以慰其意嘗使諭易戎服又驅中饋稍高者教人殺之屢加逼脅茂實弗動願莫能生還乃自為此詞以暴其志

孝友張敷死顏延之以書弔其世父湛曰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言年之好雖離隔阻而情問無睽薄暮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豈且兼但痛足下門教敦至魚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

晉孝武即位詔曰

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初樹風規居喪毀滅孝道淳至可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為孝張里

孟文龍辭元平章史弼等薦書

文龍未死慚負神明群國公相國以忠孝文龍為群公起將何以令令之事君者敢以死辭  
大學頌阿瑛自題其像云

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

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卓行湘東王薦顧協表

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遠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于官人申其屈滯協苦執其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實也矣

協卒武帝手詔曰大同八年

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殮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悲使周

辦可贈敬騎常侍令便舉哀

鄭思肖常贈人云

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廼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

又云

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蓋超乎千古之上與天地周流于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于萬物死于萬變者也何足道哉

思肖自贊其像曰

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口荒口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

隱逸則天徵史德義赴郡詔

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真確冲譔彰于里  
閨孝友表于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替  
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啟沃攸佇特宜優獎妾  
以諫曹

滕元發志侍其冢墓

士生斯世有進取出力得時行道功烈被于民者有  
行義修潔退而講學為一鄉之善士者斯二者用舍  
不同要皆天下之強立君子也

雜伎公孫聖占詞

公孫聖吳王夫差時人夫差興兵將與齊戰道出昏  
門假寐於姑胥之臺夢入章明宮見兩鑿蒸而不炊  
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鑿殖宮墻流水湯也越其  
宮堂後房鼓震篋也鑿工前園橫生梧桐命太宰  
嚳占之嚳曰美哉王之伐齊也章者德銘也明者  
破敵聲聞昭明也兩鑿蒸而不炊者聖德氣有餘也  
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服朝諸侯也兩鑿殖  
宮墻者兩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也越宮堂者  
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也鼓震有煨工者宮女  
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



大悅而心不已復召王孫駱問之駱曰臣鄙淺不能  
占東掖門亭長曰城公弟公孫聖多見博觀知鬼神  
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召公孫聖曰伏地而泣其妻  
謂日子何性節令王急召乃涕泣乎聖曰悲哉非子  
所知今日王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  
自哀誠傷吳王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  
意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詣姑蘇昏臺  
吳王告其夢聖曰臣不言聲名全言之必死于王前  
臣聞章者戰不勝走偉惶也明者去昭曰就冥也  
入門見鑑蒸而不炊者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  
嗥以北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鑿植宮牆者越軍入  
吳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曰越宮堂者宮室墟也  
後房鼓震篋曰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  
心空不為用器但為盲僮與死人俱葬也領大王按  
兵修德遣下吏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勾踐國可安存  
身可不死吳王怒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傾力士  
石菑以鉄槌擊殺之

流寓王僧達札致褚伯玉丘僧珍與僧達書  
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減景雲栖不事王侯有年  
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

僧達卷書

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異其來比談芝桂借訪薜蘿  
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

列女上張白妻鬱生貞節表 白松弟姚 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耀異三王所先是以  
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  
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  
士女同榮故王獨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  
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  
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

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  
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于色冠蓋交橫誓而不  
許奉白姊妹登熾之中踰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  
於金石体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  
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  
誅魯人志其勇祀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  
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神厚褒鬱生以義姑之稱以  
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許邁別妻孫氏書

欲聞懸溜之响山鳥之鳴以為蕭韶九成不能勝也

寓景青葱之下，栖息爨油之室，以為殿堂，庶不能過也。情聽所鍾，志絕於此，吾其長別離矣。

孫奮書

愚下不才，侍執中中，擲崇華福祿，相與共之。如何君子，為其大義，輕見斥之。遂若以此處遐曠，非婦人所便。昔梁生陟嶺，孟光是攜蕭火登臺，秦女不舍衛人。修義夫婦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避之舉者？許君乘離矣。

李氏女咏破錢詩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滅

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梅詢贈東禪寺林過詩

出入常携一古藤，三衣祖重貌稜。紅塵酒滿何曾醉，知是僧中第幾僧。

蓑衣僧人何中五詩

不梳頭，不澡浴，免得堂前妻兒哭。或吟詩，或唱曲，富貴榮華無所歛。身貧道不貧，六根常具足。

活得三千歲，仍饒八百年。若交縫合眼，別是一山川。為問先生意，若何不論寒夏。只披蓑，若人會得蓑衣意，一路相將入大羅。

白雲山下去山下強人多強人難說話拍手笑呵  
五雲樓閣在烟霞萬里嵯峨是我家莫道太平無一  
事自然平地有丹砂

水綠山青好去遊花紅酒醉幾時休轉頭不覺無常  
別萬古惟存一土丘

寥々香散綠沉風野地清閒到處逢買得四窓今夜  
月這回認取主人翁

夜來斗轉與星移日出扶桑又落西自有金丹光落  
落千人萬處有誰知

此寺何年造問僧不知下馬聞香車拂塵看古詩

滿眼紅雲花又新年香散玉樓春時人笑我顛狂  
漢我更顛狂笑殺人

王會之墓志銘

王安石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人也嘗舉進士  
不中去以所學教授于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  
主其孝者嘗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  
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刺趙等  
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魚隴西郡王宅  
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盖有力焉岐國公主既嫁為  
君求遷有命矣君辭焉乃已君少以文孝知名於書

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道指說一卷復  
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于是樞密使張公卒  
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  
疾不赴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  
五十九至太常博士君為人樂易為于朋友故舊于  
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得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  
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  
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家祐  
八年四月二日葬君蘇州吳縣三立鄉陸公原以前  
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  
於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  
謀其歸其永安于茲立

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

前人

陳氏于蘇州為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武之子某  
官贈太常卿諱郁之孫左讚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  
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勤有礼法以  
不及養姑舅也故于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  
朋友不足別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逸飾妾御進  
之不忌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于博士者如此撫博  
士之兄子如已子哭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

貧顯者求以為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  
誓居頃感無疾以死蓋吾聞于博士之兄子景元者  
如此然夫人之行非特出于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  
氏者皆知其為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  
于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  
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于閭門之西原銘曰  
穀也從于此喪也隨以死歸義于命矣傷乎無子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前人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  
郎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  
兵部員外郎以平平嘗知汝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  
院通判官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  
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  
遂葬于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  
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  
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  
至輒大興亭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于河南不取  
一物于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  
請生至今祠公象于鄧州有僧某誇民男女數百

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于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言鄣太后失位稱詩曰華以諷爭者貶公入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猷大寶歲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音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編出數易請錄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戎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梳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秩秩皆在而治衣櫛纒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橋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于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于朝而世人皆以材稱于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換次如右謹狀

謝景回墓志銘

前人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諱  
崇礼者為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濟者為大  
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絳者之少子也  
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為文  
辭已可傳載于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  
丙子棄世于漢東人莫不為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  
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祿縣五壘原之兆而臨川王其  
為銘曰 攻乎其為良汰乎其為精吾見其質吾聞  
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既于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戶部尚書郁公墓志銘

解縉紳

永樂三年八月五日戶部尚書郁公薨于位

上遣官祭以文命工曹具觀輟朝一日 碩翰林李  
士臣縉等嘆息稱其才嗚呼公之哀榮始終固可美  
國家所以待臣庶恩禮之厚尤足以激勸于當世公  
之子孫豈不永有庇賴欤于是其子彬哀麻踵門泣  
而致公之治命請銘其墓噫公與予交二十年未嘗  
尔汝褻狎亦未嘗挾長殺敬礼予二人者亦自信為  
識實洪武二十二年予侍講華蓋殿中公始受命為  
戶部度支主事賜名新明年改戶部司屬十二年陞  
北平部郎中二十四年六月起授嘉議大夫戶部右



侍郎考滿 上於庭中稱譽擢尚書投資善大夫十  
三年於茲矣非才而能之乎抑公之盛福其祖考以  
未積累之慶非偶然而致也公家素饒財慷慨豪率  
不為齷齪喜賓客樂于賑窮之不為德色洪武中奏  
事庭中被顧問天下戶口漕運地里險易計數時日  
應機響答無遺謬自謂劉晏以下不論也晚歲多疾  
乃時在告 上甚憐之公亦時自語予吾竟衰老恐  
旦夕先朝露不能報國恩吾平生無卓異惟君知也  
幸與之銘其墓紀其榮遇而已嗚呼公非可謂達歟  
公蘇人也曾祖神和祖瑜父德字銘本公以至正丙  
戌正月十四日生于吳縣洪武元年祖父遷居鳳陽  
臨淮縣丞公隨而家焉公娶嚴氏綜理家政嚴而有  
緒彬家孟父亦克 孝敬公嘗屬之予曰他日視之  
曰余故人之子即 子之榮也公墓在臨淮古城之  
原銘曰 古大司徒職惇典禮馴授兆民豈惟會計  
惟公奮身非以豈弟恂 休爵祿之器歷官 年光  
榮後先豈曰有才有得于天豈無人謀不如盛福崇  
崇其所陌臨淮之麓

尚書郁公神道碑銘

前人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長舊典裁成

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思兼新故大小之臣  
咸稱職業班上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  
以多賢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梅天心也嗚  
呼豈不盛哉乃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  
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 蓋殿中時引遠官居華  
前講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對直一日見鳳陽郁  
公于儕眾中資貌壞偉音吐濃暢威儀整齊知心思  
之上果賜名新郎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幣賜  
予內直所與文淵閣相通也會嘗與之議論練達經  
歷久相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  
有四 是歲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奉議大夫二十  
四年起授嘉議大夫戶部右侍郎每奏事庭中 玉  
音顧問天下地理陰陽戶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  
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難而譙然  
每事咨度其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位名自高人  
又莫不以為難及考滿益陞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為  
瑣屑投資善大夫喪母歸葬賓客至者數郡益公平  
生慷慨急于義饒富而好施尊禮儒士雅志喜交游  
不為冷熱交親戚有急患難不避治家有法綜理微  
密而不傷于繁雖國家能成人才如公之才亦可謂

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公卒于官。上賜  
棺殮，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盛以為榮。公本  
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德，字銘，本母某氏。祖  
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公妻嚴氏，尤善理  
家。公于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無不奉公。生至  
正丙戌正月十四日，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奉公之  
柩歸葬于鳳陽臨淮。公嘗託予銘其墓，而神道之碑  
亦不可無刻也。乃叙而係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彙生巨。細成植勲，業成有奮。布衣位六  
卿，寬御祕強。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惑

天所矜。有崇斯阡，其永寧。

### 吳山書院記

前人

史部侍郎兼左春坊贊善許思溫，吳郡人也。少時左  
躬稼，奉親讀書。吳山出，登太學，為御史，歷職憲副。遂  
擢令官。予有同寅之好，乃請為文記其吳山書舍。  
予平生足跡半天下，恨不得一至吳中。靈岩、虎丘、天  
平之雄峙，湖海江湖之奇浸，四方人物之都會，每讀  
昔人之文，未嘗為之慨然太息也。且夫世人之于讀  
書也，高談道學，猶以為表志者。近務事功者，棄以為  
無用。予戲是豈當知讀書之理也哉！自息而歎其勤

苦者託辭以飾非自昧而不達其義理者謗言以護  
短故例以儒生為迂濶而以文籍為陳言耳究其心  
亦未嘗不知之也故有因其心而直曉之有不報然  
而愧者蓋鮮矣是故文字之作聖人開天闢地之機  
行乎陰陽而通乎造化萬彙之所鬼神不能違者也  
而豈出乎此理之外哉而豈可指而謂之喪志而無  
用也哉六經聖人之書也諸史歷傳代之書也諸子  
百家凡能言者之書也下至高賈技術莫不有書擇  
其善者而行未有不善也自天文律曆地理農田水  
利風俗人材學校遠近監獄細務皆有書皆所以集  
事成功者也自昧而不通者而可誇之哉六經所以  
治心修身治國平天下而為道孝之本也自怠而厭  
其勤者而可假喪志之以飾其非歟喪志之云為不  
言精專者發耳不專志而務夸多聞靡以為人也則  
又反不讀書之愈此有激而云者而豈可謂書之不  
為必讀也哉予觀生民以來未有不知書之聖人者  
予嘗以為流俗欺也許公之意與予合故仕既顯矣  
請為之記其書舍以為子孫後世勸人使之有興起  
于讀書也為之記而係以詩

天開象緯日與星地靈川嶽萬彙刊義書一畫河洛

星萬世照耀傳六經賢傳羽翼衆喙鳴悒退貫一量  
重輕譬猶作筮矩度程群材成萃無奇羸曲可使直  
陂可平指頽左右集大成吳山屹立大古青書舍臨  
高踈脯檣紫雲紅霧棲前楹萬家玉樹森在廷  
牙籤歷口萬金滕萬軸架棟明星熒斗牛午夜虹光  
頓天官早歲曾躬耕養志餘力篝火燈布幃黜黑積  
暈成秋囊或貯山下螢有草如帶似堯舜隱德自是  
通山靈時來九萬隨風鵬橋門辟水揚華英鉄剋弭  
筆朝承明繡衣持白玉京從龍天飛掌鈐銜春官  
侍從鴛鴦停乃知讀書助修能萬事轉圜無歸凝他  
年有待懸車榮錦袍山下濯纓買舟相送試一登吳  
中俊秀來相迎歡呼共覩公卿鄉人子弟傳頌聲重  
作吳山書舍銘

南宮生傳

高啟撰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傳少任俠喜擊劍走馬  
尤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周養賓客及與少  
年飲博遊戲盡喪其資速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  
乃謝酒徒去季兵得風后握奇陣法將北走中原從  
豪傑計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溯大江遊金陵入  
金華會稽諸山蒐覽瓌恠渡浙江泛具區而歸家居

以氣節聞衣冠慕之爭往迎侯門止車日數十而生亦善交無貴賤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教毆辱士類狎虎兇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醜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能勇吾將柔之矣即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听居尊下拜起為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過生客次領生不下已日惛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辟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懽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能辨好歲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自怨與人論議必勝然緩事析理衆中莫能析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蹶多中有言生于府口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已貧然喜事故在有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啖相樂四方游士至吳慕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葬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續疏所乏為請諸公問營具之終飲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婁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將迎闢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研唐雷氏琴日游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通鍾王患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

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泊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  
名克字仲溫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喜尚俠未矣欲奮于  
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默自將履藏  
器之節非有得能之乎與夫不自知反違遠道德者  
異矣

右借章 谷南宮自書 方冊上抄之 乙未七月

送張同知之官嘉定序

鄭元祐

吳為澤國獨吳縣為有山山萃起以環其區蹴烟浪  
多至七十二峯初子胥未入城吳猶宮于灵若便令  
二千年故宮陳跡尚多存者登臨探討感念今昔未

嘗不令人惻愴興懷也縣令張君德常係金壇文獻  
故家早以才器知名江表奉其尊嚴避地來吳未幾  
徒步起家為縣丞遭鄰境失守民心恟々不安君雖  
丞其所以撫恤之者適于尹聲蜚日章適陞縣尹使  
為尹丞平時猶斤々不易况軍旅殘破之後乎德常  
之尊已老白首移孝以為政于一邑其惠及于民者  
真所謂息剝而補劓生死而骨肉無媿于古之人於  
是民氣稍々後完今茲五閱寒暑政譽洋溢用年勞  
陞授嘉定州同知夫既尹大縣民戴恩德自宜守一  
州然猶任州佐于海隅者千尋之木棟梁之具昭然

匡石養之而未之頌者期望者大也早晚施之用且將柱明堂友清廟凝然荷萬鈞而無少隳飢矣吳人分題詩以送之而屬其為之序

沈祖母王碩人壽九秩序

子于父母其屬迥其情昵其恩致故彼此之分顯易以敷施而人情之所以感發而嘆咏者亦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又曰陟彼岵岵瞻望父母與夫堂構磁獲又皆屬于父子至謂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凡此聖人皆系乎父母之于子而祖孫不與焉若孫之于祖情非不昵也恩非不至也聖人設教忠厚之至

豈不欲引而迨之然其等威隆殺自有不得而同者原夫尊親不以遠而可疎也不以近而可棄也故曰尊祖曰敬宗曰穆族職是之故孫之于祖其養當益厚禮當益嚴情當益致然自書傳之所紀載孫及養其祖者益甚寡由是李令伯遂著名于不朽也吳人沈君仲說自其先府君不祿于今若干稔矣獨其祖母王碩人綜理家事鞠育仲說以迄于成人今仲說年四十餘不惟讀書積孝度越流輩至于履踐之素言行之實無一不求合古人欲所以奉其祖母者食飲溫靖起居定省畧弗異乎孝子之事慈母也今年



至正庚寅碩人壽登九秩九月廿九實其生辰仲說具酒張筵為碩人壽凡親舊里鄰畢于清樾堂先于夏天子賜高年<sup>帛</sup>碩人以九十頌變纁仲說用製衣碩人頌人雖屆期頤而神觀澄澈觀其孫與婦復頌魯孫拜于前而親舊里鄰無不拜相次進酒為壽以為世所罕得同郡錢伯行天台陳敬初輩咸奉詩以慶而予後至衆靡以老醜俾序于篇竊夫人之所以事其親者豈不欲致其養然未必有能享上壽而康強也使誠有之又未必如仲說能養其志而不衰也然則天將報仲說者有子有孫皆將如仲說碩人雖老矣行且見之沈氏其不昌大矣乎詩曰孝孫有慶此之謂也

長洲縣儒學記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元同等言于大府曰國家彊理際天地糧饒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賦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天下縣未有壯于長洲者而縣學不建職教不修故自廿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將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有學

獨長洲于舊理所在廢址之上未支衙門漫名之儒  
學然誦聲不聞講席不設民至有縱畜收佃蔬圃其  
聞昔孔子適衛稱既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興學  
勸士之詔數下而同等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  
承宣之謂哉奈縣無夙儲官無贏資竊見徽州路  
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常捐資建甫里書院矩度嚴  
密列之學官而德原一屋一區無在縣境者誠得大  
府觀飭而獎勵之德原宜于此無不盡其心者矣狀  
上路提管高昌道童公台德原示所以德原作而起  
日公牧我民厚完我民者無不至今又將薄善教漸  
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原將何以答公意哉惟  
罄竭心力期于壯厚高弘與公德化同垂永久而已  
耳於是搜材簡工始于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丙辰  
學告落成門廡深敞殿寢尊嚴齋宮講廬庀湔庾帑  
一是大備先是瞻士廩籩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  
於是吳人士與大夫公卿觀季之成歎息言曰長洲  
為天下壯季使其學聊且粗畧何以矜子男邦伯興  
建之意哉今季成實雄壯與縣敵則人其士藏修游  
息庶為稱情也已况明守令為政知本末德原以儒  
者為學官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于予辭不獲為之

言曰三代盛時吳蓋陋邦自秦伯瑞矣而君吳久之  
而子游北孝于中國自是聲明文物煥耀四方蓋子  
游生于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徒美  
觀容飭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  
宰武城必曰君子孝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邠邑令長誠能推是以修其身以及于邑之民將見  
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頌豈無子游之徒  
出而為邦家之光也哉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  
有竟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白鶴觀祠堂記

國家混一之初世祖蒐羅海內才俊用之惟恐其或  
遺于是瓌奇磊落之士往往顯功名于當世若嘉識  
議大夫平江路提管致仕郡人張公上卿是也公初  
未冠即北上應仕傑出殿廷出入禁衛成宗受其小  
心謹飭賜名伯顏大德間出官江南累陞漳州路提  
管原公自膺柄用四歲郡政一亩益運同知將老而  
再牧名州至以清白謹急見情稱恂。有右循吏風  
朝廷推恩累世于是公大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  
伯大母何夫人贈清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提副  
管累贈廣德路提管母鄧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

氏封同于姑公父子自念臣子所以報其君親雖歷  
肝膽未足以罄萬分之一刻人之起滅在呼吸間哉  
審以別業之在郡城鶴舞橋之東者舊為米信安郡  
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建構雄麗而敬歸之  
太上教法大道上以祝釐以報君下則立祀以報親  
初名之曰報恩道院舊植古松一株于井傍大已合  
抱高踰數尋二百年物也道士張應玄始戶其下遂  
有羣鶴自東南來盤旋于空久之鶴下峙于松弗  
去徑歲作巢其顛大如百斗盞每晨長鳴屢獲奇驗  
張既羽化復請括蒼趙貞士知微鄱陽蕭鍊師玄中  
皆克修虛淨妙玄之學而行之為人所推重而公益  
禮之俾相繼主席仍割腴田若干畝飯其徒趙與蕭  
狀其事于朝乞更道院為白鶴觀當寧可之請降筆  
書護焉由是白鶴觀之名著于吳中矣未幾公捐館  
舍趙與蕭亦以次委蛻張弟子席應真博通玄典兼  
讀儒書踵構觀宇輪奐一新仍即現東為祠堂以祀  
公及清河伯以下凡幾主每遇諱日節序用玄教薦  
享之夫公歷敷中外為時名臣其卒也史有傳家有  
廟祭有主然而公之神灵無不之所屬厭其施心者  
自非揭虔祠宇晨香夕燈則何以妥公之靈也哉觀

之始末學士楊公已為之記故于基宇所設道流所聚則蓋畧焉席羽士俱更久而張氏之厚施祠祀之報享併所以自別于道家者非勒之金石則何以章示後久此祠堂記所由請作也張氏世吳長洲之相城公之嗣子都中以蔭授黃岩州同知克世家業居君云

福山東岳廟興造記

國家施所以惠安元元莫若慎邊守令于是浚儀王侯其以至正戊戌浚平江路常藝州知州蒞政之二年化浚德懷民用大暢百廢具舉故福山東岳廟著興造之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而近枕大江即唐之金鳳山也後以山形如覆釜與福聲相近因名覆之福山云山萃起于海隅之邦聳秀深持宋仁宋至和初邑人建東岳廟于山上已為吳下叢祠之冠哲宗元符間復拓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迫逐不少置東南郡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廟與常熟縣巋然獨存吳人益神之紹興二年邑人請于知縣旒侯已崇大廟制以蒼神既孟岱宗遠在魯而福山則米京畿近地東南士民奔走祠下乞靈祈福于是福山岳廟遂為泰岱行祠之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

年矣而王侯未為是州廟制非不宏大也然歷年滋  
深棟宇腐燒丹雘黝昧侯即首指衣布之羸以獎率  
州人士撤去幣陋一新廟制而繕以垣墉先是殿無  
前軒侯建屋若干楹庶朝謁拜跪有餘地仍為若干  
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國家漕海運鯨波萬里惟天  
妃是賴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別方丈之室以居  
司廟之人又作官廨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祀之日  
烏竊惟福山岳廟由始建至于今茲三百餘年矣顧  
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予以見王侯為州有餘  
力為政有餘暇神人于是誠有攸託則侯之賢其可  
泯也無聞焉禮五岳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岳  
如王爵及采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國家一天下禮秩  
百神復加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由  
魯並海岱東諸侯凡尸冥權以福東土者要皆泰岱  
宗而主之也則岱宗東吳有祠廟思得以封內于山  
川限其遠近哉况福山鎮峙海虞糧儲之富當東吳  
十之三自非明神依憑山川以出雲雨歲何以能稔  
民何以能治國家何以能有所藉于無窮其為之記  
以章明神之休以著王侯之美匪誇詡也覽者固宜  
謹換而無忽

簡材順心菴記

普應國師道振東南時所至為寶坊一切棄勿居願  
尋山崖水阻草棲浪宿以自適逃其聲光吳江簡材  
在震澤東南陸土腴而勞阻由岳虹橋望之其烟林  
聚落可指願見也比丘理悟再世有其地可三頃餘  
草苫田庖僅庇風雨而悟未祝髮時嘗一再延國師  
居之俾之安禪而却掃蓋悟雖生長大家而實心慕  
空米未幾徒步登天自登國師剝落爰即是為順心  
禪庵而寶激師悲願道力開創厥始庶永其傳已而  
國師示寂悟于初心尤益勤勵寒暑一衲晝夜一簞

草衣蔬飧破弊猶忍同門禪者喜悟顏然妄順有若  
此也于是智者奮謀朴者効力撤去舊小遂成精藍  
一事素堅不事雕繪屋瓦鱗比出畦中居者晝而町農  
夜而禪馴澮溝塍近在檐檻粥魚磬鐘吞响風水其  
三時之勤為終歲之須要皆食其力而非苟取于人  
見者以其後力而休心知其為勤行道者之居食其  
力不足則買田以給之十方禪人挈舟來者飽其飢  
而憩其勞俾之安居寬道而期其必契必澄焉主菴  
席者必志願敦確僉議允請其隸事徒眾則率焉循  
菴規分掌庶務其條具碑陰夫悟堅廣施心不惟不

有其資觀其放真枯寂且將不有其身誠以佛之道  
溥博周徧公天下而非已得私觀于此而知易之為  
卦矣夫同人于宗而有各之道及同人于野而亨宗  
狹而野廣也茲則儒與佛其大致雖不同然其道之  
行俾人不猶觀其親而子其子則亦未嘗不同也今  
是菴當震澤風水之會其來者非有一日之界也然  
以其規程一出于公而無私觀者固已思過半矣况  
國師之道厚大深宏可以蔭永久而庇無窮則是菴  
之期于弗替可保也矣

挂菴亭記

宋丞相富文忠公其子孫渡南而散處者徃々有之  
及江南入職貢故冢遺轍徃々寄跡于釋老異教而  
公之諸孫紫微者為道士于吳江之昭靈觀為屋不  
百楹而神明偶像居什六七州境既狹而紫微又不  
樂與凡構接恒飄々有凌雲之思謝去而未能乃于  
州東雪灘之上結一亭甚隘覆以綠莎僅庇風雨婆  
娑然儼如一蓑之懸也遂扁曰挂菴蓋將與三高神  
游意猶未足則繪仙山訪隱圖冥于中若將尋真又  
蓬萊訪其師安期羨門子雲海之上以究意黃老之  
說而成遐舉之願也其與紫微方外友也乞記于圖



之左為之說曰神仙有無不可知然自秦以降世主  
每甘心焉使誠有之其神靈長年變化于兆朕之表  
奚必山林岩壑之間哉豈山林岩壑幽閒深閔人跡  
罕到仙者乃始樂居之世固有高世遁迹之士膠其  
光而不耀却其名而弗居俯仰以自樂優游以終老  
則山棲樹巢不厭深密者古蓋多其人未必一一皆  
然也槩亦隱者之流耳夫隱者如沮溺荷蕢之徒雖  
聖人不能語之化其卓識遠見世蓋有不得而聞者  
今豈無其人乎紫微訪而得之某雖老尚將從而究  
問焉

純齋素記蹟沙寺

楚漆園史以內聖外王之道歛之精神純一之中乃  
曰其人純素可為真人夫真人夫真人者大浸稽天  
而不溺大旱金石流上山焦而不熟世惡有若人哉  
蓋指此心而言也人之為心湛然純白一念萬年則  
雖賢聖為佛祖要豈能外于此哉東晉遠法師在廬  
山修念佛三昧謂之修白業大白與黑對暗還黑日  
明還白雪二山大沙門教學佛者至矣盡矣又豈待  
予言哉吳僧如瑛者辨白石潔素而好修依止蹟沙  
寺毅公文室為侍者乃取漆園史之言扁其齋居之

室曰純素<sup>恭</sup>膝園之言不惟是而已又曰虛室生白吉  
祥止漆園著書時佛之為教東震且未之聞也良以  
佛教絕滅而莊助老氏者其教清淨而虛無而寂虛  
無滅妄不可歧而為二雖周之書肆行而與其言自  
相脗合也瑛也浣濯其心身服膺乎佛祖之所垂訓  
則雖捨薪鬻石山顛水涯精進不惑則將見純曰真  
人無二無雜我即真人真人即我雖佛與祖亦何異  
哉瑛年未三十能精進不退定以予為知言至正己  
亥玄月朔記

虛白堂記 葑門東西隱菴

西隱菴在吳城葑門東一舍而近郡高僧賢哲翁之  
所建也菴非有廣殿修廊之弘麗然當江湖之會文  
漪驚瀾天光雲影朝夕澆淥簸蕩于几席間蓋亦精  
蘊云其徒在別峯于菴東南初一淨室扁曰虛白索  
予記之予嘗讀在周氏之書曰瞻彼閔者虛室生白  
謂人能遺聲色之雜去嗜慾之擾而一任夫性則道  
集太虛之宅而純白生焉其義若此周蓋老氏之流  
別峯佛者也老佛果同道乎不然老之道清淨亦在  
乎養性佛之道寂滅亦在乎見性口無不同與生俱  
生而不可不養者也苟能養而有所見則本性虛明

舉天地萬物莫逃乎明鑒之下何虛之不生白也我  
別峯寂然燕坐是室以息郡動則必心靜性靈四維  
上下皆成虛空雖晝之日夜之月其光明亦同普照  
十方矣何有執着乎何有垢泥乎佛乎老乎莫之同  
乎莫之異乎此少林指以單傳而神光遂入于雞足  
山者其能外此虛白否耶姑反訊之用以為記

芝雲堂記 顧阿瑛

崑山東瀕海在吳屬邑獨以產石知名海內地志謂  
山舊嘗產玉玉出河原萬里外而謂玉產是山其信  
否不可知也然今產石而不及玉其字尹秀淑之氣

宜有人焉得之邑良士秀民非無有也然而農樂于  
日里者或失之朴為士而攻于文學者或失之鑿工  
賈未業不為焉若于精于士習而不鑿以求異安于  
田畝而不朴且鄙惟于顧仲瑛氏見顧于吳為著姓  
自吳丞相雍以下代有其人仲瑛家界溪口望崑山  
裁十里許其出雲雨蒸烟嵐近在目睫間仲瑛家于  
是蓋累世矣內附後個儻非常之人往口自置青雲  
之上于是仲瑛之大父泉其諸從父皆紆金紫貴顯  
赫口使仲瑛少發其所蘊出為將時用高可為名卿  
次不失齒諸父碩方讀書積學臨帖賦詩堂序九葉

列三代彝鼎唐米人書畫觴酒為壽以養其親且築  
室于溪之上得奇石于盛氏之漪綠園態度起伏視  
之輪菌而明媚既似夫天之卿雲其寧奉而秀潤又  
似夫仙家之芝草乃合而名曰芝雲遂以其石對于  
正寢前而名曰芝雲堂夫卿雲芝草世以為瑞矣然  
雲氣之散聚芝草之榮悴豈能久而不變哉惟士君  
子積其所孝尊其所聞孝行著乎閭閻德業彰乎里  
閭惟是美也譬之珠與玉烏玉之蘊石珠之藏淵其  
光氣自有不可掩者吾知仲瑛蜚聲騰寶夫豈久淹  
于吳下者其為名卿而繼諸父有日矣幸先以予言  
鐘諸芝雲石上異時與彝鼎旂常併為不朽矣夫豈  
卿雲芝草之謂乎至正己丑秋八月望遂昌山樵鄭  
某記

讀書舍記 顧仲瑛

君子所以貴乎讀書者豈徒誇多闕廢而已哉豈徒  
博聞洽論而已哉豈徒科名利祿而已哉蓋三才萬  
物之理興壞治亂之效名物度數之祥動靜消息之  
故是皆非書莫能載故善讀書者其于理無不窮于  
效無不覩于詳無不考于故無不知夫若然者抑亦  
可謂繁且多矣然不反求諸身而會于約則豈善學

聖人者哉故君子學欲其博守欲其要讀書者舍是  
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然竊論之  
唐虞夏商之時可謂至隆極盛也已士生其間豈非  
一一本于書也至周而文大備及其衰也聖人出焉  
六藝百家莫不折衷于聖人而後定由是之後觀于  
詩性情得其正于書而政紀得其宜于禮而欲于樂  
而和于易則有以驗陰陽于春秋則有以定名分是  
則聖人之功與天地高深迄于今而不墜者由書始  
傳也書之功若是善讀書者抑所以善學聖人也史  
秦書幾泯盡而無餘漢史武帝表章六經及其衰而  
學者讀書之效至以清言而高議扶持人極與漢相  
始終然人自為書家自為說逮乎隋唐以迄于宋明  
之為日月出之為鬼神象犀珠玉之富車旗廟朝之  
貴河海山岳之深厚風雲雷電又变化可謂衆且多  
矣然未有不本乎經根乎理以擅專門名家者也然  
書至此而不勝其繁讀之者累日窮年而莫之能竟  
自非善讀以致其博善守以歸其要則將以哉吳人  
何頌仲瑛氏家于昆山界溪之上凡所所居室藏修  
游覽莫不皆有題扁之名至于其所藏書而繕閱之  
所則曰讀書舍其所志以揭于兩楹者則曰學時仁

習德日日新于喜其有志于讀書也然其本末兼該  
內外交養則未必本于反身窮理庶有以驗夫三才  
萬物無一不備乎吾心以吾心之所固有推而達之  
家國天下所謂成己之仁成物之智非善讀書者不  
能也雖予者矣且將扁舟過仲瑛以扣其所造詣仲  
瑛必有以語我至正庚寅秋七月記

玉山草堂記 顧仲瑛

昔王摩詰置莊輞川有藍田玉山之勝其行里館皆  
編茅覆瓦相參以為室于是莊少陵為之賦詩有曰  
玉山草堂云者景絕備勝詩尤絕倫後六百餘年吳  
人顧仲瑛氏家界溪心瀕崑山仲瑛工于為詩而心  
竊慕二子也亦于其堂廡之西茅茨雜為瓦屋若干  
楹用少陵詩語扁曰玉山草堂其幽間佳勝繚層四  
周盡植梅與竹珍奇之山石竦異之花卉亦旁羅而  
列堂之上壺梨以為娛觴詠以為樂蓋無虛日烏容  
有過其家喜即草堂以休偃者仲瑛乞為之記客乃  
為之言曰夫物貴乎有初其來尚矣在遠古時所謂  
標枝而野鹿久之而始知以韋前及夫上衣下裳之  
日亦何取乎方尺之章以蔽乎膝之上也然不若是  
不足以謂之法服示不忘其初者其意可見竊以上

棟下宇之始也其草若以為室當必在乎陶瓦之先  
今而覆瓦利百倍草也其索絢以來屋者貧者不于  
得已也若仲瑛覆瓦而室者且數百楹櫛比而鱗次  
若波冰然然猶構此堂者豈但追慕少陵摹詰乎蓋  
亦古人不忘其初之謂也仲瑛嗜詩如飢渴每真心  
古初哦詩草堂之下既已成篇什又絲繪以為之圖  
今復命客為之記焉其于草堂拳心若以勞且與浣  
花溪輞川左同擅名于久遠豈特不忘其初之謂哉  
客者遂昌山樵鄭元祐其為之記則至正九年秋乞  
九月一日云

前平江路提管道童公去思碑 代貢推官作

皇帝即位之二年思純祖武復改至元上顧念萬方  
惟東南富庶為天下最若吳之賦入則又為東南最  
于是以通議大夫信州路提管高昌道童公來為平  
江平江土壤雖沃腴而頻年曠潦民氣破傷重以貪  
殘侵牟費出無藝舊弊兼并而以財雄吳下者數年  
未用于誅求殫于格剝至蕩折奔潰父子兄弟不相  
保公至吳之明年夏大旱公宿公署屏酒肉恐悞修  
省祈哀百神吳當南北衝送迎謁候無虛日公晝盡  
人事夜乘車舸或車騎蓋暴露奔走以請群望而以

時澍而積陰以風福用虛祀公曰吳民困久矣茲歲  
又大侵使重搖民推肌骨滌髓亦無不听全然豈  
聖天子遠以牧守以字其民之謂哉屬邑以災狀聞  
公遣僚屬出履畝戒之曰民為國家赤子今誠飢虛  
為之父母者不听其飢啼而其飢啼所謂之謂父母  
之于子固若是乎今若履畝必以實閱時庶訪使者  
朶多公按部吳下聞公言是之及使者身出履畝所  
在災狀無少不讐吳多四方寓公喜持量短長往時  
郡守至必伏謁其門日听其所言少唏意輒構飛語  
扇禍福公至吳則曰頌已無少愆何恤乎人言一切  
繩之以法僑居者往已不堪遂身至京邑言公妄以  
歲凶誑朝廷事聞乃遣近臣御史來傳南下鞠究虛  
實時公已陞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達魯花赤財  
賦府治臨安公與吳之僚屬皆違至攜李迺臣御史  
評詰公則其所言皆妄于是朝廷罪言者而公復還  
臨安三吳之民手額南望拜公言曰儂等困瘁久矣  
今實歲侵儂飢使公厚自顧惜不以實聞則儂等何  
從生活哉其間欲以善公而併及吾儂者自非公清  
強之實有以享于人人則何以能感動近臣御史不  
貽儂子孫萬世大禍哉然則公之于儂生死而骨肉



有不足踰者矣于是合三吳之民願立石道左頌公  
去後思公不忘之心以式示萬世其民之老自足走  
寧國乞予文具贊曰樵李廷對時予在烏固不待父  
老言而後知也父老則又出事狀以示予曰以儒素  
備員平江推官與公共事久讀事狀無一不警者然  
其大致則有四焉持身嚴燭理明決事敏待人直由  
是吏懾其威民懷其惠而爾民遂有所不能忘公者  
矣謹按江南征夏絲二萬二千餘觔歲立三限收足  
其間並緣為奸民受其害公設法周備俯終六月而  
夏稅足徵吏弊為戢吳屬邑下有民訴于其邑而邑  
不為之直者于是訴于公公置籍亡民所訟言與夫  
民訟之未絕者送之屬邑務得其情而早決遣之訟  
為之簡稅務月虧課稅郡遣官監收則務預抑商賈  
以足之次月則復虧課耳公至務司憚公威明而虧  
稅之患為之頓絕郡素富侈百姓與寫公宴客排辦  
皆出于坊正者郡富民輸充宴散家奴畝其什器坊  
正頌坊正出鈔乃得什器還公正身率物私第未嘗  
宴客人家宴席為之稀少坊正獲少蘇云酒課戶供  
燕席必上等名酒公一切禁止酒課辦集郡以七倉  
儲糧歲設所謂校虛若切登斗者百三十人皆積年

在倉蠹納戶者公盡逐去之選富實誠慤者為枋斗  
倉蠹為之一清民輸糧七倉豪右屬官吏初限胥細  
民其輸糧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未限什僅  
納二三却用細民多輸者足之公設法初限必大戶  
齊足而次及細民七倉屋建于宋歷年滋深歲科里  
正修葺率具文無實公曰倉不可不修之不可若  
是其苟也于是躬督倉屋役百工具興撤去弊陋仍  
復監堅完識者謂七倉可以數年不修蓋省惜民力  
之一端也官以俸養廉禮也而郡科助筭贖客吏虛  
占月給公筵宴既寡亦不徵譽過客吏俸始獲入其  
私各官卒使率多捐息少年公先逐其所事卒餘多  
望風避去郡用物和雇和買官償其值動經歲年公  
至物裁入官鈔即償民民大使之郡為三吳腹江湖  
海相通貫公弭盜有方為政野無狗驚之盜公化所  
被也以至于瀕海軍船給驛舟騎郡庠之養士粒米  
郊野之功課農桑與夫鈔庫錢泉貨軍士器甲凡經  
郡守所按治者在他人一事已足書若公之惠民者  
其大者百世不能忘故其餘皆畧而不書若夫田野  
墾闢也流徙復業奸詭遁迹良民奠枕事皆具憲臣  
薦章又皆畧而不必屢書夫今官于其土者其去也

率多樹碑頌德美及夫深究其實則多謫詆濫詞豈  
若予多所紀錄者為目所親擊也近臣所詢問者予  
身所親逮也然則民所稱頌者非夸詡而益美斷可  
知已公世系出高昌望族由保直殿省初命宣授承直郎  
中書省舍人一再為監察御史比三釐僉廣東山南  
廉訪司事及考今之為平江也凡十有三命于朝矣  
歷官不為不多練事不為不精然公家甚貧至無方  
田以耕無區宅以居其為平江也謦遊崑崙之圃而  
瓊瑤瑛壁無所不備有而公一無所取可謂烈丈夫  
矣宜乎其民思之不忘于是為銘詩使鏡之石其民  
之沾涵公之厚德者歌之有以興起也詩曰 東吳  
耽<sub>口</sub>啟士之貪攫金晝市罔顧北南役身司寇意仍  
所甘六十年間民牧代有誰知我公有則有守持官  
持身其力糾<sub>口</sub>辟之泰山岩<sub>口</sub>其石萬國具瞻威稜  
是式萃聳霄漢有混荆棘公來東吳金晶玉潔試以  
太阿不缺則折公恩在吳以日以月日月照臨猶有  
朕微公恩在吳億年依<sub>口</sub>公去而思民罔或違公始  
末時民拜牧守公既活我如親父母中更豹虎角崩  
我首事昧而章益思我公我公不來我淚盈眶徒載  
公恩以死以生我死有子子死有孫子孫億年公恩

長存樹石道傍以告來者我思公思豈其自我善法  
我公誰云不可

前海道都漕運萬戶大名邊公道受碑

國家以天眷錫福為萬祀無窮之丕基故中外之臣  
膺慎選蒙厚任亦必清慎端重維持調護上知欽承  
天心下知愛養民命庶乎同心同德均罔福祉不則  
何以扶隆平佐休運今夫海天下至之儉也而國家  
歲漕東南粟由海達直沾自非天祐休顯淵示川后  
效職致命則何以必其無虞也哉京畿之大臣民之  
衆梯山航海雲湧霧合輳聚輦轂之下者問口待哺  
以仰海運于今六七十年矣國家以其事大任重于  
是開漕府平江而漕臣之選尤難其人清特自守者  
隘渾厚不遷者迂任者或傷于刻激能者或缺于廉  
隔茲四者求盡人事尚未可而况于<sub>此</sub>布皇靈以當大  
任以培休福哉元統元年天子南面思得漕臣以分  
顧憂于是輟吏部侍郎大名邊公出為海道都漕運  
萬戶佩之三珠黃金符來傳至吳下公曰海岐頌徽  
民生雖殊其出以給公上義也至于樂生畏死則皆  
天性然也滄海漕輓所謂漕戶者國家雖捐金今以  
雇募之謂之水脚錢然聞之萬斛巨艦崔嵬如山勢

非不高且大也遇風濤作時掀舞上下若陞重雲墜  
重淵不啻揚一葉于振風耳當此叫呼神明以救死  
瞬息自非天朝厚福則雖勇力機智超出絕倫槩皆  
無所施直拱手帖耳以待葬鯨腹其險若此而赤子  
歲春夏兩運冒萬死不顧一生亦可念已予承明命  
未漕為民父母忍不思所以裕養之蘇自之也哉先  
是江浙行者降散水脚錢貯之平江官庫方俵于時  
公急迫鈔多不堪用鈔貫或不足漕民病之公遽移  
文有司公躬至庫盤勒檢視于是鈔無不堪用與不  
足之患民便猶徒詐增新造船謂之補置吏相與之  
並緣而舊船戶虧元額與夫歲附運香糯并財賦糧  
罷用之家不得與而其利歲為富完漕民所掩有公  
設法為之防使水脚之利溥被于強弱高下乃令探  
籌自取而吏不容其奸漕轉輸古無有宜有尸冥權  
于冲漠者于是建靈濟宮祀天妃祭秩視海岳有加  
每糧船過風舟之人望拜哀號必睹神燈降舟之枕  
棲其靈迹章如是故所在祠祭惟謹而在吳為尤著  
太倉之周涇靈濟宮尤大每春夏運行官躬率漕吏  
守土吏大祭祠下必慎選數且而卜之得吉卜舟乃  
敢動而豪民至侵占官防虞水溝而屋之累數政莫

之問公撤溝上屋而工始大完祭畢靈濟宮官吏因  
燕享什器辦集皆出于坊正畢皆散去奴卒旁午攘  
竊公獨坐不動督視盡取什器乃出推公愛民之心  
形見于酒酣燕散邈然不干己之際頌能若此宜其  
于漕民無不盡其情焉若夫舟大糧少而舟中百需  
無一可缺者公則命併運起發以至于民舊造船則  
以民姓名辨其船歷年滋深遂令子冒父諱孫冒祖  
諱公一一為正其名凡若此類公為漕民曲盡其情  
者皆可推見也故公臨漕府三四年間漕故無不修  
漕民無不悅民心和于下神心感于上于是海無惡  
風漕運直沽群艦畢集一無驚虞天人佑助所謂維  
持調護均固祉于無窮者豈不信哉公仕宦垂福四  
十年廉介之操清慎之實不惟衆所推公而公亦不  
以此自信之為也故公之貴能貧約而能守推此言  
之非履之有素持之有道其能若是哉公代之明年  
夏運殍風怒雨船多覆溺漕民思公善政遺愛自非  
形之善頌勅之金石何以章示永久垂之無窮于是  
為之頌使鏡諸石頌曰 稽昔漢史如何君公方在  
職時無赫口功及其既去民思不忘譬彼桔槔雨時  
奚庸捲水旱田功莫與京公來漕府既章國程填以

患安疏以顯民<sup>明</sup>漕民戴公以保其生千艘林<sup>上</sup>萬橋  
蓬<sup>上</sup>轉海北上南來其風大天吳潛鱗飢鯨帖首萬  
師下銳仰瞻北斗以達直活神京用飽萬井炊烟雲  
散林藪戶曹計功歲書上考是皆我公善總其紐民  
心悅豫國計斯阜神人依公驩喜噎嗝方公在政民  
不知有及公既代民病疾首今公既往參東國鈞漕  
運思公靡聞神人公不復來川示肆奠壑溺啼涕哀  
哀水濱求如我公敬神勤民如在嚴冬妾希陽春公  
佐天子蕃<sup>上</sup>老臣喉舌俞張民氣用伸豈獨漕民頌  
解威輦萬方惠和休祥日臻

長洲縣達魯花赤元童君遺愛碑

高昌直西北為城郭諸國首稱其人材出當休明服  
勤王家大而輔相廊廟小而長貳府縣班<sup>上</sup>輩出如  
星鹿天可謂蕃盛也已廊廟公輔勲書太史此不必  
言其敬而試諸臧府縣有大小職任有輕重事勢或  
既殊方才任亦異槩可推見也已獨長洲舊為平江  
望縣其以里計未必數倍子男封邑也其以財計未  
必男盡田女盡蠶也其秋輸糧夏輸絲也糧以石計  
至三十有萬絲以兩計至八萬四千有奇餘蓋皆畧  
之也使錢鑄盡翻其町疇桑柘盡植其坦塍然後

輸公工者乃可以無缺也。素之何間，田惰農與水旱更相病，然則其民力如之何而不瘁哉？故自昔辨為并魚及至，今無塊壤以卓錫，無片瓦以覆首者矣。其困罷之極，若此而國家兩稅銖兩不可減，然則為是縣之長民者，上何以道責，下何以逃怨哉？故每歲將終，大府往，械繫縣長，貳俾之督稅，不少貸民窮，無可償官。至質朝所投書，羅粟補完，弗憚也。噫，官吏窘若此，縣之人當何如哉？乃至元，仍犯元之元年，高昌元童君來為縣之達魯花赤，數曰：補甚弊，支甚廢，非殫竭其才智，何由集事哉？于是日至野次，召農父老相高下，驗腴瘠，謹浚塞，厚培奠，躬勸其力之稍有餘者，出飲食以饁之，策勤惰而列之，嚴其程役，時其賞罰，其隄防不敗于水，工作不潰于成矣。則又課田之瀕江而枕湖者，不能必其無風濤之虞也，更料以蕩課而民力或少，蘇初至，治三年行津助賦役法，所謂津助者，田畝什抽一以助役。二十一年間，田貿易主屢遷而役志仍舊，殊為民病。君考之縣，來驗其消長而均征之，君資精明，善憶記，吏毋敢欺，于是民謹趨事。甫及期而糧已告足，先事縣理所在，即東北隅縣治既附，大官府即理所舊基而為縣學，其實民至縱



畜牧佃荒圃其間君曰今縣學有學官有弟子員而學宮不可以缺者特空名將何以謂之學于是建言大府勸募徽州路儒學教授却人陸德原敕建禮殿講堂四齋西廡計為屋若干楹孝成廬無以養也邑士也復募民捐田以饒孝君莅事明听察明鄉者君嘗同知常熟州民已稱其果斷故于吳習俗悉知之大抵吳俗剝輕而嗜利里胥田主其征糧佃客也寬則緩猛則斷甚至傷支體殘孳息听訟者不察往來為其所矯誣君既得其情故于征科之際民不慢令糧以時集大政為于平安易行之時雖中才無難者惟是甚弊而莫窺其迹甚憊而莫先其隙隱之將潰匿之于垂敗理之者急則傷刻緩則流于迂若君之理長洲譬之用藥然膏盲鍼砭既已疏其會俞通其鬱滯又若衛生之經攝養之術同君素具而深練者使其久于斯邑生育其人而乳之涵煦其人而撫之則其顛連而瘁瘠者且將優游于樂生之域矣無何君以三年告代縣之人念君遺愛不忘者匪樹石于孝則後之來游而來歌者何以知君惠其邑之深及其人之厚也乃相與鑿石而請文于予辭不獲庸序如左乃係之詩曰

泰伯君吳端委初其民徯

樂方蘇至德渾成與化符矣魚七首鬪爭塗沃壤而  
擅稻蟹區後至射利紛相罔長洲為邑割之吳考之  
縣賦天下無曠耕寸織殫其力剝漚肌髓骨先枯北  
庭元君至則吁醫製劑藥其痛彼豈方執膏盲樞  
君施芒鍼伐其陽起僊使直覺使趨謂醫非良不則  
誣<sup>歟</sup>三星霜歲月徂正猶少愈病復加君不戒田戎  
孰扶顛連羈羈窮孰非夫倚君調獲保衛厥軀君方  
翱翔上天衢聖主頌愛民力瘡乞君早登朱幡車激  
水活我涸轍魚懷恩不忘此其祖同君僕吳筆屢書  
用章官程敬其餘

建重建天妃宮碑

天地既左海故百川混漬歸東南而海之功用遂與  
天地配然自陶唐氏以迄于今王者出而御極蓋非  
一人至于宏大之量包海宇混南北視鯨波萬里猶  
一埃龍伯九淵猶一舍凌駕溟渤責成歲功久之無  
虞如我朝世祖皇帝者也爰自定都于燕歲漕東南  
稻米將由河渠以達畿甸則道里遠而勞費大積力  
久而用功多于是納海臣之請斷自宸衷始創海運  
方其波平風順一日千里不踰旬日即詣京畿斯實  
國家厚福其蟠地際天取道于海若執左券交相付

然風濤有所不測雖河流之細猶不免况于海乎設  
使颶風鼓濤鯨吐鯨舂天跳地掉萬斛之舟輕于一  
擲當此之時雖有絕倫智力亦必拱手待斃哀號額  
天叫呼神明救死瞬息粵有天地妃摩迹前宋著靈  
于我邦家亟揚神光出于腥霧其光燁煜謂之天燈  
飛泊高桅不令整覆舟人稽顙成禱再世生舟遂順  
濟其靈顯白章曰如此于是列聖相承累加封禪爰  
即江海之安建祠安靈若夫地瀆靈濟宮則尤典禮  
尊崇者也蓋海舟歲當春夏運畢集劉家港而路瀆  
實當港之衝故天妃宮之在路瀆者顯敬華麗寔甲  
他祠國家致重漕餉既開漕府于吳歲每分江浙省  
宰臣一人督餉當轉漕之際宰臣必躬率漕臣守臣  
咸集祠下卜吉于妃既得吉卜然後敢于港次發舟  
仍即妃之宮刑馬椎牛致大享禮餼臚牲肥醇酌甕  
斟庶羞畢陳絲聲絃金石間奏咽軋蕭管繁吹入雲  
舞既歌闕冷風蕭然填境虎臣卒徒擢舟揚舲搥鼓  
縱金响振川陸文嚴武齊群拜听命而後奉由是建  
宮迄今五十一年矣神人頌歎歲仍舊章罔敢或怠  
乃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水啗方坊日就虧圯翼宮周  
庖間亦頽墜爰歷五祀審以宮迫海濤波濤浸淫工

莫就緒今至正二年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燕山圖魯  
公賁董錕事漕府以有事于妃宮告公即齋沐登舟  
拜節祠下碩瞻宮宇之弛惕憂形色立漕臣于前戒  
飭之曰朝廷嚴事天妃潔蠲明誠牲帛器數樂節度  
舞綴悉有攸司載在祀典至于列聖歲遣近臣錫金  
函香事、孔誠猶恐弗至今路漕岸坊崩虧若此夫  
臣子之于君父每先意承顏尚悞或失碩今豈得自  
安哉漕臣對以非遷宮不可而遷宮之費甚繁計無  
從出爰積漕餘得中統鈔二萬五千貫計賞量工什  
裁二三無何刘文明者跪于庭拱而言曰其常熟所  
海船戶也蒙神庇庶漕海積年衣食粗給今參政公  
勵精于漕府群臣盡瘁于下事神恤民可謂至矣欲  
徙神宮願以已資合今漕府鈔悉委某料理洎完畢  
焉庶幾川后安靈官政盡美于是公與群僚咸加獎  
予退而文明相地于神宮之稍西乃徙宮其上土埴  
燥剛戶向高平經構于夏是年正月裁二視朔用告  
落成殿寢言、門廡崇、梁拱森、丹雘朗潤凡茲  
視舊如壯是歲春運達直沽無一少損文明念舊址  
已圯歲久自非分省明公督責嚴切者幕都事王公  
慶掾史常時等參贊明敏漕府群公克承公志則是

舉也幾何而得就緒文明既磨以紀天妃之聖靈以  
及官臣之庶績庶幾神人相與取信無窮若天妃之  
氏族靈異牲口敬在傳記故茲不書事既纒于石復  
為迎享送神曲以繫之其詞曰 滌為洲南海陬積  
靈淑生川后兮川后生赫明靈帝爰明命尸滄溟兮  
滄溟大森祕恠既咸君不害兮川后来紛雲旌從群  
龍耀金支兮川后副海若廟食懿千春兮海安流  
漕政脩實畿甸更千秋兮后靈安恒福茂我新官成  
璨靈鎖兮后馭旋雲滿川依皇元千萬年兮

慎獨陳君墓志銘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積孝  
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叔方父三世于茲矣  
始于東入吳識其尊人寧極先生沉潛問學淹貫群  
經年已髦會諸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與先生  
有維松之契而先生長予廿餘年先生降屈齒德時  
相過從高談亶亶不絕予于君一年之長而君能以  
文行孝術結知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欲淑其子  
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來壺牽犬所能致禮也君尤  
為孝每館授歸其踪院不但中裙廁瘡若夫溫淨室  
廬則其上世薇風日者至于修灑飲食之奉必躬庖

烹價固貴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体康寧無少  
不如意者君能力孝其為文以經為隼貫穿史百次  
褒其菁華以立言其為詩尤刻苦精練本之以杜而  
參以唐諸名家在宋則尤喜陳黃至于畫思之盤礴  
裸委山林泉石幽篁恠木各盡其变能然貴富以快  
而求之者雖百金不與一筆兼之襟度洒落其罰三  
牲以奉各亦有膳兼豐潔與人文重然諾至正壬寅  
辛月五日卒享年七十娶費早世繼夏生二子長訥  
先歿次謹女二長慧適俞沂次清適曹敬謹以卒後  
十五日葬吳縣灵沼岩鄉朱墩之原曾祖考德一配  
張祖暹配柳寧極先生諱深字微靜配周君諱植自  
辨慎獨史朋友私謚曰慎獨處士謹乞銘于予為序  
而銘曰 士而處矣久當奉吳胡為乎更三世而益  
偃也身雖屯而道則純豈得于天者而嗇于人耶既  
以有行有言無磷淄矣其示不朽有堅珉矣尚何痛  
慟有弗信者矣

王處士墓志銘

中吳山水深秀自昔多古仙神人其最顯著則王方  
平降蔡經家又如王可久交嗜酒研繪遇星官七真  
雖玉壺縹緲不得飲而得啗大棗其骨遂仙事載却

來豈虛言哉近日王處士蓋亦仙者類其仙先本會稽人大父以上皆宋衣冠世胄徙居吳長洲之永昌後溪耕游釣鑿縱浪大化浩然自以為葛天氏之民而獨好飲酒盡擺脫世故以自適于酒而扁其室曰醉鄉當其時悲窮歡達興壞理亂曾弗絲毫係心世降習媮非達人曠士可以外骸形容瘠物我也于是其家不能無賸煎然猶嗜酒問不有無其孫翥能自力于學博洽淹貫鄉人士推重之而翥也能志意以奉處士于是得陶然醉鄉云處士取朱氏先卒後鰥居屏處四十餘年能待其孫之成立以屬其家處士雖飲酒而神觀明朗人不敢欺諱元字元之二子長亨娶周良娶郁長清次明清適陸明適陳翥亨之二女子也卒年七十九顏貌如孩嬰人皆以酒仙稱之而處士亦自笑曰神仙道人亦人而已耳生于戊申卒于丙申七月廿日翥卜十月五日葬函骨于許壘鳳山之先塋翥言處士當屬續時猶索酒曰吾醉鄉雖蓬萊瀛洲之不是過也惜宗人可交福不逮不得分飲玉壺春耳然以過仙馳名豈若我之樂無涯也哉翥撫斯來乞銘是為銘曰醉而死其不死者吾不知誰之子斯言也吾聞之賸史何以知其然蓋

所謂一念萬年不為形毀不形全是之謂辭鄉之古仙為

平江路總管致仕張公礦志

代其子都中作處  
唐志作張忙古耳

張氏世占吳郡籍而為長洲之相城人至先公始以  
謹飭小心入仕于朝保直殿戶久之成皇以先公忠  
勤愛之賜名伯顏大德五年宣授將院判官十年作  
冬出為泉州路總管府治中至大初陞授同知即武  
路府事明年改兩浙都運益使司同知丁內艱服闋  
延祐元年除慶元路同知七年陞授奉政大夫池州  
路同知泰定三年進階朝散大夫福寧州尹至順二  
年起遷太中大夫漳州路總管至元二年丙子先公

年六十有五夏代歸先公素有止足意即告老子  
朝于是以正議大夫平江路總管致仕歸卧吳下春  
容丘園而以三年夏六月十四日卒于相城之私第  
不肖孤忍死用是冬蜡月七日亟骨葬同邑益他鄉  
謝澤原清河侯之兆嗚呼先公自元貞初入見闕廷  
繼拜恩寵一為中朝官四貳郡政一佐益運司晚年  
一再典牧藩翰而引退之志亟矣漳州代乞懸車未  
匝歲而天奪之痛哉先公諱世昌字正卿先大父諱  
顯江淮等處財賦副總管累贈亞中大夫廣德路總  
管輕車都尉追封清河郡伯祖母鄧氏清河郡君封



配沈氏子男二人長不肖孤都中次好礼早大女一人許適羅烈烏乎先公歷政清操善治者之民心傳之士論後來太常議之國史傳之非玄堂所得識也于是不肖孤披淚撫世緒官封卒葬歲月約諸幽云

### 蜀虞處士墓碣碑

宋亡今八十年能以文儒正顯于國家無如虞雍公子孫其顯者海內章<sub>二</sub>知其為侍講諱集者矣然族之宗有居者至正十五年秋七月庚子公<sub>六</sub>世孫吳處士君卒其子堪哀斬哀毀以其先公太史與有世界乃從其從父太常奉禮愷來乞銘哭曰先人生不諧

俗竟以隱約終其身顧先人之孝行俱泯<sub>二</sub>無聞大父諱栩博極群書內傳後北南從游者衆已而病<sub>二</sub>且一紀先人勤苦以養恒手浣中褻廁踰大毋夏氏病日至以舌舐之先人既老而堪問孝蕪淺亦館授以為養溫清之<sub>室</sub>庠脩澣之飲食曾不足以少慰其心今沒已未能盡大事烏乎痛哉夫欲致養而莫遂雖菽水盡歡斯謂養歟手足形無擲斯謂葬今堪是已處士諱炫字明之蜀隆州長壽縣人雍公既相孝廟故其家有在吳者于是處士生于吳其諱旣累官至朝請大夫戶部郎中知鄂州者處士之曾大父也處

士生至元十八年辛巳年七十五娶宣氏生二子長  
堪次坊女一堪既負重以兵興世艱棘舉無助者能  
以是年八月庚申奉葬吳縣下駕村烝山之先塋去  
其高祖雍郡侯墓在玉遮山張市村者可一望而近  
宜為之銘曰宋相世系有克保其墓地者百無一二  
而堪能守其先塋奉其先人以葬以志斯可謂忠孝  
之懿而詩書之澤百世不墜者也已

廬山陳天倪墓志銘

天倪諱徽字明善姓陳人蘊懷瓌竒不屑口求世用  
嘗讀莊周氏書至曰和之以天倪用之以勇行故以

天倪為自號其先本蜀人遠祖蒙嘗登宋宣和進士  
第歷官至左朝散大夫以蜀險遠遂徙家廬山之下  
其曾大父霽大父洽皆宋鄉貢進士父全隱居不仕  
娶黃氏生處士始予在杭計籌山中得從黃松瀑先  
生游先生長不踰四尺自六藝百家之書無不讀而  
尤清介孤峭然以侏儒竟自為道士當時名流如吳  
興趙文敏公巴西鄧文肅公皆欽衽畏敬其甥陳誠  
善亦屬志苦學已而先生沒誠善亦早大而予東亦  
入吳頌乃于無錫梁谿上始識天倪聚語已洽乃知  
為黃氏甥而誠善則其兄也文始知幼嘗從草庐吳

先生學口于先生之門者蓋夥然獨稱天倪既卒業  
乃北上燕趙古所謂悲歌慷慨之士今所謂公卿大  
夫之賢天倪皆得與之握手傾肺腑論天下事甚可  
措之于用既久之南歸若北庭貫君酸齋山東李君  
溉之無不稱其才雋如青城虞公伯生豫章揭公魯  
碩亦盛稱而形之詩文者皆可考見夫士不得志于  
時浪游海宇以才氣與人相軒輊觀其所與交可以  
知其人矣矧重之以黃先生之甥耶已而入吳知舊  
有延之聚資者于是遂僑于吳取故宋相古心江公  
孫女生二男子曰汝秩曰汝言女三人天倪卒于至

正八年戊子歲秋七月廿有六日得年五十二而二  
子能力貧而學養其母能盡勸以至正十六年四月  
四日葬于吳縣雅宜山大墩之原夫以天倪懷才負  
氣盍措諸用乃不過而沒非命也夫非命也夫二子  
以予嘗從其外氏游來拜哭乞銘于是為之銘曰  
烏乎天倪竟止于是而歸耶保身全歸人孰以汝為  
非耶沒而有子九原其泯汝輝耶

遂昌先生鄭君墓志銘

維揚蘇大年 昌齡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故宋而  
川經畧使祖開先朝奉節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

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塘結屋湖上以耕  
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  
資穎悟過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  
書卿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輒弄筆墨作詩往往賦出  
奇語驚人石門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批閱君  
不出戶庭者十年于書無所不讀作為文章滂沛豪  
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諸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  
疑稽隱其見聞充然有得侃侃以期氣自負諸老皆  
折節下之江浙中行中書省即中泠人趙天錫剛正  
謹嚴慎于交際獨延君于家語與其子期頤講孝期

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參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既得友  
蓋自刻厲于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是以名世  
時鄉林平章燕公以朝廷宿望退居錢塘與君為忘  
耳友由是偏交當世之士聲名藉甚四方慕君者識  
與不識皆稱為明德先生君既以儒業起家仰承石  
門君風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偕其君  
兄介甫先生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戶  
外之屨常滿浙省御史府憲宣闡憲臺交章以潛德  
為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在庭諸公知君之志  
亦弗甚相屈也優游吳中者三四十年的富貴聲利一

不動其心素不善著書當謂孝者曰經則經也史則  
經也義理淵藪在焉孝者能盡得古人之意鮮矣况  
敢私有所論述乎識者稱其有見于道性平易真率  
不為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汲引後進常如不及頭  
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餘暇手不釋卷吳人仰欽風  
裁因弗敬禮之者雖小夫賤隸亦能知君姓名人有  
患難拯拔之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度無以  
相給則徧告諸友有力贖其困厄君兒時乳媪提携  
右者臂脫斷口左手為楷規矩備盡世稱一絕又自  
名為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  
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孝我素志也居一歲即移  
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學提舉君亦不辭曰文臺也  
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士友遠近聞  
者莫不奔赴君生至正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  
日午時卒于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  
未時壽七十有三娶錢叔王十二世孫女三男一女  
長曰吉次曰起曰貞吉娶陳氏先十年卒貞未娶先  
君十二年卒起取陳氏女寧贅蘇州湯惟新女孫二  
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三十六日葬于平江路吳縣  
太平鄉橫山之原君所為文

僕汝而撫之曰君天地之全久也生長承平晚涉世  
變骨肉相保無虞又且安享十年之福而後逝蓋君  
明哲保身行業無媿于造物而造化之報君者亦厚  
矣君之學淹貫而博洽君之行純誠篤實君之見而  
高明而正大君之文雄深而雅健君之詩清淡峻而  
蒼古君之書嚴勁而端麗其見之緒餘如清談韻依  
佈晉人如君者蓋一代不數人也君已矣世不復有  
斯人矣君未疾前五日與僕會飲閱檢曹新民家歷  
歷自叙其平生出處語僕曰竊疑其強聒不已無幾  
而卒乃知君有託于僕也將屬續又呼僕面烏固宜  
為之銘曰世之人全于人者未必全于天全于  
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奧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  
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歸全孰曰不然  
勒銘貞石後有稽焉知其為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僑吳集序

謝徽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于杭于  
書無不讀作為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主乎理  
而氣以摠之若長江大河流行旁沛汨汨數千百里  
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既北來僑于吳此老  
乃彙其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

茲僑吳久而作之為多故名為子實見而知之者宜  
為序之微不敢辭庸復于先生曰先生固僑于吳矣  
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岩之勝水有三  
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禘之宮參錯  
乎城郭之內民俗賦而淳財賦強盛故達官貴人而  
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  
如不過即其山川風物之美觴咏娛嬉以各適其所  
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  
封國而子游北孝于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之道得聖人一体為文孝種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  
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修之益耳  
豈徒籍乎山川風物以為觴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  
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  
發而文亦有異乎人也雖然大豈易言哉堯舜禹為  
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克乎  
中而其發于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  
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  
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為孝絕諸  
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  
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  
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于古不惟其詞之好也其  
道烏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  
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于道至歐陽脩氏蘇軾氏曾  
鞏氏文非不能為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于  
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烏現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  
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由其  
得孔孟不傳之孝故能若是豈嘗拘于孝為之文哉  
薇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于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  
源戴公此二公孝群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先  
生洎先生所自得有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  
賢之道也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夫道與文道  
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為孝者亦在其中矣矣必果僑  
于吳而後有所得也哉第假是名以編爾薇也生也  
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于道詎有所  
聞而文亦莫之能措于先生豈弗任可愧姑從命強  
顏為之言是集也為古今詩銘歲贊題書疏序記碑  
誌摠若干篇釐為十有二卷烏乎有道之文當傳之  
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  
謝薇序



翰林院修撰施君宗銘改葬銘 錢溥

正統己未春蘇之吳縣施槃宗銘擢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年財二十三明年夏以疾卒無子以是冬歸葬其邑洞庭山之陽水齧山趾滋及其墓于是去墓三里許擇高爽地于山右而遷葬焉初宗銘之舉進士也予同年而升同東吳人情頗好咨明年五月十日予受薦入翰林宗銘見之懽甚予謂年何長而職且卑哉宗銘善推命握予手曰以君之命吾自此知不及矣明日宗銘朝遇風雨感寒疾遂不起予往問之宗銘瞠視示予曰君將以文鳴天下吾不免

不為吾銘乎予深以理喻之不釋二十六日果卒國朝擢晉遠而年少者惟宗銘而况其儀度楚々然性資坦々然文孝擬古作者日亟々然其不已也朝自元老大臣以及館閣諸同寅過之率之愛之重之而推諫之而以遠大期之然宗銘亦善親炙諸元者而礼下之于寅故言之無間言殆天授也一旦奄然以歿自元老大臣以及館閣同寅相視駭然奔走臨哭諸于具家者越數日靡寧噫天又何奪之亟耶宗銘既厭于世而世之今擬諸大用者猶曰宗銘在可少也論文學可以傳世猶曰宗銘在豈吾輩所及也何

宗銘一策首選而天亟奪之而不究其成而吾輩落  
落然才不重于時位不加于衆而天反久之何邪烏  
乎豈誠有命也夫豈誠有命也夫宗銘之墓危草處  
辛巳適都憲萬安劉公攷巡撫東吳予為白之公至  
吳訪之果然乃命郡守四明姚侯堂邊之堂亦同年  
友也為相地度材環以磚垣表以石門載封載樹完  
固一新明年予使交南還其父遵道弟宗賢逆予舟  
謝之且宗銘夫宗銘初葬得廬陵楊文貞公哀詞南  
郡楊文定公墓銘予雖未副其所屬然得二公之作  
亦竊為之喜矣詎虞二十年而後改葬之銘其重違

宗銘意乎宗銘既沒其配吳方娠哭甚哀予使人慰  
之既而遵道來迎喪予復戒其待產而殯及歸竟殯  
于未產吳果哭踊而傷墮一子不育後吳亦自盡命  
今合葬焉以宗賢之子其為之子宗銘其先昏以隱  
終至遵道始挈之淮依鉅姓家就孝大有所得歸吳  
巡撫倚卽廬陵周公奇其真之吳孝一綽鞅魁天下  
士才于是之孝衢淮之旅次與所居之洞庭昏建狀  
元吳坊以歆豔之至今猶士心而屬鄉俗云銘曰孰  
連其才孰畀魁孰關其年而不永其傳蓋已定于天  
而其其莫知其為然舍危即安于彼南山既封且完

以罔後報

明故曉菴法師塔銘

前人

師諱善啓字東白旃曉菴俗姓楊氏蘇之長洲人也  
世祖慶宋發遣常州主管孝事贈左朝奉郎家吳之  
支洲山值兵徙北郭父永年性好善稱楊佛子母陸  
氏師甫能言通佛典父母異之命入無量壽院禮茂  
茂院主為浮圖既長屏迹龍山窮日夜力于經史百  
氏不輟聲譽隱然日起少師姚公廣孝善世洽公南  
洲皆器重之而典記于洽公者甚久永樂年元薦主  
蘇之永定寺六年主松江延慶寺適年擢本府僧綱

司副都綱尋應召纂修永樂大典預教大藏經賜金  
織袈裟衣一襲時三殿災詔求直言師上疏陳利病  
不報內文沈少卿民望王侍講希範王贊善汝玉陳  
檢討嗣初益深造詣而與璧菴完公革還有江行倡  
和詩一卷與甫里趙公宗文酬倡尤多歲遇牡丹開  
時必盛集題賞錢唐瞿公宗吉雄于嗣詞賦嘗用一  
韻徃復幾百首而詞鋒益銳海內皆傳焉正統八年  
十一月八日卒距洪武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世壽七  
十五僧臘六十以其示寂之歲十二月二十三日弟子  
慶暉等與其姪是昇奉柩歸葬于舊隱之龍山遵治

命也既葬且二十年而溥于塔銘尚未知作者志蓋  
有待乎四居侍從之列利澤不加于民空言無補于  
世則亦負詩師期望久矣茲使交還獲訪墓于龍山下  
見其塔銘尚虛以待之則溥亦何待而不言哉夫  
以交之深者知必至也言之夥者情必厚也昔宣德  
間大理柳公堅巡撫東吳威聲大振而于即獨加  
敬禮時溥方冠欲應鄉舉謁公即忽見而喜之遂以  
入白于公得預鄉舉然溥亦始聆議論蔡其勳止毅  
然一儒者由是往還日就款洽數日不見必折簡招  
之簡類歐語作字有帖意見必肅衣焚香啜茗坐語  
移時去則且談且送雜草一禮亦不廢或問發篋出  
右戶人真跡對閱評品如論宋仲溫陳文東二先生  
書宋筆正鋒陳或偏鋒故宋優于陳吳中稱高楊張  
徐為近代四傑然李迪衆作皆得體如律傲劉長卿  
逸魚韋應物皆所不到宜其為最文則喜柳宗元遇  
有作必朗誦教篇得其意趣然後下筆而詩則宗李  
迪也然昏不務歸襲以為奇至論儒釋之辯曰且各  
為其教又曰東魯垂道西竺見性昏莫先于厚本故  
雖離父母而養生送死卒徒厚與其兄弟極友厚撫  
諸姪教養兼至而文四方宿德名緇必以誠未嘗見

解辭情容然非其人亦未嘗一與之交此韓子謂墨  
名而儒行王文正謂此夫之而彼得為法門之僅有  
宜為吾人之願交也而况溥也荷師期待既久不亦  
知之至而情之厚哉倘以餘齒無負于斯世則亦無  
負于所知矣姑書此以與其徒慶暉等刻石于墓而  
且系以銘曰 唐有暢師曰喜效詞采有惠動亦雅  
能詩暢由韓子儒所以彰動藉蘇公得附歐陽頎令  
東白有孝有德旁遷逸詩文兼此二釋豈無韓蘇俾  
世有聞戒何人也敢預斯文龍山之陽齊閨之北寂  
焉淵焉予以埋玉奔走幾年始遂予謁有言莫酬庶

永其揭

雅素處士楊君墓志銘

君揚姓諱旻字思仁一字師道雅素蘇之長洲人  
永樂間君叔父東白啟公為學固有文行任松郡副  
都綱君日待其側嘗從郡人劉先生鴻授琴予亦孝  
琴于先生聞君夜恒四鼓坐禪榻對孤燈猶手語鏗  
鏗不輟故君琴遂精予舍之遊却蠻時造東白所叙  
話退則拉君鼓一二引語及相人術則謂論人禍福  
貴賤灼然有不誣者予訝而扣之曰嘗侍叔應話校  
經時親得尚質表表越嶽指授人亦信傳有自也姓

往質之有驗予既第入翰林東白亦物故而聞君  
還吳中抱藝隱居終日恬處若委蕭人洒然一鼓足  
起人听之可以想見三五之盛造而季者戶外履恒  
喘花詩雪夕扁舟五湖三叩問門生故舊望而留之  
其淡而可親也愿而可信也不激不阿以約自守而  
不失也歲壬午予使交還期君一見明年至蘇則君  
屬纊兩越月矣喪未能舉予助舉之長洲庠生吳寬  
少學琴于君既歿對琴弗忍御及御之不能成聲  
士林羨之且為狀俾其子凌要予銘曰嗚乎代之扶  
藝術以自矜與夫終日喑一藝可名世以淑人

者視君為人不大經度哉矧重寬之義而後之哀也  
君為世祖慶米發遺常州主管學事贈左朝奉郎家  
吳之支硎山值兵始徙城中曾祖景熙祖永年考希  
哲晉弗仕母陳氏子五人君其四也娶劉氏蘇衛指  
揮某之孫子即凌孫男定年六十有三而卒是歲十  
二月庚寅以明年四月乙酉葬吳縣太平鄉堯峯先  
塋之則銘曰 有樂于已無悶于世卒由內得不以  
外至委順而化是曰歸全銘以舉之為我殞焉

平江北禪大慈教寺大通閣記

揚州路泰州君黃勸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驗于既功第入翰  
法藏等習天台教之地也始名北禪既又改乾元米  
祥符初錫名大慈而扁曰大慈教寺

吳郡文禪續集補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